THE LADIES' JOURNAL Vol. X. No. 6

婦女雜誌

第十卷 第六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劵（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嘉坡商務印書分館

月出一冊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現款及兌票	郵票（[illegible]）
一期	二角	二角一分
半年六期	一元零五分	一元一角零半分
全年十二期	二元	二元一角

郵費表

本埠	本國（日本同）	郵會各國
一分	二分	八分
六分	一角二分	四角八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九角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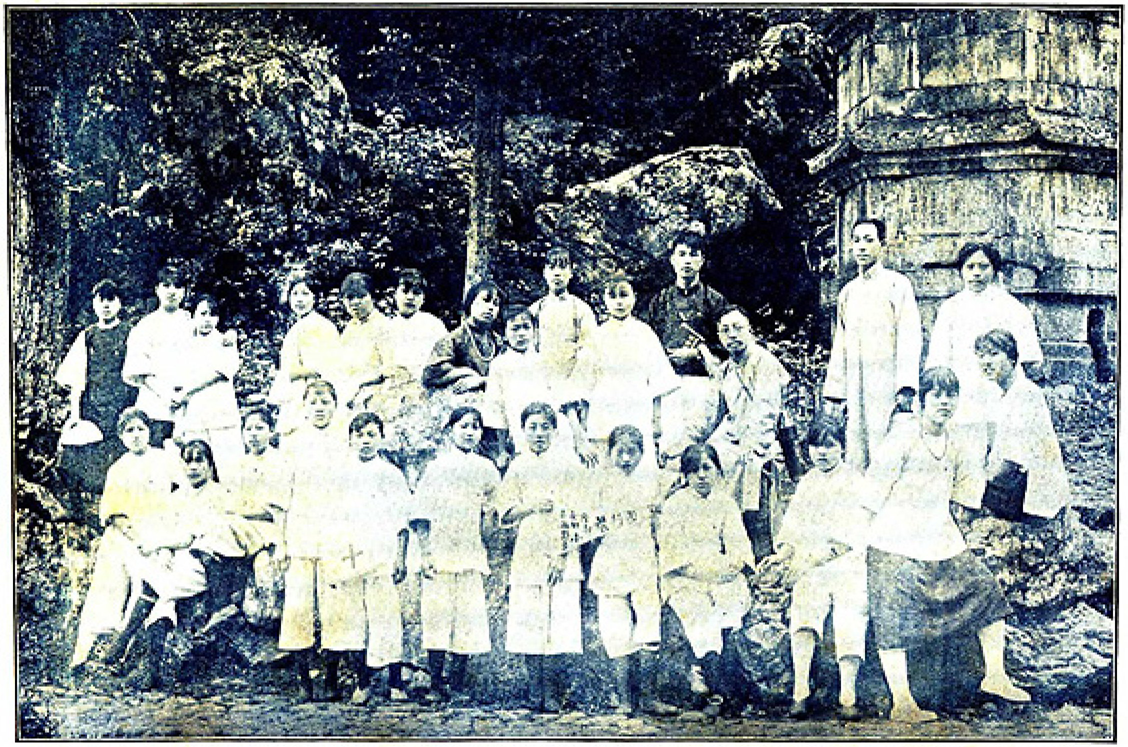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地位 \ 等第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底封面之外面	封面及對面之內面及正文首篇之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圖畫前正文中	正文中正文後
全面（方十六寸）	四十元	三十二元	二十四元	十六元
半面		二十元	十四元	十元
四分之一			八元	六元五角
一方			二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製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附設「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本期係特刊號零售每冊大洋貳角伍分預定者不另加價（婦女雜誌）



吳興縣立女師附小旅行西湖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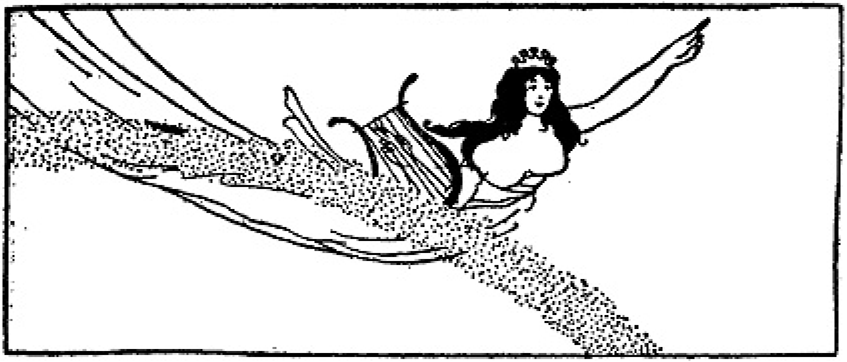


大阪之中日婦女交歡園游會



婦女雜誌 十卷六號 職業問題號目次

婦女之經濟的獨立與職業（卷頭言）……（八六一）
□漫畫……舟君（八六三） □浴……Laura Knight（卷首）
婦女職業的先決問題……健孟（八六三）
婦女職業和母性……克士（八六七）
婦女果不適於職業麼……黃石（八七三）
家族制度與婦女職業……長谷川如是閑著 作舟譯（八八三）
婦女的家庭工作……範隅（八八七）
泰倍爾女士的婦女職業觀……克士（八九〇）
中國職業婦女的三型……晏始（八九六）
中國商業女子的現狀……陳友琴（九〇〇）
職業婦女的運動……楊彬如（九〇八）
美國的職業婦女……市川房枝著 張嗣譯（九一六）
日本婦女的自由職業……山川菊榮著 高山譯（九二三）
日本婦女職業生活概況……山川菊榮著 高山山節譯（九二四）
□美國男女工資比較表……（八八六）
□法國從事職業的男女人數比較表……（八九五）



徵文當選

我的職業生活

病人的慰安者……林修亭（九三五）
粉筆生涯的半年……余亞蘭（九四一）
囂室日記……虹瑛（九四三）
這樣的過去了……楊竹冰（九四六）
狹的籠……寧人（九五〇）
民間運動的一分子……傅一星（九五二）
哀苦餘生錄……盧蘭（九五五）
工讀的失敗……鄧超（九五九）
壺天精舍……龔穎秋（九六四）
教師生活的追憶……莞芳蘭（九六八）
從磨折中逃出的自由生活……秀英（九七二）
平凡生活的一段……山風（九七五）
社會生活與家庭生活……問梅（九七八）
工讀生活……吳光清（九八二）
半日的職業生活……韻芬（九八五）
半生的經驗……叔勤（九八七）
鄉村的趣味……王瑞麟（九九三）
幸運兒……胡錫瑜（九九九）
剪刀和漿糊的工作……江素涵（一〇〇四）



生活難的苦悶……峙山（一〇一一）
實習室的內外……張嫺（一〇一六）
海外的拓殖事業……林翠儂（一〇一九）
孤獨的悲哀……劉桂芬（一〇二三）
從織襪工人到小學教師……顧玉如（一〇二四）
新潮中的老婦……婷婷（一〇二八）
南洋飄泊的三年……張笑菱（一〇三一）
選後……記者（一〇三四）
□月夜游後西湖……過銘女士（九九九）
愛情與健康……英國格里濮著 許敬廬譯（一〇三五）
□湖上曉眺……徐碧暉（九九六） □假若……魏振華女士（九九四）

文藝

父親的兒子（創作劇本）……陳大悲（一〇四一）
醫院裏的哭聲（創作小說）……柏如女士（一〇五三）
蝴蝶與三塊石頭（翻譯小說）……小川未明著 曉天譯（一〇五五）
落花（創作小說）……趙秉緘（一〇六〇）
□幸福……隱孟雄（一〇五九） □凱歸……隱孟雄（一〇五四）

插圖

美（興）縣立女師附小旅行團
大阪之中日婦女交歡園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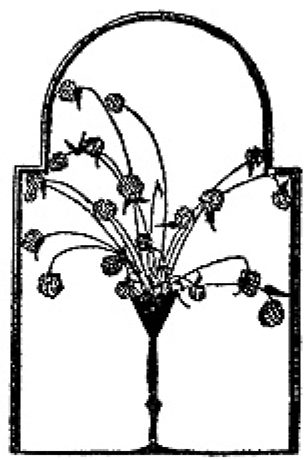
婦女之經濟的獨立與職業

多數人的意見，都以爲婦女要謀經濟的獨立，不可不就職業；反轉來說，婦女的就職業，是爲了謀經濟的獨立。其實，經濟的獨立與職業，並不一定像這樣的有連帶的關係。

舊式的家庭職業的婦女，從職業勞動所得的贏利，常常爲家族所共有，她們的不能獲得經濟的獨立，固然不必說了。就是現在從事新式工場勞動的女子，她們所得的工資，有幾個是完全歸她們自己的呢？就目前的中國情形而論，恐怕歸家長或夫佔有的，還要占其大多數。在現行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五十八條，雖認『妻於成婚時所有之財產及成婚後所得之財產，爲其特有之財產』，接着却又說：『但就其財產，夫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權』，可見妻就職業的所得，仍須歸夫管理，使用及收益的。這便是婦女有了職業經濟仍不能獨立的證據。

如果照廣義的職業說，在家庭中做母親，也應該算做一種職業，但一般說到『職業』這名詞，大都指營利的職業而言。因此，以爲要獲得經濟的獨立，非自己能夠賺工錢不可。然這祇是在現社會制度下面的話。照社會改造思想家的意見，則以爲在家中做事的婦女，無論未嫁或已嫁，都該得到相當的報酬，和她們在工業中做工一樣；如羅素，惠爾斯諸人都是這樣主張。如果這種理想實現的時候，婦女便可永遠獲得經濟的獨立，不必定須就營利的職業了。

所以婦女的就職業，與經濟的獨立並不相連。婦女的必須有經濟的獨立，乃是絕對的真理，而婦女的必須就營利的職業，却祇是相對的真理。對於前者，我是竭力的主張，對於後者，我以爲應該任婦女自決。進步的合理的社會，必須承認婦女有就職業或居家庭的自由，而對於這兩種婦女，一律給以同樣的尊敬。至於謬誤的幼稚的社會，不但把職業婦女和家庭婦女顯然分爲兩類，甚且強把願就職業的關在家中，逼着願做母親的勞動，一律給以同樣的蔑視。



婦女職業的先決問題

健孟

婦女須各就職業，以謀經濟獨立，這是今日覺醒的婦女們和許多男子們的一致的要求。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倍倍爾在婦人論裏說：

未來社會的婦女是社會地位和經濟都獨立的；她不稍服從於權威和勢利之下；她是自由人，是男子的同等伴侶，是自己命運的主人。她的教育和男子所受的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性和性官能罷了；她一任她的喜歡，性癖，和能力以選擇職業，她在和男子完全相同的狀況之下工作。

這是一般進步的思想家的理想，我們若將近人的思想的傾向和社會的趨勢加以研究，如倍倍爾所說的理想是總要達到的。

人類學和社會學者都知道，在原始時代，男子漁獵，爭鬬的餘暇，多事游息，婦女却是工作者。美國馬遜教授(Otis T. Mason)說，在原始時代，婦女拿片鋒利的燧石當刀，開剝獵得的死鹿，將皮製成爲革，將肉烹煮，貯藏。她們是最早的鞣皮匠，製物匠。她們又磨骨當針，取筋腱當線，將皮做成衣履。她們所以又是最早的縫工，鞋匠。并且她們又修飾屋宇，掘地種植，如是等等，無不出於婦女之手。所以馬遜教授又說：

在藝術，語言，社會，宗教的早先的歷史裏，婦女是分擔社會中一半的工業，經營，和保存之職的。今日的各種和平藝術，當初都出於婦女的手中。在工業主義的發展中，她是先驅者，發明者，創作者，創造者。但時代進步，男人的生活漸次安定，許多工作逐被男子所奪，女子生活漸漸限於家庭中去了。然猶太婦女多有從事紡織，製皮等職業的。希臘婦女也是一樣，從事紡紗，織布，裁縫等職業的很多。羅馬則有多種職務出於婦女之手。不過到了中世紀的時候，婦女從事職業的愈加少，她們的生活愈加狹隘了。

等到近代，形勢變更，從事職業的婦女又歷年增加。在一九〇〇年間，統計美國賺工資的婦女有五百三十萬，俄國女工佔工人總數百分四十四，其中從事商業的三十萬三千，家庭事務一百六十七萬三千，紡織和礦業八萬二千，又魚撈和農業二百萬；法蘭西婦女在工業中的九十萬，農業婦女一百五十萬；意大利女工總數爲一百四十萬；奧大利家庭職業十五萬，商業三萬五千，運輸三千四百，工業七萬五千五百，又農礦等工業三萬九千；不列顛工業婦女二百萬，家庭職業二百三十萬，商業四十五萬。

以上是前世紀末年幾國女工人的統計的大要，可惜中國沒有統計可考，只是近年來數目的增加，和漸漸由低等職業升到高等職業，這正和世界各國一樣。但許多需要技術熟練的工作婦女很少，而同等職業中女子工資常比男子爲低，這也是普遍的事實。這種原因自有許多：(一)社會上一般的意見，不認婦女是經濟負擔者，所以婦女的工資不妨較低；(二)婦女教育不和實際需要相適應，婦女沒有相當的職業技能；(三)婦女自身多以結婚爲目的，在職業無所努力。

近來對於婦女職業的機會均等和同工同酬的要求已成了各婦女主義者一致的要求，這種要求在有幾國裏已將漸次實現，而且也是必將成爲事實的。但我覺得在我們的中國，更有兩個重要問題，須同時着手改進。第一便是婦女教育的改造，第二便是改造婦女的舊觀念，促她們覺醒。

中國自來的婦女教育，非常偏狹，除卻教以爲妻爲媳的因襲道德以外，對於知識技能方面的教育可說沒有。農

業或作工人家的女兒，被看作天生供人服使的人，除却幫同操作容易操作的工作之外，只作些家庭的雜務。她們對於工作的知識技能非常缺乏的。長大嫁人以後，如經濟維持得過去，她們就作了家庭管理者，若受經濟的驅使，她們也只能去作家庭的傭工和不需什麼技能的工作，無限長的工作時間和低工資是一般的事實。

教育和婦女職業是相關非常密切的。但中國對於女子教育的宗旨實在依舊以『良母賢妻』爲中心，關於知識方面極不注重，和同等的男校相比，程度差得很遠；而對於作家庭婦女的功課則過分的多。中國最早被認爲適於婦女的職任的只是小學教師，所以女子師範學校的開設也比較的早。只是教科的不及男子師範，和家庭技能的過多也和別的學校一律。但終於因爲師範學校設立較多，求學便利，進去的人也多，和社會承認當教師是婦女適當的職業，故在婦女自由職業中恐怕要算教師最占多數。

教育的設施和婦女職業既這樣相連，那麼謀婦女職業的進步，當然賴婦女教育的改進；便是各種爲男子而設的學校都應開放女禁，以便女子可以自由入學，學習高等技能知識，和對於女子教育應當屏除舊日的良母賢妻觀念，除去不需要的繁瑣的精細女紅，刺繡等科目。

中等教科的好壞，關係非常重要，這不特是研究高深學問的預備，幷且是一切應用的基礎；如果根柢不穩固，在在要遇到困難的。不必說作小學教師等自由職業，須有豐富的知識，明晰的思想，和熟練的訓練，便是打字，校對等比較的機械式的職業，若有充足的預備學問，也能應用的更靈活。所以女子學校的教程淺於男校，實在是老大的缺憾！

在女子一方面應當使她們理解的，便是應打破結婚是婦女的唯一職業的觀念。自來對於婦女的一生，以爲除却『嫁人』以外，沒有什麼別的意義了。所以她們自幼便教以作人妻母的預備，對於她們結婚以外的工作是從不曾計及的。這種傳統觀念的結果，遂使女子在家自己沒有家庭地位，在社會也沒有社會地位，她的家庭位置和社會地位全在任何一個男子的家中！幾千年來長大於這樣觀念下面的婦女，除了結婚以外，自不知有其他工作，她們的職業

便在和任何一個男子結婚！錯誤又錯誤，甚至於青年女子的求學動機，或入職業學校的目的，她們並不是爲求學問，謀職業起見，並不是爲求經濟獨立，婦女的受教育好像是培植了好花開放，以便和鳥兒作朋友！

現在我們必須打破這種舊觀念，應當使婦女知道，婦女的全部分的生活並不專在結婚一事，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如男子除却結婚外，還有正當的職業一樣。目前的事實讀者大概都嘗見到的，受過教育，職業教育的婦女，結婚後如不受經濟壓迫，再從事於職業的能有多少，而不曾受職業教育的人因家庭的壓迫而想出去從事職業的婦女却似乎很多罷。

中國對於工廠女工，雖缺乏保護，然對於婦女任高等職業却也沒有限制，只要婦女能够勝任，和自己肯努力做去，婦女職業領域的擴大，並不是十分艱難的事。

現在要希望婦女職業的進步，必須打破婦女以結婚爲一生全部事業的謬誤觀念。近代實有不少婦女爲這種傳統思想所束縛，她們對於職業一事並沒有明白的意識，她們入學校的目的，並不是爲職業的預備，更不度量自己性質所近，審愼的選擇職業。多數的她們在求學時期是一個等待婚嫁機會的時期，到了修業終了，便如男子想擇資本雄厚，規模宏大，薪水較多的商店進去辦事一般，她們開始選擇富有財產而肯供給她們揮霍的人家，進去完成她們結婚的職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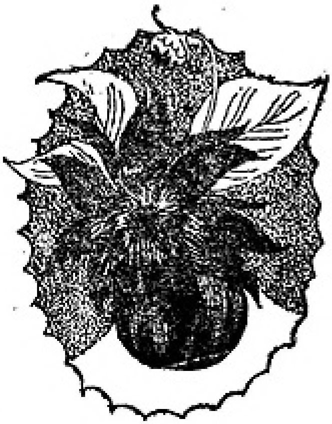
雖然不是全數女子都是這樣，但大多數的她們實在都是如此，毫無疑義。因了婦女把這種觀念牢牢地保守在胸中，同時社會上公認婦女沒有謀職業的必要，結婚便是她們的職業。從這種觀念下面發生的結果，不特使婦女的生活變了寄生的生活，受許多苦痛和損害，便是男女工資不能依照同工同酬的要求施行，也出於同一原因。

但就別一方面說，在現代婦女的職業擴張運動中，持反對論的人也未嘗沒有；有一派人說婦女從勞力的職業，足以使女子減損女性美，體態常成男性化，所以不宜；有的則竟說如婦女從事職業，經濟獨立，容易有自由戀愛的行爲，所以女子非受人豢養不可！前派的意見的不合理極爲顯見，事實告訴我們，要能美好的婦女並不限於不出閨

閒的千金，在勞動階級實在多有；第二派意見完全出於男性的無賴，好饕餮的思想而生，沒有討論的必要。只是第三派的意見却比較的有討論的價值：那便是說婦女須管家務和育兒的事情，如果婦女出去擔任職業，對於家事究竟有無妨礙？

對於這一問題我們也可以直捷了當的回答，既婚婦女兼職家庭以外是可能的。美國某雜誌對於這問題曾徵求過一次意見，婦女中雖然也有反對家庭以外兼事職業的人，但證明可能的實佔多數（譯文見本誌九卷三號婦女職業問題）。中國大家族制度下的家庭，事務確實繁瑣些，但這種情形已將成過去，到了家庭簡單化之後，必可以從容從事職業，實在是無可疑惑的。這種實例在目前並不少見，只要看了有些從事職業的小家庭的婦女，對於職業和家庭兩無妨礙，便可以知道，而結婚並不是職業也是很明顯的。現在我節譯偉爾遜女士（Margaret O. B. Wilkinson）的話以作本文的結論，她說：

我們必須使我們得到一個新觀念，一切婦女，結婚並非一種職務，所以他也不是事務或職業。所有的結婚婦女必須要求充足的時間和勞動。有些錯誤是這樣起來的，因爲普通的思想覺得有些工作是和結婚這事相連的。然而這些工作在最近的未來，便當認爲獨立的工作，和結婚並非不可分離的，未來的妻可以照各人的趣味行去。例如我們知道，現代婦女不知道紡紗，織布，編籃，製陶器，農藝，或拌做麵包都不知道，也能做極好的妻和很好的母，雖然這些事務普通認爲和結婚婦女生活是密切相連的。到將來狀況改變，婦女作醫生或律師也許會成爲在兩性伴侶間很需要，如今日的烹飪和縫紉一樣。這是十分可能的事呵！



婦女職業和母性

克士

男女所負擔的天然任務祇有這一點差別：卽在生育子女時，女子的負擔比男子大．然這一點差別却非同小可．女子的體制遂因此和男子不同，她的精力也不能像男子的盡用於社會工作上面了．

英國推勒 (J. Lionel Taylor) 說，婦女的體制是貯蓄的，男子是消費的．她的消化器和其體重相比，是比男子的大，然她的肺和男子的相比，却比較的小，到肺部的血液也較少，因此運輸養氣也少些；所以在健全的狀態之下，她比男子少消耗，因爲養氣是助消耗的原動力，而貯蓄的力量却大些．

婦女體制的所以這樣，完全因負擔生育小孩的任務而來；小孩在胚胎的時候，須由母體內的食料養育他，使他長大．生產後的一年中，又須由母體內的質料製成乳汁哺養他．她生養一個小孩，旣須這樣大量的養料去供給他，她的體制遂不得不有大的消化器以收容食料，減小肺量以減少消耗，這樣地構成貯蓄的體制了．

譬如火爐，要他熱力放出得多，必須燃燒得快，要燃燒得快，必須養氣盡量的加入，和廢料很快的排除，然而女體的裝置肺部旣小，排洩也不及男子的强，所以女子不是消耗能力者，卽不像男子般的運動體裁．蘭克 (Ranke) 說普通女子的身體比較起來胴部較長，而臂，腿，手，足，都較短；上臂固短而下臂更短，上腿固短而下腿更短，

并且上肢固短而下肢更短，所以婦女不是一個運動體裁，所以愛理斯說：『一個男子，從他的大手指上看起來也是男子，一個女子從她的小足趾上看起來也是女子。』這種體制的不同，推其遠因都從女子在生育小孩上有較重大的任務而來。

這一點自然的差別，關係眞是非小，凡講到婦女問題，無不遇到這個問題；有人說不特偉大的戰將如漢尼拔爾(Hannibal)到拿破崙(Napoleon)是男子，發明戰具的是男子，便是發明耕田機器，紗織機器，醫學器具的也都是男子，——雖然這事從前的婦女都經手過這些事——又大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也都以男子佔多數。這原因根本卽埋在婦女有生育小兒的任務的緣故，所以德國的蓋哈特(Adele Gerhard)和希蒙(Helene Simon)的母性和精神工作(Mutterschaft und Geistige Arbeit)裏說，婦女的知識上的工作和生養小孩兩事是不能相容的。至於婦女不適宜過勞的工作，更是顯明的事實了。

現在對於婦女職業問題便也遇着這些難題；第一便是婦女究竟是否應當擔任職業和是否適當，第二是職業和母性的衝突應當如何解決。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應當肯定的回答，婦女應當從事職業，并且適當。婦女在從前的時候本和男子同負維持家庭的職任以從事工作的，等到各種事職成了社會化之後，婦女遂退守家庭之內了，其結果所至，如須林娜女士所謂『性寄生』(Sex-Parasitism)和紀爾曼夫人所說的『過分的性化』(Over sexed)也是當然的事實。婦女不從事職業，寄生於男性中心的社會裏，卽使認爲『一個男子的最高工作是常受婦女的鼓勵而做的；他是創造力，然她是衝動力』(見克萊派司的婦女解放論一二三頁)。然她畢竟被看作附屬性，許多不平等的道德律，罪惡和過失都從這而生；我們從考查過去的歷史和觀察目前的事實，不能不使我們相信，婦女經濟獨立是使她脫離性奴隸生活而進入人的生活的大道，捨此沒有別的辦法了。

我們如果承認婦女經濟獨立是必需的，那麼，婦女從事職業是否適當的附屬問題也便同時消釋，第一，婦女在

原始社會裏的時候，本來曾經做過一切所能做的工作，今日當然也應由她們去任所能做的職業；第二，說婦女體力和智力不及男子的話。我以為在婦女是否適於從事職業的問題上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婦女因為生育的職務繁重，不能用其全副精力在智力體力的發展上，這是我們所承認的；然科學和文學史上未嘗全無婦女的功績，在重壓的環境之下，有的婦女尚且能發展其才能，如在機會均等的社會中，婦女的才力必定更能發展。我們相信婦女的智力等的不及男子，根本要件是在生育職務的繁重；無暇發展別的才能。現代科學告訴我們說，女子並非一律有強烈的母性本能的，只是在公認凡女必須為母，和以結婚為謀生活的時代，不能不強迫履行這種義務；如果婦女自有職業，不必強迫服從生育子女的義務之後，母性本能弱的女子，才能發展的機會必定增多，這是無可疑惑的。更進一步說，即使婦女的才力在數量確比男子稍差，但這也不能據為婦女不當從事職業的理由的。

講到這里，我們終於歸到第二個問題上，即婦女畢竟有生育子女的負擔；一方面從事職業，能否和為母的事不衝突？英國披爾遜(Karl Pearson)在著名的論文婦女和勞動上說：『如果婦女在生養小孩的時期，仍然無限制的和男子競爭，緊張加於她們身上，種族必定要退化的。』誠然，我們對於人羣的目的不單謀目前的個人幸福，自由和發展，尤當顧到未來種族的進化。披爾遜教授本是婦女從事勞動的主張者，但他以為願意生育小孩而善種學上又認她可以生育小孩的婦女，當在生育小時候的時候，婦女關於職業的問題，不專在機會均等，却在母性保護了。所以他以為那時候應當由社會出資維持婦女，使她經濟獨立。

對於職業和母性問題，我們似乎不能不把女流思想家的主張忽略了，但現在因為被篇幅和時間所限，不能多舉幾人的意見，只就較著名的二人——即美國的紀爾曼和瑞典的愛倫凱——的意見，極簡單的在下面一說，可見女界作家對於這問題的意見的紛歧了。

紀爾曼是極端主張各種職業給婦女解放的，她以為各個壯健的女子，都應該從事勞動以謀生活，經濟不當依賴父母兄弟或丈夫。婦女生育小孩時，則應當有公家的育兒院，幼兒即離開母親，由育兒院中去教育。這便是她解決

從事工作的婦女生育問題的方法。幷且她的意見以爲不特兒童交由公家去養，可以減少母親的負擔，因此爲母的生產子女後，仍然可以從容的從事工作。又育兒院內養育小孩的人是富於知識和訓練的，所以把小孩叫這些保姆去養育，比較由許多毫無經驗和知識的母親自己去養育還要好得多。

紀爾曼這種解決性母性的方法大爲愛倫凱女士所反對，她說女子爲母是最重大的天職，比什麼事情都重要，所以女子決不能放棄這個。凡是要負擔生養小兒的任務的女子，旁的工作什麼也不應去做，她只能用全副精神去做生養這件事。因此，她主張女子必須有爲母的預備，卽各個女子都應當授以養育小孩的知識技能，而且極高的知識和技能。但女子旣從事於養育子女了，她的生活當由誰維持呢？愛倫凱女士主張爲母的女子，經濟必須對其夫獨立，不當依賴其丈夫，因此她的生活非由國家供給費用不可。

現在對於從事工作的婦女的母性問題，有不少人都主張採用愛倫凱的一部分的意見，卽子女由母親自己養育，一方則由國家維持爲母的女子的經濟獨立。但在稍涉社會主義的思想者，對於愛倫凱女士的意見，並不是全部贊成的。因爲她實有反對婦女從事於各種職業的思想的，看了她說的『叫女子去作男子的工作，其愚正如叫一個皮託文(Beethoven)或一個華格納(Wagner)(兩人都是著名音樂家)去管機器。』的話可以知道了。

但我們的意見，對於從職業的婦女，生育小孩時，應當將小兒交給公共的育兒所，而自己專門從事工作，還是生育小孩的婦女應由社會維持她的生活而停止職業呢？以上兩種方法雖同是解決婦女工作和母性的衝突和主張婦女的經濟獨立的，只是未來社會應當採取那一種方法，是却不容易決定。正如英國該持和湯姆遜說，科學態度重在懷疑和謹愼的，文明又如是複雜而且善變，最智慧的人也不能看到很遠的。譬如觀察動物的發育時，不能預知他成長後的形狀怎樣，……所以我們對於獨斷的說婦女主義的發展何者爲正當的軌道的人，不能表同情。

對於婦女的母性問題正是這樣。今日的社會制度，去以上兩種的辦法還很遠；婦女都從事工作而兒童公育呢，還是生養小孩的婦女由社會來扶養，這只好再經過科學者的研究，婦女們自己的思考之後去解決。但話雖如此，婦

女從事工作和母性的衝突早已發生問題了。在現在的工廠制度之下，眼見得疲勞的母親，不特生育小孩時增加危險，并且所生小孩也多不健全，所以爲未來民族計，負擔生育的婦女應當予以休息！爲母親的健康計，也非給予相當的休息不可！現在有幾個國家，對於這個問題已在努力進行，規定在工廠，商店中做事的婦女，在分娩前後應當有某時期的休息，在這休息期間，仍然給予應得的工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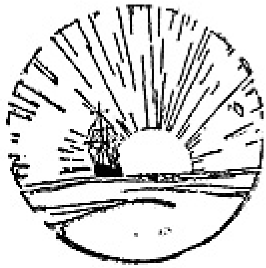
但在我們中國，婦女職業運動僅在初期，對於以上的問題還少有人注意，從事工廠勞動的女子近來雖已增多，但自來視生命價值很低的中國，對於養成健全國民和未來民族的重要，似乎還沒有覺到，所以現在所必需注意的女工的分娩前後的休息，和維持其生活所必須的經濟這一層也乏人去注意他，這實在是很可惜的事，希望最近的將來，有人去作這一方面的努力纔好。

清晨

舟君

遠遠的海天之交，
纖維似的輕霧，
浮動着一朵含羞帶嗔的曉月。
月池中流出一只翩翩的白鴿，
不斷地飛着鳴着；
身猶在太空，
鳴却震澈了塵寰。
宿草頻頻地頷首，
睡鳥啷啷地共鳴，
荊棘叢裏的蛇兒蛙兒
手忙脚亂地四竄。
啊，
我敬愛的天使呀！
希望你一聲再聲
聲聲不絕地——
打破了太空的岑寂，
喚醒了世界的清夢。

一九二三，八，三十晨，于南京。



婦女果不適於職業麼

黃石

現存的社會組織，實託根於兩塊基石之上：(一)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二)男性中心的社會制度。前者是造成『經濟的奴隸制』(economic slavery)的原動力，後者是造成『性的奴隸制』(sexual slavery)的原動力。所以今日的女子，實處於二重壓迫——一，經濟的壓迫，二，男權的壓迫——之下，因此女子的到自由之路，比勞動者尤爲艱險。因爲勞動者只須打破一重難關，而女子則必須加倍努力。今日的女子，相率投身工業界，企圖獲得經濟獨立(economic independence)，是打破資本家和男子的霸權，以建立自由平等的社會之一種戰略。

但是這種戰略，顯然不利於自私自利的男性的，所以婦女勞動，就惹起很多人的反對。其實他們並非從根本上反對婦女勞動，只是反對女子不肯做他們的牛馬奴隸罷了。這些反對的論調，可大別爲三大派：——

(一)從生理學和心理學證明女子不適於社會的勞動。

(二)從兩性職業天然的分野的原則，證明女子不適於社會的勞動。

(三)從母性保護論的立腳點反對女子離家作業。

第一派的議論，以『女子身心能力，劣於男子』的假設爲根據；第二派的理論，以『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分工原則，及『賢妻良母主義』爲根據。我們一看這兩種論據，便知道他們的基礎是不穩固的，理由也很薄弱了。

對於這兩派，我們可以不必舉出何人為代表，也不必指出那種學說為標本，因為守舊派和普通人之中，多分是屬於這一派的，他們的議論，我們也『耳熟能詳』了。

以下先批評第一派。女子的身心能力，是否不適於勞動，這完全是事實問題，所以女子不必放言高論，更用不着憑空臆斷，只須向實際生活留心觀察一下便得了。關於兩性身心的差異，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曾發表過不少的議論，而且公佈過很多的調查表。但調查的結果，却使我們很失望，因為正反兩方面——就是主張女性身心能力，次於（或劣於）男子，和主張女性身心能力，不亞於或竟優於男子——的人數，差不多是相等的。故兩性的身心能力究竟孰優孰劣，還是一個問題。依我看來，發這種議論的人，大多數是先有一個主觀的見解，然後搜集一些事實以附會其說，所以他們的調查和議論，都不甚可靠。我們如果想達到真確的結論，非去除一切成見，根據真確的事實不可，徒逞空論是沒有用的。

關於婦女勞動的成績，最好請反對婦女勞動的先生們，以客觀的態度，實地調查僱用女工的機關，看女子作業的成效，究竟是否劣於男子。我更希望大家能夠虛心平氣，追憶歐戰時女子對國家，對社會，及對世界的貢獻。在大戰發生一年半後，素來反對婦女出外作工的愛倫凱女士，曾在戰爭，和平與將來裏面，評述英，法，德各國的婦女職業活動。她對於英國女工的評語道：『……此等職位，雖使婦女穿了男子的服裝，然仍很適合於活潑而嬌柔的英國婦女的姿態。』她對於法國婦女的評語道：『不知者以為素稱淺薄的「巴黎女子」，只會講究愛情和服裝，那里知道她們却居然使她們適於所做的事業，而且做得很有讚賞的價值哩。』只此寥寥數語，已足推翻『女子不適於勞動』的臆斷了。所以經過這回大戰及許多試驗，女子作工的能不能，或適不適，已經不成問題了。

第二派的理論，包含兩個問題：第一是能不能的問題，第二是可不可的問題。他們討論第一個問題，以『男子治外，女子治內』分工原則為根據；討論第二個問題，則以『賢妻良母主義』為根據。據他們說，兩性分工的原則，是『天然的』(natural)，非『人為的』(artificial)。但是『天』不能言，我們無法證明這條原則是否『天定』，只得

查察歷史，看這究竟是否原始兩性分工的基礎了。社會學者告訴我們：太古時代，婦女是最可靠的生產者，她們擔任以糧食供給家人，男子則於戰爭之餘，從事狩獵，以肉食——狩獵品——補助之。但狩獵品是不常有的，卽有，也不容易得到，所以最可靠的供養人，還是在家庭附近搜集自然產物的婦人。其後她們更運用其創作力，發明鍬，鋤，耒，耜，石磨等耕稼的工具。故伊里敎授說，『田裏的勞動，以婦女為主，男子不過偶一為之而已。』又說，『眞的，印度村落的婦女，正如新英格蘭(New England)工業村落的婦女一般，做盡喫力的工業，而男子却無所事事。』此外婦女更馴養牲畜，以供役使；發明壺器，以供烹飪；發明紡織的工具，以製造布匹衣裳。男子呢，除了打仗和漁獵之外，便什麼都不幹了。女子則不然，除了耕田和備辦食物之外，還要兼縫衣匠，陶工，造鞋匠，泥水匠……的事呢。所以顧素爾(Willystine Goodsell)說：『太古的婦女，是極端重要的經濟生產者。』因此，『經濟』一語，其本來的意義，便是家務的管理，可見原始時代的經濟事業，全操於女子之手了。

其後生存競爭日趨緩和，男子始顧慮到產業，於是經濟事業，遂逐漸為男子侵奪。但中古時代的婦女，仍操掌大部分生產的職業。直至第一世紀，條頓民族的婦女，仍然擔任農業及家庭工業，如翦羊毛，製蔴，紡織，烹飪，製燭，製梘，刺繡，編物，縫紉，洗染……等等。須知這些職業，是中古時代的主要職業，所以那時代的婦女，仍然是經濟社會的中堅分子。至十八世紀美洲殖民地的婦人，除了上述的主要職之外，還從事種植，釀酒，提煉飲料，及製煉藥材等等。所以工業革命前的婦女，仍保持經濟機能於不墜。總而言之，婦女在原始時代，是工業的創業者；在中古時代，是經濟界的中堅分子；雖遲至十八世紀，仍不失為有力分子，這是社會史和經濟史所大書特書的，由此可以證明所謂『兩性分業的天然原則』之無稽了。

『賢妻良母主義』者常說，除了管理家庭細務，及撫育兒女之外，一切生產的勞動，都不是女子分內的事，並且不適於女子的天性。但歷史已經證明，除了戰爭和狩獵之外，都是女子的事！反對婦女勞動的人們，若果想貫徹『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主張，便當奉勸男子，把一切經濟事業，還諸女子，專心從事戰爭和狩獵才是。眞

的，戰爭和狩獵的確是不適於女子的天性，然而除此之外，我們就不見得還有什麼事業不適於女子的天性了。

自工業革命以後，生產事業，相繼離家庭而獨立，女子遂逐漸喪失在工業界的地位，而社會上遂發生好喫懶做，專供男子玩弄和役使的寄生婦女。游惰婦女的發生，據勵素俐說，大概是由於三個原因：第一，工業革命後，財富大大的增加，於是社會遂發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富庶階級；第二，生產事業，由家庭移入工廠，成功的男子，喜歡豢養奢華的女子，以保存其妖冶嬌艷的姿態。這話是說得很不錯的。在家庭工業時代，女子猶可以一壁做工，一壁持家育兒，現在一切工業，差不多都由工廠經營，女工勢不能以一身而兼任兩職。若果我們不許女子出外作工，她們還有什麼事可做呢？現在我們對於婦女職業問題，只有三種解決法：第一，禁止女子出外作工，強迫她們在家做男子的玩物，奴役，及育兒的機械；第二，恢復家庭工業時代的狀態，因為照愛爾烏德說，『在理論上，在社會上，工業實在是應當附屬於家庭的。』第三，順時代的趨勢，讓女子加入工業界，而頒行婦女勞動法，以防止不平等的事實，惡劣的待遇，及保護婦女勞動者的權利。第一種辦法，固然不合理，第二種辦法，亦不可能，所以我們惟有實行第三種辦法了！上面說過，反對婦女勞動者，並非根本反對婦女勞動；他們對於過度難堪的家庭勞動不特不反對，而且稱這為婦女的天職，能夠完盡這種天職的婦人，便是可欽可敬的『賢妻良母』。惟獨對於工廠的勞動，則期期以為不可；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偏見啊。

第一派的論據，與事實不符，第二派的論據，與歷史不符，已經說過了。但比較上理論最謹嚴，根基最穩固的，還是根據『母性保護論』而發出的婦女勞動的反對論。這一派不像前兩派的一味向壁虛造，懸空臆斷；他們也承認女子有作工的可能性，而且承認女子有經濟獨立的必要。不過他們以為女子若果實行離家作工，則必妨害家庭生活的安全，且危及母性的健康——損害母性的健全，即等於兒童的健康。所以他們以為，與其使婦女出外作工，倒不如使她們在家履行最重要的職務——育兒，由國家給母親以年金 (mother's pension)，以保障婦女的經濟獨立。還有一層，女子雖然有『為母』與『為人』兩種職責，然而比較起來，還是前者較為重要，而且較為適於女子

的天性；女子處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時候，只好捨『人職』(humanhood)而盡『母職』(motherhood)了。因此秦伯爾(Tarbell)說道：『在各種職業和工業中，有很多成功的婦人，但沒有偉大的婦人。』又說：『職業生活的成功，是壓迫模範而健全的婦人的天性最強的壓力。』秦伯爾所謂『偉大的婦人』，便是生兒育女，及主理家庭的婦人，所謂『婦人的天性』，便是生育兒女。所以她毫不躊躇地斷定：『各種職業生活，於婦人很不自然；』愛凱倫也斷定：『若果不使女子做「靈魂的教育者」，而使她們和男子一樣，從事家外勞動，實在是精力的大誤用；』格蘭脫亞運(Grant Allen)更主張『婦女的訓練和教育，必須以養成履行「人生的主要機能」(the main function in life，即：至少養育四個健全的子女)的能幹為主……』

總而言之，重視女子的『母性』和『母職』，而輕視女子的『人性』和『人職』，是這一派共通的根本觀念。我們且看山川菊榮女士怎樣批評他們：『女子本來不是除育兒之外再沒有別的能力的動物，既無甘居家庭以此終老的義務，自然沒有一事不為而寄生於社會的權利。』又說，『僅要求做母親的婦人的生活權，而不想到為普天下人要求生活權，是母權論的缺點。』

依理而論，母性保護論者既然承認女子也是個『人』，就不能否定女子的勞動權(the right to labor)，因為凡人都有勞動權與生活權。而且據紀爾曼夫人說，凡人都具有兩種機能，一種是『自我保存』的機能(the function of self-preservation)，一種是『種族保存』的機能(the function of race-preservation)。她說：『經濟上生產和分配的種種活動，以及一切技藝與工業，手藝與商業，乃至一切科學，發明，政府，宗教等等，都屬於自我保存，應當為兩性公有。』母權論者只許女子發揮種族保全的機能，不許女子發揮自我保全的機能；只許女子發揮她們的母性，不許發揮她們的『人性』，持論未免太偏頗了！況且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凡人皆有勞動的義務，因為『不勞動者不得食』，是新社會的原則；而母權論者獨以勞動義務加於男子身上，也未免太不公道了！

母權論派的根本觀念之錯誤，已如上述，此外還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也得略加評論。愛倫凱在戀愛與結婚

書中之母權論那一章裏頭，曾指出婦女離家作工的流弊，茲綜括如下：

(一)現代的勞動市場，已有人滿之患，女子一旦擁進勞動界，驟然增加大批『勞動預備軍』，於是乎工資低落，勞動時間延長，及職位不穩等等，自是必然的結果。

(二)女子侵入工業界，社會的經濟生活，因之愈困，以致勞動階級與中等階級的男子，結婚的機會愈形退縮，流弊實不堪言！

(三)未結婚的女子，在處女時代，一心從事勞動，無暇作治家育兒的準備，後來結了婚之後，不是缺乏持家育兒的興趣，便是短少能幹。已婚婦人從事勞動亦然。馴致生殖力衰退，嬰兒死亡率亢進，及男子不安，酗酒，犯罪……即使她們的兒女，僥倖苟存性命，然而因爲先天的缺陷，及不善於撫育，以致身心能力，一天一天的衰退下去。

(四)女子在勞動市場與男子競爭，足以惹起兩性間的惡感，故兩性的生活，不能達到優美愉快的境地。

(五)溫柔恬靜，是女性的特質，而且是可愛的特質；然而勞動的女子，不特失却這些可愛的特質，且變成煩悶，疲乏，焦燥，並且損及外觀的美的姿態。她們只記得作工，無暇貢獻甜蜜的愛情於男子，更無餘暇以鑄造完美的人格。但是夫婦之間，若缺乏甜蜜的戀愛，則不特斲喪人生的樂趣，且損害到子女。

後來她又在母性復興論裏，更指出另一種弊端：——

(六)女子若果拋棄天賦的職務，而從事勞動，則文化中最重要最寶貴的要素——母性，勢必致一代一代的消滅下去。

此外還有好幾種反對婦女勞動的理由，散見於她的著作中，這裏限於篇幅，不能一一檢舉；然上述六種，總算得是主要的理由了。

關於(一)(二)兩條我可以答覆她道：勞動階級及中等階級的『生活難』，誠然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然此種事

實，與其說是婦女勞動的結果，毋寧說是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結果。在女子未擁進勞動市場之前，早就發生人滿之患了。馬爾塞斯的『人口論』和馬克斯的『勞動豫備軍說』便是首先注意到經濟與人口的關係的著作。而這兩人的著作的發表，遠在婦女擁進勞動界之前，可見勞動界的人滿之患，固不自今日始了！至於結婚率的遞減，固然以生計困難爲主因，然而不能完全歸咎女子。反之，驅迫女子出外作工的，正是生計的困難。愛倫凱以工資低落，時間延長，職位不穩，及結婚率低減，完全歸咎於女子，未免太冤枉吧？

家庭生活顛倒，死亡率亢進，社會罪惡日增等，自然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也不能否認女子缺乏治家與育兒的知識，是造成這些惡果的一個原因——然而這僅僅是其中之一個原因罷了。除此之外，還有很多較爲重要的原因：例如生計困難，社會生活顛倒紊亂，青年男女不了解婚姻與家庭的眞諦，青年男女缺乏性教育，和生理衛生的知識，國家不保護女職工，以及環境不良等等，就是造成這些惡現象的主要因素，所以單歸罪於婦女，也是不公道的。以此爲反對婦女勞動的理由，更加不成話了。

愛倫凱口口聲聲說女子與男子競爭，然而上面已經指出除了狩獵之外，一切生產事業都是古代的婦職（housewifery）了。這麼，實際上現代的女子，絕不是安心與男子競爭，不過想收回原本屬於她們的一部分經濟事業罷了。嘉本特說得好：『男子若果是理想的動物，那麼，他對於他的伴侶——女子，自必施以公平合理的待遇，女子也用不着堅持絕對的經濟獨立了。但事勢上顯然不是如此，所以女子只得高揭女權的旗號，行困苦的鬬爭，等到兩性間有更好的了解，然後重復會歸於好。』又說：『（女子的）反抗，也許會引入不自然不和睦的境地，甚且惹起暫時的誤會；然而公然對敵，畢竟較勝於虛僞順從……女子欲得回她的靈魂，非努力自救，且練習奮鬬不可。』照這樣看來，卽使我退一步承認女子與男子鬬爭，然而『戎首』之責，仍不能加於女子，因爲兩性的鬬爭，實在是男子壓迫女子不許她們出頭的反動，同時也是婦女醒覺的表徵。

關於愛倫凱所指出的第五種弊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其中有一部分是事實，然而她以爲婦女勞動是這些事實的

原因，那就陷於倒果爲因的謬誤了。關於婦女精神上和肉體上的衰退，嘉本特和倍倍爾都有所論列。據嘉本特說，富庶階級婦女的神經系統和生殖系統之所以凋殘，是由於「情緒的感覺，備受生活與職業（此非指家外職業）的刺激，而正當的，有益衛生的職業所生的能力與剛毅性，反得不到」所致；而貧窮階級婦女之所以衰弱，是由於「在最不合衛生的境地，從事過度勞動，以盡莫名其妙的婦道和母道」所致。一句話說，就是家庭勞動的結果。據倍倍爾說，則婦女身心之衰弱，以不適當的訓練，及悲慘的社會境遇爲主因。我們考查現代婦女的生活狀況，及社會情形，也可以證明婦女身心衰弱及品性墮落的原因，並非如愛倫凱所說的那麼簡單；反之，事實上的確證明經濟爲主因。正惟要救濟婦女身心衰弱及道德墮落，所以我們才主張婦女勞動及經濟獨立。固然，現代的工業界，充滿了危害肉體，精神及道德的因素，婦女置身其中，當然會蒙害。但是男子在這里作工，也會感受同樣的惡影響呀！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努力爲女子要求經濟獨立，以保障其生活權，同時我們也得積極改善勞動狀況，及保護勞動者的權利，以免危害男女工人及未來種族的健康。

愛倫凱又說，女子勞動的結果，失却外觀的美，且不能貢獻甜蜜的戀愛於男子，這是什麼話！誠如所說，則覺悟的女子，當效法不勞動的上流階級婦女，及娼優一類的婦女，終日講求「保存外面的姿態的美」以媚事男子了！固然，我不像須林娜(Olive Schreiner)那樣激烈，主張一切女子都成爲「男性化的人」(virile)。然而人類的性徵，若果太過顯著，的確「足以妨害種族區別，及阻礙個體的區別，而兩者都是很有害於種族的。」（紀爾曼的話）還有一層，性徵太顯著，也是「婦女身軀纖小，柔弱及不均衡」的主因，這也是不能否認的。要減弱性徵，及弄成健全的女子，非給女子以正當工作及健身的運動不可。

末了，『母性不能的缺乏，（在表面上）也許是最重大的損失，然而誰知道將來進化到那步田地呢？有時候她們似乎要變成一種新的性，如螞蟻和蜜蜂的中性一般。這種中性，雖然不適於生育兒女，却具有服務社會之可能的完備本能。她們是公衆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嘉本特的話。）說到這里，讀者不要誤會我們主張一切婦女都必須作

工；須知我們的主張，與愛倫凱無異：『婦女不妨依其自身的性質，及獨特的人格，選擇最適當的職業．但必須縮短勞動時間，增長應得的工銀，暑期（月經前後，姙育期，及產前產後）必須休養，使無妨於婦女身心的能力．更設職業介紹所，及特種銀行，以補救其缺憾．這樣一來，勞動的婦女，便和不勞動（而專心執行育兒的社會職務）的婦人一樣，能够得到「人生的歡樂」了．』至於母性特別發達，而能幹也足以副之的婦女，我們當然沒有強迫她們捨母職而執勞役的理由．『然而將來的母職，必定比從前尊嚴得多；將來必大異於今日，而以高明的知識，履行這種重要的職務，那是毫無疑義的．以前的母職，只是一種本能，但將來却成爲一種莊重的社會事業了．』（嘉本特的話．）

我批評母權論者反對婦女勞動的理論，單着重愛倫凱，不再檢舉其他，這因爲她是現代最有權威的母權論者；而且比較上亦以她的思想爲最高明，但可惜她的學說，略帶『賢妻良母主義』的色彩．

好了，我已經提出婦女勞動的反對論的主要理由，略加訂正，世之持根本反對或懷疑態度的人，大概可以釋然了．現在讓我引出幾個著名學者的名言，作爲本篇的結論罷：——

奴隸的女子，或殺男子的憐憫而生存的女子，決不能爲有健全理想的人類產生適當的種族．所以我們不可不說女子是適於職業的．這麼說，人類的將來，完全以婦女適於職業與否而定了．——紀爾曼夫人：婦女與經濟．

讓我們勞動罷！把勞動及適於勞動的教育，給予我們罷！我們要求勞動，不只爲我們自己，實則是爲種族全體啊．——須林娜：婦女與勞動．

我實在不見得爲什麼男子不應該分任家務的一部分，以履行其對家庭之肉身與精神的責任？我也不見得女子——解放的女子，爲什麼不應該偶然或立志在外邊找有工金的職業，以補助家庭的生活費或供個人使用？——嘉本德：愛的成年．

只有使婦女獲得經濟獨立……方能把兩性關係，置在穩固而自由的基礎之上，……將來的婦人，不特參與禱告

和科學的更新，且參與人生的更新；即種族的命運，亦操於女子之手——愛理斯：變遷中的婦女地位。

參考書

Edward Carpenter: Love's Coming-of-age (Modern Library, N. Y.)

Mrs. Gilman: Woman and Economics

Olive Schreiner: Woman and Labour

Ellen Key: Love and Marriage, The Renaissance of Motherhood, etc.

Goodsell: Family as a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 R. Smith: The Woman Question (Modern Library, N.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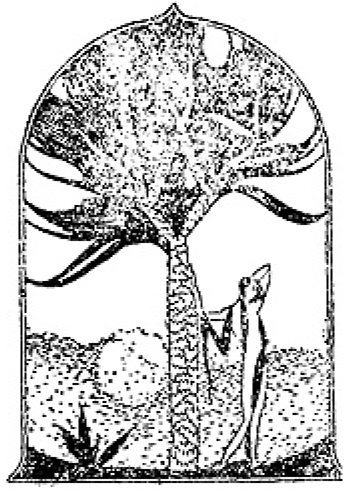
Havelock Ellis: The Task of Social Hygiene.

Tarbell: The Bussiness of Being a Woman

Grant Allen: Plain Words on the Woman Question (in Fortnightly Review, Oct., 1889, pp. 448-458.)

Ferrero: The Problem of Woman from Bio-Sociological Point of View (in Monist, IV, No. 2.)

Richard Ely: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



家族制度與婦女職業

日本長谷川如是閑著
葉作舟譯

近代婦女生活的特徵，卽婦女已經不僅是家族的一員，而不得不成爲社會的一員。這就內爲家族制度如往昔那般的意味，不復能成立了。這種傾向發生的主要原因，便是經濟生活的進化。從那維持社會生存的物質生活及與他關連的種種事業祇許男性參與的制度，進化到女子也能分擔相當的社會事業的制度，女子的地位遂發生了變化。原來社會種種事業只許男子從事，而女子寄生於他們勞力下的制度，雖然成爲許多年來文明社會的形式，但決不是社會本來的形式。

在保持比較的無害於文化的單純社會狀態裏，決不是祇有男子勞動而女子專事生育的生活的。譬如在今日社會中，小農家的婦女，與男子同樣從事於生產勞動。無論從社會經濟上說，從女子本身能力上說，女子能够這樣的分任社會相當的職務，却是男女協同的社會組織的正當形式。

這種形式崩壞了以後，社會上便祇有男子勞動，女子彷彿不過是男子門下的無能食客，而結果卒釀成女子爲男子所有物的變態社會制度。在社會的某時代，男子的勢力壓迫女子的人的能力，遂促成了把女子爲男子所有物的習慣。這在全世界的任何國家都是如出一轍的。

女子所受的待遇與男子的所有物無異，從他們的法律制度上顯然可稽。

在這時期，女子雖被男子牛馬般的在生產上使用，但至文化略形發達，富有階級產生，而多數女子又成爲男子的玩物了。到中世紀，富有階級女子的地位便如是，她們不過是美的賞玩品罷。但在貧乏階級間，女子依然從事於家庭內的勞動，爲男子的私有物。

這種制度之下，婦女在男子社會裏完全是必要的。作裝飾品，作育兒器都是爲完成男子社會手段上的存在物。所以這時候所謂『母性尊重』，不過是爲男子生育子女及供給使用的母性，並非女性本體上的母性尊重。所謂『母性道德』，也不過是爲男子社會製造子女的母性道德罷。

又因中世紀文化階級以婦女爲玩物的心理強盛，將婦女純粹的供作賞玩之用，於是制度習慣上便造成了種種玩物的職業婦女。這時候雖是上流婦女，也不可缺之這種裝飾的要素。畢竟這時的社會，男子以爲養有這種的玩物婦女便是他們的財富，而且社會各種事業，女子非所必要，全然操於男子的掌握中。

到了近代，社會上非與女子通力合作，漸漸不能遂其圓滿的運轉。像家庭中需要婦女的樣子，在社會的生產上，需要婦女，在運輸，交通，教育及其他事業，也需要婦女。於是中世紀的裝飾物，一變而成了社會的實用物；爲社會，爲婦人，爲經濟，這是極正軌的進化，決不是可悲觀的現象。不過從家族主義上說起來，婦女爲裝飾品爲育兒器的組織崩壞了，進爲社會的活動，在以婦女爲財富的階級，究是不能滿意。以爲這種進化是反乎婦女道德及社會道德的。但從原來的協同社會組織說，以婦女爲所有物，裝飾物的中世紀組織，實在是很不道德的，非社會的，反人類經濟的制度。

因了這種新婦女的地位，與爲母的婦女的地位相衝突，以爲於最重要的母性有害，這主張是從中世紀制度上來考察母性的謬誤。

婦女脫離家庭生活，從中世紀式的組織上說，自然視爲足以損害男性的享樂和招致母性的破壞。但在婦女執一定的社會任務的社會，婦女的社會生活與爲母生活須得一致的組織乃是必然的進化。婦人從事職業，對於

姙娠哺育等任務固不免有所衝突，但現在使婦女從事社會事業的諸國，已經在組織上發明了婦女的任務與姙娠哺育互相調和的方法。法律制度上對於此點也有各種的研究。雖然在實行方面還沒有完全妥善的方法，但理論上卻已有種種成說，且有一部分實行。德，英諸國近正想法一一試驗，便是一例。俄國對於這方面更爲努力。這種種的制度雖未可說是完全圓滿，但爲適應社會的進化，變更組織，也是正當的努力。

日本現在的婦女也已參加於種種社會的任務，其結果當然也要求一種職業與母性關係，可以圓滿進行的制度。但在一般爲保存家族制度，而阻止婦女社會活動的老朽們的意見，對於實際社會，殆完全蔑視。但無論如何這是社會進化應有的傾向，日本也不能作爲例外的。

因爲日本的家族制度，並不像歐洲那樣已經崩壞的緣故，因爲做家長的男子，不肯使女子成爲社會的獨立，而把她們作爲隸屬的所有物的緣故，遂使婦女不慣於取獨立的生活方法。這是有精神的物質的兩種原因，在精神的，男子還受中世紀式族長的傳統的支配，以與婦女經營協同的社會生活爲不潔，固執着視婦女爲所有物的舊道德。同時在物質上，男子還有可以支配婦女的生活的餘裕。而這有經濟上支配婦女的根據，是使男子反對婦女社會獨立的最強有力的原因。若使男子沒有這種經濟力，便決不會主張婦女的隸屬，即主張也屬空論。所以今日不滿意於職業婦女的男子，祇以有支配婦女生活的經濟力的男子爲限。換句話說，多限所謂上流社會的男子。在缺乏這種經濟力的階級，固早已主張婦女社會的獨立，不復嫌惡或輕蔑她們職業上的地位了。

由前所述，反對婦女社會獨立的舊道德的破壞，是由於男子失了支配婦女生活的經濟力，所以貴族階級和富豪階級，今日當然還要輕蔑職業婦女。然而那些富有階級，雖然能夠自信可以支配自己家庭的婦女，卻決不能自信可以支配全社會的婦女生活的。現在他們一方面嫌惡自己家庭中的職業婦女，一方面卻在自己開設的工場，雇用職業婦女。所以自社會的生存上看，雖是富有階級，也早已與婦女協同從事了。他們經營紡織業時，若使嫌惡婦女從事，而主張徒食，他們的事業必致陷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國家的經營電話事業，教育事業等也是如此。在社會，婦女的協同，已屬十分必要，與其無

理的阻抑，無寧對着適合婦女生活這種制度循序進行，婦女本來也是具有與男子為這樣社會的協同行為的性質的。婦女的像中世紀式的成為裝飾物，畢竟是一時的變態。

然而今日的日本社會，在傳統與經濟關係上，婦女的地位還是遺留着中世紀式的因習，因而發生時代特有的一種變態。在這種傳統與經濟關係沒有消失的時候，多數婦女竟應近代潮流成為職業婦女，遂發生了一種現象。那是怎樣的一種現象呢？除了全因生活上必要的婦人外，還有多少自己可以維持生活的婦女，也隨着所謂近代潮流成為職業婦女，種種的弊害，遂因此發生。第一，在這樣時代，役使婦女的資本家得了莫大的便利。例如利用美婦女，使作商業上的裝飾，置之店中，引誘顧客；而此等婦女受了工金，又自辦化裝品打扮得妖冶麗都，為使用者所利用。第二，使用者得以極低廉的工金雇用許多婦女。假若婦女須以自力支持一家，那麼這樣低廉的工金，她們是不肯勞動的，但因為她們既有男子，供給用度，不過為謀賺點小費使用，也就甘心了。現在的婦女中，她們也有全因為生活上的必要的，但總是打算一己的費用的居多。於是在使用者一方面就得了便利，能够以最低的工金雇役美婦人。她們肯把自己一人的食費供給父兄，那是最難得的事情了。

這樣的情形，在歐洲已經少見。婦女為謀自己美裝上的費用甘為使用者器具這種組織，與實因迫於生活上必要的職業婦女決不可同日而語。像日本生活上有餘裕的職業婦女，這就因近代潮流而起的現象。

這種婦女，全是過渡時代的職業婦女，早晚即見消滅。將來呢，婦女也須得為支配自己及四圍的生活而從事勞動。像今日為謀自己裝飾上費用的這種職業婦女，實在全無意味的。婦女苟欲從事社會的任務，那麼她們應得覺悟，要為經濟上謀獨立，為生活上定基礎。

將來婦女的地位，凡男性所佔的社會的重要任務，婦女亦必進而分擔。不過男子曾經遭遇種種生活上的困難，經過惡戰苦鬬，纔得確立其地位。這種奮鬬的態度，也是女子根本上所必要的。男子在社會上得有實際的地位，並非是用了所謂文化的裝飾的境遇和心理而達成的。今日的職業男子都在豫期非常的惡戰苦鬬，正是他們的覺悟。職業婦女的地位，亦必由這種惡戰苦鬬中

始能獲得。

婦女的地位果如此，那還以爲婚姻與職業相衝突，這全是中世紀式的見解。現在的婚姻制度，在某點上，與職業婦女的地位相衝突，固是事實，但對於這種衝突，爲謀將來圓滿的制度，就該惡戰苦鬬。無論生活困難或餘裕，爲確立婦女社會的地位，與男子共同擔任社會的職務，那一切阻礙，不可不根本的剷除。今日的婦女，對於家族制度與她們地位進化上這種衝突，正是應該努力征服的時候。對於這種新地位與母性的衝突，從制度，習慣，法律，道德上常努力謀消除之法。因習與傳統雖是這種努力的大障礙，但到了今日，已逐漸消滅了。總之，對於男女協同生活的制度，有急切研究的必要，這是可以確信的。

美國男女工資比較表（一九〇八年調查）

男子		女子	
七圓以下（每星期）	一八・〇%	七圓以下（同上）	六六・三%
七圓以上九圓以下	一五・四%	七圓以上九圓以下	一九・六%
九圓以上二十圓以下	六〇・六%	九圓以上十五圓以下	一三・二%
二十圓以上二十五圓以下	四・八%	十五圓以上二十圓以下	〇・八%
二十五圓以上	二・〇%	二十圓以上二十五圓以下	〇・一%
平資每星期工資	一一・一六圓		六・一七圓



婦女的家庭工作

範隅

現在的婦女職業問題的論者，都主張婦女們向『家庭工作』之外的職務上發展。所持的理由：一，婦女亦是社會的一員，應當直接作社會上的事業。二，婦女們不應寄生在家裏，作社會的分利者。可惜！這兩個理由都不是由精密觀察得來的。

第一，是受了因襲的影響，鄙視『家庭工作』，以爲那是附屬的工作，不是直接關係社會的工作，忘了家庭是社會的單位，婦女管理家庭的事務，就是管理社會上的一部分的事務；婦女們管理家庭經濟的出入，就是管理社會一部的經濟之出入。管理社會一部分的事務，不是作社會的事業麽？不是盡那社會的一員的責任麽？並且婦女們倘若放棄了家庭的事務，而專營別的事務，社會上就添加了損失。這話並不反對婦女們作『家庭工作』之外的工作，是說婦女們不應當完全放棄『家庭工作』。而且在某種情形之下，婦女還應當完全作『家庭工作』——當然亦有時可完全作『家庭工作』之外的工作。這應當完全作『家庭工作』的時候，就是『作母親的時候』！母親的職務，關於社會之重要，以及如何尊嚴神聖，是很明顯的，無須再贅於此。婦女們若是放棄了『爲母的責任』，而從事於他種職務，在社會上是受

了無可補救的大損失！因『爲母的職務』不僅是男子所不能代的，亦是這個婦女不能代那個婦女的。關於這條，我們先引愛倫凱的一段話。她說：

……有一次我在火車中，看見一個婦人，她的舉止容貌，表明她十分的墮落。這位母親，有一個美麗的女兒，年可六歲。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莫過於見這女兒坐在她母親的膝上。沒有什麼證符，似乎是再比這母親的手無力的。但是當這個女兒倚向她母親的時候，這醉酒的淫婦，具軟柔的情緒擁抱她，恢復一點人類尊嚴的光輝。這女兒在同行旅客的願盼中——覺得他們厭惡她的母親。她的一對小黑眼睛，就滿呈忿氣，在她母親之前立刻處反抗他們的地位。這個女兒，誰亦覺得她應該脫離這個婦人不潔的手。但是我懷疑一個更好的保護人，可能給她這種大情緒，在那時使她的心靈伸張麼？

再攷察攷察那最明達的繼母抱着丈夫前妻的兒童，與抱着自己生的兒童時，所給這兩個兒童感到的一切情緒的分別，就立刻得到那個結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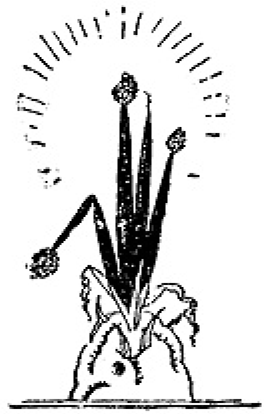
第二，他們是見了有些婦女不工作祇耗費而得的結論。但是這祇是城市間少數的婦女的現象。大多數的婦女，不但不是完全分利者，而且是生利者，與男子分工合作，絲毫不是倚係人！去年我到鄉間(直隸的中部)，正當夏秋之交，那些農婦，每天在日出之前即起，將早飯煮好，預備男人們吃畢下田。午，夕，再預備中，晚兩餐。在作這三餐之外，她們還要縫衣服，整房屋，喂家畜。在秋收的時候，她們要去到農場上管理打，曬。男人們擔任將穗子由田裏運到場裏，在場裏將穗子變爲粒子，就多是婦女管理。這等的婦女，在社會上能說是分利者麼？不但如此，在嚴冬與初春田裏完全沒有工作的時候，男人們有的作小營業，有的修葺自家的建築，有的休息；婦女們紡綫，織布，拆洗衣服，有的還作夜工，檢帶在秧上先前從田裏運到家的棉花，可以說是沒一個一點事情都不作的，——除去年紀很老與很小的。若按一年的鐘點計算起來，她們的工作時間實比男子的還多，完全是作工吃飯，絲毫不背互助的意義，完全不是寄生。而且這樣的工作亦不妨礙她們爲母的責任，所以說大多數的婦女，在家庭中完全不是寄生，在社會上完全不是分利者。

由此看來，婦女在『家庭工作』貢獻給社會的，並不比在其他職業上的較少，而且更能盡尊嚴神聖的『母職』，是何等重要！爲什麼新的婦女寧願放棄尊嚴神聖的母責，向『家庭工作』之外的職業上奮鬭呢？

其所以如此的，可以說全由於經濟的支配問題。她們在家庭工作，覺得桌上之食，身上之衣，目睨手觸，無一是自己得來的。同時又感到常常向男人要錢，自己是處在恥辱的地位，並且因此難免受人束縛，失却自由。再加以社會鄙視『家庭工作』，都深印了『家庭工作』是附屬的工作，是受丈夫壓迫的工作的觀念。所以有些覺悟的婦女，雖然知道她在家庭內有重大的貢獻，但不得不向丈夫要錢的這回事，是她忍不了的苦楚。又眼見丈夫因怎樣的從事於家庭外的職業而發展，就不由得厭棄了『家庭工作』而向其他職務上去奮鬭，以求賺錢。她們以爲這樣才能不受壓迫，得到自由，證明不是倚靠人而是合作。

但是她們忘却了放棄最尊嚴神聖的『母職』，是社會上無法可補的大損失！沒有看清楚，經濟不獨立是經濟支配的不是，不是在家庭工作的錯誤，應當由另一方面着手——改造經濟的支配，不應因此而厭棄『家庭工作』。

解決這問題的方法，自然是另行支配經濟權。現在暫行的方法，就是給以經濟的報酬。這報酬，是家庭給的，是社會給的，不是丈夫給的，——因爲家庭是夫婦的，不是丈夫自己的。如此則社會對於鄙視『家庭工作』之習念，可變而爲珍重。婦女可以得到經濟獨立，而明瞭所作的『家庭工作』不是附屬的工作，不是受壓迫的工作！



泰倍爾女士的婦女職業觀

克士

隨近代工業主義的發達，許多從前在家庭中幫助家人工作的女人，一變而為獨立的工人；又因婦女教育的進步，從前男子獨佔的許多高等職業，也漸見有婦女加入了。這是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事實。關於女子從事職業者的增多，和近年來女子職業的由低級而進於高級的情形，在本誌上時常有的說起，現在可以不必再說。在理想方面，有許多婦女是主張擴大婦女生活到家庭外面，進職業界中活動的。麼爾登女士(Hounor Morton)說婦女應當參與世界工作的重要道：

這是很明顯的，如果世界工作婦女都去做，那麼縫工一日不必做十六小時的工作了；苦的不致再挨餓，富人也沒有息斯的里了。

須林娜女士(Olive Schreiner)則更毫不疑惑的稱不從事社會工作的閑暇婦女為『性的寄生』。她說婦女本來從事各項工作的，不過社會進步到某程度，將她們的社會工作奪去了，她們只依恃性官能的操作生活着了，這種生活，實在是能破壞女性的活力和智慧的。這是主張婦女從事職業運動的理論。在本誌婦女運動號上早經說過，這派主張可以無庸再說了。現在所要說的，只是反對婦女職業運動的人所持的理由是怎樣。

反對婦女必須加入社會工作的除卻、瑞典的愛倫凱女士以外，在言論界中佔一部分勢力的還有美國的泰倍爾女士(Ida M. Tarbell)。她對於婦女職務問題著有婦女的職務(The Business of Being a Woman)及婦女的路

(The ways of woman)，前書的有些論文，係是在美洲雜誌上發表過的，後者則是爲補充前者而作的，全書集合發表於婦女家庭伴侶 (Woman's Home Companion) 的七篇論文而成。

秦倍爾女士的中心思想，簡單的說，只是男女兩性須各順其自然職務做去一句話。婦女的自然職務，不消說，便是生產小孩和養育他們了。從這一點說，可知女士的反對婦女擴張要求的態度了。

她是深信婦女各自有其天職，幷且兩性的性質全然不同，她說如果忘了這一點，婦女要求操男子相同的生活，那是模倣男子，不足取，幷且也常常發生不良的影響的，——猶如化學作用的要產生不需要的副產物一樣。她在婦女的職務上說：『今日走到許多婦女俱樂部的屋子裏去看，在午後飲茶的時候，到許多應接室或書房中去看，你們將見到些什麼呢？常見幾個婦女穿着作男子式的衣服和長靴，靜靜地吸雪茄，講談起來的時候，所講的事都是一般婦女所不感趣味的……』『雪茄，長靴，和許多的講談，都是一些婦女侵入男性世界所得的副產物，他們不去戰勝這等腐敗的事，却進入這等戰役之中呵！』

秦倍爾說男女性質是根本不同的，婦女對於描象觀念，哲學和理論方面所知都較少，因她們對於這些是不很感到趣味的。雖然並不一定，然她們對於顯微鏡和解剖刀的施用，也常常不及男子的靈活，她們對於工業，機械等等問題，也不熱心求知的。對於社會問題也是這樣。婦女進大學的時候，先前的兩三年，常比同年齡的男子優勝，隨後，人人能够看出，她們便漸漸停滯不前，很快的被男子追及，這時候男子成爲試驗者，而她們成了保存者了。自此以後，婦女對於男子方面的事業減少趣味，注重在自己方面了』

秦倍爾又說：

『從同校教育的試驗，給我們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即專門學校教育不能取出女性，而裝入男性於女子的腦中。婦人的心終久是婦人的心呵……這是永久事實的又一個論證，自然是自有好工作給她做的呵！

我們看了以上的話，再看她的『在各種職業上雖有着許多成功的婦女——差不多從沒有一個偉大的婦女，然而世上却滿有着偉大的婦女呵！』的話，不是突然了。

泰倍爾女士的中心思想既然是認男女的有差別，幷且認因有這差別所以婦女應當分工，她當然認女子披起甲冑和男子競爭於職業之場是不自然；女子要求從事男子的事務和以爲男子的事業是比女子的優勝是錯誤的模仿了。她力闢婦女爲經濟的寄生之說，以爲這種婦女經濟受人維持爲寄生生活的話實在虛妄。她在婦女的職務上婦女的職務一章上這樣辯論道：

他們因爲婦女不自謀生計，遂發生她們是寄生者的觀念。有一個通俗的作者說：『男子打獵，捕魚，牧牛或種穀，去給婦女喫肉，喫魚和穀物。』他的意思以爲男子獨獨操作那些有用的事務。殊不知道這些東西不經過婦女的整理，無論男女都喫不到的呀。說男子種穀的工作比婦女製麵包爲重要，這話實在不合理。說婦女所作的事是比男子所作的艱難和更少興味也是一樣不合理。

看了以上的議論，泰倍爾女士的思想已很明白的表出了。她以爲婦女的工作並不比男子低等，是並重的，男女各就範圍做去方屬於自然。她以爲解放的意義並不是如現今婦女主義所說，是在謀範圍以外的活動，如果作無益的活動而放棄其婦女的職任，這實在是不宜的。她說婦女預備自己在社會中工作，這種過程我們稱牠爲解放運動，但在某意義上，她們對於解放的目的卻有點忽略了。她們好尋求新工具，以爲總比舊時所用的好。她們要求各種事業給她們開放，以爲只要從事於社會事業，便可以保存個人自由和免除重大的義務，——即可免家庭生活的不可免的憂慮和懸念了。她們可以選擇朋友，隨便地更換了。她們能旅行，可以滿足她們的興味和滿足她們的野心了。這誘惑實在太大了；自由的個人生活之美和快樂要將國民義務的意義銼鈍了。這是因爲她們忽略了於她們所負的最大職任的緣故。

泰倍爾女士雖然反對婦女放棄其固有的職務而從事各種社會工作，但她並不是蔑視女性。說婦女生來是『卑弱下人』的，如中國古代的婦女觀那樣。她是尊視女性，說女性的固有職務，並不低於男子，所以她說製麵包和種麥有同等的價值，所以婦女不必捨其重要的工作而去模仿男子的。她相信婦女的最大的工作，決不是職業運動，也不是政治運動，卻在生養小孩，和預備他們爲良好的公民。

　　看了以上的議論，她對於女子教育的主張大概可以想見了。她說美國的婦女從事職業的，並不十分多，其實只有八百萬餘人(八，〇七五，七七二)。這八百萬餘人的女工裏面，老少都有，少女所佔分數並不甚大。而這少女中作工最久的不過七年，普通則不過三年。然而後來她們怎樣呢？她說，她們十分之八結婚去了。她的女子教育的主張，便從這一點出發，卽應當注重於結婚後的知識技能。她在婦女的路裏說，學校和專門學校的職務並不在養成學生賺生活的，他們所教的只在教人們怎樣運用知識，感情和作爲，和養成人們的理想正確。今日的學校對於婦女教育，關於結婚一事的預備並不看作比預備自立更爲重要，因爲教師和父母都以爲結婚的事，只要聽其自然就好了。殊不知這事的本身是一種極困難的工作，非注意不可的。她的女子教育的目的便是「應給予女子的機會——不是教她怎樣做盒子，打字或簿記，是教她所必然要做到的事情。」

　　看了以上簡單的摘要，秦倍爾女士對於婦女職業的見解，大概可以明白了。但我們現在要問，女子究竟是應當從事職業，如婦女主義者所主張，還是應當專以管理家務，養育小孩，如她所說呢？這個問題的解答很是不容易，男子的思想姑且不說，就是婦女們自己的意見也很紛歧。有些女子意見如彼，又有些的意見如此，我們究竟當採取那一方面的主張爲是呢？

　　我們旣不能從言論家得到一致的主張，那麼，只好觀察社會事實怎樣告訴我們，和幫助我們解答這個問題。我們若跑到職業界中去一看情形便可知道，在實際上，現在許多從事家庭以外工作的婦女，並不是爲了要貫徹她們的理想，許多從事勞動的婦女是不通文字，知識很低的，並沒有什麼主張要貫徹，她們的從事工作，無非因受時勢的驅使，不得不和男子一樣，出家庭而在社會上任事罷了。

　　更進一步，社會學者告訴我們說從前在原始時代的婦女，工作範圍本是極其廣大的，從農藝起以至各種工業，當初本無不出自她們的手中。到了工業進化之後，家庭工業漸漸移到社會上去了，於是婦女也跟着出家庭而到社會上去工作；所以婦女的從事社會職業，可以說只因時代的進化，變遷了作工方法，並不是從不曾經驗過的地域去求新生活。如果各種家庭工藝已移向社會

而婦女退守在家內，不隨着去做，那麼，婦女竟至連做麵包的工作也要失去的。

今日多種工作，既然本是從前婦女在家庭裏所做的工作，又有許多高等職業，如農業技師或醫生等等，也都是婦女在最早的時候所做的事情，那麼今日婦女從事職業，決不能說她們不適當而加以反對。所不同的只是今日在家庭以外的工作有時間的限定，不及在從前在家庭中工作的自由罷了。

然而這一點，在自古以來常常整日的在外漁獵的男子本不成問題，在自來要兼管家務和育兒的女子却成問題了。

但這一個問題，似乎只有從婦女的職業狀況上去改良，不是婦女是否應當從事職業的問題。如果肯定婦女不當從事社會上的職業，那麼各種工作都脫離家庭而成社會化以後，婦女會得變成一個專門生育子女的機關或點綴品，也不是過分的話了。

可是泰倍爾女士並不是反對女子工作，從她說的女子做麵包的事並不比男子種穀爲不重要的話可以想見。但不知道在更早的時代，種穀本來也是女子所做的事情呢。所以什麼是婦女的本分上的職務，除却生養小孩之外，是很難說的，至於職業，卽說各種職業都是女子的本務也未始不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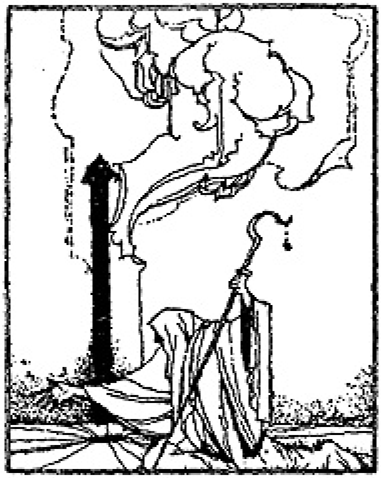
從這樣說起來，反對女子從事家庭以外的職務的話，不特和社會的趨勢不相容，在理論上的基礎也很薄弱的。現在所遇着的問題，只是在現代社會之下，究竟女子須整理家務和管理小孩，職業上又有時間規定，而且專化，在他方面，整理家庭和養小孩，也比從前更需技能和知識了。那麼，對於女子教育，究竟應當注意於謀她們的自立，還是應當注重家事和育兒，如泰倍爾女士說的「教以她們必然要做的事情」呢？對於這問題，有許多意見，折中的意見，據英國醫學博士渉肥勃女士(Mary Scharlieb)說，婦女職業的預備是極其重要的，并且女子都應當謹愼地去選擇適當的職業做，但對於家務和育兒等事，也是重要的事。她的意見以爲最好在受了普通教育以後，專門教育之前，對於家事教育有一二年的學習。美國教育家惠斯黎的意見是這樣，他以爲教育的性質，應隨人的性質而定。譬如有些婦女性質近於學科學的，那麼不妨授以和男子一樣的科學教育；但在

多數婦女，宜於管理家庭管育小孩的，則當教以家事育兒等科，并且更選擇適於女性的教科教她們。中學校的教科，應當可以這樣選擇的。

在折中的辦法之中，我覺得沙麗物女士的主張，時間和辦法上最爲經濟，如將家事育兒的事列爲一種像職業學校一般的學校，女子需要這項知識的時候，便可以從短少的時間獲得他，而平常的學校則男女教科可以一律了。像現在的女子普通學校中，許多時間都用在學習家事一方面，減少許多應學的教科，而對於家務和養育小孩，卻也並不曾得到什麼知識，在時間和經濟上，未免太浪費了。

法國從事職業的男女人數比較表（一九〇七年調查）

	男子	百分比	女子	百分比
農業	五，五一七，六一七	七二·〇	二，六五八，九五二	二八·〇
商業	一，一三二，六二一	六五·〇	六八九，九九九	三五·〇
家事	二二三，八六一	二三·〇	七九一，一七六	七七·〇
智識的職業	二二六，五六一	六七·〇	一七三，二七八	三三·〇
工業	三，六九五，二一三	六三·五	二，一二四，六四二	三六·五



中國職業婦女的三型

晏始

婦女應否就營利的職業？在現代的婦女主義者間，主張頗不一致。如紀爾曼，須林娜等，極力主張女子必須有相當的職業，以樹立自己經濟的獨立的基礎；而泰倍爾及愛倫凱諸人則主張母性保護論，反對女子的從事營利的活動以損害母性。這兩派主張的是非，不是像我的淺學所能論定，現在姑且不說。但就事實上看起來，在理想的社會還沒有實現以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正在十分猖獗，社會上的一般人，勢不得不就一種職業以謀生活，雖是女子也不能逃出這個通例。就在我們中國，雖然資本主義還沒有發達，但除了中等階級以上的女子以嫁夫為職業外，較多數的中等以下的女子，大都不能不綜着職業以求自活或扶養家族。所以職業婦女的存在，乃是不可否定的事實。

關於婦女職業上所應討論的問題範圍非常廣大，如職業範圍的擴張，職業狀態的改善，職業教育的實施，以及謀就業的順遂和失業的防止等，都是非常重大。但本篇的目的，僅在觀察職業婦女的型式，與她們所持的人生觀，及對於婦女前途的影響怎樣。

中國目前的職業婦女，大約可分為三種型式，即一，生活的職業婦女，二，覺悟的職業婦女，三，游戲的職業

婦女，請分別述說於下：

一　生活的職業婦女

這本是職業婦女的正則，因爲職業的本來的目的，原以謀生活爲主，乃是非常明顯的。這一派的婦女中，包含着從事精神的或體力的職業，以及新式工場中的勞動者，舊式家庭工業的手工藝者和農人等，其人數占全體職業婦女的最多數。雖然她們生活的苦樂不同，工作的勞逸懸殊，然而她們的爲金錢所驅迫而不得不從事於工作，乃是一樣的。但在她們的裏面，又可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自主的，一部分是從屬的。前者是能够用自己的收入維持自己的生活，不必依賴別人，也不受別人的支配，完全可以有自主的能力的。這一派的人數，在現在的中國，恐怕還不十分多。照現狀懸揣起來，最多的大約要算是後一派。就是她們工作的收入，不能充分的供給自己的生活費，不得不靠家族的補助，或者不過把工資所得補貼家用，而她自己却仍然歸家族所扶養；或者她們所做的是家庭工作，以家庭的共同收入歸家庭所共有；或者她的收入雖足以供給自己的生活費而有餘，但她自己却沒有管理自己收入的權柄，其經濟權爲她的家族所有，連她自己也不過是家族的所有物。在職業的婦女中，最可憐的卽屬於此派。

如前所述，此等生活的職業婦女，其從事職業，乃是受生活的驅迫，所以她們如果一有機會，可以不必靠着揮額汗所得而贏取自己的衣食——卽有父兄，丈夫，子女，或其他的家族扶養時，也許會棄掉職業安坐而食的。所以此等職業婦女，也可稱爲被强迫的職業婦女。

二　覺悟的職業婦女

此等職業婦女，與第一種受强迫而從事職業的完全不同。她們的大多數，是中產階級以上出身，本來可以受她家族的扶養，或者很可以嫁一個有錢或有能力養她的丈夫，不必由自己賺取自己的生活費的。她們的所以投身於職

業界，完全因爲覺得受人豢養，是一種喪失人格，非常可恥的事情，所以毅然決然的打破家庭的樊籠，要在職業界中自己開闢一個新天地，掙自己的額汗，以獲得自己的一份麵包。此外還有一部分的婦女，她們的志趣很大，並不祇在維持自己個人的衣食，却想把自己造成爲一個學者，藝術家，或事業家，立意想習得一種高深的學問或技術，但因爲她們的家族，不肯供給相當的費用，所以不得不暫時投身職業界中，想把自己從事業所得的工資積儲起來，做將來求學的費用。此等婦女，在現在也頗不在少數。

這一類的職業婦女，完全是受近代新思潮的影響。她們的存在，與婦女解放的前途有很重大的關係。照近代的趨勢看起來，這一類的婦女，必將日漸增多，乃是非常明顯的。

有許多人，以爲此等婦女的增多，可以造成將來男女爭鬪的傾向。目前最顯著的現象，就是此等婦女，大多數是抱獨身主義者，不願度幸福的家庭生活，所以此種情形不能不說是非常危險的。但這實在祇是看見一面的話。中國目前的家庭狀况，對於女子，很少能加以平等的待遇的，稍有覺悟的女子，當然不願度這種奴隸的生活，所以獨身女子的發生，實在也是不良的舊習慣所造成。而在他面，在職業界中活動的女子，一方面仍然度着幸福的家庭生活的也屬不少。所以這是不足爲病的。

三　游戲的職業婦女

這一類的職業婦女，也是新近發生，並且冒着覺悟的職業婦女之名。但她們的性質，却與覺悟的職業婦女完全不同。因爲她們的投身職業界，完全祇是一種游戲的態度，旣然並不是被生活所驅迫，更不是想藉取得經濟的獨立以爭向自己的人格。她們不過覺得家庭生活太平凡，太單調，所以想出到職業界中換一換空氣。所以她們所選擇的職業，祇以事務清簡爲主，至於勞金的多寡，却並不注重的。有時她們自己的收入，竟不足供她自己購買化粧品之用。至於衣食住等日常生活費的全依賴於家族，當然可以不必說了。她們所以要從事職業，無非想博取職業婦女之

名以自豪，或者可以領略一點熱鬧的情况；也有未婚的女子，想藉此尋覓一個如意的夫壻的。又據一個職業女子對我說，她的同事中，竟有因爲家庭要她去讀書，她不願意，因而取得一種職業以免家庭的督責的，這一類職業婦女的數目，與第二類頗相等。

嚴厲一點說，這一種的婦女，實在是以上兩種職業婦女的罪人。她們侵蝕了生活的職業婦女的位置，又混亂了覺悟的職業婦女的眞相，使一般社會對於職業婦女的信仰失墜。所以這一派職業婦女的存在，實在很足爲婦女解放前途的障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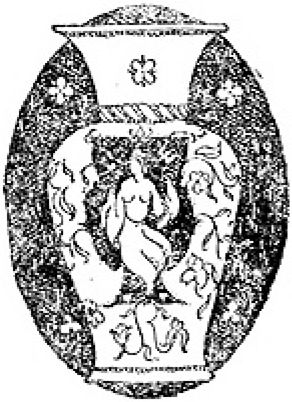
以上三種的職業婦女，第一種是向來所固有，近來不過比較的擴充，第二第三則近來所新發生的。但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態正在轉變之中，而數千年來根基鞏固的家族制度也有變動的徵象。如果將來家族制度傾頹，及眞正的資本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成功以後，則所謂覺悟的職業婦女與游戲的職業婦女兩種，必將悉被淘汰，而獨存一種生活的職業婦女。但那時的生活的職業婦女，其實質上也勢必與現在所有的大不相同，這是我們所敢深信的。

月夜游瘦西湖

湯銘女士

太陽回家了；
深藍色的天，也漸漸的昏暗了。
瘦西湖裏黑得如漆一樣。
我和哥哥們共乘扁舟在那里蕩漾，
影影約約的看見岸上老樹，突兀如人的形狀。
倏然間，廣大的湖裏，
映着那皎潔的月光。

月亮呀！你爲何浸在水裏？
啊！我曉得了——
你嘴裏渴了麼？
身上汚了麼？
你還是甘心浸在潔淨水裏——不願照在惡濁的世界上麼？
舟子呀！小心一點，
不要敲破了那潛在水裏的月亮。



中國商業女子的現狀

陳友琴

社會上有兩種不平等的階級：一種是「喫飯階級」，一種是「做工階級」；前者只靠他人做工的結果來供給他的生活費，如歐美的資本家，中國的大多數中等階級以上的婦女；後者終日做工來供給他人的生活費，如一般勞動者和中國的男子。這種實在是很不好的現象，使社會發生許多不安寧的事情。而從社會財富上說，實在最不經濟。人人有生活的權利，人人應當負做工的義務。人人本有天賦的做工本能，都可做生產的事業，不論直接或間接，都應該去做，免使一方面荒費生產力，一方面負兩重的生活費。所以我極端主張人人做工，尤其對於中國婦女的從事職業。十數年來中國的婦女因爲受了教育，有了知識，漸漸覺悟；而於近數年間，進步尤快。所以婦女從事職業的數量和範圍，一天天的增加擴大。在初期不過有少數婦女從事教育事業如當教員等，其次則爲醫生和看護。自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來，文化大開，新潮澎湃。而婦女之加入經濟社會，從事職業生活的，乃如春花怒放，新柳發芽。如一般商店銀行，皆有婦女足跡，或受雇傭，或自創辦。婦女職業機關日廣，婦女職業人數日多。做工者日衆，生產日盛，不特爲經濟界之好現象，也是社會上的幸福。可是在現在新舊過渡時代，中國社會上未必人人贊同婦女從事職業，因風俗習慣和禮教上種種的理由，反對的實在不

少。況且婦女初加入職業場所，因學識和經驗，兩樣都幼稚，故常有失敗或不合宜的地方，更足授人反對的工具。所以為提倡婦女職業，不得不將現在的婦女職業生活實在狀況，詳細調查，并將其成功失敗，略為解釋。一方面可以使反對的人，解釋疑惑，並知婦女從事職業有可能的實在；一方面可以使婦女知道她們自己的勢力和地位，及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來做模範，求更進步更完善的生活，以博一般社會的同情，使婦女自動的加入職業場所，無外力的障礙。

實在說，我國的婦女，只有城市中中等階級以上的婦女過慵惰的生活，做成『喫飯階級』。我很相信城市的生活比鄉村的生活壞，在鄉村中的婦女，除很少數的紳士人家外，都和她的丈夫到田中來耕種，或種稻麥，或植菜蔬；或在農事閒暇的時候，也在家中來抽麻或織布。在江蘇浙江和廣東三省的婦女，更有一種特色的職業，就是養蠶採桑和製絲。在浙江湖北福建和廣東雲南等省，更有從事於採茶種茶的職業生活。而在天津漢口上海廣州佛山香港等埠，婦女的舍棄原有的職務，從事於工廠中的做工生活，也不在少數。所以有些人籠統的說：中國婦女都沒有從事職業生活，這句是不對的。因他只見得從前城市中的中等階級以上的婦女生活，而沒有細心考察城市外的中等階級以下的婦女生活。故我屢次提倡婦女職業，都承認只在城市中的中等階級以上的婦女中來運動。且職業的範圍和意義，也是除農業和工業，教育和醫界以外，專指商業上來說。因為農業是原有的，不在提倡之列，并且不宜於城市。工業是已經發達，人人知道，且不宜於中等階級以上的婦女。教育和醫界及社團等，則亦漸發達，婦女地位已固，且已得一般社會的同情。由上面所述，所成為問題的只有商業一種，所以我專注重這一點。

北京方面婦女加入經濟社會的，最先是銀行業。新民儲蓄銀行組織章程的第一條說：『……以振興商業，提倡婦女儲蓄為宗旨。……』所以該行特附設婦女儲蓄部，專以招待女界。行址在北京正陽門內西交民巷東口外。該部現有婦女職員三人，練習生一人。該行原請婦女職員，乃依照商人通例第六條辦理（該行章程第二十三條規定），即年齡未滿二十歲者及有夫之婦，得由法定代理人或其本夫之允許，自營商業，或於公司負擔無

限責任，且得有允許憑證，幷由本人及法定代理人，或其本夫署名簽押，方得當行員。職員以有普通中學畢業程度，通曉銀行簿記者爲合格。酬金每月有二十元的，三十四元的，或三十六元的。除酬金外每年屆決算時若有純利，幷得受獎勵金。練習生則須先得總理的同意方得入行練習，每月有四元的津貼。該行職員對於顧客招待皆甚和藹周到，且辦事熟練。但新民儲蓄銀行並非完全用婦女職員，不過祇於特設的婦女儲蓄部內用婦女職員，其餘的職員行員都是男子。而北京前門外打磨廠的中國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則職員行員大多數是婦女。該行的宗旨是在提倡中國女子儲蓄和圖謀女子生計。資本總額定爲銀元五十萬元，分爲五千股，每股百元。該行所營業務，與一般商業儲蓄銀行一樣。此外加設特別定期有利儲蓄，這是跟着中國一般儲蓄銀行所辦的有獎儲蓄無異。該行現有職員行員共約二十三人，資格也是以具有中學程度兼曉簿記爲合格。酬金最高爲八十元或九十元，最低爲二十元。沒有練習生的辦法，也沒有在章程上規定行內雇請職員行員，遵照我國商人通例第六條第七條辦理。在理論上似較新民銀行尊重婦女的人格，自由權，深合新思想的原則。但在法理上和實際上，新民銀行有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在現在我國過渡時代，婦女的職業生活正幼稚，且不得一般社會的明瞭和贊同，有此規定，較爲切實完美。

在北京方面除銀行雇備婦女外，其次是最近所組織的最新式的一五一公司。該公司資本總額定十萬元，營百貨店業，凡日常生活用品皆備具，內容設備分六部，即家庭用品部，食品部，化裝品部，教育用品部，玩品部，特價部。售價按物品之値分做三種，即一角，五角，一元。此外設出納部，以司銀錢的出入。該公司聘有商業經驗婦女充任司賬員及售品員，以期提倡女界職業做宗旨。現有女職員二十餘人，按職務的輕重，作事的時間多少，來定酬金的高下。公司營業時間，每日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凡做足十二時的，每月十六元，另由公司供膳兩餐；凡做六時的，每月十元，公司只供膳一餐。公司待遇職員尚稱完善。職員非全爲婦女，然大多數是婦女，可說以婦女職員做主體，而以男子輔助。且婦女職員中，大半是股東或股東的親屬。女子職員一律穿公司制服，佩公司徽章。對於顧客招待頗

周到，可惜經驗尚少，略形生疏，顧客買何物，則取何物，不買則復收之，顧客有問則答，不問則不說，處處都處被動的地位，未能應用新式販賣術以招徠顧客，自處於主動的地位。這層實在不能說，在婦女初從事商業生活，能像該公司職員那樣勤務，已經難得，倘再從事訓練，研究新式販賣術，且具以此做終身職業的決心，堅忍勇進，做生活的工作，將來或自己再創辦商業，擴充女界職業的場所。該公司的出納部司賬員都是婦女，簿記新式舊式兼用。又女職員想學習打字或簿記，經理很樂於指示，由此可見一五一公司提倡婦女職業的熱心了。以上所述三種商業公司中皆用婦女職員行員，成績很好，婦女對於職業生活頗安，而一般社會也沒有非難的說話，也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可見在北京實行婦女職業已成功，爲社會所默認和贊同了。

其次當述到上海的婦女職業。上海不論什麼事情到得風氣之先，所以提倡實行婦女職業也比北京快，現在範圍和成績都比北京大。上海也以銀行先雇傭女子職員，如江西路國民商業儲蓄銀行，四川路美豐銀行，寧波路上海銀行等都已有女子當會計書記行員等，每月酬金自數十元至百餘元不等。銀行待遇職員行員，不論男女，一律平等。最近有向主任上海銀行女子部嚴順貞女士及歐譚惠然女士等發起組織一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她們以爲『近日女界中學問淵博者固不乏人，而嫻經濟經驗者尚居少數。夫百業之發展，家國之繁昌，莫不以經濟之舒紬轉移。……以婦女當有職業爲改造社會。……宜專設金融機關，以便婦女歷練。……中國婦女習尚靡費，悖入悖出，不知愛惜，……是宜專設儲蓄機關以便婦女存儲。……』所以她們擬集資本總額五十萬元，開辦這銀行，以便利婦女儲蓄。同時在該行內附設練習生辦法，使青年女子得銀行業中應具的學識，有受職的可能，以實行推廣女子職業。名額只收十名，以十八歲以上三十二歲以下，有初級中學程度及有保證，并能在行住宿爲合格。練習時期爲三年，期滿若成績好的，留行辦事，得受薪金及獎金升職等權利。這種練習生辦法，非常的好，可使沒有職業學識經驗的女子，有學習的場所，和受職的機會。不過時期定爲三年，未免太長。該行現在尚在籌備中，不日當可開幕。

上海除銀行外，商店用女職員最多的，就算北四川

路徵徵公司，該公司也是百貨店，男女職員都有，女的有十餘人。薪金自十餘元至數十元不等。此外四馬路植權女子商店，大約七八人。法大馬路永芳係純粹女子商店，職員四人。薪金各十餘元。南京路香亞公司有女職員三人，一人每月十六元，一人十四元，一人十二元。中德商店只有女職員一人，工金十六元。以上各女職員皆由公司供膳。外國商店用中國女職員的，如南京路科發藥房，伊利文中美圖書館，惠羅公司等，皆薪金比較的優，最少有二三十元一月，但皆由自己供膳。

上海最先用女職員的商店是英大馬路英明照相館。上海社會對於商店用女職員，換句話說，即對於女子從事職業生活，很表同情。據我上海的一位很有商業知識和經驗的朋友尹而百君的意見，『商店用女職員成功的雖然很多，而失敗的却也不少。失敗的原因，都因為女職員雖有學問，可是對於社會上各種人情世態，不大明瞭，至與各界隔閡，不易招徠生意。例如售貨員，須能利用北方顧客的堅決心，而殺其狐疑；利用上海顧客的滑稽心，引其入勝，及購買心；利用廣東人的鄉土好勝心，而動其同情的觀念。』所以尹君希望女職員要從事研究社會心理，做販賣的手段。

廣州女子的從事商業，最先的是有幾位女子師範畢業生所組織的競業商店，經營廣洋雜貨，在民國九年創辦，此乃純粹由女子自動的，用自己的資本和自己的勞力來組織。可惜因為職員短少商業的學識，資本也不充足，所以競爭不過原有的老商店，在最繁盛的商場惠愛馬路上開辦不到一年，就失敗而關閉了。到了去年，長堤二馬路遠東商業儲蓄銀行開辦，附設女子部，有女職員三人，皆女子體育學校畢業，每月薪金二十元或十餘元，由行中供膳。對於職務，甚能盡責且有興趣，招待顧客亦甚周到。民國十年，廣三鐵路局也招聘女子十二人當賣票員及檢票員，月薪十餘元不等。後因政局影響，中途停止，其間壽命不過數個月。又廣州電話局於去年也招聘女司機生十名，月薪自十五元起遞加，開試驗的成績很好，頗得社會的歡迎。這兩局對於雇傭女職員，都用考試制，以能曉中文，略識英文數學為合格。以上都是讀過書的中等或中下人家的女子充任。其次更有中等以下人家的婦女，多受茶居的雇傭做『女招待』，月薪約十元為最高，其次五六元不等。此等女職員廣州

最多，差不多有二百人，但大多數是不識字，未受教育的，所以有極少數有不規則的行爲，爲一般社會所反對和輕賤。本來勞動神聖，業無貴賤。我以爲社會可以反對個人的行爲，不應該連帶及職業的生活。除女招待外，社會上對於一般婦女職業，都很表同情，可惜熱心去提倡和實行的很少。

由上面所述的粗淺調查，用我主觀的見解，下客觀的批評，歸納起來可得四個結論如下：

(一)中國女子職業，已得社會同情，有發達的趨勢。

(二)以在銀行業爲最先，最多，最相宜，其次爲零賣業。

(三)月薪平均在二十五元爲最高，普通爲二十元。

(四)大多數爲普通中學程度，非商業專門出身，故對於商業學識如販賣術，簿記學等皆缺乏。

由上面四個結論，我提議三個辦法如下：

(一)應設立多數女子商業專門學校，以養成女子商業人才。幷設補習班，使現任女職員補習。

(二)月薪宜較優些，略爲增加，以足給其個人及最小家庭之最低生活費爲限度。因年來物價騰貴，生活程度日高，月薪僅十數元，必有不足之感。

(三)婦女職員，應當以從事職業做終身生活，留心研究，以求學識與經驗的進步，爲將來獨創事業之地步。不可視做嘗試，不專心，有傍鶩。有一位王女士對我說：「……諸女同事以此爲終身職業者，不過一二人；依靠職業而生活者，可謂無人。」

最後我再略述越南的婦女職業生活，來做比較。越南雖然隸屬於法蘭西的保護旂下，文化也比我國低，可是她的婦女職業，非常發達。不論城市或鄉村的商業，都大部分是婦女經營。如河內城可做代表，街上小販，市場售貨都爲婦女，一切雜貨店，亦爲婦女。我國僑越婦女，也多從事商業，多是兩夫婦同經營一店，或賣綢綫，或賣雜貨，一方面辦理買賣，一方面整理家務，養育子女。然其生活很舒服有意，不覺麻煩辛苦。這些婦女從事商業，皆以自己出名，自己資本，自己勞力，自己計算，自己擔負利益損失，以此做終身職業，供給家庭生活費用。其不爲獨立營業，不爲自己計算，而受雇於大公司的也不少。但這輒都是法國父越南母所生的女子，或法國婦女爲多。以河內的大百貨公司 (Grande

Magasincie）做代表，公司組織和陳列，都照西洋式，女職員皆穿洋服，并通曉法文，公司所用簿記皆法文。職員如司販員售貨員皆用女子，月薪自三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售貨員雖然不是商業學校出身的多，可是很富有新式販賣術的手段，博得一般顧客的歡迎，所以容易將貨物售出，及售數增加。如顧客本無意買此物，或只買此物而不買他物，而售貨員乃能利用顧客之心理，以說話及暗示的方法，將貨物賣出。有一次我在代理美國維多利亞留聲機唱片公司的商店買唱片，該店職員多方將唱片試唱，及爲解釋片中的劇情，或示我以某唱片於開聚會跳舞時最合用，某唱片於人衆聚會時最好等等；又以價格低賤，倘購回不合意可退換，及可記賬等事，以招我購買。就這一點，可以想見她們販賣經驗的豐富和高強，不像我國許多商店的女子職員售貨員，都沒有活潑和招徠顧客的手段的。又越南的婦女，都以商業做終身職業，視爲高貴的事業，并賴以供給生活。一般社會自然的習慣了，也不發生婦女職業問題了。我國算是從前的宗主國，現在的先進國，縱使比不上歐美，也應該趕上越南那樣婦女職業的發達，將『喫飯階級』打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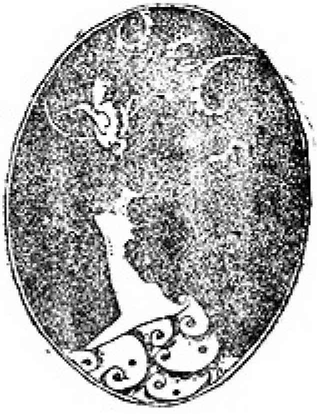
湖上晚眺

徐碧暉

血紅的落日，
又要含羞地躲在西山後了。
晚霞斜照在皺面的波上，
倒映着枝椏，峯巒，寺宇，
隔岸點點的寒鴉掠過斜陽，
幾艘漁舟，
曬着昨夜雨打溼的簑衣。



浴　　Laura Knight



職業婦女的運動

楊彬如

現代交通便利，人事繁賾，社會上職業婦女，一天多似一天。因此婦女們體育的需要也甚於往日。預料今後學校，店舖，工廠，公事房等機關，大部分是婦女辦事員。在這種情形之下，倘沒有積極的衛生方法，其害不可設想。現在女學校裏，雖有體育一科，但以設備不周，指導女子體育的人才缺乏，成績尚沒有多大的表現。不過每星期幾十分鐘的柔軟操，也算不了甚麼注重婦女體育的。

大多數婦女，喜靜不喜動，三寸金蓮的不必論她，即自命解放，受過新教育的也是守着幽嫻貞靜，斯文得很，以致脂肪堆積發肥，肌肉疲軟，面呈灰白，神經衰弱。這種現象，在她們固有極大的犧牲，於社會也有直接的影響。

社會上都以爲婦女身體比男子柔弱，不勝勞苦，就特給婦女們以輕便的職工，如書記，打字，電信，司賬，掌簿，貿易，伺應之類。我們用體育眼光看起來，這等工作，較用大力的更苦，且使疲勞特甚。凡運動家所不用的小肌肉，婦女都用的。所以結果舉止雖很靈敏，體形已成病態了。

補救的方法，惟有運動筋骨。我們身體的組織，三分之二是骨骼和肌肉，骨骼用以支持全體，肌肉用以裝飾形態。所以要使他大部分的功用得以保存，非使他十

分發達不可。且鍛鍊筋骨的效果，不但強壯筋骨，全身各器官如腦，心，肺，：等都能受益。所以注意多數肌肉的伸縮運動，也是分佈血液輸送養料於全身的良法。但普通求美觀(?)的婦女，以爲這種方法，能使肌肉堅凸，有礙她膚如凝脂的美觀，因而不喜歡做他，其實錯了。我們理想中的美人，決不是弱不勝衣，臨風要倒的楊柳美人，也決不是上海先施的白玉霜，杭州孔鳳春的胭脂等化裝的，裝飾而具美人，我們理想中的美，是精神身體平均發達的健康美的女人。

現在一般急進派，提倡婦女同男子一樣的運動。這種主張我實不敢贊同。美國哈佛大學的體育教授沙琴特(Sargent)說：『有增進呼吸循環諸器管的能力，和發達背，脊，腹，腰，各肌肉效益的運動，爲最合宜於婦女的運動。今日通行的田徑賽，對於智德雖有些裨益，但我對於這種運動，主張縮小範圍，只取他有益於婦女們身體的。除含有男性的婦女外，普通婦女，不宜做男子的運動，正和除含有女性的男子外，普通男子不能做婦女的運動一樣。普通所謂男子的運動，只能增長男子的丈夫氣概，不能使婦女有嫻雅的儀容。婦女的運動，也只能增長婦女優美的態度，不能使男子有纖眉的精神了。今日社會提倡婦女解放，常施以田徑賽及高等激烈運動，使失女子的特性，發生不安全的現象，這是萬萬不可的。所以過於激烈的運動，斷不可使女子與男子同其程度。』

從沙氏所說的話看起來，婦女不能與男子作同一運動可以無疑了。那麼，怎樣的運動纔最適宜於婦女呢？麥克樂最近在體育季刊上發表一篇女子競爭運動，詳述女子運動種類。他分女子小學應用運動種類，和女子中學應用運動種類，現在摘錄於左以供參考：

(甲)女子小學應用運動種類：

(一)跑的運動：

(1)四十碼　(2)五十碼　(3)六十碼　(4)七十五碼　(5)青年會用的蒂落賽跑　(6)紐約用的蒂落賽跑　(7)雙線蒂落賽跑　(8)棍棒賽跑

(二)跳的運動：

(1)立定跳遠　(2)急行跳高(斜跑)　(3)往上跳頭頂比高

(三)擲的運動：

(1)擲壘球比遠 (2)擲壘球比準 (3)雙手過頂擲籃球比遠 (4)單手擲籃球比遠

(四)其他各種運動：

(1)仰臥起坐比多 (2)跪撐雙臂屈伸 (3)走平均台 (4)懸垂雙腿前舉 (5)擲籃球比準 (6)發網球比準 (7)發隊球比準 (8)擲球賽跑 (9)用手足攀繩比快

(乙)女子中學應用運動種類：

(一)跑的運動：

(1)五十碼 (2)六十碼 (3)七十五碼 (4)紐約用的蕃薯賽跑 (5)雙線蕃薯賽跑 (6)棍棒賽跑 (7)五十碼低欄(一尺半高) (8)五十碼高欄(二呎高) (9)擲球賽跑

(二)跳的運動：

(1)立定跳遠 (2)急行跳高 (3)往上跳頭頂比高

(三)擲的運動：

(1)擲壘球比遠 (2)雙手過頂擲籃球比遠 (3)單手擲籃球比遠 (4)擲壘球比準

(四)其他運動：

(1)仰臥起坐比多 (2)走平均台 (3)發隊球比準 (4)發網球比準 (5)懸垂雙腿前舉 (6)擲籃球比準 (7)攀繩比快(用手足)

上面所舉的運動種類，是適用於求學的女子；但今後的婦女體育，不該單在學校體育方面着想，應該移目光在職業的婦女。因為在學校裏求學時代，即使你不歡喜運動，尚有幾小時的體育課去催她，體育教師去慫動她，還不致十分過靜。最可注意的，就是出校後，事務加重，身體反沒有規定的運動時間。最可笑的，現在擔任指導兒童求幸福的女教師們——不但女教師——在兒童面前說得運動怎樣有益，怎樣要緊，她自己却從不運動的。這種失信——不做榜樣——的指導，效力難不等於零，也微極了！所以我說今後的婦女體育，不是男子們代她們提倡就可發達的，也不是女學校裏加增體育功課時間，就可了事的，應當請社會上受過教育的婦女，本身作則做起。譬如一種裝飾品，由奢華的婦女穿戴起來，社會上自然風行一時，大家去學他了。

婦女公餘之暇，有幾種非常有益的運動：(一)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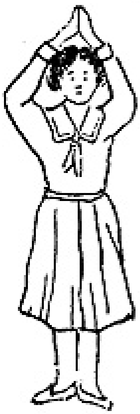
及慢跑，(二)拍網球，(三)自轉車，(四)擲籃球，(五)盪舟和游泳。但上面五種，普通婦女很少機會練習，因需要一切設備，不能普遍。現在從沙犁特著"Health, Strength and Power"一書裏，把婦女們應當勤習的各種模仿運動摘錄十種於左：

(一)默禱 (Adoration)。

(甲)部位　兩脚倂立，兩手相合上舉，上臂與肩成水平，小臂同大臂成直角(圖一)。

(乙)動作　兩臂向左右展開(圖二)。

默禱



圖一



圖二

(丙)注意　這動作，是大臂向後展，勿誤作兩肘向後彎，不可用力太猛，拉傷鎖骨。

(二)屈膝行禮 (Courtesy)。

(甲)部位　右脚在前，兩腿交叉而立，兩手叉腰(圖三)。

(乙)動作　繞右腿由外到左腿後，約三十吋而立(圖四)。再從此部位，跳回原狀。

屈膝行禮



圖四



圖三

(丙)注意　在第一部位時，體重在後腿上，在第二部位時，體重在前腿上，後腿要伸直。交換位置，須用輕跳，並須平穩。

(三)扯帆 (Hoisting Sail)。

(甲)部位 兩脚相距二十四吋左右立着。兩腿微屈。右手握拳，向上直伸，以目注視之。左手握拳，放在左腿上部(圖五)。

(乙)動作 右手拉下，直至右腿上部爲止。同時伸左臂向上(圖六)。

(丙)注意 臂落下時，兩膝同時略屈。且右臂下，則身偏於右。左臂下，則身偏於左。

扯帆



圖五



圖六

(四)拉繩 (Pulling Rope)。

(甲)部位 兩脚開立，兩臂向左伸出，手握拳，體重大部分在左腿上(圖七)。

(乙)動作 兩手緊握，如握繩的樣子，力向右拉，同時伸左腿，曲右腿，上體略向右傾(圖八)。

(丙)注意 兩臂向左拉，伸腿屈腿，須以上體就之。作有節拍的拉法。

拉繩



圖七



圖八

(五)測捲尺 (Measuring Tape)。

(甲)部位　兩腳併立，兩臂前平曲，手拉觸於鎖骨內端處(圖九)。

(乙)動作　左腳向前箭步，體重支於其上，同時兩臂向左右張開挺胸(圖十)。

(丙)注意　挺胸張臂，務盡極度，且隨之行深呼吸。

測捲尺



圖九



圖十

(六)風車 (Wind Mill)。

(甲)部位　兩腳併立，左臂平舉於前方，右臂平舉於後方(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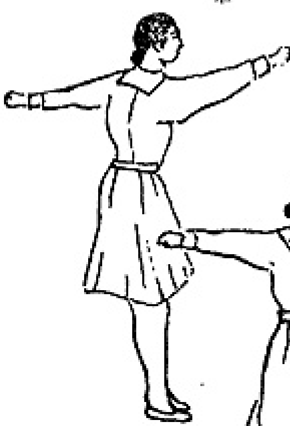
(乙)動作　平擺左臂於後，右臂於前(圖十二)。

(丙)注意　兩腳不能動，擺臂時須保持平線，轉動在臂部，不在別處。

風車



圖十一



圖十二

(七)雞雛展翅 (Chicken's Wings)。

(甲)部位　兩腳併立，兩臂前屈，四指握緊，大指納於腋下(圖十三)。

(乙)動作　兩臂竭力高舉，同時左腿屈前舉(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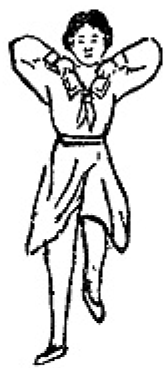
四)．再復原，交換行之．

(丙)注意　兩脚立穩，當臂每次上下時，可防之呼吸．

雛鷹展翅



圖十三



圖十四

(八)射箭（Archery）．

(甲)部位　丁字形步立，面向左，兩手均向左平舉(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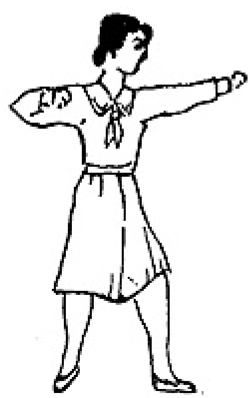
(乙)動作　右手用力向右拉至極度，如射箭的樣子(圖十六)．再向右方行之．

(丙)注意　拉勁之臂，須用强力，拉時胸宜挺出．

射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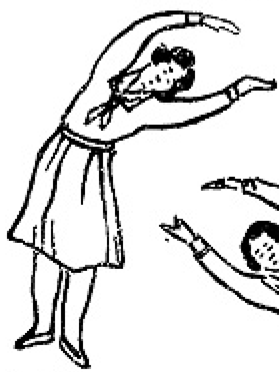


圖十五



圖十六

風擺樹



圖十七



圖十八

(九)風擺樹 (Tree Swaying)。

(甲)部位　兩脚併立，兩臂上舉。

(乙)動作　體向左右彎(圖十七，十八)。

(丙)注意　兩臂和緩用力，勿過於强直，致拉傷體側肌肉。

(十)撤帆 (Furling Sail)。

(甲)部位　兩脚相距約二十吋而立，膝微屈，上體前彎，右手握拳，觸於地，左手握拳，放在腰際（圖十九）。

(乙)動作　力拉回右臂，同時伸體正直，隨卽體向前彎，放左拳於地面，右拳於腰際(圖二十)。

(丙)注意　上體彎時腿略屈，伸體時腿須直，而臂體二部當與腿同時行動。

撤帆



圖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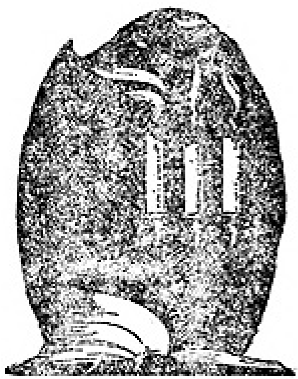


圖二十

假若

隗振華女士

假若我是一隻小船，
我一定在大海裏自由的浮游，
享受那漂泊之福！
假若我是一個纔生的小孩子，
我一定大大的痛哭一場，
使得人人知道我的悲哀！
假若我是一隻小鳥，
我一定飛到天邊地角去，
永不再看見這黑暗的世界！



美國的職業婦女

日本 市川房枝 著
張 嫻 譯

殖民地時代的美國婦人

現在獨立國的美國，與以前爲英法兩國殖民地時代的美國比較起來，其間的相差，恐怕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

美國的住民，起初是從英國去的少數移民，那時在廣漠的大陸中間，一個兩個或數個分散的住者，交通自然是不便；鄰里至是十里二十里的遠隔着，而從別處獲得物質的途徑，那是當然付之缺如了。所以只好住着粗木建築的房子，開墾週圍的土地以取食料，還有衣服器具……也不能不由各個家庭中自己製造。所謂街道也不過很小很小的五六處，當時較大的街是費拉特爾斐亞，住民大約有二萬人。雖然要比鄉間的生活進步一點；然而像現在所設的電燈固然沒有，就是自來水道也付缺如。一到晚上，便點蠟燭的燈以通行，守更的提了燈籠，吹着喇叭，報告人家以時間和天氣的狀態；日常用水，也只好到市鎮街中心的公共井水處提了桶桶去提汲。

住在這樣社會狀態之下的美國婦女的生活，比較今日當然相差極遠了。

我們祖母和曾祖母們所用那種紡車一類的用具，在那時的美國婦女也是同樣的緊要。無論富的，貧的，都是坐在火爐邊，車聲隆隆的紡着她們的絲；就把這等絲在布機織成，再染了色，做成衣服。試到蒙脫巴婁地方

華盛頓的故宅裏去瞧，在小小的別莊裏，還有他夫人自己用的紡車布機等保存着。男子所耕作出來的麥，用手或水車磨成了粉，到做成麵包，其餘如烹調果實蔬菜，鹽漬食物等事固然不必說，又如用牛脂做成蠟燭及製造洗濯用的肥皂，都是婦女的事務。還有鐵店，木工，靴店，這類家庭工作，女子也須幫助幾分，又廚房裏自己使用的蔬菜也有很多是由女子種植在家庭的週圍的。

實際，當時的婦人，除了完全爲一種家庭管理者，——與現在的家庭管理者不同——及育兒之外，把男子所取得的原料在家精製，以滿足家庭的需要，把有餘的出賣。從早到夜一刻不停的在家庭裏工作。

在這樣社會的產業的境遇之中，婦女自己的思考，理想，和感情，完全是家庭的，便是男子也認婦人是家庭裏的要素，一想到婦人的處所，卽使聯想到家庭去的。

從家庭到社會

然而這樣的狀態，不能長久的繼續了。自從機械發明以後，工場便逐漸成立了，向來家庭裏的操作，漸次的轉移於社會，同時，在家庭中的婦人，也陸續地進工廠去了。

最顯然的影響於美國的生產手段的，是一七九三年發明的紡綫機。以前每人一天只可紡紗十二兩，由這種機械的力一天可到三百倍了。其結果，在南部則有廣大的種棉區域，在北部則建築起多數的紡績工場。更因爲織布機的發明，設立了許多織物工場，織布工業就由家庭而移入於工場。紡車及手織的布機，從此之後，便同玩具一樣了。向來做這種工作的婦女，沒有事做，自然衹可進了工場，用新方法去做向來的工作。可見當時從事紡績業的都是女子。據一八一六年的報告，當時在美國全體紡績工場勞動的女子，有六萬六千人，男子還不到七分之一。據一八二一年的調查，在羅威爾地方(爲紡績業的中心地)，在三十二所工場作工的女工，共五千六百八十五人，男工只有八百六十二人。紡績織物業是美國產業內最早發達的，由此繼續的新設的各工場也當然有多數的婦人進去工作的了。

婦女的一部分已從家庭移進到工場了，同時還有一部分的婦女，也去做事務員，販賣員，打字生，電話姿

綫生等等職業。然在這方面却比較在工場的少得多。在一八五五年的某雜誌，記婦人爲商店事務員，視爲很新奇的樣子。到一八七〇年，這種婦女也不過占全體勞動婦女中的十分之一。

不久，更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開始充當專門教師，看護婦，女醫等的職業。這方面，婦女又開拓了家庭以外的新天地。

除以上三種外，還有職業婦女的一種，卽舊有的女僕。至於農業畜牧方面，也有多數的婦女佔領着。

一八八〇年，此等職業婦女數達二百六十四萬七千一百五十七人。在十年後的一八九〇年，一躍到四百萬五千五百三十二人。一九〇〇年，爲五百三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七人。更在一九一〇年，竟有八百零七萬五千七百七十二人之多。最新一九二〇年的調查，有八百五十四萬九千五百十一人。此數包括十歲以上的女子及已嫁的婦人。此數比較十歲以上女子的總人口，約爲百分之二十一。然其中十歲以上到十六歲的女孩，有職業的是極少數。又，這統計是在閑散的一月中所調查的，實際上的數目怕還不止這些。大抵每大人四人中約有一人從事家庭以外的職業。總之美國的婦女，在事實上，已經不是家庭的婦女了。

職業婦女的實數

據一九二〇年的調查，各種職業婦女數如下：

從事農林畜牧的	一，〇八四，一二八人
從事製造及器械業的	一，九三〇，三四一人
從事交通運輸業的	二一三，〇五四人
從事商業的	六六七，七九二人
從事書記一類職業的	一，四二六，一一六人
從事專門的職業的	一，〇一六，四九八人
從事政府官吏的	二一，七九四人
從事女僕及類似的職業的	二，一八六，九二四人

第一項的『農林畜牧』裏面包括農夫，花匠，林業，畜牧，養禽，種果，以及此等勞動者的監督人等，計占全體職業婦女的百分之一二。七。

第二『製造及機械業』中，不但是勞動者，如半熟練工，熟練徒弟，工場的經理，總管監督人等，與這產業有關係的，都包含在內。然這在全數中祇有十三四

萬，其餘全是工女了。此等女工數依種類分別起來，第一是被服類的工場，凡二十七萬二千人以上，其次是紡績工場，凡十六萬五千人以上，更次煙草工場，凡九萬七千人以上，再次是食料品工場，八萬八千人以上，編物類場工，八萬六千人以上，鞋工場，七萬八千人以上，絹物工場，七萬五千餘人，鋼鐵工場，七萬餘人，毛織物工場，六萬五千餘人。此等婦女約占全體職業婦女的百分之二二·六。

凡關於道路，鐵道，郵政，電報，電話等的女職員，都歸於交通運輸業裏面。又如汽車的開號者，查票員，郵差也屬於這一類。其中最多的是電話接線生，達十七萬八千三百七十九人。

『商業』裏有批發商，零售商，及這等的被雇人，銀行家，經紀人，保險公司，販賣者，挑販等。銀行家及經紀人，凡五千三百四十人，販賣者三十五萬六千三百二十一人。

『書記的職業』如會計，會計檢查，收帳員，簿記員，付款人，事務員，速記生，打字生等，都包括在內。

上面的交通運輸，商業，書記的職業等，調查上雖分爲三種，從作事上的性質看來，却是一樣的，大概都屬於事務員的職業，與其他部類不同。這三種合爲一起統計起來，約當全體的百分之二十七。

『專門的職業』就是知識技術的職業，其中含有下面記的幾種，卽教師——六十三萬五千二百零七人，音樂家及音樂教師——七萬二千六百七十八人，看護婦——十四萬三千六百六十四人，宗教家及社會事業家——二萬六千九百二十七人，畫家彫刻家及此等的教師——一萬四千六百十七人，優伶——一萬四千三百五十四人，圖書館員——一萬三千五百零二人，專門家，校長及教授——一萬零七十五人，女醫——八千八百八十二人，著述家及記者——八千七百三十六人，攝影師——七千一百十九人，牧師——一千七百十七人，律師及審判官——一千七百三十八人。

『政府的官吏』的中間，事務員及勞動者沒有包含在內。不過是郡市州及美國政府等在職的吏員及監督官等而已。與前項職業合算起來，爲全體百分之一二·二。

『女僕及類似的職業』中間，類似的如廚子，洗濯婦，酒播婦，家政婦，乳母，理髮者，梳頭者，侍僕，旅館及菜館的女主人等，都包含其中。把這等全部統計起來，女僕數的比例，殆要占半數；女僕的總數一百零一萬二千一百三十三人，對於全體的職業婦女，占百分之二五·六。

其餘的職業，爲數極少，所以前面也沒有記載出來。其中如鑛業中從事的女子，有二千八百六十四人。

一九二〇年調查的新現象

上面所記的一九二〇年的調査，與一九一〇年的調査詳細比較起來，其數目及職業種類，範圍等，大有變動。這種變化，可以表現今日職業婦女的傾向的一面。

職業婦女的總數，在這十年裏，增加四十五萬三千七百三十九人。然與這十年間的人口增加比較起來，却是減少。一九二〇年職業婦女的總數，對於十歲以上婦女總人口的比例爲百分之二一·一，而在一九一〇年則爲百分之二三·四。然其中從事農業的婦女數，在一九一〇年要比一九二〇年多，而且如上面所述，一九二〇年，因爲調査時間的關係，所以少一點，在實際上對於總人口是有增加的傾向的。如果將農業除外，則職業婦女總數對於婦女總人口的比例從百分之一八·二增加到一八·五。

從事於農林畜牧的女子，在這十年間，數字上減少七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三人，即百分之四。然實際上不過減少百分之二，因爲十歲到十六歲的童工減少，而在南部棉耕作地作工的黑女，多數也進入工廠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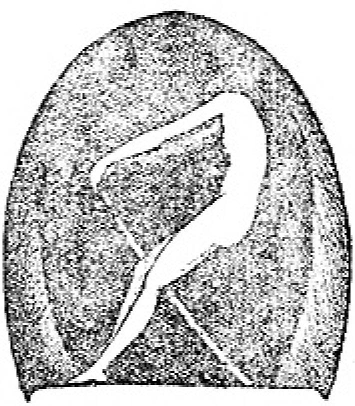
右面以外減少最多的，是『女僕及類似的職業』的婦女，就中女僕減少最多，達二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二人，即，百分之二三·七。洗衣婦及廚子百分之二。這原因並不是一端：第一，機械類的應用，已延及於一般的家庭。第二，因爲部屋(Apartment house)的非常增加，也不要多數人，又爲了女僕的工資增大，普通的家庭自然不能應付。更有一種，在戰爭時代多數的女僕都移到工場裏去作工，戰爭以後從歐洲來的移民減少，受了政府及社會方面的獎勵，致就各方面的職業也有影響的。還有一個原因，便是美國做女僕的多是黑女，及從外國來的移民，而尊重自由的美國人和美國化的女子，

却事頗做收入較少的女工。

對於農業勞動者及女僕的減少，特別可注意的，是從事事務員的職業非常的增加。前記書記的職業，在這十年間有八十三萬二千八百九十二人的增加；這數目差不多爲其他的三倍。此外從事商業的，增加十九萬九千七百〇四人，卽百分之五十，從事交通運輸業的，增加十萬六千四百二十九人，從事專門的職業的，比一九一〇年時，增加三十八萬二千六百零七人，這也都是受了大戰的幾分影響。當時婦女代了男子的地位，直到今日，一般婦女選擇職業的時候，總是想從比較進工場雇金多而條件好些的事。

「製造機械業」祇增加十萬九千七百七十一人，卽百分之六，然這增加對十歲以上婦女總數的比例，却比十年前減少了。而此種產業中，半熟練職工及熟練職工數的增加，汽車及鋼鐵工場女工的增加是新的現象。其他職業的增加率最顯著的，是昇降機的運轉手，從二十五人增至七千三百三十七人，汽車夫從三十三人增至九百四十九人，汽車製造工場從九百八十七人增至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五人，工場的雇員從四百零一人增至三千三百八十一人，劇場的監督人及雇員從二百九十五人增至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律師及審判官從五百五十八人增至一千七百三十八人。

一九一〇年的時候，四百二十八種的職業中，沒有婦女就職的有四十九種。一九二〇年，職業總數增加爲五百七十二種，其中有三十五種婦人沒有進去；例如車人，水兵，車掌，御者，火夫，泥水匠，瓦工，石工，等，都合在這三十五種以內。



日本婦女的自由職業

日本山川菊榮著
高山譯

最近五十年來，日本的社會狀況已經根本改變了。但婦女教育的原理却不曾隨同改變，仍然如從前一樣，對於女子，專教以家庭主婦的消極道德，並不照現今社會所要求，給予知能和職業上的訓練。這種婦女教育，和實際的需要恰相背謬，遂使職業婦女受到老大的不利。

便是在初等學校裏，男女學生也是分開的；他們的教科和教科書也各不相同，對於女生的教授，專以傳統的女性道德和習練家務為目的。這種兩性不同的教授到中學教育更其加甚。中學課程男女都定五年，但教科竟要歧異到這種樣子，甚至於女子修了五年的教科後，其程度還不能及男學校三年修了的學生。

政府設立給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機關只有兩個高等師範學校，這是為養成女子高等學校教員而設的。此外還有女子專門學校，是由私人經費設立，而大部分則是外國傳道會的補助。這些學校都是研究文學，宗教或婦女的技術的場所，不是研究科學的機關。大學和專門學校就一般的說，至今還不許女子入學，近來只有少數的幾個，准婦女進去旁聽文學或社會科學，然還不許為正科生。婦女既缺乏職業的訓練和女性的資格缺乏，一切專門職業遂都被擯斥了。

以前日本的婦女並不曾像歐洲那樣感到結婚難的苦痛，因為生活標準很低，所以結婚容易，且男子的人口數也多．但最近社會的發達，這種情形已發生變遷．因生活費的增高，遂使結婚展遲，并且在許多婦女，結婚這事不能供給她們充足的生活．至於男女多少的比例就全體說仍和從前一樣．從結婚年齡（二十到三十五歲）的比較上看起來，除却大都會之外，小地方的青年却多數在那里找尋機運，而婦女的數目則要比男子大百分之五，於是結婚總關始不能作為婦女的唯一職業，并且已結婚或未結婚的婦女，也不得不出家庭去找別的職業了．在今日之下，多方面已有婦女在那里從事職業，并且低等職業的人數比例起來已很不小了．

現在日本婦女最重要的職業是教育，女教師現在約有六〇，〇〇〇人，佔教師全數的百分的三十．這六〇，〇〇〇人中，有百分的八五以上是初等小學教師，其餘的，有的是女子高等學校教師（三，〇〇〇），蒙養園管理員（二，〇〇〇），和各種職業學校教員．在女子高等教育機關裏當教師的實只有五十人．

初等小學校教師的職業狀況，是很壞的，教育費既少，教員和學校數目遂受其限制，不能盡量收容入學兒童，一個教師大概總要管理五十或六十學生，有時竟要多到七，八十人以上．她們不單是授課，並須兼管許多雜務，關於幼童的心理，體育上各種事情，和許多學校事務，這些都是要很當心而費精力的．教師普通一天須作八或十小時的工作，有時還須帶回家去辦．甚至星期日教師也常須作學校裏的事情．女教師中已結婚的婦女，佔三分的一分，她們又須從事為妻為母的重大職務．平均薪水每月十二三元．這是在一九一五年的情形，現在雖然已經倍加，但要自立，還是差得太遠．作工過度，生活又苦，在身心的安全上很有影響．所以初等小學教師腐敗墮落的常有．教師中大約百分的六是有肺癆的，比之於普通人口，比例要大三倍．

高等學校教師的狀況比較的好些，但無論如何，女教師的薪水比男同事要少一半，或只有三分之二，所作的事和資格却是相同的．

此外，現在有女醫生約四〇〇，牙醫生四〇，製藥師一二〇，產婆三五，〇〇〇，看護婦三五，〇〇〇．郵局和電報職工約二〇，〇〇〇，打字員，公司，商店

書記，女侍者等，各有許多。這等婦女的年紀大概多在三十以下。作工時間是很長而且無定的，生活狀況的不衛生，報酬的菲薄，為母時也沒有補益金，這是婦女工作之下的一般狀況。

和這種狀況相應的，還有各式的娼妓散佈於各地。官妓和藝妓等的總數是一五〇，〇〇〇，但以這樣為生的人，總計起來，數目當有五〇〇，〇〇〇。

不消說，操那種生活的婦女的狀況是最壞不堪的。一落窩家之手，便成為終身的奴隸，她們常有自殺的，因只有這方法纔能逃脫。婦女矯風會和救世軍正在攜手協作，努力於撲滅娼妓制度的法律，但成功的希望還是極少。一般的見解對於這問題不加可否，但有一部分團體中的人則都熱心於這一部分的改造為滿足，其實如希望日本婦女起來改革，必須從勞動階級起。而婦女們自己也已開始從長久的酣睡裏覺醒了。近年來在大阪做侍者的婦女已經組織一個團體；東京的打字員一部分也在組織中了。勞動階級的婦女很快的發生不平。組織却是她們最需要的東西。

日本婦女職業生活概況

日本山川菊榮著
高山節譯

在一八六七年的大改革以前，日本本來純然是一個農業國。自那時以後，她雖然很快的工業化了，而農民終於佔人口的多數，為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并且其中大約有八，〇〇〇，〇〇〇人是婦女，即農民的百分中婦女佔四十六。但因日本工業的興起，婦女的活動範圍也擴大了。然而總因婦女的缺乏訓練和存在兩性間的偏見的緣故，她們被摒棄在高工資的高等知識職業之外，同時資本家的雇主在他們無需技術和低工資的工作裏，遂大大的利用低廉的勞動，工人的受重壓和損害健康是當然的事了。據近來的調查，女工的情形如下。

工廠女工	七六三，〇八一
女礦工	一〇四，六八八

傭役	約七〇〇,〇〇〇到一,〇〇〇,〇〇〇
捕魚的婦女	三五〇,〇〇〇
教師	五五,〇〇〇
醫生，看護婦，產婆，化學藥品製造者，牙醫生。	六〇,九七七
交通和商業婦女	一,〇〇〇,〇〇〇

以外還應當加上女優，著作家，和音樂家等等。這等賺工資的女工是在可驚的增加，比例比女子人口的增加還要快。前任大學教授 Morito 是對於這問題最有研究的人，他計算賺工資的女工總數約有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人，大約佔日本婦女全體的半數。但其中約有九〇〇,〇〇〇人並不是獨立賺工資的，她們只是幫助家屬中男子作工以分擔家庭經濟。因日本現在還不十分工業化，因此多數婦女是在農村中的。然獨立賺工資的婦女現在已有四,〇〇〇,〇〇〇人了。這是 Morito 先生的計算，我以為很可信的。這樣重要的事情，日本政府的統計卻還沒有哩。

就一般說，日本婦女的工作狀況是極壞的。並沒有保護法律去防止殘酷的待遇，對於大工廠中的女子是有的，但其保護條件也極其不良，並且大部分還只是一紙空文罷了。工資低廉，作工時間過長，有礙健康的生活狀況和生活方法，這些都是日本勞動婦女的普通事情。

（一）農作婦女——和都市的進步比較，農村區域的進步是很緩慢了。農村人民的生活標準和思想方式比之都市的貧民要低許多。日本迅速的資本化，使中下兩階級的農民更陷於貧苦，自作農 (peasant-proprietors) 傾倒而大地主則頓時致富，政府調查前十年間，自作農約減少一〇,〇〇〇，而小作農 (tenant-farmer) 則增加一二,〇〇〇以上。各處農人失掉他們土地和獨立，是很普通的事，都市的勞動者遂因此增多。這情形對於農婦的地位影響很壞。她們自幼在田間操作；一方面在家庭練習工業（日本農婦因單靠田間工作不能生活，所以有兼習工業的必要）。她們差不多完全不受教育的。養蠶為日本婦女主要工業的一種，婦女從事這項工業的數目約有五〇〇,〇〇〇人。採茶也是工業的一種，差不多工作者盡為婦女。但這兩者都是短期職業，農婦平時隨同家屬在農場操作，只暫時有獨立賺工資的工作做。統計告訴我們，農村區域的小孩疾病很少，大約因空氣新

鮮，日光充足的綠故，但死亡率卻比城市中爲高。設想起來，這大概因爲農婦的無知識，疏忽，和她們生活太忙，而醫藥不便的綠故。農村區域既日漸陷於貧苦，不能維持她們相當的生活，遂每年有數千婦女入都市來作工。有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個工場女子，和七〇〇，〇〇〇以上的女僕是從農村中來的。Ishiwara 博士的計算，平均每年有二〇〇，〇〇〇個女子離開鄉村而到都市去作工的。

(二)女礦工——日本礦工的總數是四六〇，〇〇〇人，其中有一〇五，〇〇〇是婦女。女礦工中有六〇，〇〇〇是在礦洞內工作的；礦工的家屬常和工人在礦內共同作工，男人開掘，妻和小孩將煤或鐵運到洞口去。她們的工作時間平均有十小時到十二小時，但每五日或七日替班的時候，她們須作更長時間的工作。重難的夜工婦女也做。資本家僱用工人，願意僱用結婚的工人，而不願用獨身者，因前者有家庭的負擔，任事比較長久，在開礦區域內從事家庭工作的機會極少，爲妻爲母的婦女都被驅迫出去從事開礦，以彌補家庭收入的不足。下表是從一九一八年六月間政府的統計調查裏轉錄來的。

(一)女礦工的分佈

	在十四以下者	在十五以下者	在二〇以下者	在二〇以上者	總數
鐵礦	一〇三	四七五	五，三四〇	一七，二三六	二三，一五四
煤礦	二〇二	一，五四一	二〇，九九七	五七，五五四	八〇，二九四
油礦	—	六	一二九	五五九	六九四
其他各礦	—	一	七〇	四七二	五四三
總數	三〇五	二，〇二三	二六，五三六	七五，八二一	一〇四，六八五

(二)在地下工作的女礦工數目

鐵礦	煤礦	非鐵礦	總計
四，〇〇三	五六，一五五	六六	六〇，二二四

做夜工的婦女有七六，七〇〇人。其所得結果實使人驚駭。據統計上說，女礦工疾病或死亡的比男礦工爲多；同時見男礦工的疾病和死亡率比別的人民爲高。下表是表示開礦區域中的母親狀況，怎樣影響於未來世代的情形。

(三)八個礦中礦工家族的生殖率(以一千計)

	生來活的	生來死的
礦工家族	八八·八	一一·五
國民平均計	九九·二	七·八

(四)某礦區中礦工一歲以下子女的死亡率（一九一七年）（以一千計）

礦工的小孩	三〇三·四
國民的平均數	二〇〇·二

(三)家庭工業——日本在生產上採用資本方法是近年的事，還有許多工業仍在家庭中，或在舊式的手工場中工作，工場法律只適用於僱用多人（十五人以上）的工廠或危險工業一方面，所以在小的手工場的作工狀況非常不良·小工廠中多數是紡織工業·一九一八年農商部刊印的工廠檢查員第一次報告裏說，『小資本和小範圍的手工廠是不在工廠法律條文之下的·這些工場設備不完全·紛亂，怠慢，和作工時間長久與沒有定規是其特性·貨物的產生並不一致·又因為工資的不一定，故較好而藝技較精的工人都脫離而入有工場法律的工廠去·因舊式手工廠沒有法律規定，遂多有幼年和不強健的工人·』同這報告上又說，『Kyoto縣的丹後僱主定工人的工作時間為每日十六到十八小時，在 Shizuoko 縣的 To-tomi 地方差不多沒有一個手工廠不僱用十二歲以下的幼工的，甚至於僱用十歲以下的幼童的也有，作工時間則多至每天十五或十六小時·在志賀的作工時間為每天十六小時·』至今還有這樣小的手工場許多，散佈於全國的各鎮各村·

這些工廠也僱用女工，係用一種期約制（term-contract system）·這種制度的辦法是女子在某定期內賣給工廠做徒弟·期限普通為三年到五年，有時候也有展長到七年或十年的·這樣被工廠買為學徒的女兒，名叫"Kaiko"在這種場合，工資為父母所有，女子自己則沒有工資，除卻有時有少些的給予的錢罷了·在約束期限內，女子的食物，衣服，宿所，和其餘生活上的必須品都由僱主給予，但照例那些東西都是極壞的·這種女子個人的自由極受拘束，并且待遇暴殘，責罰嚴酷，實際上那班女兒是做了主人的無助的奴隸·在有些織布區域，母親常常這樣罵她們女兒說：『我要賣你去做織工去了，』好像要把他給予了魔鬼似的·如果女子想廢止她的契約，法律規定須歸還契約金，這是為她的能力所不能履行的·所以常有女子潛逃出去，但不久便被警察瞧破，她們又被捉回到主人家裏來了·即使她們幸得逃脫，常因無法謀生而流為白奴商人的犧牲者·表面上一

着，定期約束制可以訓練工人，幷能保留熟手工人於一定時期之內，其實其結果是致工資十分低廉。下表是數年前定期約束工資總數的情形。

在 Kiryu 及 Ashikaga

期限七年	四〇圓
期限五年	二五圓
期限三年	二〇圓

在 Hachi-oji

期限五年	二五圓
期限四年	二三圓
期限三年	二〇圓

檢查員的報告裏說，『在這種工廠裏設備很不良；光，空氣，排洩裝置都不足，工人喫飯常站在廚房裏，或者一面留心工作，一面喫飯。夜間，她們卽睡在工廠裏或廚房裏，數人同睡在一張牀上，她們並沒有指定的被和臥牀的。』

Okayama 和廣島兩地，草稿鞭爲出產大宗，每年出產額在數百萬元以上。這種工作都是用手做的，工人多是婦女小孩，忙的時候，小孩竭力趕做，甚至犧牲他們的學校功課。他們幼年時候便蹲在地板上做這工作，因此發育上大受障礙。作這種工業的人家，留心僱用人的額數，工人總數決不超過十四人以上，以免受工廠法的約束。被僱用在這樣工場裏的女子，年齡自七歲起到十六歲，都自遠方來的，契約爲三年至十年。她們的工資每年大約二十至四十元。供給她們的被服，膳食，臥具都是最劣等的，作工時間則從午前四時起到午後十一時止，或竟直到半夜。在 Okayama 的一個勸業博覽會中，覺見有一個四歲的幼童在那里做事（這些事實是我在一九二〇五月間親自搜集來的）。

這樣有期限的女工，普通定每月有兩星期日可以休息，但有些地方，依照舊習慣，每年只有二次的休息的也有。

在都會中例如東京和大坂的貧家女子，全數的一半是作這樣的家庭工業的，例如績麻，做手套，玩具，摺帶，以及裁縫，刺繡，等等。她們的報酬極低，在一九一二年間，她們中百分之九十每月收入在五元以下，百分之五十所得每月不到二元。雖然近來也許已增加二倍或三倍了，但我們必須承認這樣所得仍遠不及生活費的

增加，低工資，工作時間又長，以致沒有一刻餘暇從事家事。這是當然的結果。以狹小閉塞的房屋作坐房臥室，膳室，病房，以及養育小孩的處所，并且工廠也在這里。這種情形正是偉大和繁華的富有之反映，足表繁盛的資本主義文明之下的本來面目。而在這種家庭工業之下受僱用的婦女的數目，則約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之多。

以上所說的是不受勞動法律保護的姊妹們的狀況，以下我再說七六五，〇〇〇受法律保護的工廠女子的情形。

前回的大戰雖然對於多種工業一個强刺激，然日本的紡織工業還是如舊。紡織工業可以照生產方法分類，(一)仿照西洋用有力的織機的，爲紡棉紗和毛織工業；(二)只一部分採用西法的，如紡絲和棉織機；(三)仍用舊法而稍加改良的，如繅絲，和染色。不消說，這種舊式女工業中的工人多數都是女子。她們都是從最苦的農家來的，是人民中最無知識和生活標準最低的人。她們爲都市生活所吸引，來到都市裏謀作工，雖然工資很低廉，然在節儉的農人看來已經不算少了。

日本在大工業下作工的女子，差不多完全是一個勞動產的奴隸。她們日夜勞作，暴戾惡劣的待遇是常事；後來這種情形畢竟引動了大衆的注意，故一八九七年遂有保護女工案的提出。但因頻年戰事和軍國主義，無暇改造這些內務，工人自己又柔弱無力，不熱心運動，所以那議案直到一九〇九纔在國會認可。但又被政府迅速撤回。後經人民查知，因該議案有廢除夜工的條文，和資本階級反對的緣故，到一九一一年這議案加上了許多『例外』的條文，因資本家的勢力，遂在國會通過成爲法律，實行於一九一六年的九月間。

那議案專爲保護十五歲的童工，僱用工人在十五人以上的工廠，和從事危險工業而設，所以十五歲以上的男工，男女工人不滿十五人的工廠，——情形雖然更壞——都不在該法律保護之下的。法律的主要點是：

一，廠主不得僱用十二歲以下的工人。但在某狀況之下，得僱用十二歲以下工人以從事輕微工作。

二，每天工作在十五歲以下的男工及女工，工作時間不得過十二小時(但有一條說準多作兩小時，至一九三〇年爲止)。

三，十五歲以下的男工及女工不得在午後十時及午前四時之間作工。但工藝上須連續工作，即夜間工作，和須日夜繼續工作而有兩次以上的替換的當認為例外。到一九三〇年後，則夜工（即午後十時至午前四時的工作）應禁止二十歲以下婦女和十五歲以下的男工。

工廠法律的本身固不完全，施行方面也有欠缺。違犯法律的實在多有。一方面因工人沒有完全的組織，以作抵禦，而執行這項法律的官吏，又怕敢觸犯資本家之怒，因他們在政治上是很有權力的。又檢察二二，〇〇〇工廠的檢察員也只有二〇〇人，因此在遼遠的地方每年只能視察一次，或一次都來不及。在這種狀況之下，工廠檢察等於一個虛名罷了。

在一九一八年受法律保護的人數有七七五，二八二人，其中二〇，四四〇是十五歲以下的童工，七五四，八四二是女工。政府統計分工廠為一百種，沒有一種不僱用女工的，下表是受工廠法律保護的男女工人數。

(五)年份	男工	百分數	女工	百分數	總數
一九二六	四五五，四四二	四一．四	六四四，八六六	五八．六	一，一〇〇，三〇八
一九二七	六一八，二〇九	四六．二	七二〇，三四五	五三．八	一，三三八，五五四
一九二八	六六八，五五四	四七．〇	七七四，八八九	五三．〇	一，四四三，四四三

(六)幾種大工廠中僱用五，〇〇〇以上女工的情形

種類	十二歲以下	十五以下	二十以下	二十以上	總數
絲類紡績	六五一	四〇，二六八	一四〇，九〇〇	一二〇，五四四	二六八，二六一
紡織	一三四	三五，一〇一	八七，八六九	五〇，〇八八	一四一，一九九
打綿	一二	一，八六〇	四，五四五	二，七五五	九，一〇九
織造	六三二	三〇，〇二三	七五，八三一	七五，四二〇	一六〇，四四五
精染	五九	二，九三一	九，七三一	二，五三五	一二，二六七
機械製造	—	一，〇九三	五，六六一	一三，四五五	一九，一二〇
化學工業	四九	四，五九五	一四，四二六	三九，七二九	五九，〇五六
食物製造	二	九，九〇〇	六，〇四四	一二，四一七	一八，四六六
印刷，裝訂及其他	一七	三，八六六	一〇，五五五	一六，三三六	二九，六六七
危險工業	一四七	五，四四四	一五，九七七	二七，八八六	四九，五二一

(七)照年齡和性別分類(一九一八年)

年齡	男	百分數	女	百分數
十二歲以下	三四〇	〇．〇五	二，〇五五	〇．二七
十二歲以上十五以下	一〇，二一〇	二．〇一	九七，六〇七	一二．六
十五歲以上二十以下	一四五，六九七	二一．七五	三三六，九九七	四三．四六
二十歲以上	五〇四，一八五	七五．二一	三三八，一二五	四四．六六
總計	六六八，五五二	一〇〇．〇〇	七七四，八四三	一〇〇．〇〇

觀上表見大多數女工是在十二到二十歲間，并且有四二六，六二七女工是寄宿在宿舍的。現在將各種工業情形，略述於下。

(一)絲廠——一九一八冬，共有絲廠二，八八八所，女工二九〇，〇〇〇人。多數絲廠都開設在鄉間，并且是小範圍而無時間限度的。一九一九年春間我曾參觀一個大絲廠，僱用女工七〇〇餘人，作工時間爲午前五時到下午七時半。管理員曾對我說，在最忙的時節須作工十八小時。這樣長時間的工作，在絲廠中不算是例外。范倫女士是一個美國傳道師，她曾作詩描寫絲廠女工的生活說：

阿，上帝阿，麵包價值這樣貴，
肉和血這樣賤呀！

我讀了這詩，至今在我的頭中迴旋。二日前我到一個繅絲廠去參觀情形時，他又在我的腦裏吟唱着。我到繅絲廠裏看見年約十歲的小女孩敏捷的從繭上提住絲頭接在紡綫上。從早晨六點鐘起一直做到晚上五點鐘。窗門都關着以保存室內的溼度和溫度。她們作工，洗澡，喫飯，睡眠，再做明天的工作。一月中有二天的星期休息，每月的工資是七元，其中一半工人是寄宿的。她們在寄宿舍裏像是囚徒，她們本當是淡紅色的臉額，現在變爲青色，流利光明的眼睛也變作遲鈍了。我看到她的纖細的手指從沸水裏取出絲頭來，使我悽然了。

絲廠中的空氣是濕而且熱的，因爲要製佳質的絲不能不這樣。在夏天的時候，參觀者走進室裏，只須幾分鐘便覺得頭痛如同生病。幼年的女子們終日在這樣狀況之下作着工，呼吸着熱的蒸汽，損壞健康是常事了。

(二)棉紗廠——多數棉紗廠是日夜換班作工的。日間作工十二小時，從午前六時起到午後六時。這樣作工一週間，換爲夜班。夜班作工時爲午後六時到午前六時。作夜工的時候，她們日間睡覺，半夜喫飯。正在遊嬉年齡的女孩，現在徹夜的作工，困倦的姿態帶着朦朧的睡眼，在引擎震耳的聲響中作着工，絮屑和塵土飛落在她們身上，如雪片一般，無論何人見了也要痛心罷。早晨退工出來時，她們既餓且倦，面色如死人一般的青白。她們喫早飯後，再收拾她們的房間使清潔。

石原博士考查一，三五八個工人，見一人連續做七天夜工，體重平均要減少一・七磅，若改做日工，七天平

均增加一磅．工人這樣日夜交替工作，體重結果必定是要減少的了．少女入這等工廠作工，身體必停止長發，抵抗疾病的能力也衰弱了．在這樣廠作工的少有連續作兩年以上的． Koiyama 先生說，少年女子在紗織廠做工的，足都比常人扁闊，因她們在少年時站的時間太多的緣故，在這種狀況之下，常容易生結核性的關節炎，資本家自己也承認這種事實的．

(三)宿舍——女工宿舍各種不同，但大概都是空氣不通，光線不足．狀況既不衛生，住的又密，傳布肺病的容易是當然的事．許多紡廠，日夜輪班的女工，睡在同一臥室，幷通氣的時間也沒有了．有的宿舍，天花板極低，不能起立，有的不開窗戶，沒有陽光透入的．有的對於危險事情，沒有防禦的設備，又有些則下鎖的，遇火災時極其危險．

青年女工道德是退化的，因她們所過的僅是厭倦和不衛生的工廠生活，缺乏正當的注意和保護，她們如機械般的工作着，沒有機會可以使她發育婦女的人生的優良性質．寄宿女子還要算閒暇的呢．回家去住宿的結婚婦女，則回去還須理值家務．忙的時候，她們半夜纔能回家，早晨一早又須上工去，所以睡眠的時間非常之少了．

(四)衛生狀況——Ishiwara 博士考查作工的女子體質比同年齡的學校女子不良，十四到二十二歲的從事印刷業的女子和同年齡的女學生相比較，身重要差七．一磅，身長差一．一吋，胸圍差一．九寸．在別種工業作工的也是這樣．又照據他的研究，每年由鄉間進來作工的女子約有二〇〇，〇〇〇人，每年因損壞了健康而回家的却有八〇，〇〇〇人，剩下的一二〇，〇〇〇人則由這工廠到那工廠以找尋好的狀況．回家的八〇，〇〇〇人中五〇，〇〇〇人是生病的，一五，〇〇〇人病得很危險，又五，〇〇〇人是死亡的，回來的女工的死亡率比普通婦女的死亡要多三倍，現在列表如下：

(八)年齡	每一，〇〇〇的普通死亡率	每一，〇〇〇回家的女工的死亡率
十二歲以下	四・三六	二八・八
十二到十四	四・三九	二三・二
十四到十六	五・〇〇	二五・六
十六到二〇	六・八五	三九・〇
二十到二十五	九・一七	三〇・二
二十五以上	一〇・一二	二六・一

回家的女工中死亡率最高的爲棉紗廠工人，因爲有連續的夜工和棉屑吸入肺內。絲廠和織廠工人其次，而婦女的死亡率實比男子的高得多。

婦女的死亡率多，並非因性的關係，例如分娩之類，大部分死的原因都是肺結核。一八八八年嬰兒的死亡數爲一，〇〇〇中一一一，一九一三年增到一五二，一九一六又增加到一七〇。這完全因勞動階級的母親的狀況關係有以使然的。許多女工每日平均須立着做十或十四小時的工作，身體困倦，健康毀壞，常致不能生育。所以女工的生殖率常低，且常有早產等事。

(五)工資——前已說過，舊式小範圍的紡織廠是採用定期約束制的，但即是大規模的絲廠，織廠的支付工資也有採用此制的，普通期限爲一年，即一年付工資三十元至一百元不等。近來用機械的新式工廠則按日計算工資，但無論那種工廠，其工資常付予女工的父母，或由管理員代貯於銀行，女工須到回家時纔得到其一部分的工資。

工人的工資本來很低，後因生活程度增高，工資也增，一九一九年五月間，大工廠平均每日工資，男子爲八角九分，女子三角九分。據紡績勞動組合報告，在一九二〇年的六月間，男工平均工資爲一·六一·九〇分，女工爲一·二六·一〇分。但報酬常隨工業種類和地方而異，男女工的工資的不同則是一樣的。

(六)勞動組合——日本的勞動運動在女工方面的影響，還在幼稚時代。女工年幼，知識缺乏，又兼以過度勞作，她們要有組織，非常困難。寄宿的女工完全和外間隔離，且常有僱主的監視人監督着，外間的煽動者不能和她們接觸，在家住宿的男工，也因倦於長時間的勞作，再沒有精力和餘暇從事有組織的勞動運動。但因經濟地位的關係，自一九一九年以後，日本的勞動運動很快的起來。組合也成立了，罷工也常見了。而且婦女常爲其中很活動的一部分，有時候見她們比男工人更堅強而且勇敢。但是她們的活動常因一時的衝動，而且暫時的。要吸引這班年幼不負責任的女兒和負擔過重的貧困的已嫁婦女作長久的組織，原是最難的。

日本有名的兩個工人團體，一個是東京印刷業組合，一個是勞動聯盟，這兩個團體都有女黨員的。前者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間有黨員一，五六二人，其中九二八系

女子，又其中六五人係已結婚的。這為日本勞動運動中最有力的團體，只是因受警察和僱主的迫害，黨員不能增多。又因受職務上的逼壓和警察的活動，一九一九年後人數反減少了。

一九二〇年的夏天，勞動聯盟的女黨員人數達二，〇〇〇人以上，一九一九八月間開會時，有女代表五人列席，從富士紡績廠來的 Tsuchino Nomura 夫人和東京棉布公司來的 Yamanouchi 女士被選為書記，她們都是有口才和組織能力的人，後因她們的活動，Yamanouchi 女士被工廠解僱，Tsuchino Nomura 夫人因一次參與罷工而失其職業。該團體一年以上的女黨員都是富士紡績廠的工人。因她們的影響日大，僱主遂決意與該聯盟為難，於一九二〇年七月間有幾個該團體的幹事無故解僱。於是各女工受勞動聯盟的指揮而有十三天的罷工。當時女工被閉鎖在寄宿舍裏，工廠則有警察包圍起來，使在裏面的女工不能出來和外面的工人見面或通信息。關於勞動聯盟的工人和東京的其他的工團也圍在外面作示威運動。廠內女工從窗門裏窺到外面，高聲唱『勞動歌』，和外面示威運動的一班人的歌聲相和。有些人因得見外面的工人，歡喜而淚下，外面的人因見被囚禁的姊妹們的勇敢，也吊下淚來。這種情狀使見者無不感傷，甚至有些警察和新聞訪員也隨同哭了。一班寄宿的女工非直到最後毫不屈服。然這次罷工的結果，組合也就破裂。百餘為首的男女工都被解僱，自此以後廠中將各組合的工人盡行驅出。現在該勞動聯盟中有女工數百人，多數係初等學校四年修業完了的，少數是不識字的，但有許多人却是不能讀會報的。工資則每月自十五元至五十元不等。

要為每年由鄉間到工廠來作工的女子謀安全，根本問題是在於農民問題。收穫的豐歉和她們的進退很有關係。如遇饑饉，農人陷於困苦之中，女兒們為免飢餓起見，不能不去賺些少的工資了。因此日本的女工問題，如不待農民問題先行解決，是解決不來的。

徵文當選

我的職業生活

病人的慰安者

醫院看護 林修 著

我常常自己想到我過去和現在的職業生活，眞如同極力追想着自己的面容，一樣的模胡不淸，一樣的神祕可喜。讀者試擬想一個年紀二十多歲的女子，「她的身體是很健全和活潑，她的臉上常常有極甜蜜的笑容，她是一個很喜歡活動而且對人和善的人……」（這是我的未婚夫崟之在我們快要訂婚時寫給他的母親爲我介紹的信裏幾句話，當時我看了，很爲滿意，現在也仍舊是以爲對的），那就是我的寫照了。

我在一九一六年（我十六歲的那一年）秋季，從N城中MD女子中學裏得着那張畢業文憑之後，因爲父親不再肯擔任我升學的費用，就要開始和職業問題相接觸了。那時我自己的意思，是要去研究一點美術，但我的父親却要我去學醫。當初我因此很和父親反對，記得方從家裏進了鎭江那所美國人開辦的寶山醫院中去，就很

悲痛的想着：『我的意志是被屈服了，我是一個父權下的犧牲者了！』但在那里過了不久的時間，和同院的十幾個 nurse 都混熟了，就覺得那些雪白的衣帽，紅十字的徽章，高低長短圓方幽窄的藥瓶，以及那黃的白的灰的藍的各種藥粉和藥丸，——甚至於那『阿摩尼』的臭味，均覺得特別的有趣，那時怨父親的心也就漸漸的減少了。

隨後，我在院中所接觸的，盡是些殘腳爛手面黃肌瘦的病人，我看見她們（那是一個婦女醫院）的痛苦，心裏很覺難過；及至眼見她們從痛苦中一個個掙扎出來，她們的創口漸漸結痂了，她們的面色漸漸紅潤了，她們漸漸能夠離開那鋪着白布的病牀，開始在園中遊散了，我那時的快樂真是到了不可言喻的程度！由是我就誠心的願意把這醫藥的事業當做我的職業了。

在我未曾離開那醫院的前一年，父親忽然患了癆病，自家裏寫快信來要我回去服事他，我就在院裏請了一個短期的假。那時跑回家去，真是抱着滿懷的希望：想把所學得的一點點看護學，完全用在父親的身上，把父親療治好了（那原是一種妄想）。但到了家裏，劈頭就遇着極大的阻礙！由父親自己的主張，請來一位留着辮髮並且有那深長而灰黑的指甲的中醫先生，開方立案，撮藥煎煮，什麼『潞黨三錢，苡米一兩…』這些事，我却一點也不能知道，也只好胡胡塗塗的去照樣進行罷了。我向父親提議：到醫院裏去治療，既不蒙允許；到山中去靜養，又不能答應。父親只是堅決的向我這樣說：『金錢是費力的事，……張大夫是名醫，你又不能開方下藥！……』我真含着說不出的大委屈。那時是受着兩種感觸：第一，我若真能做事賺錢，父親就能聽我的話去治病；第二，我若是學會了醫道，父親的病，我也能自己作主了。但是兩件都有未能，只好拿些消毒藥水去洗滌器具，放些石炭酸在痰盂裏（這都是要討父親的嫌惡的），翻看些關於癆病的書本，極力注意着空氣和日光。……

父親病得不到半年，身體只賸了一把瘦骨，從口裏吐出一塊塊濃的帶血的痰。不久，竟撇下了我和我的弟弟去世了！我真十分悔恨，不曾直接去學醫生，却去學什麼看護！若是那時已經學習了兩年醫生，對於父親的癆病多少總有些幫助啊。——從此我就立志要去做一個

女醫生了。

一九二〇年，我擺脫了家庭中種種的羈絆，得了我叔父的允許，就進了P城的協和醫學校做一個預科的學生。那時我快樂得什麼似的，在學校裏拚命的去讀那些藥物診斷……等書，整日的埋首案頭，不肯一刻怠惰下去。但是，不幸，只在入學後的六個月零八天，就害了一場大病；這病幾乎使我不能有再生的希望！在那邊醫院裏就擱了一個多月，叔父因爲用度太多，就親自把我接了回來。

前年我因爲家庭中生了一番很大的變動，就和弟弟來上海娘舅家裏。不久，弟弟在上海一個師範學校裏讀書，我也由一位舊同學的介紹，在一個小學校裏充當教員。我從前在中學裏，原是很喜歡美術，對於唱歌彈琴，圖畫，手工各科，都還能嫻熟，並且我又是一個天生就喜歡活潑的人，在那校裏每日和一班天眞的兒童們相周旋，倒也很覺愉快。我實在是太眞心喜歡他們（兒童）那些紅的兩頰，黑的雙睛，歡欣的跳躍，甜蜜的呼喊，對於他們的一舉一動，我都覺得可愛似的，所以在我上課的時候，他們也都要紛紛的圍繞着我的身旁，伸出小手向我討一張圖畫，或是勉強我教他們一首小歌。我也太覺得高興了，整日裏忙着爲他們摺紙調色，度那又匆忙又爛漫的生活。

我也原預備做一個教師了，誰料想平地裏却生了風波，在那學期將完之前，校長忽然向我提出辭退的話來。我當時實在是又着急，又羞慚，頓覺得前途茫茫，世界雖大，却沒有我插足的地方了。後來方才知道校長因爲我和兒童們鬧得太厲害了，就嫌我未曾受過師範的教育，停止了我的職務。我想——我深深的想：我在校裏和兒童們並沒有什麼不合理的行動，或違犯了什麼校規，我在教書和遊戲的時候，總是盡我所能的去引導兒童們，我和兒童們很能互相了解，彼此能夠得着興趣和快樂，但是這却到底是不能合於教育原理；然而教育原理是什麼？要怎樣才能適合這原理？我確實到現在還不曾明白。——總之，我既未曾受過師範教育，這教育界中的飯，諒不能分給我喫一碗的了。

叔父既不能擔負我和弟弟的責任，我是決不能再做『升學』的夢了，並且弟弟的學費雖是不要，但衣服書籍和零用等費，却總是要的，因此，我是必須快快的再

尋找一個正式的職業了。

當我第二次尋找職業的時候，也曾有人再要薦我到別的學校裏去教書，但我不能忘記前事，堅決的不再去了（完全是害怕誤了人家的子弟，決不是負氣）。不過自己只是一個從醫院裏畢業的女看護，再加上六個月零八天的醫學專門預科學生的資格，又怎能够在社會上做什麼較切當的事業呢？我自己思量了一番，深密的計畫一番，爲自己和別人以及各方面的利弊關係起見，我於是決定了自己的職業——女看護了。

我在娘舅家裏閒住了整整半年，直到去年春季，由於我那母校裏的一位教員的引薦，就到PY社平民醫院裏做一個唯一的女看護。

PY社是上海租界以外一個唯一的純粹服務社會機關，其中事業，分爲男女兩部。這平民醫院，是社中一種簇新的組織，那就是在我進去以前的一個月內方才有的。社中的男女同事，共有二十七人，有一個總幹事，管理全社的事務；女子部則另有主任一人，裏面又因事業而分爲各部，女教育，衞生，醫藥……等。社中男女兩部的事業是合作的，現在因爲要就我自己的職業關係說來，只好暫且撇下男子部，而單說到女子部了。

女子部有一個中等女子學校，一個女子義務學校，和一個幼稚園。平日常常舉行各種集會，如衞生演講會，慈母養成會，福嬰會，同樂會，通俗教育會，以及烹飪班，縫紉班，家政實習班，還有各項臨時的團聚，不能一一縷述。凡此種種事業，都是要向外發展的，從計畫上說起來，定須先就鄰近的家庭裏的婦女去設法聯絡，常常要去探訪她們，和她們交際。——這交際的媒介，就是在我所做的醫藥事業上了。

社中的平民醫院，是一所三開間的樓屋，一間是待診室，一間是儲藥室，一間是診病室。這里共有三位醫生，除了星期日以外，三人輪番着來社裏盡那半日的純粹義務，去替一班平民診病。因爲我們這病院不但是不要什麼診金，並且又贈送藥品的，所以每日來的病人，平均數要達三十以上。我每日替他們（病人）洗瘡敷藥，趁機慰問他們的疾苦，漸漸就和他們熟悉了。

在春季裏，我們要施種牛痘，就更加忙碌起來，每日平均要種過幾百人，都是我一一的替他們包裹縛紮，因此我的熟人也就更加多了起來。我一星期內總要外出

探訪她們數次，她們都很和善的接待着我，有時又請我去喫飯；那種親熱摯愛的真情，常常令我十分的感激，所以我更看重了我現在的職業，生活上也就沒有什麼不滿意了。我現在在社中的位置，既是一個醫藥部中的幹事，故除了自己的職務（醫藥）之外，並也和別的幹事們共同聚會，報告或計畫一切為人羣謀求幸福的事；儼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了。記得有一次總幹事在一個公共的大會場上，很誠懇的向我說：『密斯林！你的地位在本社的事業上很重要哩！』因此我更加覺着責任的重大和職業的快樂。好在我自己在從前所學得的一點看護和醫藥上的知識，現在也還能應用過去，所以我現在的職業生活，在我是很適宜的。

我自每星期一至六的上午，每日總須在平民醫院中工作四小時；下午就是自由工作的時間。雖不能說是十分的忙，却也沒有什麼工夫閒着。我現在每月所收入的薪金是三十元。這雖是一個很小的數目，但因為那是一個服務社會的機關，我也甘心的領受着；並且，在我的現在生活費用表上計算起來，每月還可以儲蓄一點，又何必貪多浪費呢？茲將我每月的費用表列左：

用途	衣	食	書報	娛樂	交際	弟弟費用	添裝	預備費	雜用	儲蓄
數目	三元	五元	一元	二元	三元	八元	一元	二元	三元	二元

我的家庭，本也可以稱做『小康』，但自父親死後，一切家政，都歸叔父經管。我是個女子，弟弟又年幼，叔父不能擔任我們的教養費，我們就自己去負着自己的責任，也大可藉以操練將來處世的精神。我們的母親是早死了，所以現在家中並沒有什麼人要我們去掛念着。——說到叔父，更是不需我們為他計算什麼了。有時叔父也來上海，看看我和弟弟，問我要不要錢用？我因為自己已經有了職業，並且還可以支持過去，就老老實實的不向他再討什麼了。

我現在所就的職業，雖然只有一年多，但就我所經歷的說來，却也有一點點心得：

(一)我覺得我現在的職業，是服務人羣的事業。

(二)我覺得把服務人羣的事業當做職業的人，定能獲得良心上的安慰。

(三)我覺得我的職業生活，既能够幫助別人，也能有益自己，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活。

因此，我對於職業也就有了以下的感想：

(一)我想職業的選擇，必須在早年決定（這是要賴於長者的指導和輔助的），然後方能有長久的時間去學習和預備。

(二)我想職業必須和個人的性情相適合，更須有充實的勝任的技能，然後方能愉快。

(三)我想個人對於自己的職業必須抱着樂觀，存有無限的希望（那好像種了一粒花種，每日望他出土，發芽，長葉，結苞，……一樣），然後在職業的生活上方有真正的樂趣和進步。

(四)我想職業好像一個堅固的模型，這模型能夠鑄造出各別的人生——至少也可以範圍人生。

(五)我想沒有職業的人，其生活定是極無聊賴的；或者不是懶惰的，就是灰色而漸趨死亡的。

我現在常常自己想到『將來』的問題，我將來能不能夠永久的保有現在的職業生活呢？這在我確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疑問了。因為我在就職的第四個月之後，就和雲之發生了戀愛的關係，現在已經和他正式的訂婚約了。他原是平民醫院中那三位盡義務的醫生裏之一，他是一位青年而誠實的醫生，他的那慈愛而光明的人格，直滲入我心的深處，我確實的信他將來定能給我生命的前途以無窮的幸福。他曾經向我說過我們將來生活的方針：他將獨力的開辦一所醫院——那是一個半慈善性質的——他自己做院長和醫生，我就被任為看護長或者還要兼着藥劑師。這樣定可延續我們所原有的生活裏豐富的興味了。但我又仔細一想：將來在我們既經組織了家庭以後，若是我一定要保持着現有的職業生活，則對於我們的家庭生活，有沒有影響呢？老實的說來，就是一切的家政要誰來負擔呢？將來子女的教育責任，又是誰去承受呢？因此我聯想到女子在有了家庭生活之後，姙娠和生育，自是免不了的事，這些事對於女子的職業問題，有沒有妨礙呢？如有妨礙，能不能免除呢？如不能免除，可不可以設法調和呢？

末了，我要向我們現在女界已有職業和正在尋找職業的姊妹們說兩句話：（一）我們的職業生活不但只能利己，且須利及人羣。（二）我們對於家庭生活和職業生活，須有相當的調劑，以免偏枯而致破裂。現在有許許多多的姊妹們都已經覺悟到女子沒有職業是決計不能夠謀自立和求解放的，但是我們若是存着爲和男子們相競

爭的心理，去營求職業的生活，則必將演成決裂的局面，這實非人羣的幸福！要免去這種危險的局面，則我們對於上面的兩點，卻萬不容不注意哩。

在這里，我又要說到一點附言：就是女子尋找職業比較上要艱難一點，我是曾經受過這樣的困苦的，我相信現在有許許多多有藝有才的女子，因爲找不着相當的位置，就懷寶莫售，而致演成可泣可恨的事實！所以我很希望社會上多有幾處像上海女青年會那種女子職業介紹部的機關，或者對於女子的職業前途不無小補罷。

一九二四，三，二十，上海。

粉筆生涯的半年

小學教師 余亞蘭

近年來一般新文化運動家，對於婦女解放的呼聲，總算是高唱入雲了。而尤其是我們有相當覺悟的女子，談論這些問題時，莫不是眉飛色舞，深慶自有史以來被壓迫於男權之下的女同胞，到今日才有解放的機會了！但是到今日達到解放的地位沒有？男女平等了沒有？好在事實俱在，稍微留心向社會上觀察，就可以給我們一個很明白的解答。我說這些話，並不是短諸位提倡婦女解放者的氣。因爲我覺着如其僅作口頭文字上的解放，不如換條路作實際的婦女職業運動親切些，得效果也許較快些。我十二分的相信，婦女在社會上沒有經濟的地位，甚麼平等解放的運動，不過是茶餘飯後的閒話資料，或是用以充報章的篇幅，於婦女實際地位的增高是微乎其微的！最近的婦女運動，好像都很重視職業一方面，這實在是一種樂觀的現象。在這婦女有職業的最初期中的中國，已有職業婦女的生活情形，一定是爲將進到社會生活的姊妹們所願聞，爲提倡婦女運動者所注意。我現在乘這個機會，把我個人年來的職業生活，作一個簡略的報告。

去年五月中旬，考能學校的畢業試驗，照例要到京津一帶參觀小學校，好爲他日辦學校的借鏡，這些完

了以後，我心中便開始起了徬徨。腦中常這樣想：『作事呢，還是求學？作事能比學校的生活愉快麼？到底取那條路好？』直到八月，經過家庭的數次函催，才從北京一個暑期補習學校內回來（本擬升學，因經濟問題，未能如願），到家庭內住了幾天，便應了商城女校的聘請。

當我到學校的第一天，與那些同事見面後，因為過慣了學生生活的原故，一旦遽換了社會生活，心中總覺有說不出的難受。這些難受，要是暇時到學校附近的曠地上閒眺散步，未始不可藉自然的美麗，消磨中心的煩悶。但是在這偏僻的城鎮，充滿了重男輕女積習的羣衆，那能讓女子獨步閒眺？我為避免那無味訕笑和批評起見，情願徘徊於斗室之中。有時也去找那幾位女同事閒話，她們性格都是很溫和，但因初識之故，談話時總覺有些不自然。過了兩天，校長把分配的功課表送來了，一星期二十四點鐘，擔任的功課是數學，英文，史地，音樂和體操。

我夾着書本上課時，是在到校後的第五天，我一面走，一面想着，今天是忝為人師的第一日，也是生活改易軌跡的第一日，這以後的生活軌跡能夠順利的延下去麼？到教室往講臺上一站，她們——學生——的目光都集到我身上。我對她們微微一笑，開始講起功課來了。上課，下堂，輔助她們課外作業，這是每日例有的工作。頭一週日內，每到臨睡的時候，身體真是困倦極了！

這樣的生活過了兩個星期，工作漸漸的慣了，同事們彼此都熟習了，我所教的學生看見我，也都笑着向我跟前跑，我撫着她們的頭，問她們的功課，一天到晚也忘記了我的困倦。那個時候可以說是我離開母校得到愉快生活的第一步。有些時我與同事們領着幾個學生到學校後面的山上，欣賞那遠山的蒼鬱，和無垠的原野（山脈向城西南綿延，城東北係平原），或領着學生到操場上作球類的遊戲，活潑她們的身體和精神。同事聚到我的臥室時，我便奏着琴，教她們和着歌。逢到星期或假期，與我終日相親的便是我愛讀的雜誌——婦女雜誌，小說月報，學燈等等。我的生活，完全浸沈在和適的流光中，到現在我才打破那『職業生活是痛苦』的謬見。

從服務以來，我精神上感受最痛快一樁事，就是每

達談話堂和課外與學生閒話的時間，我發表婦女應該有職業的意見，竟得了全體學生的同情。記得第一次上談話堂時，同她們談了些題目後，我便乘機向她們談婦女生活獨立問題。我問道：『人沒有職業還能在世上生活麼？』她們一齊答『不能，不能！』我說：『那麼，你們預備將來做甚麼事業呢？』隔了三分鐘，她們還沒一個答復的，這實在是婦女應有職業的觀念，侵進她們幼稚腦筋中的第一次。約有四五分鐘後，纔有幾個答道，『我們預備進師範，將來當教員』，有幾個說，『我預備進中學後再說。』繼此以後，上談話堂和課外的閒話，三分之一就是取材於婦女職業的題目上，而婦女應有職業，也成了她們腦筋中牢不可破的觀念。此外並教她們練習勤勞，像講室，寢室的桌椅和地板都是她們自己拭拂。我自己也是以身作則，練習勤勞給她們看，因為我覺着最配得為解放運動的模範婦女，便是有知識，能耐勞，並能以自己之能力而取得社會上的相當地位。我始終也是以這思想灌進她們腦筋去。在過去半年中，我自己覺着對於婦女解放的貢獻尚有一點堅固的成績。

當小學教員的人，有時是覺着有物質的壓迫。像我每月的收入僅祇二十元，除掉膳費雜費月支十元外，報章，雜誌，書籍等，每月也要三元的購費，當然有捉襟見肘的現象。好在我是極儉省的，而家庭也不需我的薪金生活，所以我便預備作進一步研究的學費。我並相信小學教員的收穫，是在精神上而不在物質上的。

我在服務期間的生活，大概的情形盡於此了。我希望熱心婦女解放的運動者，姊妹們，大家起來注意，研究，怎樣去救社會上職業解放，而讓我們被壓迫的婦女參加，好去握着實在應有經濟權。那時婦女解放運動，我敢斷定牠的進步必有一日千里之勢！

蠶室雜記

養蠶家　虹瑛

「女子解放」的聲浪，幾不多使人的耳鼓都要震破了；但我們既經得到了解放，應當怎樣實踐這解放兩字呢？在我國數千年相沿鐵板的閫訓一朝推翻，彷彿鳥脫樊籠，馬無羈勒，不免有感情的衝動，誤會解放兩字的真意義，使反新派有所藉口，那是很可痛心的。所謂解放，是要求得到和男子同等的待遇，便當然要盡同樣的義務，纔是真真的解放呵！男子有職業，女子也應當有職業。就目前看起來，爲我們女子開放的職業，很不多見；除一部份爲飢寒所迫的女子就布廠襪廠絲廠等等工作外，在知識階級裏，女子所能插足的，不過醫院，學校及少數的銀行裏罷了。

我在高小卒業後，有許多人勸我進師範，我因爲教員的枯寂生涯，於自己的性情不大相近，所以就考入了蠶業學校。在當時我就抱定自營實業的宗旨，那知卒業以後，惘惘然無所託足；這是經驗有限，能力薄弱的緣故。當時母校發起，派卒業生往絲廠見習，在無定止的我，也相隨着簽名入廠。以學生的地位，驟然做長時間的工作，精神和體力上，當然感到十二分的困苦。但入廠同人，常以「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一句俗語自相勉勵，久而久之，倒亦習慣成自然了。出廠時適在蠶期，由母校介紹至某絲廠家，暫任養蠶指導員，蠶事完畢回校，就蠶學助手二年餘，雖沒有得到什麼經驗，比較卒業時稍覺不同了。於是聯合同志秋聯，姑母佩秋（都是蠶校卒業的）諸人。去年春，自營蠶業於蘇城南園。達到我現在的目的，是很不容易的。出一分力，就得到一分效果，利息雖則薄弱，興趣卻很濃厚。且把我現在的職業，經過和情狀分說如下：

營業前的準備

在十一年秋季，購置舊式房屋一所，屋頂多開氣窗，使空氣可以流通，室中盡鋪地板，使地面可以高燥。但刻意經營，終不能十分滿意。此外又備了許多蠶具，及一切零星東西。餘如工人，桑葉，早在隔年定妥。一切的事務，由三人分任，亦在未成立前派定。

去年的狀況

在現今教育還沒有普及的時代，有許多人說：「養蠶要進什麼學校呢？都是靠天保佑能了。」這種話聽來很可笑的，我們這所蠶室，附近南園；地方雖在城市，卻是阡陌相連，桑麻遍野，絕好鄉村風景。附近的人家，都以農耕爲生

活。我們養蠶的時候，任他們參觀，并且對他們說：『我們養蠶是不忌言語，不忌生人（鄉人養蠶，迷信很盛，這時候是不准出不吉語，并且不給陌生人見的），隨你們參看，有採取的地方，儘可照樣做去，如其不明白，問我們便了。』到採繭時候，他們見繭子厚而且大，都稱贊說：『洋法養蠶到底不同啊！』（鄉人養蠶，墨守土法，聽這句話，似乎起先不信我們的方法，現在見了厚大的繭，方漸漸的信服了。）我當時就和他們說：『我們養蠶製種，與你們不同的地方很多。蠶室裏須清潔，并且要調定適當的溫度，使他們受溫一致，發育齊一。每隻母蛾所產出的卵子，都預先用鉛圈分開，每圈排出號數，將母蛾用顯微鏡驗過，如其有了病毒，將這母蛾所產出的卵子棄掉，這樣明年要發的蠶，都是純粹的優良種子了。再如隔年所用的蠶室蠶具，到今年要用的時候，都要預先行消毒法。消毒的方法有幾種，有的用石灰水或蒸汽和藥液等等，終要使去年或有附着的病菌死滅，不致傳染到今年的蠶，這消毒法是你們最忽略的。』我大略的說了許多話，他們却很能領會；但是要他們照科學的方法養蠶，一定是不可能的，不過要他們知道用改良蠶種的好處罷了。

在我們養蠶的時候，雖則僱了幾個工人，但到忙迫的時候，總是和他們共同操作，到後來都是體力疲乏，精神頹唐；所以在大規模的育蠶，當事人祇能居指揮地位，否則勞力過度，一定有顧不到的地方，那就要得不償失了。

款項的出入

我們所合的資本，因想逐年擴充，所以也不能有一定的數目；起初我們共出一千五百元左右，今年又添置了許多東西，并且因房屋卑溼而且狹小，不宜養蠶，所以下半年想改造蠶室，要設備上覺得完備一些，不得不再添些資本。我們將養蠶的器具購置完備了，以後不過逐年的人工費，桑葉費，和一切的消耗費，如連紙，蛾袋，炭，柴，消毒藥等等，為數亦很微了。在初辦的時候，覺得很是困難；不但經濟方面，就在閱歷上，也是如此。第二年辦事，比較第一年容易。去年我們育蠶三兩（纔出卵殼的蠶的分量），因蠶種的銷路問題，所以不過製了千餘張種子，其餘的繭，都賣到繭行裏去，共計三擔半左右。因質地較優，却也很得善價。蠶期過後，我們在空閒的

時候，將出蛾的蠶兒，做成絲棉，因數量不多，不久就賣缺了。在初試辦實業者，照去年得到的效果，不能說是不滿意了。

蠶期後

我們三人，因為合夥養蠶，組織一個小家庭，還有兩個妹妹；一個是無母的孤兒，一個是被虐待的養女，因此我們都領來倚着我們生活。此外再僱了一個工人，任煮飯而兼墾桑地（在去冬租下十畝的一塊桑地）的。我們朝上預備妹妹們到校後，就動工做我們的絲棉。空來呢，回家去望望親長，有時到桑園裏去走走。待妹妹們放了學，和她們溫溫書，談談故事，有時同她們到河邊柳陰下垂釣，偶然釣得小魚一二尾，攜着回去喂貓喫，她們必手舞足蹈，隨走隨吹她們不成腔的口琴，所以我們的生活是很自由很快樂的。

在我的職業裏，最能提起我的興味，就是利己而兼利人的。照現在情形看起來，各處用改良蠶種的，倒也不少；倘能化導到各蠶戶，都用改良的蠶種，去掉迷信的土法，向光明的路上走去；那麼，蠶絲業一定可以蒸蒸日上，這就是中國蠶業前途一線的曙光呢。所以我希望蠶業界的姊妹們，不要因利息薄弱，事業遼遠，畏難却步，只要肯用實心實力，先難後易，一定有發展的一日。更不必愁我們女子沒有什麼可做，振興實業，不也是我輩的責任麼？姊妹們呵！不論那一種職業，都應該奮鬬的。要與男子立平等地位，自己也須要盡同等的義務。是不是呢？

這樣的過去了

小學教師 楊竹冰

一

我在去年寒假，從□□學校文科畢業後，受師長同學們的鼓勵，趁着一時很高的熱度，不顧程度不足，貿然去應東大第一次的入學試驗，但結果終於不取。我那

時的悽傷，恐怕比別人更加上了幾倍。因爲我受家庭經濟的壓迫，經了這一次的失敗，恐沒有再試的希望了。不過那時升學兩字，還不絕的在我的腦上盤旋着，因爲我覺得我這時還沒有教人自學的能力哩。因了程度過淺，刻刻在補習上着想。但我既歸家中，洞悉家中經濟的狀況，於是又不敢強求我的父母，一定要給我多少錢去讀書。我處在這樣的家庭，還能得到這許多年受教育的機會，或者爲我是獨女哩。現在既有了些微可以謀生的知識，不出去賺錢，減輕父親家庭經濟的擔負，在良心上實在有些過不去。所以我那時一方面雖想補習升學，一方面又不得不託人謀事，直到七月中，才得友人的介紹，到囗囗學校來任事，從此我的心才定。不過我自從來後，升學的志願，始終沒有忘却。上面這段話，對於本題似沒有多大關係，不過我想到我的就職，非純粹爲謀自立，實含有不得已的苦衷，或者和一般的教師不同，所以不得不在這裏先說一說明白。

二

我初來此地的時候，所授的功課，如手工，圖畫，算術之類，多是非我所素習，所以非常沒味。不過迫於謀事的困難和父母盼望之心，不得不勉強下去。這樣的過了兩星期，因爲有很多的暇時，給我自己去讀書，所以生活上，也沒有感到多大的不快。後來因爲小一二級的主任先生去了，校長就叫我繼續下去。那時在別人看來好像我非常僥倖，因爲所授的功課整齊而且合意了。可是在我自己，反覺得不安，因爲上課時間和批改課卷的增多，使我每天都抽不出相當的時間做我自己的功課（因爲我在商務書館函授學校補習英文），實在使我感到異樣的悶恨。

三

在去年放假的時候，校長要我改授五六年級，那時我心中半是快活，因爲這是升職的事，但同時又非常的憂愁，因爲我沒有真實的學問，教不上來，又將怎樣呢？那時好像就有許多學生反對的聲浪發於耳旁，使我更覺得膽寒了。經屢次的推却，終於感校長的誠意，勉強答應。今年教五六年級，所任的功課，是國文，史地，算術。這裏小六級的國文程度確已很好，他們已有自己閱書的能力，從前所用的讀本，常因太淺而感得沒味。所以校長和我商量，爲他們選擇一種較爲適合的

教本。我想史記雖好，恐嫌太深；古文觀止，能選教的又不很多。當時就暫定了一部清文評註，裏邊的文章，大都篇幅很短，意思明顯，或者還和他們的程度相近。現在每週國文八小時，約授國文三篇或二篇，都要熟讀默背的，我看他們對於讀書的興味很濃，默背的時候，大致無錯，這是我很滿意的地方。同時我又寫出許多關於常識文學一類的書目，和一般新穎的雜誌，叫他們每人備一種，各不相同，這樣輪流的觀看，非但可以經濟各人的購書費，並且借書一定更肯留意。因為自己的書，忘了隨時可以尋查的，別人的，看過後，要借起來，總是比較不便些。所以我叫他們看書的時候，帶便做筆記，一則可以練文句，一則書中的意思多經一番思考，或者也可以容易記得些。我每星期收來看一遍，於是他們的嗜好，習性——勤惰——都可以考察出來了。這是對於我教授的時候很有助益。所以我目前的生活雖覺勞苦，倘稱適意，就是同事同學的感情，也還和好，並且自己賺錢，衣食不必再賴父母，有時還能將用餘的錢，奉給父母，助家庭經濟的不足。這都是我對於現在職業生活中滿足的地方。

我上面既已說過，今年的事，更是繁勞了。但是商務的應酬，和閱讀書籍，又是不可不做的；因此我今年的生活，覺得不到一些安逸的時間，整天的忙着，事體終是做不完。不過我知道：在青年時代，是應該這樣的。所以我對於目前勞頓的生活，還感不到多大的苦惱。但是我現在的任事，不是純粹的想去教人，同時還要自學。因為我知道一個人生在世上，至少要有一樣專門的學問，方能永久的站得住。我看現在和我同樣有不完全的普通的知識的人，不知有多少，假使你只站着不動，不是就要被他人趕着或者追出了，同時你又怎能保定永久不被擠倒呢？我現在正是被擠住的一個人，自己又怎能不奮勇的向前，加力自學，以預備一些被擠的抗力。但照我目前的生活，簡直抽不出若干時間來，蓄積奮爭的力，所以對自己常常感得有許多的不滿足。每當知識慾盛發的時候，常感到沒有書籍供我閱讀，而進入煩悶的狀態裏。不過有時也為生活的繁雜所打斷，終於這樣的過去了。唉！我現在想到了這「終於這樣的過去」幾個字，感得非常的憂愁而且恐懼！我十分的怕我就要埋沒在這幾個字裏呵！

四

我自從就職以後，一直到現在的生活，大概都說過了。並且我對他既只有一部分的滿足，那麼將來的改善和進行，實在是現在所應當預計的。因此我末段就把我平日所想到的比較合意的職業生活寫在下面，作這篇文章的結論。

我在學生時代所研究的，既是教育和文學，所以我縱然羨慕一般女子得從事於農工商政各界，而我自己卻只好在教育或文學上去着想，下面就分兩層來說：

1，近於文學的職業——一個人，要研究文學，至少有兩種必要的預備，(A)材料上的預備，就是用冷靜的頭腦，去考察現社會的情狀，供日後創作時的採用。(B)藝術上的預備，就是多讀中外古今文學家的作品，及關於文學的理論，以備自己創作時的參考。假使從(A)說，任職報界，是最好不過了。可是我對於新聞事業，一些不懂，又怎好插足在裏邊。並且現在新聞界裏，任用女子的，還不很多，所以謀起位置來，或者比較的不易。依(B)而言，管理圖書館，是最好沒有了。我看現在各國的圖書館，多爲女子爲管理員，得到很好的成績。並且各學校裏，也有另設專科去研究的，我想我現在雖則一些不懂，或費幾年的學習，做事起來，肯盡心盡力，那麼或者不十分的難能罷。因爲我有好靜的性質，對於圖書館管理的事業，很有樂從的傾向。

2，教育事業——教育事業的範圍很廣，我所說的，只限於學校一方面。我在從前讀書的時候，只知作功課上的努力，不肯去干預功課以外的事情。就是有時被舉爲某會某會的職員，我終帶着不願意的樣子，到底不能盡職。我的所以要說這段話，就是證明我是沒有辦事能力的。因此我所希望的學校事業，不是職員，而是教員，這樣說，現在不是已經達到理想麼？不，因爲我現在的教員生活，覺得稍苦。我所理想的教員，每週的功課，不過二十小時，可以抽出空閒的時間，來研究自己所要研究的學問。同時所得的報酬，可以維持一人的生活，須少有餘而無不足。能這樣，物質生活，既可無不能飽暖的憂慮，而精神生活，也可不致再感枯窘。從此以教學二字，平庸地度我的一生，對人對己，或者可以不致十分的慚愧了。不過在目前的中國，女子要求這樣的一個位子，或者也很不甚容易吧。

此外我又想到本鄉的女子教育來。吳江一縣，有十八市鄉之廣，男子中學，早在十幾年前創立了，而女子中學，至今還沒有。所以吳江高小畢業的女學生，除少數出外升學外，都住在家裏，不再讀書了。因爲她們大半的父母，都不肯放十三四歲的女兒到外面去求學的。那麼，在吳江沒有女中學的創設，不是一件很大的缺點麼？我既生長吳江，又受這許多年的教育，還不能爲本鄉的女子謀一些福利，實在是心所不安。所以我想，待學力經驗稍富的時候，約幾個同志，回本鄉去創立一所女中學，我自己就可以在裏邊充當一門最淺功課的教員。這樣，既能爲本鄉的女子教育盡些微之力，就是對於自己的學問也不致十分的荒棄了。

狹的籠

小學教師 寧人

T君接到他的朋友從吉安寄來的婦女，就忙寄來我看，幷要我填好調查表，寫一番心中要說的話，我想既有如此機會，又承蒙他們殷殷關顧，不妨將我的苦生活，赤裸裸地表白一番，使世人也知道一點內地婦女的苦處，而覺悟到現今婦女問題，不是一些都會中的時髦太太，夫人，小姐，女學生……所專有的，而謀所以救濟我們之策。不過我年少學淺，兼之家事教務日夜糾纏，以致不能將我的苦職業的苦生活，盡量地表現於讀者眼簾，這是對不起讀者的一件事。

我現年二十一，生於黑霧重重禮俗殺人的永豐縣，已適T二年（他在初級師範肄業三年，爲經濟的壓迫，不得已中途輟學，現擔任高小教務），有翁姑，小姑，夫弟各一在堂，家本素封，今已中落了；但柴米油鹽尚不必要我操心。我在D校高等班畢業後，即蒙校長擢爲教員。該校係私立，爲校長所創辦，他是前淸廩生，在縣頗有些勢力，但是頭腦頑舊，也不知道自己何爲而辦學。教員除我外，尙有二人，一爲校長之妾，是未受過

正式教育的；一爲校長之媳，是省城某女子職業畢業，只學得一些浮華應酬之事。學校設備頗簡單，書報只一份少年雜誌，一份江西新民報（是他家中定閱的）。此外只有些零買的或他的朋友贈送的小朋友，兒童世界。說也奇怪，若是他接到了些贈來的學生，婦女，覺悟，中國青年等，他就忙跑到自己房裏藏起來，不給我們看——他自己也不看，這不知是爲的什麼緣故？

以上既把我的環境敍明，再來說我的生活狀況。

我所授的學科爲算術，音樂，手工，圖畫，體操等。每日約三時，在校時間就有八小時之多，全年薪水三十元，尚是吃自己的。天眞活潑而爛漫的兒童，倒也覺得我可親近，把我當慈母親姊看待，這是我很欣慰的。鈴聲響後，羣聚一堂，歌聲輕淸而柔和，與琴韻合而爲一。若是體操時，她們都親親密密地笑容滿面，跑到綠茸茸草地來，手攜着手兒，肩挨着肩兒做各種遊戲。偶有傾跌而哭的，經我抱起了安慰幾句，也就不再哭了。她們每當暑天的夜間，就把她們所知道的故事歌曲，來互相奏演，是月在天，蟲兒在階下唱着歌兒，助我們談笑。光滑的頭髮，嬌艷如花瓣的面兒，緊在我的胸膛上，溫柔如粉團成的小掌，撫着我的面上，和我談笑。我不禁 Kiss 了幾下，贊美，祝福，我的安慰我的小天使，永遠長在，這是多麼有味而値得可記憶的事啊！

各同事都是醉生夢死，而不覺悟到這種囹圄生活的難過；志趣不同，傾談之機自少，幸而家居伊邇，且家務又待我措辦，故每當課務完畢學生散後，我就也歸家了。早晚飲食以及侍養翁姑，都是我回家每日的功課。故在職差近二年，爲粉筆糾纏，家務紛擾，很覺疲勞困頓。自修的時間旣寥寥，稍高深的書籍又看不懂。社會旣如斯，社交，娛樂，聚談，討論，更談不到，只機械生活的影片，一天一幕照樣過去，生人之趣，眞覺全無了。幸而T還能時相慰藉，又常向友人處借些覺悟，學生，白話文範，新靑年(舊的)來給我看，使我得到不少知識。從此我覺得一切禮教，宗法，習慣……都不是絕對好的——有的是要我們改善的；社會的黑暗，人生的謬誤，都是要我們各自負責的。

有一天，校長閒逛到我家來了，我的婆婆，就喊出我來招待。燃個『紙煤』與他吸烟，套話說了幾句，他就走到我桌邊，看那些擺着的書。啊，他一看見了幾冊新青年，他老先生的高談就開始了，他說：『新青年不是什麼陳獨秀辦的麼？』我說：『是的；陳獨秀是我們中國研究馬克斯社會主義的一人，爲反抗現今社會制度的最力者！』他聽到我說了，似乎不了解地又道：『什麼馬克斯，牛克斯，社會主義，社會客義，全是欺弄人的名詞。況且我聽陳獨秀主張什麼共產公妻，……這種滅禮敗倫的人的著作，你們豈可看麼？……』讀者諸君，我寄居這種人的籬下，你想還有什麼生活樂趣？

久困黑暗中的婦女，眞是可憐，穿得花花綠綠的衣裳，滿頭奇臭的頭髮，一雙累累下墜的銀耳環，與那雙藏在弓鞋裏的小足，走起路來，一拐一拐，這是多麼難看啊！但是她們不但不聽我們的勸導，反而暗笑我們，這不是很奇怪麼？原來我逢能課的暇時，就往各學生家裏去坐坐，藉以教導她們，和她們談些求知識，講清潔，衛生，育兒，以及一切待人接物的事，其中也有些聽信的，然大多數是全不理會，只當耳邊一陣風吹過。像我縣每逢陰曆新年，各家都各備筵席，互相款請；我以教員的資格，有時也被請去，一到，就有婦女團攏來看。所以如此，一是因我天足，短髮，服飾又與她們不同；彙之爲着教授，家事，平時沒有和她們接觸過，所以來看我。其中也有些爲的是要知悉她們的子女的性格，學業，來探問我的。當時我就也不知畏怯，侃侃切切和她們談論一番，切實地對於她們的舉止言行，加以批評和糾正。但是她們只知道說：『寧姑娘好一張利嘴，左說，左來，右說，右來！』唉！

婦女眞可憐！而且生在我們這個黑暗的貴縣的婦女更是可憐！終日拘囚在家，不見天日，不知道要什麼社交，娛樂，只知洗衣，做飯，養抱小孩，關口，搬弄是非，獻媚所歡，做翁姑的奴隸，丈夫的洩慾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是以爲婦女當在閨內主中饋的，不應當拋頭露面，出去外邊找什麼職業；幷且以爲出外找業的婦女們，都是窮賤而鮮恥的。故我當此境地，乃不得不分外鄭重起來，以博得他們的信仰，就是平時和男人也很少

見面，卽使見了面也沒甚話說。我對於現在職業，老實不客氣說，全視爲是一種無可如何的挨役工作！幫人做事，是一種被動的傭奴：胸有主張，不得主人的意旨，不得施行，心中已是納悶極了：而心之善善惡惡，也不得盡量發揮，如D校校長，本是我深惡痛絕的一人，徒以生計壓迫，飯碗所在，故不得不仰承鼻息，虛與周旋，以冀分碗飯吃，而聊博堂上歡心。唉！這也是怪得社會的不健全，以致我們除教育事業外，再找不到別的工作（就是教育，實在也不容易找到），而我的體格又不強，不能耐各種勞苦工作，這也是委曲求全以致吃虧的一大原因。

近來旣有以上種種原因和激刺，兼之新思潮澎湃，衝壞了一切舊的堤防，益覺煩悶無聊，反對一切。常想自己學問全無，對於稍微高深的學問，都不能了解，研究，對於人生，社會，毫無所盡力與貢獻，以此粉華生活，或在家庭做一個賢妻良母，爲人傳宗接代，以了此生，我實不願。故今年暑假，決計往投考女師，如果不蒙錄取，則順流來混上，找工作度日，浪漫生涯，了却此生。嗚呼！大轉變的時期何時來呢？漫漫的長夜何時旦呢？何人眞是我的安慰者？何地眞是我的歸宿地？我也不知，我也不願說了！

民間運動的一分子

小學教師 傅一星

人生不幸而爲女子，更不幸而爲中國的女子！數千年來，蟄伏於家庭之中，束縛於禮教之下，幼爲人女，長爲人妻，老爲人母，這三階段雖是我們爲女子的應有的天職，然而都是一種寄生生活，毫無眞正「人」的生活可嘗！推原其故，實是女子經濟不能獨立！我們要得到經濟獨立，沒有別路，祇有謀職業。我們要爭回我們固有的「人」的生活，更不得不從事職業以謀經濟獨立。

我是一個稍受中等教育的女子而又是被壓迫於兩重生活下面的人，幾次要想脫離牢獄般的生活，然總因爲自己沒有獨立生活的可能，總於不敢！後來經一個同學的介紹，進了一所半工半讀的學校。但是在這樣組織底下，要想一面做工一面讀書，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進了那工讀學校後，所得來的工資，實不夠支配生活費。半工半讀總是牽强得很！我勉勉强强工讀了一年，後來由一個同學的介紹，到這里來擔任小學教育事業。現在將我就職前後的情形，貢獻於諸姑姊妹之前。

本校校址在一個很鄉僻的地方，非但與城市隔絕，就是與鎮市也距有六七里之遙。本校開辦時，完全是義務性質，書籍等費，一槪不收。所以學生日見其多。學生的家屬，務農的占百分之九五。他們雖曉得入學的重要，但總不如現實的樵柴，割稻，牧羊，放牛等來得實惠，要緊，所以缺席的人數，常占全校的半數。幸而不收費用，否則學生數一定不會發達。

去年秋，我來此任務後，細細觀察地方情形，調查學齡兒童人數；覺得在這樣經濟組織底下，要使得鄉下子弟天天來入學，是辦不到的。要使忙裏偸閒來入學的兒童欣賞兒童文學，也是很不經濟的。所以純粹鄉村學校的學制，什麼『前期』，『後期』，『四二』，『三三』，都是不對，只要在空的時候來讀書，就算了，不必論什麼年限的。因此我將全校的學生，分爲兩組；不常缺課的爲一組，科目與普通小學差不多。時常缺課的，減少科目種類，另編教材，注重於日常應用的文字。在農忙閒的幾個月，——秋收以後春耕以前——特別延長每日教授時間。施行半年以來，覺得所收的效果，比以前好得多了。本來鄉村的農民，對於學校很不信用的，現在却能得一部分農民的信仰了。

現在我再將教育方面與社會方面分開來說一說。

教育方面　一個人主持一所學校，實在是很費力的。早上七點半起來，略略料理了一些雜務，到九點鐘就要上課了，須到十二點鐘方有休息。下午二點起，好似牽線木人兒又要到四點方息。這樣口講指劃，嘮嘮叨叨，身體上雖則很吃力，然而精神上却很愉快的。

社會方面　『到民間去』！到離文明中心很遠的黑暗村落，深入祖國腹地的地方去。到了民間，教育民間的兒童，扶持民間的少年，看護民間的老弱，注意民間

的事業，我們還要用幽靜的聲音，和藹的態度，誠懇的心情，喚起了民衆，驚醒了睡漢，中國得救了！

我除了教育兒童之外，還在課餘之暇，做了下面二種事：

(一)迷信的破除與科學知識的灌輸　中國雖沒有像歐美的基督教的宗教，然而迷信於神佛，在中國的南部可算遍地皆是了。試想那種愚妄無謂的迷信，是農人面前多麼大的障礙阿？我每在課餘或假期的時候，常常到學生家屬中去閒談，乘機把淺近的科學常識講給他們聽；雖則一時不易搖動他們根深柢固的迷信，然而我相信總能收一部分的成效。

(二)風俗的改革與新思想的宣傳　腐舊的風俗，盲目無理的習慣，吃人不眨眼的禮教，深深地滋長着，蔓延着。搶親的風俗，我在滬蘇一帶從未聽見過，不料這里此風還是很盛。去年冬，附近的村莊上曾發現二次，一家女子竟用剪刀自刎。後來彼方賠去數十元，就此了結。惡風俗之殺人，真是可驚！尤其是我們做女子的首當其衝。所以我竭力地揭破他們的黑暗，搗毀他們的巢穴。一面宣傳新思想以爲新風俗新習慣的建設，更指示他們前方的光明，將來的途徑。

我現在正在努力地幹我的鄉村運動，所收的效果，現在尚是很微，將來如能有較好的收穫，當再據實貢獻於讀者之前。

哀苦餘生錄

織工　盧蘭

我也可算是一個苦人了！常年住在我姨母家中，我一肚子苦楚，向我姨母和我表妹，不知訴過若干次。但是訴來訴去，不過我姨母和我表妹知道。承她們的情，雖常常勸我，我總覺我的苦楚沒有訴得盡，有時並覺得訴來訴去，是沒有一點益處的；惟有獨自坐着睡着難受罷了！

我姨父很可憐我，去年定了一份婦女雜誌給我看，向我說道：『你心裏難過的時候，就拿他看看吧。』我自從得到這種雜誌，我才知道世上受苦的婦女正多；我才知道訴苦正有一種方法；我便常常想把我的苦楚用筆寫出來，寄到婦女雜誌社。倘得登在雜誌上，凡是看這種雜誌的，都知道我的苦楚；那麼，我心中苦楚，好像已經訴盡了一般，並覺得對人總許有點益處，那我從此也可以不再向人嘮噹了。

有一天，我表妹笑嘻嘻的拿著新到的雜誌，翻開第一頁給我看，說道：『你是個有資格投稿者。何不將晚上對我們說長說短的時光，做一篇文章，投到婦女雜誌社去呢？』我接過來仔細一看，不覺觸動我的心願。一連幾天，睡前睡後，我胸中的打算，和徵文的題目是對的還是不對的？自己問了不知多少次。直到今天晚上，才大膽寫出來，明知文不對題的地方很多，但是因為不能犧牲我胸中的事實，致不能句句適合題旨，這是要先向編輯先生申明的。

我從八歲起，在母舅家上學，到十四歲，我母親教我專學針線，便把六年中辛辛苦苦，天天見面的書字，完全丟開。所幸從前認過的字，十之七八，至今還能認得；從前先生教我跟著我表弟聽他講書，淺近的文義，至今還能記得。我自從住到我姨母家中，每天五點鐘後，我表妹放了學，我下了工，她溫習功課，我順便和她研究；惟獨國文，覺得很有興趣。屈指計算，和丟開八年的書字，又親近了三年。再述我的技術，是很尋常的；我從結婚之後，一直到他去世，可算沒有一天好過的日子；我聽我姨母的苦勸，到榮陞襪廠裏學織線襪，我從此才有一線生機，我的出身和職業的種類，大概不過如此。

榮陞襪廠，開設在清江浦。這就是我就職場所。我在職的位置，是一個女工，進廠學習三個月，才能得到工資。起初每天織成的襪子，不過半打，逐漸增加，到進廠八九個月的時光，每天可織一打，和一班同事的成績，不甚上下。廠中規定的工價，每雙三分五厘，每打四角二分。如照每天一打計算，每月可得工資十二元六角。我每月的收入，大概在這個數目的上下。我寄住在我姨母家，不償房租，每月費用，除貼飯食四元外，只有自己和孩子穿的衣服和零用，平均約在四元上下。我

的工作，如一月中不缺一天，這一個月可儲蓄三元。

廠中按工作計值，同事的每天工作時間，相差二三小時，廠中聽其自由。我每天工作，約七八小時；我進廠三年餘，除却自己和孩子有病，大致都守定這個工作時間，日久便成了習慣，這因爲我一身而外，只有一個孩子，又有姨母家照應，沒有許多的糾纏，來妨礙我的工作時間，在同事十二人中，可算獨占優勝的一點了。

我就職後的心得，是很少的；可說是沒有甚麽心得。不過由學習的時光直到現在，覺得工作逐漸的靈敏，逐漸的精緻，俗說：『熟能生巧』，這句話我是很相信的。

我是一個死裏逃生的女子呀！今天能生活在世上，巳覺比從前不能生活的時光，得到許多幸福。我所以對於我的職業上無多感想，也無多希望。我身體不甚強健，每天七八小時的工作，是不能再增多了。但望能長久這樣工作，能儲蓄四五百元，孩子能進了學校，能離開了我，那時我便也可離開姨母家。如江南機廠裏工資比這里大些，又能够有食宿的地方，我是很情願去的。

我想到這里，我一肚子苦楚，不能再過抑着不訴了！我帶着孩子住到我姨母家，巳經三年有餘，除掉我姨母，是個無可倚靠之人！我父母生我姊妹兩人，我妹妹早亡，父母膝下，只我一人。我父親一生靠處館養家，在我出嫁前一年去世。喪葬後，家中一無所有，我母女僅靠指頭謀生，日食難敷；我出嫁時，全是賴我姨母的幫助。我的婚姻，是自幼締定的，其時他才九歲，聽說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他父母又只生他一個，雖無多家產，取其人口簡單，將來日月總許好過，我父母便把我的終身在七歲時作定。他到十五歲後，不好的消息，傳到我耳朵裏，越過越緊，我母女常常在燈下相對流淚，有時勉強勸解，終沒有一天放心得下。他到了二十歲，他父母見他不可收拾，無可如何，便想借結婚來管束他；好像女子都有絕大的能力，可以把父母管不好的兒子管好，絕不顧又害了一個無辜的人！那時我母親也無法可想，只好許我和他結婚。我自從進了他的門，我從前耳朵裏聽見的，一件一件，都現在我眼前；現在我眼前的，還有從前耳朵裏未聽到的。唉！他是我的丈夫，他的壞處，我終不肯一件一件寫出來給外人知道；但說他和我結婚三年，未見他做過一件正經事，專過一

個錢，只見他時常和上人要錢；遇到年節，總有債主上門，我嫁時衣服首飾，已是很可憐的，他還有時要借重他；他的爲人可想而知了。我只有哭泣的本能，我沒有約束他的手段，不但時時受他不善的聲音顏色；還要受公婆似乎有理的責備。他見我沒有甚麼可以供他揮霍，公婆見我不能管束他的兒子，都覺得多我一個人，不如少我一個人；設或沒有我這樣對於他們無益的人，還可以另尋一個對於他們有益的人，因此我做了大家眼中一個釘。他的境處，上人反擺在另外，不甚計較，我只因爲這一碗飯的關係，既無娘家可歸，——我母親是從我出嫁後就住在我姨母家。——又顧全體面，不能到人家爲奴僕，只得度這牢獄式的家庭生活。到我結婚的第三年，我婆婆春天去世，我公公秋天去世。遺產有田地五十餘畝，都在他掌握之中。此時家中，只有我和他兩人，他果能回心向善，省吃儉用，未嘗不可維持生命；不料我公公去世才幾天，他的磬響債——債務者和債權者訂約，等到上人死，磬一響，便把遺產拿來還債，這種債，叫做磬響債——一筆一筆，都發覺了。——共計一千餘元。——債主都上門了，要吃，要喝，終日吵鬧不休。我母親請我姨父出來，和他爲我講話，他說：過幾天總有說法。不料過了幾天，一個消息傳來，他已將五十餘畝遺產，完全賣掉，得洋一千五百餘元，除還債外，僅餘三四百元，我母親親自和他講了幾次，只要他拿出二百元來與我過活。他非但不理，反對我母親說了許多無理的話。我母親本來多病，再被他一氣，不到半年，竟在姨母家死了！我到了這個時光，惟有一條路，跟我母親去呀！幾次想尋短見，但我向來心腸軟，不忍下手；我姨母又時常勸我說：『有我在，你總不愁沒日子過』我因此把自殺的念頭打消。我姨母在這個時光，不願帶我到她家中去過活，說是不願拆散人家夫婦；我也不願依賴人家生活。但是我從公婆去世後，連這一碗飯，也不容易到嘴，他卻比從前舒服，早出晚歸，常帶着酒氣，等到三個月後，他手中已空無所有，要借債，自然是沒有人理他，他此時仍不改悔，今天賣一件，明天當一件，除我屋中，看看沒有甚麼物件可以變換，轉眼間就要和我交涉。但他因爲斲喪太過，身體一天一天的衰弱，到家中當盡賣空之日，已是他病不能起之時，我爲他格外刻苦，我爲他典盡什物，我爲他料理湯藥，

總望他病愈後，記得我這點，可以改邪歸正，不料千辛萬苦，度了三個月，他覺到了最後的一天。計從我和他結婚到他死，不過三年有餘，經過百般苦楚，今天稍能安慰我的，只此一塊肉耳！孩子是他父親死後三個月生的，滿月後，我姨母就來勸我到她家中去；又知道我是不肯依賴人的，勸我到榮陞襪廠學織線襪，教我學成後，每月拿出工資四元來，貼她家的飯食。直到今天，已經住在我姨母家三年餘，姨母常對我說：『你貼的飯食，是代你儲蓄着，留做你孩子教育費的』，我心中雖然不情願，但是十分感激她的盛情。

我的家庭狀況，現在是沒有一句可說，但回想起從前來，我便是訴我的苦楚，自然要說得許多。很望我同性的聽者，知道男子不都是可靠的，若自己無一點長處，可以自活，一遇到不可靠的男子，縱然不餓死氣死，這一生在愁苦悶恨中過去，試問有何趣味？我同性的聽者！就拿我想一想，假使出嫁前，已學成一種工藝，出嫁後，何必要在家庭吃這一碗飯，受無窮的困苦；又如他死後，家中一敗塗地，我若仍不趕緊學一種技能，僅靠在家做點針線，是不夠生活的，更不能想到將來把孩子教養成人。若說是有親戚可靠，那是完全依賴人的，這種生活是難受得很。我今天把我從前的家庭狀況，詳詳細細寫出來，我同性的閱者！能可憐我的苦楚，便知道職業是萬不能沒有的，不可不早為預備的。我同性的閱者，如因為可憐我，便猛省到自己，決心去學一種職業，那麼，我今天訴我的苦楚，便可算對人有一點益處，那麼，我也便覺得我一肚子苦楚，已經訴盡，從此可不再向人提一字了。

工讀的失敗

女學教師 鄧穎超

我是受經濟壓迫不能滿足知識慾，被剝奪受高深教育機會的人。我不過僅僅是個初級師範畢業生；所幸我會薰陶在良好的母教裏，七歲便隨母受學。我母每以女子被舊家庭，舊社會壓迫及應該自立的教訓，如講故事似的，解釋給我聽，引得我聽了津津有味。後來因爲家境困難，生活不能維持，我母就出外教學，任家庭教師，住在他人家裏；因此便不能教授我的功課，我只好依女僕照顧。但我母雖終日執教，月入的薪資不過僅夠我母女的生活費，所以我到了十一歲，才有入小學讀書的機會。我在高小僅肄業年半，便投考直隸第一女師，僥倖考取。私心自謂，五載卒業，倘能出任教職，所得的薪資，能奉養老母的甘旨了。乃勤於學業，決計將來自食其力，很高興的過我快樂的學校生活。

光陰似箭一般飛去，轉瞬到了卒業時期，適逢北京高師附屬小學校開放，教員中兼用女子。該校主任親到天津物色教員，我校的校長卽派我前去任課。於是我遂終止了學生生活，開始去度職業生活！這時是在民國九年的暑後。

我赴京之後，因係男校，無女教員宿舍，只得在外另賃居屋。適值學校附近無合適房屋，只得在離校較遠的地方賃屋居住，雇一女役看門作飯，照料一切。

我每日當那一輪紅日尚未從雪濤般的海波裏升上來的時候，卽須起牀，預備到學校裏去服務。我擔任的是初級級任功課，全級學生有五十人。每早七點鐘起監看學生溫課，至八時餘上課，至十一時或十二時下課，午餐須與學生在教室裏聚餐，以便監管一切。午後至三時餘始課畢。每日除看學生溫課時間外，平均上四小時功課。按該校規則，教員須自晨七時服務至午後五時始能離校，且完課後也有許多校務待理，如計算學生勤惰，填寫各種表册，改學生作的各科成績，并兼管在校午餐學生飯賬，預備次日教授用具，每日也總得到五時方能竣事。每星期開校務會議，審察教科書會（該校一部份用書係自行編輯，由全體教員審察）各一次，每值開會日期，七點多鐘始能歸家。這不過是一日工作的歷程。每至月杪，須將學生一個月內的勤惰按名計算填表，檢查學生體重，及每個學生一月內在校生活狀況，品行學業的優劣，均須填入學校通知書內，送致家長。

我在這種的職業生活裏，每天除喫飯睡眠以外，輕

鬆的日子，也難得到一兩小時的休息。趕上忙冗的時候，忙不了的校事，便留待星期日補辦，有時便不知有所謂星期日了。

該校男同事約三十人，女同事二人，學生六百餘人。所幸師生精神均活潑；同人均頗盡職責，亦肯研究，足以彼此互勉，使學校呈現一種活潑向上的氣象。

至於說到自己的生活，殊令人可嘆，每月的車費，房費，交際費，購書費，及家裏人工火食費，雜用……等，因生活程度高昂之故，月入三十五元的薪資，僅僅只敷我一身一口之用。加以北京的教育經費缺乏，常常三五個月不發薪資，我就時常受斷炊之苦。不但不能奉養老母的甘旨，反累及我母寄錢來救我的飢荒。

我母有內傷疾，被經濟的壓迫，不能休養，家庭的零丁景狀，有李密劉母之嘆。因此，我就不禁感傷困苦，想改圖別業。但以素未受訓練，更無機會可逢，只得免强忍耐。在師大附小任教一年半，值留美女子預備學校成立，設有商業銀行簿記班，我遂堅辭附小職，轉入該校肄業。因經濟關係，後又不得不在公立第七女校彙科任教員，每星期任課十八小時，月薪十七元。過了三個月『學』而兼『工』的生活，忙得我食不寧，睡不安，身體精神，日見損毀，我才領教了工讀主義只是紙上能談而不能實行的一種主義，於是這種生活不能再繼續了！

正在這時，聽說天津有人創辦女子商業銀行，先傳習二十名女生，預備開行時應用。我得了這個消息，以為得到了改圖別業的好機會，趕即到津報名，不料學生已經滿額，且已開課，後經再三說項，費了許多唇舌手續，始允許插班。我遂由京轉津，由工讀的生活轉入學而不工的生活了。

來到天津，不分晝夜學習，期滿畢業。但該行開辦尚無定期，我因四五個月無收入款項，加以在銀行學校上學，三四個月共用去百餘元，在有錢的人，百餘元不算什麼，以我的窮況，竟有累不起之勢。在民國十一年暑後，即任天津達仁女校教職。我二次的職業生活，遂又開幕了！

我在達仁學校，亦任初級班級任。學生有四十餘人，每星期任課十七小時，每月薪金共三十四元。我個人每月衣食，雜用，交際，娛樂，購書等費，須占薪金

二分之一，餘者便以之奉養老母。

我的經濟狀況，既時感困難，但我的工作，却十分的忙碌！每日除上課外，還得要改作文，習字，筆記，預備功課，處理校務……幾無休息的時間。加以有時要到婦女日報社及與同志創辦的女星第一補習學校服務，參加婦女運動，及社會運動，忙累萬分。不過這些事業皆是我所願意作的，故精神上仍感到快樂。

在現社會裏，小學教員所受的待遇，很難維持生活和使疲勞的人得一些安慰。對於教員的愉快，衛生，修學……等問題太不注意了！只有那一羣天真爛漫的兒童，從她們活潑的精神，甜蜜的微笑裏，給與我一些安慰。有時我望着她們笑，她們也伴着我笑，從相互的微笑裏，却可以恢復我一些疲勞。至於她們對功課的努力，更能算給與我努力教學的興奮劑！

此外便是我們同事的相處，也很和樂天真。現有女同事十二人，男同事——校長——一人，我們對於教學方法上，時常加以研究，互相批評指導。誰有過失，都不客氣的勸勉。因此相處甚洽。每日下課後，或疲倦的時候，常聚到一處，同游同唱，任意談笑，相互安慰，友誼的相愛，直似親姊妹一般！

當我服務社會之始，便感覺到我在學校，所學的課程，不足應用。迨服務稍久，漸領略些人情世務和人生處世的成敗利害，更見教育日新月異，學術日進千里，益感覺着我的學識，處處不足應用，心裏非常的痛苦恐慌！但在我這三年半的教員生涯裏，得到一個教訓，便是一面教人，一面自修，是不可能的事。因我前邊所說每日的各種工作，幾乎把時間完全占去，就是有了一點閒暇，也只落得稍事休息。以教師而無讀書的時間，不遲幾年，恐要變成一個時代的落伍者。教師既無讀書的時間，更怎樣的去研究教學方法？這不能不算爲我國小學教育進步遲慢的原因之一。望熱心小學教育的人，對此點要加以注意才好！

我們雖然處於這種情勢，不過負着教育之責，終不能不努力以圖改進。我曾偶試驗一種較新的教學方法，與兒童自由發展，自動的機會，但結果在學生方面時感困難。據我的直覺，蓋由於未曾受過良好幼稚教育，及家庭教育的兒童，已被那家庭中束縛抑壓，將自動的能力毀滅了不少，若給與自動的機會，他們直有點不會動

了。未識小學教育同人，亦曾感此困難否？

當我在高師附小任課時，所教的學生，五分之四是男生，五分之一是女生，迨到逢仁授課，純是女生，據我的觀察，男女生的個性精神，確有許多差異。男生性浮躁粗鹵，却極爽慨勇敢，在功課上遇到困難時，能忍耐去作。但女生則反是，心性固沈靜仔細，只是太缺爽慨勇敢的精神，遇事卽畏縮不前，在功課上，處事上若感到困難時，則惟有以眼淚應付，毫不思解決的方法。

凡負女子教育之責的人，對於這些弱點，都要極力給她們矯正，尤其是在小學時代。望教育界同志，注意這幾種弱點及其遺害！

現在婦女解放的聲浪，雖然日高一日，明白解放眞理的固不乏人。不明其中眞理起了誤會的也還不少。婦女解放，便是自食其力，經濟獨立。婦女能自立生活，並非專益婦女方面，實與社會家庭，皆有補助。如女子能就職業，自謀生活，同時社會裏，卽可增加一個爲社會工作的實力份子；家庭裏，爲父母的，可得一能幫助他的女兒；在男子方面，也可得一能助他的伴侶。這是女子應就職業的理由一。

我國的習俗，每家婦女老小的衣食，皆倚賴男子供給，一旦男子的職業，或有變遷停頓，則全家的生活，一齊困難，甚至流離失所，這種慘狀，所在皆有。就是富貴之家，賺錢的人入款雖多，但因全家的奢侈，出款也很不少，一旦賺錢的人有了意外，全家的人已習慣奢侈，不知儉省，以至所入不敷所出，日久坐喫山崩，富貴家的婦女子弟，中途流落不堪的，亦數見不鮮。倘其婦女能就職業，自謀生活，衰頹之中，未嘗不可以挽救挽救。

譬如一個男子，每月謀得三十元的進款，僅僅只夠供給一家的衣食住，除衣食住以外所有的用費，必然要拖欠虧累。倘若他的妻子，每月也能謀得三十元的進款，不但不至虧累，且有餘蓄，家計也易於振興；果能家家如此，不但家庭獲益，全國之中，男女國民，皆成有用之材，國家當然也容易富強。可見婦女解放，及經濟獨立與否，於家庭國家，貧富強弱，皆有密切關係！這是女子應就職業的理由二。

我很希望職業界，設法開放婦女謀生的道路，更希望各家庭供給女子的教育與兒子同等。假此互相輔助，

神婦女得到根本解放！

至我將來所希望的職業，仍不外教育界及新聞界。因為這兩種工作，都能給與我事業上極大的幫助！

最後借着此次徵文的機會，將我對於婦女界的苦衷略述一二：

我國自古以來，教育婦女的知識，不過是三從四德，教育婦女的技能，不過是家庭瑣細事務，耳目中所聞所見的也不過如此而已，即近十數年來，雖有幾處寥若晨星的女學校，其中的教育，何曾完備？現在的婦女，初到社會上作事，知識當然幼稚，對於事務上難於應付，或有不知適從之處，此種現象，情有可原，俟其受過些經驗閱歷，智能自然要增進些。至於人的品行和道德，賢愚不等，男女皆同，勿以一二不肖，盡誣其餘！婦女的技能及學識，緣在家庭的培植；造就婦女的人材，當基於家庭及國家負責；不是筆下空言所能收效的。

一九二四，四，三，於天津。

壹天精舍

女醫生 龔芳秋

我是一個纖弱的女子，年紀又輕，對於自己的職業，沒有什麼經驗；姑且把我從前的經過情形，詳述一番，做我十多年來的小史。

我七歲的時候，祖父教我到自己創辦的啓秀小學校裏求學，到了十歲，國民部畢業。我們海門本是鄉僻之地，這時候教育還不很發達，女子教育更不容說了。好在我的家庭還不算舊式，我祖父雖是前清的舊官僚，他的腦子却是很新，對於男女，並沒有兩樣看待，而且很注意女子教育。我的姑母韞聰，在本縣啓文女學裏擔任管理兼教員，祖父就教我跟她求學；校裏先生們，看我的國文程度還好，就教我插入高等二年級，十二歲畢業了。

這時候，女界的新思想，已經大大的發展，『自由』『解放』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我海門風氣也漸漸開

通了。我十二歲以前，一直過酣嬉嬌癡天眞爛漫的生活，全不知道我們在這世界上，有怎樣價値，有怎樣責任。自從啓文女學畢業後，年紀漸漸大了，吸收的新空氣漸漸多了，才知道我們女子也是『天民』的一分子，在這世界上很有價値，很有職任的；那就大發志願，要想勇猛精進達到最高目的。然而我的父親母親，因爲我年紀還小，不放心我出門，教我暫時在自己家塾裏讀些經書；十三歲到十四歲兩年，讀完了論語，孟子，詩經三部書。正要想升學，可是天不假緣，我進取的熱度既高，而潛伏着體肉的『病魔』，也隨着有力，好像妒忌我進步，無形的阻止我進取；十五歲上半年，正要預備考進中學學校，那知道一病三個月，就動彈不得，及至離了牀褥，不覺半年已過。但是我雖則有病魔纏擾，我進取心還是不懈，不過被父母竭力阻止，不能夠如願。閒來無事，翻些醫書看看，起初不過爲攝衛身體起見，後來看得高興，却引動了學醫的念頭。醫書是我向來喜歡的，前幾年暑假寒假期內，我宅上先生，教我讀幾部醫書，如內經，湯頭歌，藥性賦等，讀得很熟。當時不過借他消遣，沒有什麼意思。大病以後，改變了求學的方針，引起舊日的觀念，立定主意，研究醫學。拜姻伯姜黎輝，姑丈陳芷香做老師；他兩位先生，對於中國醫學，很有研究，足有三四十年功夫，確是富於學識經驗的老醫家。我家裏有了病人，總是請他們來看，我的病，就是他們看好的。我還有一個表姊張叔眞，她是多年行道的女醫，很有心得，我又和她時常研究研究。

父親又替我請一位宗兄隱仙先生，教我文學和美術。於是我從十五歲下半年起，每天上午，聽講左傳或古文一課；下午臨臨碑帖；每星期做文章，或詩，詞一首；畫淡墨畫或水彩畫一幅；其餘的時間，專門看醫書。又定購丁福保先生的醫學報看看，有不懂的地方，問問先生；或則到姜陳兩先生那邊請教請教。承蒙他們對於我非常熱心，各把所有的心得，『倒囊傾篋』的告訴我；所以我對於醫學，很有興趣。

自從十五歲到二十歲，氣體還好，沒有什麼阻力，循序漸進，不至於間斷。五六年內，讀完了張仲景的傷寒，金匱，再看完了溫病條辨，外臺秘要，神農本草，唐氏中西醫學彙參，葉天士醫案，王叔和脈訣等書。又以爲婦科一門，和我們女子有切膚關係，所以格外注

意；陳姑丈又最精婦科，我請他指教，得力最多。

我究竟是個女孩兒，起初行道的時候，七分膽小，三分怕羞，人家請我診脈開方，總是畏縮着不肯去。後來姜先生對我說道：『膽要大，心要小，你有志行道救人，切不可以膽小，假如一直膽小，就一直不敢行道，志願也就一直不能夠達到了。』我聽了這幾句話，很以爲是，就把病人做我的試驗品；先生診了脈，開了方紙，我也去診診脈，私下也開了一張方紙，和先生開的比對比對，就請他用『直觀教授法』來教我；照這樣做法，幾次以後，漸有把握，膽子也漸大，居然常常替人家看病了。

回想從前，才相信凡事都有自然的因果。假如我從啓文女學畢業以後，不生大病，就此升學去了，誰也想到後來要看醫書，做女醫生呢？照這樣講起來，所說潛伏着體內的病魔，不是阻止我進取，却是教我改變求學方針了。古人說道：『良醫與良相同功。』我雖則不敢夢想到良相同功的地步，但是抖擻精神做去，總有些發展，那麼，這個病魔，眞是『惠我無疆』了！

我的職業場所只在自己家裏，很自由的。父親給我一間東書房做醫室；臨仙先生替我題一塊『壺天精舍』四個字小匾；於是人家都叫我做『壺天主人。』這壺天精舍，景致很幽雅；前面一個小天井，布置一個小園，壘石做假山，砌磚做花塢，夾夾雜雜栽了四時的花卉，還有翠竹綠蕉點綴着。東邊鑿着清池，池裏種的是荷花。夏秋時候，開了明窗，下了簾子，前面有綠影清氣透入簾內，憑着東窗看看荷花，一陣香氣，直送到心腦裏去。病人到了這里，病要立刻減去許多哩。這裏頭，還有醫書滿架，字畫碑帖和其他的書籍，不計其數，現在都歸我一個人享用保有。

海門女界做醫生的很少，人家看見我一個妙齡女郎倒會行醫，很以爲奇，絡繹不絕來請我看病。我因爲起初行道，一概不收醫金，後來有些人，反而不好意思來請我看病。張叔眞勸我道：『你既然有職業，就該有收入，只要不計較，不必客氣，你要客氣，人家也要客氣，反而多費周折；幷且你既不受醫金，人家不便來請你。你的本能，就不能夠發展了。』我很佩服她說得忠實，從此不再推却醫金，不過遇着貧的，仍不受他分文。現在收入，每個月大約至少在三十元左右。

收入雖少，好在生活費也不多，我還沒有出嫁，所用的不過是化裝品，娛樂品，——字書碑帖及其他玩具遊玩費等，統共每年消耗，不過一百七八十元，此外沒有旁的費用．至於衣食交際等費，完全是父親給我的．

我的家庭，在海門要算是一個大家庭了．主人，和教師，帳房，婢僕等，內外老小男女，統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堂上有一位祖母，兩位庶祖母，要待奉養；我兄弟姊妹們，共有十個人，只有我的哥哥，姊姊，已經婚嫁，還有六個弟弟，一個妹妹，要待教育；啓秀校現在添辦了初級中學，常年經費，更加要籌措得多；統算每年的出款，至少在二萬元以上．至於每年的進款，平均計算，可得五萬多元．這個都是父親一個人經理的，並不要我幫助半點．

我既是不要分心到家政上，於是天天在靈天精舍裏做我的職業．並沒有同事的人，獨自一個，定了時間，替人家看病，上午九點鐘到十一點鐘，下午兩點鐘到四點鐘，每天共有四個鐘頭看病．其餘的時間，仍舊看看醫書，報紙，臨臨碑帖，寫寫蘭梅．因爲身體太弱，又是年輕，暫時只有門診，沒有出診．或則有至親骨肉，病得利害，不能夠來到這里，我只好親身去替他看看．

我現在雖是做了女醫生，我的志願，還沒有達到十分之一二．因爲我究屬年紀輕，沒有經驗，遠處的人，還沒有曉得我；現在雖則不靠行醫喫飯，但是收入究屬太少，算不得一個正式有職業的人；一天到晚，幽居在靈天精舍裏，眞是像籠裏的小動物，算不得一個完全解放的女子；這是我不能不有的感想．然而實在因爲身體不好，勢必至處這個境地，並沒有人來束縛我．

我就此能了麼？也不是的，我雖是一個女子，却不是『安於淺近』，『自暴自棄』的無志之人．我還是要想出外求學，——求高深的醫學，等到國內的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再出洋留學，博得一個——醫學上的——學位，能夠在國內外最有名的醫院裏擔任些職務，才算達到目的；這是我對於醫學上將來的希望．

婦女何以應該就職業呢？人們生在世界上，本來一切平等，人人有應享的權利，就人人有應盡的義務，婦女沒有職業，只能夠分利，不能夠生利，在在要靠着男人生活，要靠男人生活，自然要做男人的附屬品，受他束縛，聽他驅遣；假如有了正當職業，同男人一樣有獨

立自主的能力，一樣占社會上的位置，勢力，那個敢來看輕我，欺侮我呢？就『女權』講起來，婦女不能不有職業。

況且，婦女個個能夠生利，在家庭，社會，國家的經濟上，有直接間接的極大關係。譬如一個人家，夫婦兩個人，夫的職業，每年收入，有一千元；婦的職業，收入也有一千元；併算起來，每年收入，就有二千元，還愁經濟不充裕麼？中國人口，號稱有四萬萬，當然有二萬萬婦女，這二萬萬婦女，如果人人有職業，就憑空多到一半生利的人，國家豈有不富的道理？就經濟講起來，婦女更不能不有職業。

從心理學上考察起來，婦女的性質，大都是『多血質，』或是『神經質，』就到職業，一定肯熱心，耐勞苦，有恆性，這是我們婦女的長處，并且婦女的性情，大都是柔順溫靜，假如各處的職業機關，隨在有婦女們參與其間，還能夠不知不覺收得『社交』上融洽的效果。於是國民互助的精神，更加發揮光大了。

我既然希望我個人的職業，將來大有發展；我更要希望我女界同胞，共奮精神，為自己立女權，為家庭，社會，國家，發展經濟，做個獨立自主和男人一樣的『天民。』這是我天天馨香禱祝的！

一九二四，三，二五，于登天精舍。

教師生活的追憶

文牘員 莞蘭

今天S姊送給我一本婦女雜誌，當時我打開封面一看，見有特別徵文的啓事一篇，於是引起我寫下以下那篇文字——

我自從一九一八年由美回國後，在上海S女子大學曾任過高級的英文半年。在那個時期之內，我的生活，總算清高而且愉快。當太陽慢慢地由東方上來，鳥兒在枝頭高唱，一陣陣的電車聲，把我從迷夢中驚覺了，於是我慢慢的起來，一件一件的完成我一天的工作。

我在那班上擔任的是詩歌和小說；小說是選讀歐美名著，詩歌是以浪漫派詩人的作品為主體。課堂上的感情，課堂上的歡樂，真如身入青雲，飄飄然日與潔白之天使為伍，其快慰局外人豈能想見？

有人說，粉筆生涯，是職業中最不堪設想者。我對於這句話，絕不贊成，並且覺得粉筆生涯之可貴。當我在上海的時候，課餘無事，常與二三學友，或拍球，或舞蹈，或唱歌，或鼓琴，我愛她們，她們也都愛我，在形式上我們雖是師生，在精神上我們又何異於姊妹呢？

在那里月薪是不多的，但也很可以維持我個人的衣食了；在那里同事都是教友，且大半是西洋的士女，但是，我和她們也都互相敬愛，那時的我，誰不是樂天的女郎，卻也相類無愁的孩子呵！

記得有一天我正在講演英詩人雪萊的略史的時候，一位同學忽然站了起來，微笑地問我說：『雪萊的長詩"Queen Mab"是在他幾歲時出版的？』我聽了這個問題，心中非常慚愧，因為我雖然知道"Queen Mab"是雪萊一首宣傳改造社會的思想，主張廢棄財產，主張自由戀愛，主張男女平權，以及非神非戰的長詩，但這首詩究竟在雪萊幾歲時出版，我卻一時記不起了。於是我不能不紅着臉兒回答她說，『是的，我很抱歉」但是，我能夠在下一點鐘告訴你們。』在這幾句話之中，同學們一個個都笑了，雖然我並不知道她們究竟是為我的臉紅而笑呢，還是為我的才疏學淺而笑？那時我一想到學問，我的臉益發緋紅了，同學的笑聲，也益發響亮了！在這最短的幾分鐘內，我才深深的了解，粉筆生涯之不易，但同時又深深的悔恨在留學期中為什麼不好好的用功！

但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偶然回憶，雖然從記憶之土裏，還能拾起一片片的殘痕，但過去的終於過去了，不必回憶，也不堪回憶啊！

現在呢，我仍然是一個有職業的女子；但是，我的職業改變了，我的生活差異了，我再不能與那些美麗的天使同在一個課堂裏研究，也永遠不能與那些活潑的安琪兒一同在花園裏舞蹈了！唉！使我臉紅的人兒呢？陪我念詩的人兒呢？我仍然是我，但是，我的職業改變了，我的生活差異了！可愛的天使呵！可愛的小鳥呵！我離開了她們呢，還是她們離開了我？

我一個人，必不能得着長期的幸福，命運是這樣說的，時間也是這樣說。我為什麼不能永遠的與那些可愛的天使在一起呢？我為什麼不能始終過那清高而多趣的粉筆生涯呢？ 我記得我歸國的時候，我美國的同學 Miss Mills 曾經對我說，『願你回國後，不要忘記教育之可貴，更不要忘記文藝之價值。』現在言猶在耳，但是，我却沒有機會在教育界上立足了，更沒有機會專心於文藝了！這是我的不幸麼？這是生計的魔力呢？為什麼我竟不能實行我的志願？為什麼我竟願為環境所支配呢？我太無用了罷！我太胆小了罷！

其實呢，不論誰處到我的境遇，恐怕都要為環境所支配，恐怕都是不能遂其宿願！現在我不願多說廢話，多占婦女雜誌的篇幅了。以下就是我現在的不願享而又不得不享的職業生活——

我自一九一九年春離開上海以後，隨即被在北京的美國朋友 Miss Martin 請到北京 William's Company 裏去當文牘了。在那里薪金是很多的，一切都很如意；過的是西洋的生活， 說的是西洋的言語。 初進去的時候，雖然事事都覺得生疏，事事都覺得新鮮，但是，不到一個月，所有的工作，我都熟悉了。我所學的雖然都是文學，但商業知識，却也不至於外行；所以我在這里雖然心中極不願意， 但在工作上， 却也不至於對付不下。

我的家是在那公司附近。家庭並不很大，父親是早已去世了，弟弟還很幼小，可憐的老母，已經是耳聾目盲，雖則不過五十餘歲，但從表面上看來，却至少也像六七十歲的老婆婆了！她是如何的可憐呵！——假如父親不死， 我的責任或者要因此減少大半； 假如父親不死，我的生活或者還是清高而多趣；也許我現在還是和那些可愛的天使在一個課堂裏研究，也許我現在還能與那些美麗的安琪兒一同在花園裏跳舞。因為父親在時，我只須維持我個人的衣食，父親死後，我却不能不舍棄那薪金微薄的粉筆生涯，再圖能够維持一家的衣食的職業了！唉！父親終於死去了！父親的責任終於加到我的身上了！我終於離開了那些可愛的天使，犧牲了那種清高而多趣的生涯，跑到這不願就而又不得不就的職業隊裏了！這是一個專賣化裝品的公司，在這里只看見美麗的化裝品， 在這里只聽見說價目的洋話。 使我臉紅的

人兒呢？陪我念詩的人兒呢？偶一回憶，我的心即破碎了！唉，可愛的小鳥呵！可愛的天使呵！

我每日六時起床，梳洗後，看兩點鐘心裏所想看的文藝作品，然後陪着老母與幼弟等用了早點，看着幼弟夾着書包出了家門以後，隨即坐上包車，一直向公司拉去。那公司的辦公時間，是從上午九時起到下午六時止的，我每天及時而作，及時而息，雖然覺得消閒，但這種機械式的工作，却也時常被我詛咒。唉！假如父親不死，我如何至於這樣的不自由呢？許多人都羨慕我的位置，許多人都羨慕我的進款，老母也曾經這樣的說過：『現在你真好了！你以前在上海的時候，一個月不過百元的進款，還要口講指畫，費盡心血；現在你的進款已經加倍了，除了按時工作而外，什麼也不消想得。』唉！她那里知道我精神上的束縛呢？這種死板板的工作，假如不是爲了家庭的負擔，恐怕我早就拋棄了！——因爲我的天性是不在這個呵！我的志願是不在這里呵！我所日夜祈禱的，只求能永遠的在那美麗的花園裏舞蹈，永遠的和那些美麗的小鳥們歌唱。寫到這里，我又想起我的先父了！唉，那些在父母庇蔭之下的女子，眞不知道享有何等的自由與愉快呵！

我欽羨花的生活，生長於光天化日之下，微風細雨之中；我欽羨鳥的生活，遊息於山巔水涯，寄身於上下左右空氣環圍的巢穴裏；我更欽羨水的生活，能够自由地潺潺流走，欽羨雲的生活，能够裊裊的自由卷舒！但是，這都不過是欽羨罷了，可能實現？何時實現呢？我愛聽江南的微雨，我愛看西湖的春色，但這些都成過去的夢，都成將來的夢了！

職業是永不讓人自擇的麼？爲了自己的負擔，是必須犧牲自己的個性麼？我謹以此二語作我此文的結束，我謹以此二語質之職業界諸君。

一九二四，四，二，北京。

從磨折中逃出的自由生活

機織工　秀英

一　我就職業的原因

我的父母，在十幾年以前，本也富足，因爲得了祖父的遺產，所以每年除消耗外，還能賸許多穀子，到五六月間出糶，至少可餘百數十元。後來我的父親想及家財的大，沒地方可以放他的銀錢，不久就愛玩起來了。那時我祇有一個哥哥，他已經在高等小學畢業，我也入了國民學校。不到一年，我的親愛的哥哥，患了痢病，不上旬日，竟不辭家人，緊閉着兩眼去了！我父親的玩事業，嫖堂客呀，賭錢呀，樣樣都學的好了。哥哥死的時候，越加玩得利害，并且家產也虧欠起來了，哥哥死後，父母都很悲傷的；母親連每日所喫的飯，都吞不下喉，把她什麼事都忘掉了，只管每日哭着。父親就不然，爲了哥哥雖然悲傷到極點，而他原來的手藝，還不曾忘掉，還是不數日，要去幹一回的。那時哥哥死了之後，父母把我越看得重些，什麼東西都給我喫。當時我在國民學校已經是二年級了，先生把我也看在眼裏，因爲我父母曾拜託他過，請他好好的教育。又過了一年，我家的事務也多了，父親的手藝還不曾去掉，并且嫖得更加利害，家產如山一樣的崩塌下來，從前家裏的興旺招牌，也掛不起了，債也欠得多了。但是我讀書格外聰明伶俐，并且進步得很快，先生很喜歡我。那時我有十二歲了，在此時，父親把我的婚事就包辦起來，把我給周姓的一個不曾認識過一次的男子配爲夫婦了。當時我的年紀雖小，也略知道一些事，但是怕醜，把自己對於那不識的男子的意見，都忍瞞下去，不敢與父親提議討論，於是我的婚事就從此定了。當我在高等小學二年級時候，家裏債務累累，就在那年冬關磨（鄉間俗語，謂欠債者向債主還幾成清債爲關磨），將家中所有的產業清償。等了關磨之後，家裏所存無幾，適逢那年冬乾，

好幾個月未曾落雨，什麼東西都是枯乾極了，連鄉裏的菜，都沒有喫。有一晚，我們的鄰家一個小孩子不愼，於是起了火，我家毘連更近，這一場災，把我家弄得如水洗一空，不講什麼煖衣飽飯，連屋都沒有住了！正是在十二月的時候。第二年正月，父親把我出嫁，我想替父親減少些負擔，所以只好到周家來了。誰知道到了周家，我的丈夫是曾經有一個妻的，因她和阿姑不睦，——總說鬧了許多口舌，每日阿姑與她至少要互相謾罵一頓，後來她阿姑竟逼迫她出去。她一直到了長沙，又到了沅陵，嫁給別人爲妻。我到他家來的時候，頭一年也很好，阿姑要我怎樣做事，我就怎樣做。阿翁我未曾見過面，因爲被阿姑趕出去，不許他在家裏住，後來到了茶陵鐵廠作苦工去了。丈夫那年也到益陽去謀事。民國七年張敬堯入湘時，阿姑也回娘家去了，我家只有四個人，眞是各處一方？後來阿姑回來，我與她住了半年。她的嘴吧眞是多，不講這件事，就要講那件事：不駡這一個人，就駡那一個人，嘴裏總是咕咕的唸個不休，漸漸地把我駡起來了。有時我也忍不住，回答她一些話，她說：就要撕爛我的嘴，有時竟把我痛打，我也只好忍着。我暗裏不知流了多少眼淚，收集起來恐怕有好幾穀籮。我在娘家簡直沒有做過許多重事，娘家窮時，我恰好不久就出嫁了，到他家來，每日要到山中去撈柴來煮飯喫，扯些草把豬喫，幸而我的脚這大，這些事都可以做的，雖風雨的天，阿姑總是教我去做的。有年十二月，她到她女兒的家裏過新年去了，把倉門鎖上，不許我開，米櫃子的米，只賸得幾升，她也不曾對我講什麼，就去了。等到米喫完了，我就把她的鎖開開，量了幾斗穀，來礱米，做過年的預備，到第二年她回來知道了，把我痛打一場。那時我想自殺，竟捨不得我娘家的父母，所以我也沒曾下手！民國八年，我的父親做點生意，略微賺些錢，可以供給家中一切費用。到七月，聽說我丈夫自益陽到長沙來了，所以我與父親商議，要向他借幾塊錢，做路費到長沙來。九月初二日，把自己一切的東西收拾好了，就不辭阿姑搭船而到長沙來了。此時見了丈夫，他問我：『你來做什麼？又要來害我麼，你這賤骨頭？』後來許多人和丈夫設法，把我去學一種職業，到馬恆記去學打洋襪子去了。

二　在職業中所過的生活

進了洋機店後，每日坐在一架機子前面，初學的時候，脫了許多針，每口針値錢六十文，每日發憤只可以打五打，一百文錢一打，可以得到五伯文，除了伙食，只可以餘三百文。後來每打只能値錢七十文，每日所餘更少了。女同事共有五人，辛辛苦苦的做了一整年的工夫，只餘下十幾塊光洋。後蒙某機關一個有勢力的人的薦，把我送到紡紗公司去學藝，就在搖紗部搖紗，剛才學了兩個月徒弟，就出了師。在學徒弟的時候，每日的工資歸師父有，出了師之後，薪水概歸自己有。女同事大約有五六百多人，男同事約二千人左右，都是湖南各縣的人，外省人很少。工作除星期日休息外，日夜均須工作。作工的人，分日夜兩班，日班從早晨六點鐘進工場，到下午五點四十分鐘才能出工場，但午餐時可以出場，并可以休息幾十分鐘，夜班須從下午六點多鐘進場，工作到第二日早晨五點鐘，但午夜時，可以稍微休息，幷且每人給點心錢八十文。日夜班輪流工作，如這星期作日班，下星期必定要作晚班。有監工員，監督工人，沒有病的人，無事不準向監工員請假，請假過多，則開缺。無論男女，每人須佩帶工人學友會的徽章，以便出入工場。無論什麼人，不許在工場內吸煙。搖紗部，細紗部，粗紗部，彈花部……等，都是按工作計値的。該廠每日所出的貨，除原料和留職員和工人的薪水外，可以賺三千元左右。工人薪水每半個月按時發給現洋，於放暑假或寒假時，工人每人也可分紅利一元。女同事大約五六百多人，都在搖紗部和揀紗部，住在廠內的佔多數。——特別有女工住宿舍，格外有限制，不與外界毘連的。我們住在一間房子裏的有八人，都是同鄉人，多半是有知識懂世事的人。我於日裏作工，夜晚則抽出一部份的時間，來看書。住室裏面的電燈，是一個整夜不熄的。晚間作工，則抽出日裏一部份的時間來看書，及洗濯等。每逢星期日，則整日的看書。我所有的書，完全是我表弟給我的。我在職業中的生活，眞是快樂，比在家受凌磨的我，好似登了仙境了。

三　今後的希望

像女界中這樣顚倒流離命途多乖的我，還配希望做一個什麼人？不過我還想讀書，今年暑假中，決定考學

校，把從前在高小所受的科學補習一下。或進師範學校，或進職業學校，將自己所積蓄的約二百元，來作學膳費。并且沒有子女把我羈絆，我還可以自由前進，後來總可以得到經濟的自由。從師範畢業後，或去當教師，教導別人的子弟，或再去研究醫學，這不過是我一種幻想，究竟能否達到目的，那是很難的事。我是女界中最不幸的一個，任憑我自己的意志做下去。中國的女子，自幾千年來，總不算是一個人，每每屈服在家庭專制制度之下，不能自由一點。像我這樣情形的，恐怕很多，不算是我奇異可憐的歷史。女子能夠得到經濟的獨立，就可以做人，一日能得到經濟的獨立，就算是在世上做一日的人。欲想得到經濟的獨立，就不能不有一種職業。有職業可以生產，就可以得到經濟獨立的地位，可以不依賴男子，而屈服在男子勢力之下，或家長勢力之下；苛刻虐待的情形，都可以永遠脫離，而得到人間真的快活；不獨是女子的幸福，也是人道主義的實現時期了。

平凡生活的一段

私塾教師 山風

我是一個平凡的女子，因為沒有什麽奇特的地方，所以搦起筆來，就很難落墨了。我不知將截取我這平凡生活中的那一段，可以告訴給讀者。

可是想到我的家庭和個人的境遇驅迫我不得不走這條平凡的路的時候，便感到我這平凡的路或者有和別人不同的處所了。倘若讀者不嫌煩瑣，那我就先將我走這條平凡的路的由來，簡略的說一說能。

這是要求讀者諸君原諒的：就是我是一個舊式家庭中的女子，我沒有在任何學校畢業，也沒有進過任何學校讀書，我沒有資格可以做別的事，環境逼迫我，我只能做個私塾裏的先生。我雖然出過嫁，可是我丈夫和我永別已六年有半了。

讀者諸君！我現在已三十九歲了，在十四年前，我也和旁的女子一樣的不知愁苦，夢想着我將來生活如何的美滿，如何的幸福，可是現在都成了幻境了！

我在二十五歲以前，日間除却俏婷婷地做些針黹而外，便是和小弟妹們遊戲，晚間更從我父親那里學點書史。我學習讀書，並不含有多大的希求，不過以爲認得幾個字，是女子將來幸福中一件重要的事能了。那時女學雖漸興旺，我終以年齡已大，父母不讓我去，因此對於我的學業上，沒有高深的造就，僅識之無而已。唉！現在覺着這一點點努力的結果，來維持我的生活了，這是誰也夢想不到的罷？

我在私塾中討生活，已經四年多了。我很慚愧，我沒有一點學問，便來當這個職務！尤其是在初試的時候。可是我雖然受着良心的驅策，不想去欺誑人家，但生活問題，却一天天壓迫得我很利害，不容我不如此做去。那麼，我該在此處先介紹我的家庭狀況了。

我家現有人口六人，一個老翁，三個叔叔，和一個小姑。我在初嫁時，我的丈夫剛自警官學校畢業，任浙江某縣警佐，這時家中還好，夫翁也在湖北當警務友。自辛亥而後，我的丈夫便下了差使，在家賦閒。在二年五月間，他精神上因爲受了某種刺激，失了常態，啼哭無常，舉動乖異，雖有時回復原狀，但每隔一二日，又復如故。醫藥罔效，筮卜無靈。數年之內，陪伴病人，終日神志昏沈，精疲力盡，不知寒來，不知暑往，三更燈火五更雞，我均備嘗之了。

在民國七年八月初四那天早晨，一個慘淡的早晨，唉！他竟拋棄我們去了！從此幽暗生活的影子，便緊緊地落在我的肩頭，我也沒法去擺脫他了。自從夫病以至於永別，家中衣物，已爲之一空，營葬等費，都從親友處張羅而來。誰知隔年三月初旬，我的婆婆罹患傷寒，臥榻不起，兩旬而後，又復長辭我們去了。憂痛餘生，更不能不操持家政，雖一文葱蒜，一壺開水，也不得不由我手中經過。莊生曰：『人生與憂患俱生』，至哉斯言，吾人實不能不奉爲真理。

在民國初年，夫翁由武漢歸來，在本地一個私立中等學校裏當國文教師，每月薪金，便充家用，但也只能敷衍。家中購買食物，出入無人，不得不雇一女僕。統算全家衣，食，住，教育，以及親友婚喪慶弔各費，每

月開支，最低額，沒有三十五元是不行的。但此數已超出老人的收入。我家非裕者，每月透支，將何以卒歲？這是很明白的事實，我若不自求生業，那是不能自給的。這就是我現在就事的動機了。

在目前的社會上，到處是人浮於事的。眼見那班有才有力的男子，且多落伍，像我這沒有多大能力的女子，能夠跨上競爭之舞台，而不告退麼？這些問題常常圍困我：我沒有資格，何業可以經營呀？我更丟不了家事，那里有這麼一個恰巧相當而又適宜的位置呢？……可是我又將任飢餓壓迫我，束手待斃麼？呵！我現在很明白所謂人生，並沒什麼深文哲理，一言以蔽之，「苦惱」而已；所謂生活，也不過現出狼虎的態度，和麵包搏鬥的現象罷了！

我很明白，我要免去痛苦，那非做搏鬥中的一員不可；於是在八年中秋後，得親友的介紹，有女生七八人，便在一個尼庵裏租了兩間房屋，從事我現在的生涯了。這種平凡的生活，一直過到現在。每年平均可得百三十元進款，藉免凍餒，亦云幸矣！

太陽就到庭前兩顆梧桐的樹頂，樹影落在西邊屋簷上，當瀏亮的自然之歌曲，開始從小鳥們喉中滑出的時候，我的工作開始了。孩子們咿咿呀呀地背誦生書完了，便練習書寫與講授新課等。後院裏嗡嗡地鐘聲響了，小師父點起長香，照例唸起他們的午經，孩子們便於此刻回去吃飯。午後孩子們又開始練習作文或是講述故事等。等到屋內祇賸有灰暗的銀色光時，後院裏的鐘聲，又在狂亂的吼了；於是孩子們便習慣的收拾書包。靜靜地回去，那我一日的工作也就此完了。

我這麼很平凡的看着一日一日過去；一年一年過去。當青色爬上了梧幹吐出肥嫩的小葉的時候，我知道春已到了；焦黃的落葉打在沒有糊紙的窗櫺上，知道涼秋已到，我便這樣的度着我原始生活——似乎世界萬有，與我並沒有什麼關係一樣，尤其是，淡黃的太陽，冷淨淨地曬着灰色的地磚，從這一塊上移到那一塊上，更教我深一層了解人生的沒有意義了。

希望是人生在黑暗中引路的明燈，向上發展的原動力。世間最苦痛的，便要算是絕望而窒息於命運之下的人們了。可是就我個人而論，我幸福的全部，早被命運刼去。精神已等枯木；而諸叔的婚娶，小姑的擇婿，老

人已年逾花甲，且將不能任事，物質上又將有層層的桎梏鎖住我了。我的地位，並不能如就其他職業的人，可以有升遷的希冀，那在我個人方面，簡直無希望之可言。這是我所很知道的。可是目前惟一的希求，就是諸叔能各自任事，以減輕我的擔負，現在我二叔已投入軍界，三叔的織機已買好，將從事於織造，四叔且將畢業，如能自謀一業，則亦可做老人的助手了。

談到女子任事問題，女子並不亞於男子，目前歐美的女子，已經很充分的證明給我們看了。現在中國很有一些姊妹們，從事於參政運動，他們為二萬萬被壓的女子爭幸福，誰也不能說這是不合理的。不過我以為參政問題，却並不是我們女界當務之急，因為在女子教育未曾普及之先，縱然得到參政，也不過等於畫餅充飢，是得不到實惠的。要知女子參政若沒有堅厚的後援，那最少數參政的女子，就是不做多數男子的傀儡，也是不可得的。

女子的智識解放與經濟獨立，對於目前中國女子，比任何事都重要些。至於何以重要的道理，那誰都知曉，用不着我來費辭。女子若求經濟獨立，則非自謀職業不可。職業之宜於女子的，就我個人眼光看來，還推敎育事業呢。

社會生活與家庭生活

問梅

緒言

人若沒有正當的職業，就是一個寄生者；他在社會上不但沒有貢獻，就是他本人的衣食住，還須仰仗別人。我國女子的地位低微，其中最大的緣因，也就是因為沒有正當的職業，所以今日關心女子解放的人，第一的要務，就是應當提倡女子職業教育。女子有了正當的職業，方算是一個有人格的人；她既然能夠生活自立，對於禮義廉恥，方才有工夫去研究躬行呢。

概況

我是一個中華基督教婦女機關中學生部的主任幹事，自從擔任這席以來已有四年。這部的男女會員全國共有六千多人，其目標是(1)保護青年健康——禁絕吸煙飲酒；(2)提倡男女道德標準一致；(3)社會服務——提倡廢丐與平民教育。事業略分四組：(1)每年舉行作文競進會一次；(2)每年舉行演說競進會一次；(3)組織暑假節制演講隊；(4)募款開辦上海婦孺教養院和附屬的平民學校。

會的總機關設在上海海寧路二十三號，我除駐滬辦公外，每年常有數月在外旅行。我這外出的目的有四：(1)宣傳節制主義，(2)調查各地節制情形，(3)鼓勵已有學校分會，(4)糾合同志組織新分會。我每逢到一個地方總是忙個不了，演說呀，會議呀，宴會呀，簡直連寫信回家的工夫都沒有。中國的旅館，目下尚少正當的女子居住，所以我在外的時候，完全是住在中西友人的家裏。

這個婦女機關，在我國正式成立，不過兩年多的工夫，但是成績還稱完善。會裏除去數位義務職員而外，有中西幹事五六人，共同組織一個執行部。我們雖各有所司，這執行部每月仍是會議兩次。這種聚會的目的不外(1)計劃會務進行方法，(2)表決臨時發生事件。

我這職業生活中的大概，因爲處處與人接觸，是極有興趣的，比那勞動的姊妹們一天到晚在工廠裏與機器爲伴侶，是有天淵的分別，這可說是我的大幸。

家庭

我是一個已婚的女子，負有家庭責任的，所以我的處境，與那獨身的姊妹們有很多的分別。我常對於已婚的女子在社會上服務，抱着一種感想，現在我先說一說。

女子有了家庭，唯一的職務就是總理家政，教養子女，許多人都把這當作天經地義，我也認爲正當的，但是我天天還在外面幹事，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是爲着金錢麽？不，因爲我的外子每月的薪水，是夠養家的。是爲着名譽麽？不，因爲聲譽這個東西，無論是屬家庭的，社會的，國家的，國際的，莫不是人作事成功的酬報。我在社會上作事，老實說來，是爲着以下的緣故：我國的女子，因爲教育沒有普及，現在能在社會上幹事的，極稀罕，我若不幹，誰去幹呢？這是第一個緣故。我在未成婚以前，就在這婦女會裏幹了兩年多的事，現

在我雖有了家庭，我的同事們都不願我辭職，因爲她們一時難找出一個相當的女子來繼續我的位置，這是第二個緣故。好在中國的用人，工資不大；又兼我的婆母，她是受過高尚教育，而且很慈惠的一個婦人，在此幫我管理家務，所以我雖天天外出幹事，並未曾感着什麼困苦。不過我仍贊成已婚的女子，在撫育嬰兒的時期，除了爲着金錢驅使以外，不當整天的在外作事；人的精力有限，養育嬰兒，是婦女的天職，若是顧內又要顧外，雙方不能期望美滿的。

我的家庭，除了婆母和一個姑娘（她在杭州讀書）而外，便是我同我的外子。我們倆在未成婚以前，相識已有八年，由相識而朋友，由朋友而夫婦，現代所謂戀愛的階級，我們可說是一步一步的都經過了。懂得我們這婚姻的歷史，我們這家庭的生活，當然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我的外子是在教育界幹事，他的事務所與我的服務所在，相離不過半里之遙，并且還是順道的。我們用過早飯，每早在八點半鐘左右動身，有時我們步行，有時乘人力車或電車，直到我的事務所前，方才作別。這樣相依的生活，很像我們當日在美國支加哥城留學的時期。我們到了事務所以後，當然是各忙各的事去了，不過每到十一半鐘左右，若是沒有意外的阻礙，我們總要在電話裏問好一次。我們用午飯的地點，沒有一定，有時回家，有時在外。到了傍晚的時候，他若沒有特別的緣故，總是來到我的事務所裏接我回家。我們用過晚飯，消遣的方法很多，如果天氣好，我們就出去拜望友人，看看影戲，或在道上走走；如果在家裏，我們就看看書，談談天，或是着着棋。但是也有多的時候，我作我的女紅，他著他的『職業指導』與『公民運動』等書册。

我的外子爲着教育事業，也常常外出，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時候，一同出去。我們的職業雖然不同，然而我們的目的——改善社會——却是一樣。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常常在一個講臺上演說，他提倡他的教育事業，我宣傳我會裏的主義。我們這樣的度日，因爲我有職業的緣故，與別家夫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人家以爲怎樣，我們是不能知道的，但是我們倆的感情極好，并且覺得我們的生活是高尚愉快的。雖然我在外面的時候多，但我家裏經濟的支配，屋內的佈置，以及用人的管理，都

是我一人擔任。我爲着我的職業，終日的忙個不堪，但其中的家庭生活，總是叫我欣賞快活。

一個人在機關裏辦事，他的朋友，比較他在別的地方辦事要多幾倍；因爲機關的目標爲的是人，他處處所接觸的也是人。在

交際

這交際場中不但有男人，還有女人，不但有富人，還有窮人，不但有本國人，還有外國人。我這職業生活中交際的範圍，便是這樣。在我的朋友們中間，大多數的是我的同志，抱有共同的目的，并且是能共患難的。

我的交際，在這職業生活之中，除了個人的友誼而外，還有團體的結合。現在有很多的機關，爲着我在社會上有了數年辦事的經驗，他們很歡迎我加入他們的運動，并且曾推舉我作他們的董事（如青年協會——道路建設會），委員（如基督教協進會），或會長（如上海女子參政協進會）。我與他們會議的時候，所得着的教益，眞是不少，所以我覺得我的交際，在我的職業生活之中，是一種無價之寶。

我在這婦女會裏辦事，今年是第四年，前面已經說過。我既不想更換我的職業，我的將來，當然與這會是有密切關係的。我不希望我的地位增高，或薪水增進，但是我很盼望我們那會內的宗旨，因着我的服務，能够早點達到。我

將來

們那會裏的宗旨是：(1)擁護完美的政府及地方自治的公義，(2)禁絕煙酒與具有麻醉性之劑及賭博，(3)提倡男女道德標準一致，(4)兒童教育及健康，(5)正當的娛樂，(6)男女平權，(7)星期日休息，(8)改善女子勞工狀況，(9)促進世界和平，(10)凡能保護及改良家庭俾日進於文明安樂者，本會均認爲己責。我更希望我會的學生事業能够盡量的發展，使千萬的青年男女知道保護他們的健康，因而改進我們的民族；知道二重道德觀念的錯誤，因而增進家庭的幸福；知道社會服務的美德，因而把現在的乞丐盜流，造成一種具有人格而能生活自立的公民。

結論

在這四年服務之中，我對於辦事的成績，交際界中的朋友，以及家庭中的生活都沒有什麼缺憾。但是我有一種極深的感想，便是我們會中的宗旨宏大，靠着我們幾個女子去宣傳和施行，恐怕是一時難得成功的。我因此很誠懇的希望各

界的士友，聯袂奮起，共同來鼓吹我們會中的主義，好使在這東亞大陸之上，實現基督的博愛主義；生活的清潔；男女道德標準一致；生存的工資；八小時的工作；法庭的公義；公理勝過強權；國際和平及人類互助！

工讀生活

小學教師 吳光清

在現在的時候，要談到婦女職業的問題，未免可憐了！像這樣像猿爭食似的社會，試問有什麼地方可以使『初出茅廬』的女子們插足？『職業生活』四個字，簡直用不着加在婦女身上。在今日而談到婦女職業，無異有了金字招牌而沒有貨賣。

呀，不錯，不錯！像現在杭州西湖湖濱公園有許多江北婦人在那里賣落花生，紅蘿蔔，這真是婦女的職業。像城站和新市場有兩處婦女成績品，裏邊坐着瘦弱的老婦人，和幾個枯黃臉皮的女子，這也是婦女的職業。還有，浙江省道協會裏總幹事的夫人，是一位很新式的女權運動者(?)，她那夫君所主持的機關，好像也有幾個女職員。此外杭州城外的拱宸橋，江干和城裏小街冷巷裏，也有值得餓色鬼說的『如花似玉』一般的女子，在那里自食其力；但她們幹的什麼職業，我想諸位都很明白，用不着再說。別的地方，因我見聞有限，不得而知了。我想上海幾十里的洋場，除了工廠裏的苦女工，和幾個銀行，公司裏的少數女書記外，恐怕還是不正當的女子職業居多數罷！我還記得去年上海某報社有個席女士和無錫某蠶絲所有個川人劉女士在那里做職員，但不久都被那禽獸性成的蹧蹋而死了。寫到這里，我更不敢多談婦女的職業；婦女職業，簡直是男性侮辱女性的媒介物，不過幾個覺悟的婦女，來做學說的犧牲品能了。

照這樣說來，婦女們便該坐守閨房，依着『女不言外』的古訓麽？不可！絕對不可！我上面說的這些話請閱者不要見怪，這不過是我的牢騷話，消極話，也許是

做文章的開場白罷！下面要講我的職業生活了。

我現在的職業生活，有許多人都說我很苦；可是我自己想起來，倒是很安慰。爲什麼呢？祇要諸君想想看，在現在混亂的中國社會中，婦女問題初始發現的時候，爲要尋飯碗喫的姊妹們，像在工廠裏一天作十二鐘點以上的工，在煤煙裏度生活，連喫飯的工夫都沒有，她們的苦眞眞叫做苦。我的工作時間雖然也不少，但尙有許多樂處，可使我的精神爽快。總之在女子知識沒有充分發達，女權沒有伸張的今日，婦女的職業生活總不會好的。如果姊妹們要想得着優良的職業生活，還須大家同心合力，像大戰時歐美婦女們的努力奮鬬，改造我們婦女的人生觀。

我是杭州美術專門學校裏一個學生，身兼三個小學校的教員。這三個小學校是：(一)端本完全小學校，(二)競志國民小學校，(三)崇德女子學校。現在且將我在這三處的詳情寫一寫：

端本校在杭州陸官巷。我在裏邊擔任英文，手工，算術，圖畫四科，每星期共十點鐘。同事五人，除校長張女士和我外，其餘三人均屬男子。這校經費很窮，我因張女士辦學的熱心，所以也不和她計較薪水，不過每月拿了五塊大洋，充充飯費罷了。

競志小學在杭州豐禾巷。我在裏邊擔任圖畫，英文，手工三科。每星期共三點鐘。同事祇有一人，就是校長(男的)。學校的經費也像端本一樣。我的薪金是按鐘點算的，三角大洋一點鐘，所以每月共得三元六角大洋。

崇德女學在江干。我在裏邊也擔任圖畫，手工，體操三科。每星期共六點鐘。同事男二人，女三人。這校的經費，雖然也很窮困，但比端本競志都好一點。我每月的薪金是五元(除飯費二元)。

至於我的服務時間每星期共有十九點鐘，再兼美專上課的鐘點也不少，閱者見了這個情形，一定要問我：『你的時間怎樣支配呢』？不瞞閱者說，我非但甘喫這樣苦，還有我的樂趣呢！我在星期一至五這五天中，上午八時半至九時半在美專受課(關於美術的理論學科)，十時至十二時在端本授課，下午一時至五時在美專校習畫，惟星期五下午一時至四時在競志授課；退課後，直接趁火車到江干(南星橋下車)崇德小學，預備次日(星

期六）授課。

我到江干去的時候，總要把畫具帶去，趁便在閘口風景好的地方畫一張畫。閘口的風景很好，我到了這個地方，正可找到許多畫料，這是何等的一回快事。除了畫圖之外，我還得時常和那班天眞爛熳的小學生談談，越發感到人生的快樂，所以連苦也不知了。不過我現在所在的學校是個美術專科，所以我能夠得到如此自由，否則難說了。

以上是我現在的職業生活，但這題目幷不只限於現在，所以也得將我從前的職業生活插在此處說一說。

我在十八歲的時候，曾做過台州霞芷女子兩等小學的教員。教科是算術，理科，地理，體操，唱歌五科，每星期共二十小時。計薪金每月十三元。那時年齡雖覺還輕，但現代的思潮已經流到台州，因此我也受了些應有的知識了。有時在校對學生們和她們的家屬及地方人們有說話的機會時，便說了些應說的話。我現在倒要自誇了——霞芷女校的學生們有放足的，有能了解讀書之必要的，怕也有幾分是我的微功呢。誰知爲了放足的事情，當時竟遭許多人反對，於是我辭退了這個位置。

爲到此處，那麼我可約略將我的出身寫出來。

我幼年的時候，是在內地教會辦的培德女子小學畢業的，接着進到縣立女子師範附屬高等小學肄業。後來因家事大忙，趁我的哥哥在杭之便，就出來到杭州進女子蠶業講習所肄業，這一時期，可算得我得到一點處世應具職業本能的時期。因爲蠶桑知識，是中國婦女們，應有而且必要的常識。我現在雖沒有應用這種知識的機會，但總忘不了他的。畢業了蠶業講習所，就到霞芷女校做教員了。從霞芷女校出來，我就考進上海啥同明智女校肄業。後來這校停辦了，我就到杭州進現在所在的美術專校。

上面所講的，都是關於我做教員和在校讀書及出身的事實，以下要說我個人的生活費和家庭狀况及對於職業上的種種心得，感想，和希望了。

我是一個窮人，並且是給我哥哥教書得來的苦錢分給我用的。我的生活費自然是很省的了。我先前讀書的時候，都是我哥哥供給我學費的，可是他現在沒有地方了，我更不得不格外的儉省，這也是金錢逼我的結果。我現在得到十二多元的薪金，除了飯金每月五元的固定

用費外，其他衣服，娛樂，書品，交際等費是流動的，不能一一估定，大約每月總須在七八元左右。至於在讀書的教育費，先前美專是免我學費的，可是現在免費的條例已除了，所以不得不向我哥哥再要求少數湊齊繳學費。

我家裏共有父母兄嫂弟（兄一，弟四）等八人。他們做做生意，家庭的維持，倒可不必擔憂。我自己又是個獨身的人，所以還可耐苦。至於婚姻問題，我也不是急進的人，慢慢的自己總有把握。

論到職業上的心得，因我對於做教員的經驗很少，所以沒有什麼像教育家的那麼主張，不過勉強學點教授法去施行便了。對於職務的感想，我上面已大略說過，我自己敢說是個能耐苦的人，我的學識很淺薄，又是處今日的破碎的社會中，還要講什麼薪金多寡的問題呢？

現在將到結論了，我要對於女子就職意見和我對於將來的希望合起來說一說。

我認定女子也是個人，有什麼不可就職業的理由？現在又不是奴隸時代，我又不是皇帝，地主家的人，爲什麼要做人們的附屬品，玩弄品？世間的人，祇有沒有職業的人，纔值得做個附屬品，玩弄品。惟有自己有職業本領的人，纔可稱爲自由人；亦惟有職業本領的人，別人纔承認他或她是個人。我本此見解，作我就職業的理由。至於我將來一定要就何種職業，那難說了。我覺得現在的中國，樣樣都須改良，做了這樣，也丟不了那樣。總之對於社會上應改良的事體，祇要我能力能夠勝任的，都是我應該要做的事。嚴格的說起來，最緊要的是要拯救我們的女同胞，使她們得了相當的地位，那麼中國社會上的一切的問題，也許容易解決了。我抱了這個決心去做事，究竟我將來能夠得着什麼位置，我自己也不得而知了。

今日的職業生活

寒縣教師 蘭芬

人生最快樂的光陰，要算在求學時代了。郊外淺綠的池裏，無數游魚靜悄悄地扇着尾脊，淺淺地時常吐出珍珠似的泡沫；微風吹蕩着魚鱗似的波面，反映着晚霞，不定的閃爍着金光。她的衣袂鬢角，很自然地飄動着，一手挽着我的膀子，倚着我微微的含笑。當她課暇的時候，SS女士時常的約我到這地來，這樣的消遣。

現在是不能够了！自從我二十四歲那年，出了校門，由縣視學的介紹，就在本城尙志女校裏擔任了一門教課。雖則比不得做學生時代的快樂，却也很自在，正可以自己補習些功課。在此一年中，我很感謝各種雜誌和報章給我新文化的薰陶。

但是不幸我於下學期就結婚了。一番氣象，自然又與昔日不同。他的學問性情，固然使我佩服到十二分，祇是經濟不良，所以也就各自分別了。

至於我來北京的動機，完全爲家庭所支配，和自身職業問題。不知到京之後，反多了幾層擔負；並不能像在家時那樣清閑。孩子們的上學，家事的措置，在在須得我幫助他自己料理。然而職業觀念我始終未嘗忘懷，雖則他一月有八十元的收入，足以生活，我總覺得坐在家裏，並不算人類的幸福。但是終歸失敗了！我用盡了種種方法，和託人介紹任何職業，總是人浮於事，難於設法。幸而我的朋友的兩個表弟家裏，還有她一個妹子，正想請一位教師來替她，課外教誨他們三個人。因爲她已經得到了家庭的許可，同她哥哥快到美國去留學了。普通的小學，午後差不多完全沒有功課，家裏爲約束兒女起見，補習是對於他們再好沒有了。我擔任了那種責任——是教讀而兼保姆。起初以爲跟學校總是一樣的，便隨意的過去；那知大大的錯誤，也就在這一點。學校的教法，遲緩而且均勻，是強制着學生從一條線上走，明白與否，實在是不能顧到，祇要他們字面上弄清楚，死的記牢，就可以搪塞過去。所以每逢入學試驗的時候——無論平日考試——題目些微換幾個字，他們就紫漲了臉，不容易想起。我曾問過她，我的朋友的妹子，『小鶯』課，怎麼讀，她可以掐着眼，搖着頭，不用瞧書，一字不錯的讀着。但是，真的，我可以相信，簡直不能够認識和講解，假使驟然指出一個字或一句。

家庭的教法那就不同了。因爲年齡與智慧的差別，很能够瞧出各人顯著的聰穎和愛好，提高課本，敏慧者

方不致充乎有餘，自發自然。『適其所好』；然後各能充分發展他的本性，增進興味。男孩較女孩活動，所以促進他的利器，亦以高爽的語調，較爲感動。她祇有八歲，然而時常敏捷的指給她表哥看，當她做完她算術的時候。因她愛好算術的天性，不多幾時，她也照樣的做下去。像她表哥一樣。自然童話和其他文學的想像力，都是她表哥較爲高超了。各種智能的增進率，要算兒童最快，祇須隨着他們的聰慧和愛好。可惜都被一般機械式的兒童教師耽誤了！

講起我的家庭，現在很是簡單。平常六點鐘起身，所以早上的事，都可以長時間去料理。兩個孩子上學，須得他倆着送去，一切家事，我們都從容地做完。二點鐘我便去授課，指點學業和種種談話。東家是不常見面的。一切都由管家料理，倒也很妥當。直到下午五點鐘，我才離了教室，從他家的內書房趨回，又忙着做我的家事了。晚飯之後，伴着孩子們讀書，改正他們日間的功課；或是熱烈的團聚着談話。當他在家的時候，應酬的事情，除非禮拜日在公園裏聚會着消遣，餘外是沒有的。

比較起來，北京的生活程度不很高。日常的零用，一天不過半塊錢，也可以敷衍了。房值十二元。倒是教育及書報費，要占十分之二。儲蓄有一定的，是每月六塊。其他算起來，娛樂用頂少；衣服是不常添的。大概平均決不會超出五十元一月罷？

我的天性好動，決不能坐着像人家一樣；假使一天沒有事做，好像失落了什麼似的。左右不是。教讀一事，原是我的本行，而又最喜歡，決不肯把他拋棄，何況更有二十五元一月呢！因此日常的工作，倘能有秩序的隨着日光輕快地過去，不致荒廢，這是我可以自慰的。

半生的經驗

工廠監督 叔勤

一

在我那時候，什麼叫做職業，什麼叫做職業生活，尤其是女子的職業生活？不但是各人的腦筋中沒有這幾個字的存在，恐怕女子同職業還沒有聯合的可能。所以我這半世的職業生活的來源，亦非現在人所同有的。我現在已是差不多五十歲的人了，上面所說，乃是實在的話。我自己的家庭，雖是世家，但是仍很清寒。等我幾個兄弟都考中了，在外面服務，才覺的寬裕一點。我的學識，只是拿他們在私塾裏寫過了的字紙上，在夾縫裏面練習書法，揀他們念過了不要的書籍讀讀。到後來還是在紅樓夢上學習了不少的文法同字義；用筆算數學學習算學，這已是我嫁後的事了。我又在十三經不二字上，揀了三千字教我的小孩子，我亦隨同認真的熟識了三千字義。後來他在小學校讀書，初小的功課，我因爲督飭他溫理，也就早已畢業了。我的學識就止於此。雖不如現在學校裏出來的青年們，但是我那現在在大學卒業的兒子，替我寫的信件，我終還嫌他不通，他到底不能把我要說的話寫在紙上啊。我父親的遺囑說，把家產的一部份，作慈善同教育事業。我從此便投身教育界了。

二

我有了這種志願，經多數人的贊同，便把這項款子建立一個保姆養成所。那時候是光緒三十三年。可惜只卒業了一班，便壽命終了，改組第一女子小學。這緣故實在是那時候的太太們，什麼叫做保姆，還不曾十分了解，又是輕易的不肯拋頭露面。并且家務紛繁，你怎樣叫他按時受課？這辦學校的同道第一班卒業的先生們，也是鼓足了勇氣才能合作。不過中途輟學的，時來時止的，到卒業時還有十二人，也算不錯了。但是這種學校，已是現在反對賢妻良母主義的所不屑設立的了。在他們卒業的時候，我又要忙着料理各事。又要到天津去替女子小學校請教員，又要看護我的小孩子的病，結果自己也累了一場大病。這種情形也不是現在人才鼎盛，分工制度行時所應有的現象啊。這是我第一步投身教育界所得的成績。現在看着他們幾個原來的學生，在外面服務的，在家庭中的，也全處置的井井有條，不同那些

無學識的一樣，是我所最爲安慰的。

改組小學了，保姆的教員，也是那時知名之士，如同史濟壯女士等。小學的學生，來得却很踴躍。那時成年的女子，經我們一度的鼓吹，却有些醒悟，就有一般有志向學的，在我們改組以後來報名。我們旣不能拂她們的盛意，又看她們的年齡實在不與小學生相當，無奈只得請以前保姆的教員，擔任教授，爲她們再開一個家政班。我們原意是，保姆卒業便開幼稚園和蒙養院，後來因地址不足用，才作罷論。第一女子小學却很發達，到底也是因校址不敷用，經我力排衆議，把隔壁一個娘娘廟買來，用作課室，幾尊聖像，却都請他們到護城河裏去了。這地址是保定北門內厚福營。

到底小學發達的快，一年以後，卽又在穿心樓東，設立第二女子小學。這里地點比較適中，來學的較第一尤多。我自已的學識，亦在管理餘暇，同衆教員研求，又得了不少的進益。直隸第二女子師範，在那時也辦了第三同第四兩個女子小學。辛亥年，我送我兒到青島(在我母親同我哥哥那里)學校中去上學後，回到保定，師範學校便請我去作監學，仍兼第一和第二的校長。一年後，因我兒在青島學校的成績不好，而且我的母親年老，便辭職到青，侍母教子，社會上的職業生活，我在這時期內，暫告停止，偏重於作母親的責任了。民國八年，我母親去世，我兒在南方讀書，我便在京中北城貧民女工廠管理內部，次年升充總管理，支配全廠事務，對內對外，一人負責，至今已六年了。貧民女工廠的位置在北京東直門內，內分毛巾，布，襪，法繡，挑花等科，每年有一定的款項，來資助在廠貧苦生徒每日一餐的伙食等費用，及三五辦事人員相當的薪津。所作成的貨物，以廉價售出，去購原料。立廠的宗旨，只是使貧苦的長幼婦女，學得一技之長，可以糊口有術，不至於輾轉流離，甚至作不正當的營業，若說賠賺，在這里是不成問題的。五年之內，畢業的共有一百餘人，現在廠內，因歷次資本減少，尙有百人。并且歷時旣久，附近貧民來學的，畢業過的，輾轉已將學遍，路太遠的，來學也不方便，較之鼎盛(將近二百人)的時候已減少一半，但是報名入學的，仍很踴躍，畢業在外的，也都差不多有相當的職業了。

綜計我自從光緒三十三年春至民國二年，六年的功

夫，在學界裏得着以上的成績；民國八年，便在工業界任事，我在前六年所得的薪津，除去我個人的用度外，倘可餘二分之一(每月約三十元左右)，曾用他來作我兒的結婚費，後五年的，同我兒近年來的收入，便作家常的用度。現在每月所贏餘的，約合全數十分之一(每月約十元左右)，在我的職業中，因爲地位的關係，一天二十四小時，全要負責。我的工作，每天無定時，可以說除了我個人私事以外，便全是工作的時間了。現在的同事，是男二人，女六人，以前只是各教員常在一齊研求學術，我自知學識不如人，惟有倚賴我自己的能力，和家庭的訓練，與事業奮鬬罷了。

三

我現在的家庭，是我及受我兒的委託替他選擇的配偶——前年結婚的兒媳——生纔七月的小孫，和在外服務的兒子。全家人雖不多，收入也不豐富，但是除了七月小孫以外，各人有各人的職業，互相安慰，勸勉，與事業奮鬬着。凡婆媳，母子，夫妻間所生的枝節，在我們却未曾發見。我覺得我們各人，對於人生已各有一定的觀察，恐怕在作人的原理以外的意氣，似乎不至於發生罷。

四

我在幼年，常聽得我父親說，『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一生之計在於勤。』我覺得這話很有意味。所以我對於各事，一些不肯鬆懈，能作的事，便很快的了結他，一時辦不好的，我終要用種種方法作成功。我更覺得，天下無不可作的事，無有作不成功的事，只看作事的本領，對於事業的觀察，勤惰和毅力上分優劣。所得的成績，均是精神上的安慰，轉來的薪津，便是事業上的報酬。像這樣，便是初次的結果不良，可以勉勵下次，薪津適可，絕不覺得不滿足。我在一個新知識開始時代，便大膽去作毫無充分預備的事業，雖是說一起首便居於管理支配的地位，但這辦事的難處，也不是現在人所可想到的。所以說，只要有堅強的毅力，同明白的見解，便可處置事業上的糾紛，還有最要緊的，便是虛心納人家的忠告。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好作事的人，無論個人的私

事，還有親戚朋友們的事，只要是他困苦無告，要人協助，我無不助他把一切困難解決。我對於事業的觀念是：我建設一種事業，便是為社會的一種協助，同我為親朋幫助是一樣的。天然的報酬，便是精神上的安慰。實際上的報酬，便是社會上供給我的衣食住。

五

我對於我自己的職業，不滿足的地方一些沒有。我的學識，才能，對於我的職業，已是供不應求，我再沒有怎樣的希望。但是我對於我的事業還有莫大的希望。因為職業是有一定的階級，有止境的，事業是常常可以進化到無限的。我在現在的希望是至誠的擁護和發展我現在的事業，并且很想人家與我作同樣的事業。外此，只有希望我兒和兒媳，以後亦同樣的發展他們的事業罷了。

六

總起來說：我是一個好作事的人，在女子職業未盛行的時候，我覺得職業是人人所應有的，事業是人人勸苦所作成的。若要研究女子是否應就職業，我卻要先假設以下的問話：

我第一問是，人為何要生活在世界上？第二問是，人活在世界上作什麼？這兩個問題，是我思索了多少時日，才得着以下的答案。我常常根據這答案來解答種種的疑問，也就成立了我的人生觀。第一答案是，『人類因為要抵抗自然，所以才生活在世界上，』第二個答案是，『尋快樂。』這其中包含為人類尋快樂，為個人尋快樂而言。但是為人尋快樂，即是為個人尋快樂，所以簡言之曰尋快樂。抵抗是對強迫而言，人既生在這世界，當然想擺脫煩腦，換句話說，就是要尋快樂，去得一點精神上的安慰，和身體的享用。衣，食，住，是人人所必需，由古代的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以至於進化到現在的文明，莫不是為人類謀快樂，為個人謀快樂。種種科學的發明，文化上的進步，又那一樣不是為尋快樂而來的。像這樣——為人類圖謀，即是為個人圖謀——才是作人的正則，生活的原理。不然，巧取豪奪，損人利己，只為個人謀快樂，使人受困苦的，便是違反這種原理，也是我們所認為不正當的行為。不正當行為

的對面，便是正當的職業。科學，文化，莫不是有利人生，他們的原義，也莫不是爲尋快樂，亦莫不是正當的職業呵。上面所說的『人類』，當然是兼指男女而言，幷不是女子是例外，可以坐以待食，不勞而獲，違反這种原理的。職業對於人類，亦不是偏重男子的，雖然是自然界把生產保育等重大責任交付女子。我的人生觀，便是如此，便覺得是人類便有職業的必要，幷不能因爲女子而異的呵。

我國在幾千年安靜生活中，養成一種懶惰的天性，尤其是女子，因爲種種的束縛，更失去她個人的能力，專以倚賴爲生活。雖然受新文化，新知識的刺激，有少數人把個人的本能，及得來的知識去和事業相奮鬪，不肯違反尋快樂的原理，但是那大多數都在那裏想用微末的勞力，去換大宗的收入，新的被人輕蔑，原由實在於此。但是我以爲這實在是過渡時代應有的現象呵。女子應就職業，旣如以上所述，而過渡時代的情形，又是如此，那麽，救濟的方針，當然是要提倡女子職業。上面說過，凡是人類應作的職業，女子都應該加入，這有最大責任，是生產保育。可見女子的職業，不但不減少，而且增多一種，便是作賢妻作良母，這種職業，一樣的與別種相等，什麽法律家，政治家，工業家，全不違反尋快樂的主旨，而這家事學家，在家庭中擔負種種煩勞的工作，博來那同樣的衣食住，亦是爲人尋快樂，自己尋快樂，更無論夫婦協和，子嗣俊秀，得着無量的精神上的安慰。反觀現在多數的女子生活，旣不能爲社會犧牲，又不肯爲家庭服務，只知作裝飾的奴隸，受人家的侮弄，反來驕人，每日除了作些不舒適的遊戲以外，便尋些無意識的煩惱。那是何等的乏味呵！

鄉村的趣味

小學教師 王瑞麟

一　在題前說幾句

這幾年來，中國婦女界的空氣，總算是起了震動，所謂女子解放，女子參政等等的聲浪，高唱入雲。從表面上看來，固屬爲婦女前途之幸福，但仔細研究，現在一般講婦女運動的同志，却有一種很大的錯誤。這種錯誤，便是好空談而少實際，有時過於放言高論，徒快一時的筆鋒，不問於事實上有無補益，甚或從細微末節上去講求，如女子剪髮等，鬧得甚囂塵上，未免輕重倒置。我並非說這些事情不該去討論，但應當先擇其大者遠者而圖之，方是正理。我的意思，以爲要求得實際的解放，使我們女子能夠充分的發展各人的天才與個性，不受家庭及任何方面的束縛，劈頭要解決的，就是生活問題，其餘的種種，還可以放在後一步。深望我女界同志，大家脚踏實地，互相團結起來，提倡女子職業，爲大規模的運動，先謀經濟問題的解決，俾生活得以安全，而不爲家庭的寄生蟲，男子的玩弄品，然後便不難努力其他的事業了。

以上這些話，是我就本題所發生的感想，因特趁早說幾句，並非好做空泛的文章。以下再將我這一年來職業生活的經過，及由無職業時期進到有職業時期中間的種種情形，詳細述之於左。

二　求到職業的途徑

凡人擇業的預備，首先一着，就要看清楚自己的個性所長，然後再就個性去鍛鍊，去發展，方能得着優良的成績，而可享受深遠的樂趣，這是現在一般大教育家所同聲認可的一點。我的天性，最好美術，其次喜歡看些關於文學上的書籍，如小說詩歌等類。當初在高等小學卒業時，便想專習美術，更附帶爲文藝的研究，有幾個同衕好友，很深切的勸我同她們去考中學，我仔細思量，覺得中學的功課太多，很難求得專門的學識，且限於家貧，想再升入大學，也是頗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遂自己拿定主意，改入衛粹圖畫專修科，去專心研究美術，再於課外閱讀些報章雜誌及新出版的文藝著述，以資磨鍊。自入校至卒業的三年中間，可算是我建築職業生活的基礎的時期，也可說是向着生活之路進發。

中國的女子，最可哀憐的，卽被數千年歷史遺傳下

來的倚賴性所支配，我既早感覺到這一點，便毅然決然督謀獨立的生活，我深信有志竟成四個字，是成功的秘訣，當未出校之前，一面研習功課，就一面想要怎樣才謀得到職業而不致屏諸職業圈以外。

謀事之難，難於上青天，這句話差不多成爲社會上一班未能謀得職業者的慣語。其實講起來，祇要自己有實學，又能未雨綢繆，濟之以高尙的相當的手腕，決沒有完全失望，不能在社會上占一位置的，我既欲獲得一種職業，當然要先想出些計劃，俾能如願以償。我用以求取職業的方法，分做三條路進行：第一者爲藝術的表現，將所習中國畫及西洋油畫兩科，加功練習，除校中的常課外，每星期日必到曠野去實地寫生，並多購名人範本，及摘取各雜誌卷頭所插刊之西洋畫片，以供臨菉之用。學校每次開展覽會時，必獨出心裁，精心結構數大幅，因此每得着意外的讚賞，使在藝術上的名譽，得以增高。其次，便借用文字的力量，將我究研美術所得的登諸報章，曾做兩篇長文，一爲研習中國畫之心得及其感想，一爲西洋近代畫派源流略幷，並常做點短篇小說暨新體詩，使社會上對於我的名字，爲相當的注目。再其次，卽廣交際，與同學及教師爲感情上的聯絡，更組織一美術研究會，邀集各校的同志加入，旣廣聲援，復可藉此以謀活動。總括上述三條，可說是我謀取職業的公開手段，畢業後不致爲職業界的落伍者，或賴於此。

三　另外之一片段

民國十一年秋季，我的學生生活，算是告一段落了；卒業後，替我推轂的很多，有幾個學校寫信來，聘我爲圖畫教員，但我最後所接收的一張契約，是長沙東鄉女子高等小學校二年級的級任兼圖畫當識教員。該校校長周亞蘭君是我最相契的朋友，也是美術研究會中的一員，於十一年春季，在師範畢業，因平日素熱心於鄉村教育，遂於是年下學期，被舉爲該校校長。我以爲女子最適宜於小學教師的生活，且鄉村不比城市的喧囂，既可領略天然秀景，有益於美術上的技能；又能多吸收新鮮空氣，於健康有補，所以我決意辭謝一切，祇接受了周君的聘約。

人是感情的動物，當初次離家時，總不免有所依

戀，除非是與家庭感情完全破裂的人，想必都有同感。我接了周君的聘約以後，便於十一年七月初十日和家庭作別，由省城到東鄉雖祇有六十多里，但母親和兩個弟弟，望着我登輿時，都不期而然的落下淚來，父親站在旁邊，也現出很不好過的樣子。當我坐在轎裏下鄉的時候，竟不知是一種什麼的神祕作用，淚滴如泉水般的湧出來，別的滋味呢？愛的滋味呢？我自己也分不出了。現在趁行文之便，將我的家庭狀況，連帶爲簡單的敍述：

論到我的家庭，却爲和愛的空氣所罩滿，從未曾感受着何種的痛苦，一切桎梏自由的儒教式的禮法，已完全打破，這可說是蒙受幸運之神的庇佑了。父親向在政界上活動，每月入款約六十元，有時却祇領得八折；兩個弟弟，現均在初級中學校讀書，家中大小事務，概由母親掌管，此外另雇請男女傭工各一人，專司茶飯洗衣及零星事件。每個月的用度，連父親的應酬費，我們姊弟的教育費，總共打在裏頭，平均約六十餘元到七十元，幸喜有一百多石租的恆產，可以稍稍彌補，算是能够勉強支持，不致有重大的虧累。尚有一事，要在此鄭重聲明的，卽我現時，還是未婚的女子，但已得父母的同意，和陸君訂了婚約，刻下陸君方在大學本科二年級肄業，因此正式解決我婚姻問題的時候，還在兩年或兩年以後。

四　職業生活的正面

閒話少提，書歸正傳，我們的學校，在長沙東鄉的一個村落裏，校舍是一棟舊式公館改造的，分樓上下兩層，房屋倒很寬敞。樓下的房間，分做四間大教室，一間事務室，一間圖書日報閱覽室，另外一個大廳，做了膳堂，其餘一部分雜屋，劃作學生寄宿舍。樓上的房間，都作爲教員的住室。同事共有六人，每人各占一房，祇有兩位男教員專授各班的英文及算術，其餘都是女同事。校門外有一廢圃，卽操場，週圍多林木之勝，每值教課的餘暇，與同事散步其間，或帶着學生作野外寫生的實地練習，時時和大自然界相接觸，頗感着莫可言說的愉快。

在第三段裏曾說過：我於十一年七月初十日由家赴校，從初十到十六，這幾天內，算是爲種種預備的期

間，直到十七日上午八句鐘，我的教員生活，纔正式開幕，也便是我終身最可貴重的紀念日。學校的編制，分爲四班，一二年級各一班，三年級則分爲甲乙兩組，每級設一級任，共有學生八十餘名。學校係私立性質，由各鄉紳集資所創立，常年經費，卽由各紳祠產項下酌量抽捐，長沙縣並稍有津貼，所以不致有竭蹶之虞。我所教的二年級，學生共二十八人，在全校各級中，占最多數。當第一次登台上國文課時，全班學生的視線，皆集中於我一身，好像看初出嫁的新姑娘模樣，害得我面紅耳赤，滿肚皮的話，說到口邊，却又打了回退，好容易斷斷續續，吞吞吐吐的敷衍了五十分鐘。當時看見有幾個學生躲在那里匿笑，尤其使我忸怩不安，這完全是平日未曾練習過演說的工夫，否則不致於受這種窘迫了。講過幾點鐘的課以後，方漸漸習以爲常，說話時能夠舒卷自如，把此層難關打破。依我個人的意思，現時各校都應組織辯論會，凡熱心社會或教育事業的青年，宜預有演說技能的素養，以免臨事張皇，像我初上講台一樣，這是萬不可忽略的。

凡校中各級級任，皆爲本級的國文教員，並酌兼外班的功課，每月薪資十六元，不以鐘點爲單位，一年以十個月計算，每學期共得捌拾元。我當然受着同樣的待遇，每週共授課十二小時（國文六小時，圖畫四小時，常識兩小時），每日至多三小時，至少一小時，這一年多，課表雖屢有更動，大概不出此範圍。但學生除作文例課外，每天須另繳呈日記本，勘改起來，均很費時間；且須自編國文講義，付校役油印，自畫圖畫標本，以供學生臨摹之用，一星期並要且改正八十多張圖畫課卷。因此，我的工作時間，每日從早晨八點鐘，到下午四點鐘，可說無多閒暇，晚間則專讀書閱報，藉以自修，兼預備次日應授的課程。小學教員的生活，大抵偏於清苦一方面，像我這樣，還算比較安逸的了。

關於我的家庭狀況，已在本文第三段裏作簡單的說明。我既不負擔家庭的用費，且尙在未婚時代，毫無他種牽累，按月有十六元的收入，暫時很可够用；況火食由學校供給，住房也不要租金，衣食住三大項中，這兩項暫已不成問題，而且住在鄉村，可省却許多無益的消耗。我一年總共的收入，爲一百六十元，各種用費預算支配的約數，分爲六項：卽以四十元添製衣服；四十

元作交際及其他零用費；三十六元爲萬國儲蓄會按期存款；二十元添購書籍；其餘二十四元，則作爲特別費，留供寒暑假閒散時之用，每月費用的約數，卽照總預算各項平均支配，雖有時超過定額，或多點盈餘，但升降之間，總大約能如預算所擬。此種生活，要算是極簡單，極純樸，在稍事虛華，多所嗜好的人，便有些耐不住，那些視當鄉村小學教員爲畏途的，或者就是這個原故呢。

五 職業上的經驗

現在再將我教課的經驗，換言之卽就職心得，分做兩項，略述於後：

(一)國文 近來當國文教員的，對於教授法，雖多所改正，但大多數仍然是應用漏斗式的老法子，祇曉得對本宣歌，上課時好似一座留聲機，祇要將教本或講義，隨隨便便的講過一遍，就算盡了責任。在學生方面，因功課繁多，視國文如弁髦，以爲無足輕重，甚或借上國文講堂時，偷看其他不正當的書籍，彼此裝聾裝啞，但圖敷衍了事，以致國文的成績，每況愈下，這種弊端，非特別矯正不可。我因有鑒於此，講授國文的方法，全注重於啓發式，多設問題，使學生對答多；選有趣味的故事，以鼓動其聽講的注意力；多爲文法上的解剖及課外的引申，俾能舉一反三，易於模仿，而得有較速的進步。不用教本，選文以白話記事體爲主，間雜以議論文，並其他應用文字暨信札，詩歌則選讀新詩，及舊體詩中淺鮮易解，而有關於婦女問題者數首，如漢詩孔雀東南飛，鄭板橋的姑惡及近人劉半儂所譯的縫衣曲等，既可啓迪其思想，復可使略知韻文之作法。作文則每次出兩題或三題，令學生自己選擇，并許其自由擬題。有時更爲實際底描寫，懸一畫幅於黑版之上，令學生敍述畫中的人物風景，或口述一簡短故事，令學生筆記之，但均限於兩小時以內交卷。於正課外，另加做日記，必將耳聞目見，或讀書的心得，簡敍數條，以資文字上的練習，在月考及學期試驗時，則將日記停作。照此種方法做去，經過一年多的經驗，學生平日上國文課時，都很能振作精神，而且有加多鐘點的要求，作文進步的速率，也比較的要快好多。這樣的教授法，雖然不敢說盡臻完善，但我覺得總還算是適宜，以與舊法相

較，自問要差勝一籌了。

（二）圖畫　高等小學的圖畫，本是隨意科，不過我以爲此項技能，在女子方面，似乎是應該研究的，所以也就用我的全力去講授。況我對於本科，曾受過相當的訓練，因此更有點實在的把握。　教學程序，先習輪廓畫，而以學生平常習見的東西爲限，　如椅桌水瓶筆墨等，先作一標本，再於黑版上說明其用筆之先後向背，漸次由簡單而複雜，爲花卉蟲鳥的鈎勒，惟均不設色。間架既穩，遂進一步教以平塗之法，畫題則專取材於靜物，然後由平塗而彩色，由靜物而動物而風景，俾各得有門徑。我於上課時，除自製樣張外，如畫桃花，必折桃花一枝，畫風景，必偕同學生至林木蒼翠之所，使能對照景物寫生，於範本外，另出心裁，不拘拘於一格，惟蟲魚鳥獸不在此例。各班程度，雖有高低之別，但藉此教法，均具有相當的成績，學生中獲得特殊進步的，亦頗不乏人。總而言之，教授圖畫的要旨，首在注重寫生，宜常令學生對照實體描寫，這是我從經驗上所領取的心得，是否有當，却不敢自下批評。

至於常識一科，不外授以政治暨法律上的普通知識使學生能得簡括的概念，似無甚闡述之必要，不贅言。

六　總結

敘述至此，已累贅到數千言了。現在還要說幾句：我雖是以小學教員爲快樂的一員，然有時也覺得過於清苦，且薪俸太簿，在有家室之累，縱用比我稍高的人，便不能維持其生活，致爲環境所壓迫，容易見異思遷，而難忠於所事。　我盼望教育當局，對於優良的小學教員，能予以特殊的獎勵金；而在小學主辦人，應按年酌量加高教員的薪資，此項薪資的加添額，即以其教授上成績的良否爲標準，庶生活得以安全，能專志於此，小學教育的前途，可日進無疆，想我同業諸君，大概都有同情罷。

若講到我個人的計畫，在最近的兩年中，仍繼續爲小學教員生活，兩年以後，俟手中稍有積蓄，並得有家庭或他方面援助時，即赴北京或上海投考美專，再求技藝及學理上的深造。　修完專門的課程後，則擬糾合同志，集資創立一大規模之女子職業學校，專養成美術，手工（如刺繡，編物，縫紉等科）及商業（如簿記，統計

等科）的人材，願終身以教育為事業，而不為參政與其他的活動，雖然志大才疏，但誓必勇往直前，務使我所希望的能够有實現之一日。

女子的應有職業，是我所極端主張的，在本文的首段，已再三言之。不過還有一點，尚須附帶討論的，即已婚的女子，有時因身體上的特殊情形，如生育等，或被子女所牽累，對於從事職業，難免不發生困難。但此種困難問題，據我看來，却甚易於解決。如遇有生產等情事，可在一定的短期間內，向職業機關告假，至於嬰兒，可另雇用乳媪撫育， 到四五歲時， 就可送入幼稚園，似於職業上無若何重大的阻力。惟是已結婚而欲就職業的女子們，有最當警覺的一事：即宜以生育節制四字為寶鑑，否則便與會陷入荆棘叢中，不能解脫，這是萬不可忽視的。話說遠了，今將我對於女子應就職業的理由，概括為下列五條，作為全篇總結的收場：

(一)女子必須能營獨立的生活，方可提高自己的人格，得到實際的解放，一雪數千年來女性依賴男性之奇恥。

(二)有正當職業的女子，必為社會所尊重，且易發展其天才及個性，可獲得最高的名譽之代價。

(三)就未婚的女子而論，必謀得經濟獨立權，方能戰勝環境，免除種種的束縛。

(四)就已婚的女子而論，必能分任經濟上的負擔，方能使家庭幸福增高，而不致被男子威權所劫，為所玩弄或藐視。

(五)中國二萬萬女子中，多紐於舊習，不能自營生活，在稍有覺悟者，亟宜以身作則，互相倡導，俾我女界經濟活動力日漸增高，而其進於光明之域。

我女界有志於職業諸君，盍興乎來！謹用十二分的熱忱，祝諸君的前程萬里！

幸運兒

商店員 胡錫瑜

我何幸是個女子！我又何幸是個幸運的女子！雖然我不是養尊處優的公主，逍遙自在的仙子，但是我知足了，我覺着我是在極樂園，我就是安琪兒，又誰來反駁呢？

讀者聽了這話，必以爲這位女子定有很好的職業，不然，她怎能說這樣的樂觀話！誠然不錯，我覺着我是因爲我們知道我國的女子，有十分之九小數點九九九的婦女，不是給男子當管家婆，就是給男子當玩物的。讀者又要說話了：『你爲什麼頭一句就說我何幸是個女子？莫非你願意如此麼？』我老實告訴你們說：我也許是，我也許不是；但是我敢斷定的說，我就是，也不和一般人一樣，因爲我有我的見解和行爲。所以我慶幸我是女子，我自豪我是有幸運的人。現在要證明我所說的話，雖然我的生活各方面都有關係，但是職業是生活中最顯要的一件，所以乘着婦女雜誌徵文的機會，將我的職業生活記錄出來，就可明白了。但是我覺着若將某件某件的事實，斷斷續續的舉出來，實在太乾枯無味。所以我一方面要將各種事件，赤裸裸的記出來；一方面要把我所要說的話，簡單的抒情的寫出，雖然有點不合體裁。但是我爲了我的情感，也顧不到這些了，這是我預先應當聲明的。

我自中學畢業後，本來還要升學，忽然合我意的職業，她就於今年誕生，她的荷瓣似的面頰向我微笑，她的玉筍似的小手向我伸張。我愛她，我把她抱在我的懷裏，我願和她同住，我願了爲她犧牲我的理想學校，她就是我的小妹妹一五一公司。

我就職的觀念都考慮了以後，也是入該公司的一個原因。因爲我不喜歡當教師，在堂上像說鼓書似的單調生活，實在討厭；況說就那差使，學生有點太難理會，同事也不大容易共事；中小學教員，實在太爲難呢。我從前想入醫學，以爲畢業後，可以在醫院裏充當醫生或看護，不然自己懸壺業醫，到也自由。但是一想那病人呻吟呼痛的情狀，要使我和他們常常爲伍，精神上將不快活。我心又軟，一見那瘡症和傷口，就嚇的不敢看，怎能給人診治呢？我不能入醫學，入工業學校罷？但是又一想畢了業後，不容易找到工廠作工，我又不想入工業了！我也曾想過入北大附設的音樂傳習所，和美術專門學校，但是我一個也不入，我只好自己練習我所彈的

琵琶和我所好畫的蘭草罷。我畢業後，這樣的徬徨着，所以到現在入了這一五一公司，才算有了歸宿。

我上午九點鐘到公司裏去，下午九點鐘回到寓所。中間雖有十二小時的工作，然而除了我們的飲食和休息的時間，也不過十點鐘的工夫。可是我們若想在公餘之暇，補習補習學業，有點來不及，這點是我不滿意的。其他的條件，尚可將就。一五一公司自然是按一，五的數目交易了。標準非常單簡，算賬不致爲難。貨品不十分齊備，但亦可算是光怪陸離了！把他們分門別類的陳列着，標着華英文的價目，眞也弄的在行。職員除了二三位男子外，都是女子——共二十多人，我們不能不贊成他們創辦人的提倡女子的職業。我們的薪金，雖然每月不過三四十元，然而在現在女工無多的中國，已覺是很新奇的事了。

我在公司裏是個販賣員，在這件事上，我發見許多有趣的事，也可說是最討厭的事。就是有許多放蕩男子——少年流氓。他們本來是無人格下流人物，爲正人君子所鄙棄的人，而他們還不去改過自新，自重些，隱伏些。他們偏要白晝出現的，祇怕人家不知道他們墮落。他們的服裝，故意的弄的特別些，他們那種輕佻行爲，眞是叫人氣死。有一天我們坐在休息室裏談起這件事，就有我那個愛說笑的同事王女士，更津津有味的說：她有一天會着一個學生式的男少年買東西，胡挑亂揀的有一刻鐘的工夫；他買的是襪帶，最後還說出不要臉的話來，問買二條成不成？請問買襪帶有買一條的麼？賣一條商家也不肯罷？他的確是故意戲弄。我們都覺察到，現在一般人還認爲女子應當閉在深閨裏，作那女紅的事業，不然當個女教員還可以，若是充當女商人，他們就認爲是破天荒的事了。我們知道眞正來公司買東西的，固然不少，但是那些心懷鬼蜮的人，也不在少數。因爲我們見着好多的人，每天來走一回，甚至一天兩回，但是他一點東西也不買。他們將我們好像看成是女伶，可以任意周旋，我們不能不嘆中國社會的墮落，可惜我們不能給那些人們以懲戒，使他們覺悟，知道什麼是眞正的社交。

我晚上回到我的寓所，那就是我的快樂家庭，雖然我的原籍家庭裏，有父母兄弟之樂，衣食住學的供養，但是究覺我覺着不如在京好，這也許是我在京住慣了。

不願意重回到僻陋的地方去，所以寧捨去在家的安閒自在，跑到北京來給人家作工來。這也是我贊成不作工不得食的原理的結果，我情願作每天十小時的工，每月得三十元的薪水。我的收入雖不算多，可是還有些盈餘；因爲我和我的丈夫幷且和我們的朋友，共同租了一處房屋。我們僱了兩個女僕，一個給我們做飯，一個給我們辦理雜務。消費組合是能省錢的，所以我們住食的費用，每人每月不過七元。我不喜歡無端的消費，老實說，我看不起那些女人穿着妖艷的服裝，用着無聊的奢侈品，她們只知道喫穿打牌以外，一切都不知道。我好穿雅潔樸素的衣服，每月平均起來不過五元，至於買書，也不過買些流行的雜誌，和新出版的書籍，也不過用上一元二元，因爲我有我的丈夫的書，自然是讀不完的。我好看電影，聽音樂，但是每月也不過用上一元二元，其他雜費至多六元，所以我覺着我的費用，總是不怕不够的。我方才說，我的家庭是怎樣怎樣，我覺着我還沒告訴明白，我覺着再說一天也報告不明白的，因爲他實在是有趣的事啊！我的原籍家庭，可以說是個大家庭，但是因爲我們倆終年在京裏居住，我們過的確實是小家庭生活了！他在中學裏教書，我在公司裏做買賣，到了晚上，又各自回到家裏。我們想起斯忒林培克著的改革那篇小說（見周作人譯本點滴上），我們就要笑起來，我們覺着我們就是在那種生活着。他很滑稽，他比我是他年小時愛的那泥人，他拿着兒童時的情態愛我，我也將他當做我的主人，我也拿着癡情的愛他，我覺着那就是戀情的愛，妙境的愛，我前面說我或者是人家的玩物，就是這段事的注解呢。那麼，我們是小家庭麼？不，又可以說是大家庭。因爲我們和我們的朋友，又何嘗不是兄弟妯娌呢？他們是兩對少年伉儷，他們都有他們的職業，除一個是報館的編輯員外，都是學堂中的教員，我們是同志，幷且是老朋友，所以非常的親密。自然我們妯娌們，也不像通常的人吵吵鬧鬧的，引起全家的不安。人家說有了孩子的婦女不害臊，眞是不錯。我們那位王太太，她的兒子已經三歲了，我們三人中，沒有比她能說笑的，我們就叫她王鳳姐，自然她也叫我們紅樓夢中的人名。我們是常常的笑着鬧着，眞是快活！我說我是知足的人，是有幸運的女子，這段的記事，很能使我說出這兩句話來。我很喜歡說這段話，

慣我不能將他作爲小說。

說起作小說，我就想起我所希望的將來的事業，因爲我喜歡文學，所以很願在文學上用工夫。現在因爲我看了多好的雜誌，像婦女雜誌，小說月報等等，很能引起我對於學術的趣味，我看過胡適之先生的美國的婦人一篇文章，不禁有躍然而起的氣概。但是我並不能說馬上就捨棄目下的職業，去從事學術上的研究。我認爲一方面作工，一方面求學，就是亦工亦讀，誠是個好方法。因爲我就不上學，我可就正我的朋友；幷且有許多的學問家，並不是專在學校裏養成；雖然不如專治一業能精，但是我真能切實用功，也可以有成的。無論如何，橫豎我現在不仰仗旁人的資金了！所以我說我將來的希望在文界，並不因爲現在在商界並且抱樂觀而有矛盾的理由。至於我所希望的能否成功，我不管，我是有那種嚮往罷了！文界自然不是當教員，目下所希冀的就是想在新聞界佔個位置。

我在公司的時間逗短，說不上心得不心得，不過我覺着現在的商家，上午有十一點以後才開始營業，下午十一點才就終止的習慣，實在顯示出社會的墮落。你想一日最好的晨光，將他放過；反將一天最黑暗最穢濁的黑夜來代替，實在是最愚笨的事。這件事，可以想見社會的黑暗，非從新改造不可！其他如商人該當和氣，忍耐的話，我當了這公司裏的販賣員，更可信他是可靠；因爲那買東西的人，什麼人也有，自然說不好聽的話，除了郵局和火車站上的職員等類人外，是不容易招攬顧客的。那買東西的討厭行爲自然非忍耐不可了！

最後當討論女子是否宜於就職業的問題了！我以爲這個問題是不成問題的。女子也是個人，並非像從前似的是男子的附屬品，她們的能力，也並不比男子小，爲什麼我們女界的就職業，就有人懷疑呢？況說女子有她的慈和的天性，幷且有較男子細密的頭腦，愛美的感情，我恐怕女子就職業適宜的點，比男子還要大。在從前物質文明不甚發達時代，男子可仗着他天生的強壯身體，戰勝身弱力虧的女子，到現在已經不可能了；雖然女子還有天生的弱點，哺育兒子等類的事，——妨礙作事（兒子用養娘的事，我覺着不大適宜），可是究竟是很小的事，不足爲累。那麼，我們女界除非願作寄生生活的人外，自己實在很可以用她的才能，擇個相當的職

業。同志們，我們覺悟吧！自由神愛的神不是玉體金髮美艷的女石像麽？戰爭的和凶暴的神像，那正是男子。所以我們代表的是靜的美的。天國是我們的，我們將如何慶幸我們是女子啊！雖然我們的姊妹還在睡着，我們正在初醒，可是前途放着燦爛的光華。我們自己首先發見了航路，世界上的愉快，沒有比這個大的！同志們！我們要擇個好的職業，并且是爲人類負使命的職業！

一九二四年，四月五日，北京。

剪刀和漿糊的工作

新聞記者 江素涵

我是南昌新聞界的編輯者；論理，辦報的人，整天被筆墨糾纏着，文字雖不能說一定好，總應當清爽醒目些。但是我僅僅受過中等教育，於文學上的研究功夫有限。在報館所負的事務是第一張，除偶爾做幾句想不攻擊而又非攻擊不可的政談外，純從省外各報轉錄滿版。所以我的工作，用筆實沒有像用剪刀的時候多。若例外的赴講演會紀事，在這死寂枯淆的南昌社會，一年都遇不着三五次。所以我的文字，幾幾乎會與清爽醒目成一個反比例。像這回鼓起勇氣來寫這一篇我的職業生活，說句笑話，眞要算是我第一回的長篇創作。諸位不要見笑，且聽我言歸正傳。

我家在江西北部萬山環抱的一個小石城內，——武寧縣——風氣閉塞的程度，直可以打一百分。女子除了搽脂，抹粉，打麻雀的職業以外，實在沒有一件與她們附會得上的。近年雖有一所女校，可是課本還離不掉女兒經，女子四書，……成績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因爲我的父親，歷在本省，湖北，湖南從事政治生涯，總是帶着我母親和我在一塊兒，而且因爲我的家庭很簡單，連近年添的小弟弟，一共不過四個人。——雖有祖母，叔嬸，是早已分炊的。所以我的故鄉，早已和我離開；得隨地隨時吸收一點新空氣。前年暑期，我在湖南私

立女校師範班畢業，不久便隨父母返贛，寄寓省會——南昌——的白馬廟。我家庭的經濟狀況，雖然不能說是富裕，却也可算是不起麵包恐慌的小康。我當這剛受過中等教育以後，旣不受着經濟壓迫，何以急急地便想謀職業？因爲：一，平素常念中國女子幾千年伏處在人類水平線以下而不能振拔；確因根本上缺乏謀生的技能，經濟不能獨立，所以無藥可醫。二，近年無日不讀女子解放，改造的著作，很嫌那班著作者，專從事於紙上空談；所談的又多是枝節問題，要找幾篇鼓吹女子職業的文字，眞如鳳毛麟角不可多見。三，自有知識和記憶力以來，耳聞目覩的女界慘劇，雖是情節萬變，倘加以剖解，幾幾乎沒有一件不是直接或間接受着無職業的痛苦！所以我近五年來，常在校刊或其他刊物上鼓吹女子從事於執業運動，並早下了畢業後，無論如何必擇一相當職業的決心。前年畢業以後，我升學的觀念實不及謀業的熱烈，於是我遂入了擇業的時期。後因擇業的結果，便於去年秋季，考入江西法政專門學校法律科修業。

自前年回南昌後，擇業的思潮沒有一天不起伏於我腦海。最初，想當女工來磨練我的身體，予女界須耐苦謀生的一個暗示。可是江西全省之大，找不到一處女子正式作工的場所；除了婢女傭婦以外，簡直無所謂女工。到上海能？家庭是絕對不許可的；而且仔細想想，社會上便多我這一個女工，也發生不了什麼影響。繼而想當小學教員，但在江西這地方，都是被受麵包驅迫着的男子死死生生地霸佔，像軍閥地盤似的絕不肯放鬆一步。女子加入實在不容易，放着整百數千的本省女師畢業生，便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七八，是專門做小姐，少奶奶的。而且覺得此項職業枯燥而呆板，於我的性情很不相合；除了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聊以自慰外，於女界前途的根本，實不能有多大的創設。一直到了前年冬盡，我的擇業審查，才正式宣告終結，就是決定了從事於現在我所過的新聞記者生活。我的決定是根據：一，新聞事業活潑，而富有興趣。二，女子改造，現在實尙在討論和宣傳時期。三，新聞紙有改造人類心理和精神的可能，中國女子固然要改造，其實男子也非改造不可！南昌報館，現時共有六家，就中以正義報，新民

報，出版年份最久，銷路較爲發達；餘爲和平報，中庸報，章貢潮報，新世界報，辦理如何我不便批評。然沒有前兩報的銷行，及社會信仰的不如兩報，這是我敢宣告而且是社會所公認的。但這兩報中，新民精神較舊，也並不是不能革新，爲着是迎合舊社會心理，去擴充他的銷數。正義報素以迎合新潮著名，當五四運動以前，便大唱其德謨克拉西主義，他的勢力，早就瀰漫於全省知識階級。社主幹爲涂君聘侯，是一位頭腦清晰——新聞記者的頭腦清晰本是固然的，但在南昌報界却不可多見——具有相當學識，力向新的方面幹的急先鋒。他對於這黑暗社會，總是持着戰的態度，所以大衆都承認他是名新聞記者。我既然決定去操新聞業，當然是想入正義報。涂君是我父親的朋友，我也常常見面；有一天我便向他發表我的意見，和加入該報的請求。涂君很表示歡迎，并對我說了許多女子宜執業的理論，但怕我耐不得辛苦，所以當時很懷疑地說：『你能天天熬夜，而且有終年不休的恆心麼？我怕受不得這種苦吧？』我自然是很堅決地向他聲明，居然便承他完全許可了。我次日就實行去參觀該報編輯印刷兩部，并議定現時年盡，就要停刊，明春實行入館服務。不久桃符換舊，便是十二年的舊歷新年了，元宵後幾日，舊同學帥籌華君，由她的故鄉——銅鼓縣——來省升學。她是女界革新的急進者，同我感情很好，我嘗把我決當新聞記者的計畫告訴她。她聽了手舞足蹈地說：『好，好，我也加入，與你共負一分女界改造宣傳的使命。』她和涂君也是老友，乃共向涂君接洽了兩度，也就居然成熟了。涂君支配我擔任編輯第一張，她編第二張，於百花生日的二月十二入館實行服務了。以兩個學術固然淺薄，常識尚嫌不足的我和她，居然大膽地當起新聞記者來了。

電燈明了，心裏慌了。一個館役死沉的面孔，笨重的腳步，送入我的視線和耳膜。由他那十指如棒的手中，送上一束束的報紙，一封封從各地來的函件，四張一份，兩張一份，一張一份的報紙，和通信社稿，應有盡有的堆了半桌，拆開來更狼藉滿室，於是乎我的工作開始了。嚓嚓嚓嚓的翦着，左糊右抹的粘着，這就是我這位編輯先生特別的著作手段。翦了有系統的記載，再翦各報的專電，參合本館駐京記者的短簡，湊成快信

那一欄．北京電報到了，便翻譯出來付刊，否則，照例寫『本館專電今日未到』八個大字（因爲此間向來有禁用腦筋無線電的規令，假使揑造了，那派在電報局裏的檢查員，便會大打其報告，結果就是所造的確乎另有根據，報館也要受處分，所以此地的報紙，除了一二家有北京專電外，大多數是不知道這回事）．最奇怪而令我省事的，就是各報都不作行登評論的文字．除了發生特別的政治問題，萬不得已地敝幾句四平八穩的應景的文章以外，大都是『闕如也』．在這種的中國，又是這種的南昌的特種情況之下，能够不噤若寒蟬麼？所以我的工作，實是用翦刀和漿糊的時間佔大多數．提起筆的時候，也不過是在省外各報翦下來的新聞標題上添註塗改，或者另做一個不成文法所規定的必須若干字的題目（此間報紙有特別慣例，新聞標題劃一不二，大概以十一字及十二字爲多，全報必須一律，十字以內或十三字以上的便罕見），或幾句隔靴搔癢的時評外，實在用不着他．說句笑話：我那里是什麽編輯，簡直是裁縫匠，或紙紮匠能．當我初就職的兩三個月，每晚披閱省外各報，覺得各地新聞，十之六七都有轉載的價值，一一翦下來，發到印刷部去．工作完了，生怕有遺珠之憾，還要把各報一一地看過一遍，然後休息．不到壁上的鐘噹的叫一下，總不肯就寢；第二天六七點鐘，便在床上嚷着要報看．可是不看便能，一看總是大大地失望，因爲費盡半夜腦力採集的新聞，三分還沒有登上一分．這時心裏好難過，預想他報一定會比我們登的多；但是最後打開他報一看，還只有一兩家和我報相等的，多數都不及我報的豐富，心裏於是頓形安靜．——因爲此地的報紙，統統都是兩張，而且都是疏疏落落地排着，如本報及新民，和平每欄倘有五十餘行，每張可容納一萬一二千五號字；餘者都用三號或四號字，每欄又只三十餘行至四十行，全張不過六七千字而已．一天一天的這麽過去，貪多務得的癡念也漸漸醒了．到了六個月以後，也就自然而然的度着容量取材了；但是遇着長篇的重要新聞，如最近中俄交涉關局變化等類，也還煞費思量．棄輕複，留重要，務求簡而不漏，這是我自信已較有進步的．至於我在館中地位，也與初就職時略有變更：因爲最初不免有遺要取瑣，忽新採舊，多而無當的弊病，有時要賴着涂君做最後裁決的．近來對於本館的任務，

已可獨力負責，總算勉强做成了一個不想見長，可求無過的編輯．涂君對於我範圍內的事務，已不大過問了．

正義報出版迄今剛十年，他的歷史沒有什麼凌亂時期，因爲向由涂君一手辦理；不過民九時因涂君出省幾一年之久，辦理沒有多大精神，還是我敢忠實報告，而且不必諱言的．自近兩年中興以來，內容和印刷都大大改善，到了現在，確是江西唯一的日刊，這也是我敢自信，并是一般人所公認的．去年雙十節起，擴充篇幅，增加七種副刊，計分：文學，工商，婦女，教育，學生，醫學，晨光．逐週按日發行無間．另有文學會的週刊，如少年，青年，時代之花，均附在本報發行．——少年，時代之花，現已停刊——並隨時發行專號，如憲法，平敎，戲劇，太谷兒……等．新的方面眞是貢獻不少，且在江西全省確是有一無二的．館中職員，男性計總經理一，總編輯一，二張編輯一，副刊主任編輯一，特派訪員五，會計一，廣告部一，印刷管理一，發行彙庶務一，共十三人．女同事二，爲二張編輯帥君蕙學，婦女週刊編輯，前錢君鴻傑，現張君婉如．此外尚有非專任而爲按材給值的普通訪員六七人；任事不支薪的副刊編輯七八人，雖同事而均不駐館．印刷部，機器及排字工頭各一，工人十一，工徒二，又館役三人而已．我報的大概情形如此．至於我個人生活，物質方面，我在前段已聲明了，萬惡的經濟，壓迫不着我．分析說來，衣，食，住三大宗，食，住兩都全由父母供給，衣服，父母也還擔負着一大半．我館中有月俸二十元，其用途以去年迄今論，計：一，學費和講義費全年三十元．二，書籍費全年約二十餘元．三，衣服全年除家庭供給者不計約五十元．四，雜用月約十元，年計一百二十元——交際，遊歷，娛樂等均在其內．比較出入，剛可打一個收付兩淸；但加起家庭所代支的衣食住，全年實要虧空一百元左右．我有職業，經濟上尚不能獨立，無怪無職業的大多數女子，不能不仰男性鼻息，聽其玩弄了．想從事節儉，先求收支適合，然後徐圖儲蓄；雖然父母不會向我索房膳飯錢，然既然想做一個有人格的人，當然不能永遠倚賴着他人供養或補助．可是談雖容易，行却艱難，現在僅能在衣字上做一點節儉功夫，今年兩個月，沒有添尺絲寸縷；其他，則照現在情況論，

實在省無可省，惟有暫且做一個俟諸異日的弱者罷。精神方面，我却充滿了愉快和希望，幾幾乎不知道什麼是失望與痛苦。因爲我的性情是很活潑的，我的人生觀是積極的，認定一切的一切，只要人肯幹沒有不可能的，遇着困難，認爲應有的程途，決不因之悲恐而消極。即如職業是我自己認爲適宜而幹的，學業是我因應需要而求的。至於婚姻問題，固然是人生重大事件，但據我看去，只要自己謹愼地解決，必能得着相當的結果。現在我雖沒有解決，却很自信不至於失敗。此外有一宗稍感困難而因職業上無法避免的，就是要眠早起。因爲南昌交通不便，一天只有一次素號跛子的南潯綫路的火車到省，到時是在午後五時，所以各處郵件，非六時餘不能送館。翦之黜之，塗之抹之，每晚總要到十一時餘才能了事。然後理些瑣事，寫寫信件，做點日記，或編些我所兼任的『晨光』副刊的稿，就是十二點鐘或一點鐘了。次日七時餘便要離牀，梳漱，閱報畢，已至八時餘，乃循例往校，放開腦海去裝受教師填鴨式灌注來的教材。幸喜我體魄素强，起初雖大感不便，久之也成爲自然了。且有同事而又同事的好友帥君，同眠同起，同往同來，遊眺談笑，到很感到樂趣。并常念着許多無學可就無業可執的女子，雖很爲她們憤慨，却愈覺得自己的幸福，總括說一句，我確自認我是現代女界一個幸運兒，就在旁觀者，只須明白我的環境的，決沒有爲我悲慨感失望的。

我在前段聲明我是一個學術固然淺薄，常識尙感不足的女子；這不是我故意謙虛，實是由職業上受了教訓以後的忠實報告。老實說：我向來是自命不凡的，可是到了現在，我才明白我眞凡之又凡了。怎麼見得呢？我當初就職的時候，爲着想大賣其力，慣用我的小聰明到報上去，而結果老是得着好的反面。例如：京滬報載某閣必倒的事勢和新閣的確定，或載某公病狀如何如何不可救藥，或載某某兩方調兵遣將瞬卽開戰……我爲求得消息靈快的盧審起見，常進一步編爲：內閣改組令卽下某某繼任揆席，或某公病危，或某某兩方己下動員令甚至報告已開火……可是再過一二天，從他報上發現某閣並不改組，某公並未患病，某某兩方並未調兵遣將，卽防區亦毫無變動，且有確實的反證。像這類我固然要向

閱者道一個不忠實的歉忱，但確因我太忠實了太信任京滬所謂的輿論，也就是我不知道中國新聞記者善造謠言一至於此的常識，也就是我沒有修過中國特別政治學中的新聞政策的學術，眞是令我氣憤而又慚愧得很。到了現在，我已明白了全國報紙的言論和消息，都是軍閥政客的鼓吹咒咀的機械。我們的報因地域關係，或者可說是不配做機械，老實說，也確乎不屑做人機械！至於無故爲人機械的機械，那更不肯做了！所以我近來選材非常謹愼，我稍認爲有作用的新聞，便一概不錄，以免機械竊笑而欣幸。但因此我却在南昌報界闕了幾條新馬路；一，從前此間各報的第一張，是專載南北政治場合獄，奪，掠，殺的所謂的政聞的，社會新聞，縱與人生或風俗有極大關係的，也視如不見，一概不登。我因不願爲機械所竊笑，而且認定社會新聞有刊載的必要，每天總選錄一二條。——如最近津京學生姦殺案，上海娼妓之害……二，國外消息，各報也是照例不登的，我覺得人類是不宜有國界的，卽讓一步言，生存現世紀也應當具有世界眼光，明瞭各國的狀況，所以我也每天刊載一二則，而以彙編國外短聞多則的時間較多其中尤以關於中國的國際新聞爲多。否則，以向無世界眼光的江西人，苟與中國毫無關係必不肯勞其眷目一閱。三，中外女界消息，各報也是年不數見的，我既然自負了宣傳女界改造的一份責任，自應勉爾初衷，盡量地宣傳，喚起人們的注意和研究。所以我凡逢較重要的材料，一律付刊，如最近英國女子參政權之擴進，中國國民黨女黨員的調查，天津長沙女校風潮等等。以上所舉的三項，我實行僅是只有半年之久，不料某某兩報近來也逐漸發現了，雖然是掩却了我一點心得的特長，但想到促進同業的改進，和增給閱者的利益，到覺得愉快而且欣幸！最近我對我的領域第一張，已新訂定了一個預算，把他劃爲十區，計：電報快信佔二，國內政聞佔四，國際消息佔一，社會新聞佔二，女界消息佔一。每天總依着這種預算做去，雖間有變動；却總以相符的時間較多。此外我對於省外各報，常留心比較，據我主觀批評，精神形式兩面，均以滬報爲最良，眞不愧爲輿論中心點的出品。北京除一二家較有精神外，大多數是沒有作用不撰稿，純恃通信社稿滿版，北京號稱全國首善之區，報紙却够不上說是首善。各省則以湘鄂爲最，江西却也就在

第二，粵，杭，皖，晉，魯，等省報紙，却還極幼稚——也許是我的觀察不普遍。我辦報一年所得的經驗和心得，大致如斯；在一班名新聞記者視之，或以為不過爾爾，但我除此以外，確實沒有什麽可報告了。

至於我的希望，是很簡單而堅定的，但在這『長夜漫漫何時旦』的中國女界，也許會永久不能實現；使我有理性又很尋常的理想，變成妄念也未可知。我的希望，是循着我的能力，發揮而光大之，做一個無忝厥職有名於世的新聞記者，誓終生盡其功能以期符我始願。如達到相當程度，便自創一大規模的報館，發揮極端自由的言論，仗半寸毛錐，剗除一切的黑暗，創造光明的樂園。婦女參政實現以後，我願充第一期女子國會議員，折衝議席，改造這疲癃麻木的中國，一面憑着報紙去宣傳我的主張，務求達到目的，藉顯我們女兒的好身手，使男性明白從前禁錮女性的謬誤。要是力與願違，智盡能竭，終任期而毫無建樹，我便不戀棧，再不圖直接行使政權；或搖身一變為官吏。誓退而盡全力於新聞事業以終身。為保障人權計，或就我所學充律師，則殊未可定，此外實無他奢望可言。

一三，四，六，十，於南昌正義日報館。

生活難的苦悶

教師錄 記者 峙山

我在八歲到十七歲，時是在鄉下幫助母親作紡織的手工職業；我們在一星期中努力的結果，最多可以賺銅元四十枚，最少十枚。工資的多少，並不依我們工作的勤惰而定，乃是隨紗布市價的漲落而變動的。陰歷四五月間，農家婦女都忙着幫助男子在田裏收麥；七八月，又要收穀子，高粱，豆類等：她們都停止紡織的工作。這時布價紗價，因貨物稀少而增高。反之，棉花沒有人買，價格倒低落了。所以我們所獲的工資也最大。在十

一月到臘月，正月到三月間，鄉間婦女，都沒有田間工作，全從事紡織。男子也常在家幫忙，出產品增多，價格也低下了。故賺錢最少。家裏有積蓄的人家，往往在農隙的時候將紗或布紡織好了，等到價格最高的時候來賣。

鄉下普通的婦女，每天的工作，平均在十四個鐘頭上下。但在最忙的時候，除了六七小時睡眠以外，沒有閒暇的時間。因爲我是一個獨生子，父母對我頗疼愛。十四歲就送我到私塾讀書。但僅在上午，下午還是在家工作，不過不如我母親工作的時間那樣長就是了。

工作所獲雖這樣少，然因彼時生活程度很低，所以很能供給我全家四人——祖母，父，母，我——四季的衣服。在鄉下，無論多麼富的人家，四季的衣服，從捨不得錢買，都是自己從紡織的工作裏賺來的。

上面的一段，可以算是北方鄉間紡績婦女生活的一個簡單寫眞。

十七歲，我父親送我到天津讀書，考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五年畢業後，就開始作小學教員的生活，一直到現在。

在這個時候，我每月的收入，除供給我自己生活費用外，還要供給家庭。因爲我開始讀書的那年，我母親常常多病，停止了工作；父親是一個老讀書人，也不能作事。大部分的家產，被我祖父同他姨太太霸佔過去；小部分，爲供給我讀書與維持家庭生活，也變賣完了。所以我不得不努力工作。平常一個小學教員，每月只能夠賺三十塊錢，我因擔任的鐘點多——每天除五點鐘的學校鐘點外，還有一點半鐘的家館——每月的收入有五十元。除去我自己的生活外，每月寄家三十元或三十五元。當時，我的工作學校是直隸第一女師範附屬小學同天津官立第二第三女學。一年以後，民國八年「五四」學生運動發生，我便拋棄了這三個學校的工作來從事運動；僅在女師範補習班擔任幾點鐘的算術，每月只有二十元的收入，維持我個人的生活。民國九年，我因病停工。直到十月間才就北京香山慈幼院級任教員，當時每日工作四小時，每月薪金三十五元。每月寄二十元養家，餘者也勉强夠我自己的生活。民國十年，我的腦病復發，工作又停止。暑假後八月間，就職天津私立達仁

女校級任教員，每週工作十五小時，每月薪金三十元。就京津間各小校調查起來，只有達仁學校報酬最豐，約合五角錢一點鐘。這時因入款無幾，每月只能給家中十五元了。兩月後，我和我的愛人決定開始共同生活。因爲預備路費，就不能供給家庭了。在上海我們住了一個多月，一切生活費他全不肯讓我和他均擔——因爲他每月有百元的入款。十一年二月間，又回天津達仁作工。此後漸漸感覺到我倆不在一處工作的不便了。

彼時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費了很大的磋商。因爲我在上海，語言不通，同上海社會，也沒有絲毫歷史的關係；而在天津達仁女學，對於學生的教育方針上，能有大部分的自由。同時，又因我同天津青年，工人方面，都有點歷史的關係，故我很不願離開天津。且我到上海既不能工作，又失了活動的能力，自然只能依賴我的愛侶生活，這又不是我願意的。在我的愛侶方面，到天津來，很難找到薪水很高而又合他意志的工作；我每月的收入，因爲要供給家庭，所以不能供給他。因此，這個問題很久沒得圓滿的解決。我當時很想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工廠，都能男女同事，使愛情濃厚的男女青年，能在一處工作，社會上一定能增加許多的快樂。

我回天津後，創辦了兩個星期婦女補習學校，組織了一個青年團體。因用腦過度，又病起來了。遂乘春假的機會，到上海養病。住在春光明媚的黃浦江濱，又有最優等的看護伴着，我的精神很快的恢復了！本預備在幾天內回津校，不料奉直戰爭突起，交通斷絕，天津成了戰場。同時，五月初旬，廣州有兩個會議舉行。我同我的愛侶商議着，同去參加。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航海，有些暈船，到香港就患嘔吐甚劇。又因南北的天氣不一樣，我沒有帶單衣裳，受了熱病，到廣州就住在醫院中了。經過了一個多月，才由醫生驗出，我病的重大原因是有了小孩。

我對於生育，很抱恐慌。一則因爲要停止工作——因爲我母親在懷孕時，每次總要病幾個月，到恢復原狀，至少要停止一年的工作。二則就我的個性，只適於社會服務，不適於作母親；有了小孩，一定要分去我很多的時間了。在我結婚前，本已同我的愛侶商議好了，想法限制生育，雖採用了幾種方法，可恨，全失敗了！

在廣州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搬到一個朋友家裏。所

帶行李衣服，被鍾景棠的軍隊搶掠一空。又在方便醫院住了一個月，勉強能起來步行，又得到朋友寄來旅費，才起程回上海。這三個月中，因有我的愛侶陪伴着，除感受病的痛苦外，一切都還好。不過兩人一共損失在七八百元以上。

幸而到了上海以後，我的愛侶立即恢復了工作。過了半年的依賴生活，我就是孩子的母親了。幾經商議的結果，三人一同來到天津。我的工作地位，已經失掉。他一時也找不着相當的工作場所。我們的生活費用，便起了很大的恐慌。我每天在外奔波，絲毫沒有得到效果。人們的觀念，都好像是以爲已經結婚而又生了小孩的女子，工作能力一定減低，所以很不願聘請。我當時想這種態度，實在非常誤謬。這不會否認女子教育對社會的功能，强迫已結婚的女子完全生活在家庭裏。固然，女子在作母親時，應享受母權，盡母親的義務，不宜在外工作。但現在中國的社會，作母親的，有什麼特權可享呢？意志不願作母親，性情不宜作母親，而要强迫她們作母親，這是多麼不通的思想啊！

經我努力的結果，在達仁的同事中間找着了一位家庭狀况較好的，請她將地位讓給我。她允許了。我很感謝她的。從此又恢復了達仁教員的職業，每月有了二十八元的進欵。但這三個人的小家庭，每月沒有四十元是不成的，因爲還僱了一個奶媽。所以每月還要借十幾元的債。

可恨的很！小孩子又來了！在就職的前兩天——四月半——就病了。病中工作，成績自然不好，心中十分抱歉，但也無可如何。這時我的愛侶仍是沒有找着相當的工作，每天給幾個學生補習兩點鐘的英文，可以增加十幾元的收入。六月間，第二個小孩子流產了！休養了幾天，我的身體恢復了，仍照常工作。

在病中，聯絡天津十幾個男女同志，共同組織一個『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推我作編輯，但是沒有報酬的。暑假，又組織女星第一補習學校，又公推我作校長，也是沒有薪金的。在女星學校擔任了幾個鐘點，按照鐘點領薪。暑假後，連達仁女校的收入，一共每月可得三十五元。工作時間每日平均有四小時。

同時，我的愛侶因爲在我病的時候，分任我的工作過多，又加他對於事業的努力過甚，病了兩個多月。我

們的債務增加到兩百元。

在我愛侶病的時候，我又開始各種事業的活動，小孩子不能照顧，就請我的繼母帶着。但這時因經濟困難，總使我心中很不安。因爲既不能供養我父母的生活費，又累我繼母爲我照顧小孩。但努力工作的結果，只能得這些收入，奈何！

病總不肯和我分離，十月間，由神經衰弱症影響到視神經。眼睛不能看書寫字了。連夜失眠，工作時間一長，就睜不開眼。因此民國十三年起，退了鐘點，每週連女星補習學校，共擔任十二個鐘點的功課，每月有二十元五角的收入。最近因婦女日報事很忙，又退到七個鐘頭，每月只有十元半的收入，只能維持我自己的飯費和零用。婦女日報編輯事，雖每月有十五元至二十元的收入，但因該報經濟困難，有時拿不出，不能算一定的收入。

以上是我從開始就職到現在的情形。以下再隨便談幾句，作這篇文字的結論。

(一)我是個歡喜站在社會上活動的，並且喜歡和我的愛侶共同活動的——家庭的一切瑣碎工作，我的愛侶也和我同作——所以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要作工。

(二)我是個主張子女對父母有同等義務的，因爲只有如此才能免去父母喜愛兒子，憎惡女兒的觀念，所以我要擔任我父母幼弟的生活費。何況我老父年逾六旬，幼弟不滿六週，更是責無旁貸。但我和我家的生活費，每月至少也得四十元（我的子女種種費用，我希望我的愛侶擔負，故不預算在內）。我希望我以後至少能得四十元的工作才好。又因爲我是常常爲各種事業活動的，所以工作時間每日不得過四小時。

(三)因爲我是個以改造社會爲唯一志願的人，所以我希望我的職業在教育和新聞界。如在教育界，我希望我能得到中等以上女校管理員的位置，爲的是便於喚起婦女的覺悟。

(四)我希望所有的女子職業機關，都能特別優待女子，每當月經期與以例假；生產期不扣薪水，使她們得着充足的保養。這並不是純粹優待女子，實是保護人種的健強。

(五)在六年的職業生活中，使我最憎惡，最感痛苦

的就是『鬧意見』。中國人愛鬧意見，常因鬧小意見誤了大事，女子尤其如此！因為女子在家庭中，眼光最小，除了鬧意見外，沒有別的事。現在雖離開了家庭，但因歷史的關係，仍不能免掉這劣根性。何況女子是富於感情的，常常只任感情的衝動，不問事業和真理如何。我在職六年，轉移三次學校的大部分原因是在此。使我最快樂的時期就是民國十年八月到十一年四月這段職業生活。彼時正是達仁初創時期，同事連校長五位，我們彼此都勉勵着互相諒解，絲毫沒有意見。同情互助的精神非常的好。我以上的報告，就是希望在職或將要就職的姊妹們都自己勉勵着不要鬧意見，何必自尋苦惱呢？何況自命解放的女子，總要心胸開曠些才是。

實習室的內外

專門學校教師 張嫻

婦女與職業的關係

在現在的中國，簡直沒有職業問題可言，與舉三十年，注意到女子職業教育的，真所謂『鳳毛麟角』！即使有幾所女子學校，還是專以養成主司中饋的教育主義占多數？因此畢業的女子也只好困守家庭，依賴男子為生活；而婦女的能力，從此不能發展；婦女的地位，也從此不能增高了！美國的紀耳曼女士說：『無論何種的生物，都有相當的自動能力，祇有人類裏的女性，是依賴男性為生活的。』這不是我們女子的恥辱麼？我想天生萬物都有用處，『圓顱方趾』同是人類，就表面看，雖男是男，女是女；從實際上說來，無論男女都各有相當的能力，至少要各有一種自謀生活的實力，尤其在男尊女卑的舊道德勢力之下，經濟生活一天壓迫一天的時候，我們女子，不能不自找職業以自尊其人格。婦女在家庭中雖已負擔了重大的任務，對於社會的貢獻，自不暇兼顧；然而『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當今物質文明日漸進步，生活程度也一天高似一天，八

口之家的經濟，如果都須男子一人負擔，力量既有所不濟；而且女子絕不去顧問，不但依賴男子的生活是我們女性的恥辱，便是天賦的本能，也要完全埋沒了。況且女子亦爲公民之一，自然對於公家也有應盡的責務，欲盡服務社會的責任，除了尋求婦女相當的職業以外，沒有別道可走的了。

我的職業預備時代

我在高等小學讀書的時候，心裏就時常忿忿然的想着：爲什麼男女的地位這樣不平等？爲什麼男子能受教育，又能作種種的職業，而女子都不能呢？這種不平之氣，常塞滿在胸中。到了十三歲，高等小學畢業，當然再想升學；但我並不想將來做一個學者，也不想博得什麼虛榮及權利。自己小小限度的要求，不過要將來投身社會，有一種職業罷了。然而當時一般人的見解，以爲女子畢業於高等小學，能够書寫，便算完全的一個家庭婦人，所以我的家長，就不許我升學了。當時我家，又正從無錫移到上海的楊樹浦，附近都是煙囪排列着的工廠，周圍都是工人的住家，那里有什麼相當的學校，可以供我求學呢？因此從十三歲到十六歲的三年間，我便在家中，過枯寂無聊的生活了；但我還算是自强的一個人，閒居坐食，再也忍耐不下了，我很相信『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就把我生命的全力，屢向家長要求，奮鬪，並與我的朋友任志路商量——任君當時在滸墅關蠶業學校肄業——就決計要學習蠶業，以便將來謀自立之道。這一年暑假，投考蠶業學校，幸而錄取。我家裏的人，見我誠心升學也不禁止；但也並不贊成我學習蠶業，我的哥哥主張叫我進上海醫院，我的姊姊主張叫我進南京女師，到底由我自決，暑假後就進蠶校。自此之後，和許多同志，朝晚相共，出入相偕，質疑問難，得益很多。初出家鄉的我，不但覺得獨樂之樂，不如衆樂之樂，更似乎生活的樂趣，再也沒有過於讀書了。

蠶業學校的地址，又在蘇州的鄉間，每當春期實習養蠶，合許多親愛的同學，天天飼育着那柔順潔白的蠶兒，眼看着他一天天的長大，到後來都結成一顆顆大而且圓的繭子，一個多月的工夫就有成效可見，覺得這種育蠶製絲，是我們女子獨一無二的好職業了。在實習期內，教師懇切指導，工人助我勞動，雖晝夜不停的忙

着，却似乎比較在家庭內的沒事工作，有一種特別的樂趣。況且在春暖的時節，百花齊開，好鳥爭鳴，尤可愛的，隔岸桑樹，綠陰一片，映着山光水色，一種自然的美景，可作我的安慰者。回憶我家居上海，在煤烟裏過生活，覺得田園風味勝於城市萬萬，學校生活不比家庭的沒趣了。光陰如飛一般，一霎間五年畢業了；但還覺得尚在青年，還是不能得一自立的生活。而我的家庭又不爲經濟所迫，因此，更想到外邊求點較高深的技術與學問，一面可以使我的職業有更切實的預備，一面也可學點較深的技能，爲我國蠶絲界及姊妹們闢條門徑，所以在二十一歲的夏季便負笈東渡了。先預備了幾月，進了東京高等蠶絲校女子部，專習製絲科。每星期的製絲實習，要占功課的半數，留學三年，覺有年半功夫，低頭曲背的在蒸氣中尋生活。然而我雖是天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忙着，反而比那安坐閑食的生活覺得有興趣；到了實習期，更覺得精神奮興而愉快；因此三年的光陰，不知不覺的過去了。然而到了畢業歸國的時候，學業就此結束，換句話說，就是自謀生活開始的時期了；那是何等的焦躁恐慌！只是，反轉來一想，在這八年長時間的預備職業期中間，未嘗稍有阻礙，覺得達到目的，那是何等的僥倖欣幸！不過讀書沒有窮期，學問沒有止境。若能卸去任事，亦何嘗不可照常讀書；因此，自己決意向着那職業生活的途徑進行，以資歷練。

教員生活的時代

回國後，母校叫我去服務，任製絲科的一些教務，一星期除三天製絲實習，五點鐘製絲教科外，一方面我還可拿空的功夫出來讀書，有疑難的地方，又有我的先生指導；還同着許多舊友新朋，共同研究；更有數百的姊妹們，互相奮勉，每到製絲實習的一天，大家提起合作精神，機聲軋軋，不怕辛苦，看到他們製出鮑麗而又光彩的繭絲，似乎比較自己親手製出的，更加愉快！因此雖自朝至晚一刻不停的忙着，覺得這些工作，都是一種恩賜，而並不勞苦。下課沒事的時候，攜着同志，散步運河之畔，桑林之間，唱着優美的歌曲；有時在明月之下，草地之上，作翩翩之舞，覺得人生之至樂，不過如是而已。至於我所應得的經濟，除個人需用以外，雖然尚有多些贏餘，那就效着范仲淹的苦樂平等主義了，

為有了錢要守着，使我的精神上倒有一種顧慮，而又失了錢的真實效用，反不如給了要用而沒用的人去受用罷。所以任事已達二年半，除了二百五十元的預備疾病療養費外，沒有旁的儲蓄了。講到將來經濟，能否準我自己辦事或讀書的一層，因為我的家庭方面，或者還可以供給我，所以目下倒也不愁着什麼了。

我將來的希望

我現在的教育生活，雖然很是滿足很是愉快；然而這決不是久長的職業，而且我是個專門學絲的人，眼看到我國製絲界，如是的落後，我國的婦女們，又這樣的缺少職業！我們當怎樣的為社會的表率呢？所以在二三年之後，如果經濟允許我，我想先從小生產的合作，辦一所小小模範的製絲工廠，利用我們無錫鄉土，一方面栽桑育蠶，一方面築屋十間，內置足踏車三十部，招收女工三十人，好使鄉間一部分的女工，有了相當的職業。出品如其能暢銷外洋，那是最所希望，或者將來國內外有了信仰，再把範圍擴大，創辦規模較大的絲廠，以達我自力經營的目的，這是我第一樁的希望。

上面所說，或者成為空想，那就想再去求些學問，增些經驗，所以想一遊歐美，一則調查世界蠶絲業的實況，其二也得仔細觀察西方的文明與婦女界的情形，這更是我第二的希望了。

海外的拓殖事業

林翠儂

我是廣東省揭陽縣的一個女子，家住在西門負郭，離城祇有兩三里路。我父親是前清的貢生。我們姊妹三人，我排行最少；兄和弟各一人。我父親在當時雖沒有現在男女平權的學說，但都不許我們纏足，以為傷害體膚；常常把新齊諧中「裹足作俑之報」一則，在家裏談談，說勿害李後主多纏一雙履的笑話。所以我們姊妹雖

生在十九世紀，得免纏足的苦，這是我父親識見過人處。我在閨女時代，幷沒有入過學校，祇在家庭讀過舊書，略略識得幾個字；頗能寫來往信札，間時亦把自己的意思，表示在幾句五言七言上。到了及笄，也就照習俗守在深閨裏，做針線的生活。雖然有時和女伴們說說笑笑，但是終日囚在一個鳥籠裏，動作言語都不能自由，未免愁悶太甚呢。

到了十七歲，我就出閣了。我的丈夫喚做陳佩卿，他父親是南洋的僑商。他享有父親的資產，能夠受過早教育，十三歲時，在前清得了一名秀才。我嫁後，就勸佩卿進求高等的教育。說就照科舉的話來談，秀才不過是庠序裏的一名學生，還該入學讀書，不能喚做成名；而且此刻科舉已罷，教育的進化潮流很急，須入學校研究科學，不是讀幾句詩云子曰就可自滿的。佩卿聽我的話，求學的心勃然而生，馬上要到廣州去。我就要求他帶我同往。到了廣州之後，他進優級師範；我入女子高小，後來又轉女師。但他在優師畢業的時候，就逢革命，而我在女師尚未畢業。至民國成立，我再到廣州，入女子甲種工業學校，佩卿也在政界裏供職。我在甲工畢業時，年紀已二十三四了。那時南洋的信，雪片般催促我們前往；因佩卿的父親年紀過老，佩卿兄弟祇有二人，他又居長，所以我們祇得回到星加坡去。他老人就把營業一切交給他的兒子，回家享福去了。卿佩本來不懂什麼營業，但幸所經營的是抽紗事業，我就把我所學習的來設抽紗廠；商號喚做其昌，我就擔當了工頭和商店東兩職。我在廣州的時候，常好把學校課文投在當地的報館，若是報紙登了，我就歡喜的了不得，得暇就胡亂綴幾個字，把投稿報館的事業來做消遣。佩卿知我的素性，常常替我向報界友人介紹，所以我任過幾家報社的撰述。現在我們故鄉的揭陽通訊社成立，也就聘我為通訊社駐星新聞記者了。

我們抽紗的獲利最是不等，歐戰的時候，我們頗受損失，現在漸漸恢復。我感那原料的困難，在星加坡地方，買了一塊地，遍植棉花。因此我們把農工商的實業都試驗過了。去年雖然收花一次，但收成幷不十分佳。現在我們工廠和商店的收入，每月雖有五千餘元，但是店租和工人商夥的薪資，須款在二千元以外，寄給家中的一切費用，又約須千元，我們在星的衣食費和房屋費

約三百元，娛樂和車費一切約五十元，交際費約二百元，二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在星加坡小學的教育費，在六七十元前後，實際上每月不過淨餘千數百元。這是順境的時候，若是遇什麼天災人禍，或是家人疾病的醫藥費，或是營業上遭了窒礙，那可就了不得；故此區區千數百元的微款，雖有了預備，但是仍免不得後顧之憂哩！

我們家庭的狀况頗佳。佩卿在民國初年，嘗到京滬一帶，由滿洲跑過朝鮮，到日本走了一次，頗知道世界的潮流，對我從無疾言厲色，有事都是和我商酌後纔行。我舅現已亡過，家中有老姑在堂，小叔夫婦也在家裏，祇有我們在星加坡。我們現在有男兒兩人，女兒一人。星加坡地處熱帶，日間天氣很熱，入晚稍覺清涼，因此我睡的時候，大都在午後十時；午前七時我便起身。若是我到工場，佩卿就在商店，我在商店，佩卿就往工場。我們的商店有男職員七人，工廠有女工五人，男工二十七人；那植棉場有司除草和灌溉的男女工各一人(他們是夫婦)，到收花，耕種的時候，另外臨時僱用。

我在二十六歲的時候，就和佩卿到了星加坡（佩卿長我一歲）；今年到星加坡已有七載了。歷來為生活，就在我們自己的其昌號工作；二十八歲的一年，曾任過一學期的小學教師。我的生活，在實業中佔最多數，農工商的經驗，都嘗過了；我的農業就是種棉。我敢相信，我們女子的性情，比男子們溫和得多。就如植棉一事，耕耘播種施肥，男人固是優爲，至除害收穫藏貯調製，我常常瞧見男人們一不得法，便疾聲厲色把他毀壞；稍和平一點的，亦不過置之不聞罷了。我若碰到不對的地方，都是細細研究，緩緩改良，若是一時研究不出，必要參考書籍，訪問前輩，斷不肯把他毀壞或擱置的。在工廠的辦法，也是這樣。我第一年植棉，收成不甚豐；後來研究，知是種子不良，本年經選枝幹形狀雄健的棉樹的棉子檢出，留他作種，餘的一概除却，並到美國購最佳棉子種植。星加坡地熱，動植物發育極盛，故棉的害蟲很多，我因此又注重除害，購了許多捕蟲網及殺蟲藥，除去害蟲不少。自去年秋末種植後，現在青翠得很，大約收穫必較去年爲佳了。工廠方面，我最合意。古來我國男耕女織，故抽紗在我們甚是合宜。我又

嘗習過工業的，廠內分部辦事，頗有條緒。但現在大唱勞動神聖，工人替資本家出了汗血，結果所得，自己仍是無分，實在不平。我因為尊重工人，每日工作定為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下午一時至五時，每天七小時，逢紀念日和習慣節日休業，并不扣他的工資。女工有遇分娩時期，在產期前後各一個月，雖然不到廠工作，我亦把工資送給她。工人若在廠繼續任事三年以上，我就每年加些紅利給他，使他亦有主人翁的感想。其昌號裏，我在店時少，大多係佩卿辦理，但是我不時查察，各職員亦都能辦事不紊。我的生活，不勞不逸，每天在工廠時多，間往巡察植棉場。身體頗覺壯實，因為運動適宜的緣故。現在實業興趣，甚是充滿，惟待將來得卸仔肩，歸我祖國，把所經歷的事業，以及所希望的，著書問世，做一個文人，使祖國同胞，一同來研究實業，我就喜之不盡了。現在我雖在實業界，但是筆墨的生涯，却丟不掉，惟每天欲戲弄筆墨，苦沒有得空的時候。我希望做了一個新聞記者，發表自己的意思；我希望做了一個著述者，把腦海所蓄積的，一古腦兒洩出，就是很好的事情了。

吾國重男輕女，已成了國俗，雖近來採用新學說，人人嘴裏都說男女平等，但是不平等的，仍是多得很。因為大多數的婦女們經濟上不能獨立，倚賴男子，致受男子們藐視，自然有不平等的表現了。惟是要經濟獨立，須先有教育程度；女學的普遍，就是女子職業普遍的先導。今日我諸姑姊妹們大多數屬男子們保護的，欲求男子尊重她的人權，豈不很難？若果能自謀職業，卓然自立，男子亦就不敢輕視了。

孤獨的悲哀

家庭教師 劉桂芬

朝去暮歸，刻板的生活，令人煩悶極了。上旣無雙親，下又無弟妹，孤獨一身，生活雖怎樣煩悶，怎樣無聊，除自己想像中的安慰外，從沒人親熱的慰問一聲。我呵，眞算得一個孤苦的人！好了，沒慰問的我也有了，我的唯一的安慰使者——婦女雜誌間接由我的朋友處來問我一聲『我的職業生活』，這六個字的慰問喲！這是我雙親安臥荒野後的第一次最親切的慰問了。久沒人安慰的我，得這樣的溫存，不知要怎樣的歡喜呢，要怎樣的感謝她呢！但她問的是我的職業生活，因這一問，回憶起自己平日的生活，歡喜早已逃得乾乾淨淨，悲哀將個的佔據心坎，不住的把酸淚趕了出來。於是蒼白而瘦削的我的面上，熱淚像蟻子似的從眼角經頸上而落在地上了。這時我已死了的父母小妹，個個都來佔據我這微弱的心，慰問雖是親切，但也找不着話來回答。我雖是這樣的悲哀，總忘不了這少有的慰問，於是忙忍住酸楚，嗚咽的對她說：

我在本省女師校未畢業的一年前，我唯一的親人母親，因悲哀小妹之死，竟和我永別而尋小妹於地下了！自她死後，微薄的家產被狠虎似的族人爭分完了，而孤獨的我遂依舅氏爲生活，受了舅母的許多白眼，才從師校畢業出來，我刻板的生活就從此開幕了。

我舅父頭腦陳舊，家庭的事不多管理，一心只顧他的商業。自前年我的表妹因談戀愛自由，被她表兄王先生在他面前警告後，把他不管家務的心移到家務上來，而我和我表妹的自由權，從此被剝奪完了！自那次後，朋友給我們的信件，非經他看了認爲不關緊要的才給我們。所以朋友給我的信，不直接寄至家裏，而由好友譚君收轉，轉交時由他親自遞給我或我的表妹。我又因經濟困難的關係，我唯一的安慰使者——婦女雜誌及別的雜誌，都是譚君們定給我的。

我舅父不惟在家庭裏管束我們，就是對於我們的職業也加管束。在我畢業的那年，本有人請我去第三小學任教務的，但我舅父不許可，只把我介紹到由公館去教三個女學生。我這東家雖是做着大官，但他是前清舉人，總脫不了陳腐之氣，所以他的女子都不能到學校裏讀書。

我的學生一共是三個：大的十五歲，名鳳英，已是人家的未婚妻了；其次十三歲，名桂英，第三九歲，名

培英．這三人中，培英最小．所受舊道德的毒的程度比較淺些，所以比她兩個姊姊活潑得多，而我還事業略有趣味，得她的幫助不少．每當課餘，同她到花園——在她們的公館的後——裏玩玩，講些故事給她聽聽，雖說不怎樣快樂，所受的痛苦也暫時可以忘掉一點．

我們的講室在光華燦爛的一間樓上，四壁掛的字畫都是本省名人寫的；樓板上敷着紅色的毯子；在靠南窗上，還可享受翠湖的風景．在這樣的環境裏，本是應當得着樂趣的，不過想起那小學校裏有活潑潑的學生，和感情濃厚的朋友時，孤獨的我好似獨困籠中的小鳥，隻身徘徊，悽涼的箭又射進心來，酸楚的淚又流到頰邊來了．

東家很不歡喜新書，除他自己選定的幾種讀本外，不得教別的書．不得教罷了，教室裏關於登載新潮流的報紙也不備一張，別的書籍更不用說了．他家不購置罷了，連我所有的也不得帶一份去看看．不容我帶去看罷了，連關於新潮流的話也不容我在學生面前宣傳．我是看慣書報的，說慣隨意的話的，一跨進公館門，自己的嗜好不得不丟了，自己說的話不得不改了，唉，這學校比監獄的規則還要嚴些．

每天坐滿八點鐘的監獄出來後，對於學校裏所行的規則，所說的話，又不得不舍去，若是仍照樣的做，就有人以這少譏笑．所以自我入由公館教書後，我每天要變換兩次——在公館裏的我，在公館外的我．我本來不安於我現在的生活，但孤獨無依而在舅父勢力下的我，怎能略表現不滿意呢？遇能容忍時則容忍之，不能容忍時，暗哭一回，暗叫幾聲『媽』，就完事了．

當早辰七點鐘響的時候，由我舅父家裏和我的親愛的書報別後，懶懶的一步步的走過沉靜的街心和幽靜的翠湖，走到監獄似的學校裏去，直到下午三點多鐘，才得很歡喜走出監獄，跑到翠湖邊吸幾口新鮮空氣，恢復恢復精神，而會朋友及歡迎我的安慰者——信件書報等——也在這個時候居多．

做三個學生的教師，清閒極了．可是在禁止看新書報和他們不說的話的監獄裏，雖是清閒，也令人煩悶．

我在舅父家生活，進款都由他自去支取，除教書外，不問別一事．而衣服費等都是舅父給與，自己的進款很少，不敢十分向舅父要錢．遇着手邊有錢時，每月

給七八元用，若是他不在家或手裏沒錢時，便是一個月也見不到一文錢。衣服鞋襪破了，自己縫補。唉，這生活比工場裏的工人還不如呢。

工人似的我，罪犯似的我，當清晨經過翠湖的時候，朝陽紅灼灼的從東方美麗的朝霞波浪裏湧上來，影子反射在碧澄的水裏，越顯得翠湖的美麗。這時穿着綠衣裳的柳姑娘，靜靜的聽着渺小的鳥兒在唱歌。在這美景之下，不覺的把人陶醉了。而自己的枯槁的心，得此美景的滋養，也活動了許多。這就是辛苦煩悶的我的生活的安慰了。除此而外，還有夕陽西下，從學校回來的時候，殘陽映着碧柳，小魚戲着淺波，翠湖又另是一番景象，這大概是自然的母，特爲我們孤獨的苦女而設的罷。

曾過了十幾年的學生生活，這時若叫我去到工場裏作工，到田裏插秧，那是萬不可能的，所以對於將來應付環境的工具，不可不有相當的預備，這時很刻苦的研究教育，以備將來的使用。

我的苦楚的生活記錄至此完了。

從織襪工人到小學教師

顧玉如

『……普陀的地方，不曉得到底怎樣，——四大名山之一，想來一定很好玩的。玉姊！我回來是從上海轉的，先施廣生的化妝品，我一定買些來送送你。好不好？』一個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在她們將要旅行的前一天，回家時，和我說的。她是我初小裏的同學；考試的時候，她不是屢次要哭的？畢業這天，我得了許多的獎品；先生不是說她：勉强及格的？但是現在呢，她中學快要畢業了！什麽地理，什麼歷史，什麼英文，什麼什麽……都比我好了，有兩樣我懂也不懂。假使我能够讀書到現在，不是也要畢業了，或則仍舊比她好。但是我那里有這樣的幸福，我從初小畢業後，就到本城（杭州）振興襪廠裏去做襪，因爲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弟弟，都

在求學，祇靠父親當小學教員這幾塊錢來過日子的，那里還有錢給我讀書。工作勞動，本是我最願意的，不過沒有普通的知識，也是不行。我那時夜裏回家的時候，叫哥哥——他是本城師範學校走讀生——教我看書練習作文；雖然要作工，學問也有些進步；所以還不覺得十分痛苦。

不過振興襪廠，我是很不滿意，作工的地方，像監獄一樣，低小的屋子，狹窄的天井，污水穢物，都拋在那里；天熱的時候，臭氣觸鼻。染色工場，就在隔壁，煤屑濃烟，充滿了那小小的工場；不衞生可以說到極點了。待遇又是很不好，少做或做壞，就粗言惡語地罵你，還要扣你的工資。領工資的時候，還要拿銅的，不好用的洋錢或角子給你。唉！人道在那里？所以沒有多少時我就病了。過了一個多月，病好了，我也不情願再去過奴隸生活了！

我自從不去做以後，就在家裏租了一架機器，自家做；那時我覺得自由得多。

秦貞是我的堂嫂，也是我的同學；我們感情十分濃厚，她時常勸我到緯成公司去學繅絲，我聽了她的話，就叫哥哥託人薦到緯成公司去。沒有幾天，我又脫離了自由的快樂的家庭，到先前思慕的緯成公司去工作了。

第一天進去，覺得十分難學，幸而先生（指導員，工業畢業的）說的話，我還能夠聽懂；不然，眞眞要莫名其妙了。因爲他講的話，都是文言，有幾個沒有讀過書的，如同聽了半天外國話，一動也動不來！先生罵她們笨如牛馬，其實因爲她們沒有受過教育的關係，她們問又不敢問，只好等他走去了，請教旁的女工。這樣過了一星期，方才有些活動。

緯成公司，是我們杭州頂大的一個公司，男女工人在一萬人以上，裏面分許多部份，每一部有二個到十個的監督。他們專門管理工人的勤惰，和做得好不好，工人們假使不照他的意思，他就高聲厲色地痛罵，有幾個年紀小的，時常掛了眼淚回去。記得有一次準備部一個女工，因爲把一絞絲弄汚了，監督員要她賠償，她身邊沒有帶錢，求他寬限，他一定不肯，將她的首飾拿下抵押，還不够，連她一件單衫也脫了去。可憐的她，只好穿了一件破的棉襖，縮了頸，哭到家裏，將她丈夫的棉袍脫去當了，贖回她的東西。有一次，織工場走了電，

滿室火光，一個女了觸電死了，全體逃了出來，不肯進去，監督一定要她們進去，拿了鞭子鞭她們，使她們不得不到尋死的地方去。這樣殘忍的事體，不曉得有多少咧。

初一月半是休息的日子，但是有時也竟不停，還要開夜工，因爲他們要交貨了，或者時價好了，趕快做來去賣。唉，只顧自家圖利，不管人家死活。

月底發薪水的時候，同振興一樣，時常拿銅的，不通用的，或者要貼水的洋錢給我們。回去同他掉，一定說我們拐他們；或則告訴總辦開除。請假的日子，一定要扣去，而且勝過原有的（譬如一天工資二角，請假一天要扣二角二分），問他們理由，總是說：這兩天忙，應當多扣。像這樣不公平的事體，說也說不完。

我在這時候，倒覺得很有趣；因爲我在工場裏得着監督的贊許，比較旁人自由些。放工回去，同了幾個知己的，到湖濱去散散步談談笑笑，夜裏看看雜誌報章，或者哥哥出題來作文，或者談談故事。

哥哥是一個用功的學生，所以和他通信的人很多。他時常將人家給他的信拿來叫我看，叫我代他作覆。他們有時到家裏來，叫我和他們交際，并且對他們說我代他覆信的事。所以他們有幾個要和我通信，我答應了他們，他們時常寫信把我，討論文學；我寫好覆信給哥哥看了，然後付郵。在這個時期，我最快活是夜裏，因爲時常有好的消息給我解悶。

其中有一個姓宋的和我感情頂好，在信上時常和我討論男女間的種種問題，而且買了許多關於社交問題的書送我。我那時當然很感激他，所以給他的信特別多，有時竟不給哥哥看。哥哥曉得了，也不來干涉，不過叫我保重人格，審愼交友。我和他一天一天的親熱了，我休息的日子，他課畢一定請了假，來和我談天。他和哥哥是很知己的，所以進出和自家人一樣。有一回，初一適是禮拜，他來約哥哥和我去逛西湖，哥哥因爲別的事情不去，叫我同他去。這天我們討論了一天的『人生觀』，從這次以後，我們倆漸漸的走向愛的路上去了。但是對於我的職業，一點也不發生變動，因爲要謀獨立的生活，工作反而比先前用力，雖則他們虐待，也不覺得了。這樣過了一年多。一天收到他的一封信，向我求婚。我直直爽爽地對哥哥說了，哥哥同父親母親商量，

他們也很贊成，所以不久，我們就訂婚了。以後他時常對我說：『我很想使你受高等的教育，不過現在我也沒有能力，使你求學，你在這時候，積下些錢，等到我生利之後，你再去讀書。』這時我對於緯成公司的監督，只覺得十分和氣，一點也不覺得虐待，其實何嘗如此，恨他怨他的人，仍舊有許多，廠規依然嚴酷，監督依然凶惡，不過我有安慰的人，所以不覺得罷了。

梭一般的光陰，過得眞快，不多時，他已經畢業了，我們的婚期因之也到了。

結婚以後，他在海寧鄉下一個初小校當校長，我也脫離了緯成公司到本城惠興女學去求學了。

誰又知道，不幸的我，覺命薄如此！他在海寧教書還沒有年半，染了時疫，和我永別了！唉！不幸的我，命薄的我，沒有求學的希望了！

他死之後，他的職務，哥哥就叫我去代理；但是一個沒有受過多大教育的我，怎樣能夠勝任？不得不叫我的父親來幫助我。

現在我是一個小學教師，是一個鄉村小學的教師；天天和鄉村的小孩子做朋友，同清靜，幽美的鄉村做伴侶。天眞的小孩子，有的叫我母親，有的叫我先生，他們大都非常呆笨，這大約因爲我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沒有好的教法的緣故。所以我希望我們，有願求學的女同胞，在校的時候，多研究一點，不要出來像我一樣。

一九二四，四，五，於吳興小學。

新潮中的老婦

龔牧家　婷婷

我今日應婦女雜誌的徵文，實在是我行年半百老婦人的奇遇了，不但可以寫出我現在生活的狀況，使人知道我是不願做一個寄生者，是願與我親愛的婦女界參與獨立的運動，並可訴我自少至老，逃避強權，流放到此地，變成世外原人的苦楚。我生長臺灣，是一個商人的兒女，幼時受父母溺愛，也曾入過私塾念書，不料於三

十年前，我最親愛，最尊崇的母國，竟被強權霸佔，因此我即隨父母逃回福建原籍。到了辛亥革命，我夫招我出洋，這是逃避強權的第二次，是屬轉移居三個國土了。從中經過的危難也够了，嘗過的世故也飽了。我初來此地時，開始也曾充作商店理財員，無奈與金錢無緣，即於七年前改作農牧婦。自己買置的農牧場，在本島留省的鄉郊(現已新開二條馬路)。我所栽植的，其中有椰樹，可可樹，咖啡樹，甘蔗，香蕉，及蔬菜什穀之類。所畜牧的，則有牛，羊，豬，雞，鵝，鴨。所製造的，只有蔗糖及可可糰，可以發賣而已，其餘皆就生貨售出，或自供食用，或自作牲畜的飼料。我的農牧場離市不過百步的遠近，故所有出產，不必用人出門招攬，都可自己出賣。我常常是早晨五點鐘起身，料理炊飯，放牧，濾糖等事。我們農牧家是不得不早起的，且這熱帶地方，凡對於工作上，衛生上，無不以早起爲合宜，故我一家老幼沒有睡至六點鐘的。但是至午餐後，必休息兩點鐘，下午工作，則以日落爲止。這是個工耕作的時間。若是煮糖或烹飪的時間，以事務完竣與否爲度。爲時過晏，就以輪班的法行之。至星期日，除火食及飼牲畜外，完全停工休息。我的傭工，是男女並用，平均每日約十人。其間男女工頭各一位，有做長工的，日工的。長工月薪自十元至十五元，日工則視此地的土產的價值而轉移。譬如此時非麻跌價，椰果遭風減少收穫，就人工過剩，工錢每日每工五角；若是土產漲價，那就人工短少，工資飛漲，有時每工或須至一元了。幸而我的農場，在省會區域內，時常有異鄉工人，可以收拾僱傭，不至過受工價膨漲的影響。我的製造場，皆用長工，由我躬親督率。如煮糖法，此省蔗糖出產，甚爲稀罕(據農務調查謂已無有更大於本場者)，只銷本處的食用。成糖的煮法，也只有墨守舊式，故我的製煮，僅僅改良些鍋竈及搾糖機而已。該機係買自太平洋商業公司用水牛轉動的，每日可搾煮百餘支洛的糖。此地銷行的本地糖，不是秤重量，是算塊數的。故我改良些煮法，加些釀酵，比較別家所製煮的質輕而形大，糖色清而淨白，所以更覺暢銷了。煮糖時，我定必躬親察火候，驗結晶，量大小，這是我數年的經驗，略有心得的。若牲畜飼養法，此地比吾中國似乎較爲簡易。因此地氣候不寒亦不過熱，飼場亦比較寬潔，蚊蠅亦比較稀少，所以

有時有流行疑發生，較易預防和撲滅；照我飼養家禽所執行的規例，祇要場所打掃潔淨，准時給食，便可日日得蛋，以應顧客的需要了。我對於以上所敍農業畜牧製造三事管理而外，尚須躬親登記簿記，以顧我家的經濟，俾不至預算有大出入，致我經濟生恐慌。我的收入分爲四大宗，(1)農業部，(2)畜牧部，(3)製造部，(4)地產部。統計去年全年所收入，四宗共銀三千餘元。所支出的分作七宗：(1)糧食部，(2)工資部，(3)衣服部，(4)建築部，(5)祖國銀信，(6)兒童教育，(7)墾牧公司接濟費(因我夫墾植椰樹數萬株於附近島嶼，尚未結果成熟，故須接濟經費)。以上支費七宗，照去年全年統共亦三千餘元。所入僅抵所出，弄得本年青黃不接時，我的經濟界發生恐慌。論起來，乃是被我夫墾牧公司所拖累的。我與我夫早已履行夫妻不同產的主義，雖則彼此於精神上的愛情膠結牢固，但對於經濟上却早已別立門戶，脫離關係了。追憶於五年前他給他友人的信內說：『甚至舍下亦被新潮流所波及，何物老嫗，竟敢率其兒女大多數勞力，要求解放，公然倡革命，自樹獨立之幟矣。』卽指此而言。

我僑居此處十餘年，飽受自由空氣，又兼聽慣了解放女權的聲浪，日倡日高，安得不令我躍躍欲動，學作老青年的婦女呀。我今有二子，一男一女，男的年十七，已由英文高等小學畢業。女年七歲，現已試學西文，並自教漢文。觀我二子，皆甚好學，故我但求濟其一生學費，使他不受金錢的惡制度所束縛，致不能受高深學問，遂其所欲達的學識。除此而外，我斷不積財自封，異樣奢望，卽對於勞動工作上，亦不改其苦。因我寓農工於遊戲，認工作作運動場，已不解何謂勞苦了。但覺勞動是人類動物的天職，我輩女界是應該履行的，是應該統率男子爲人類的先導者。須知二十世紀人類智識的腦筋，已勝過肉體的蠻力，男子兇猛的腕力，必被機械馴服，將終無用的。我一般人類，無論男性女性，但能速將金錢毒物廢除，愛羣之心便油然而生了。此乃天然法則。試問誰不愛子，誰不愛父母兄弟，推而廣之，則亦愛我鄰人之子，愛我鄉人之子，愛我邦人之子，愛我國人之子，愛我世界人之子了。由近而遠，推己及人，則愛他就是愛己，愛己便是愛他。狹義的愛，是廣義的愛的基礎了。再一譬喻，我今愛我二子，於精

神上，肉體上，望他們不虞衣食缺之，希望他們得學業進步，便不期然而然的，以工作爲遊戲，以勞苦爲快樂了。再由此推而廣之，我人類者達到眞正無政府的社會主義，便亦於不知不覺中，愛我最親愛的人類，如今日我的愛我的二子。到那時人類中，便無不勤勉，好學，慈愛，向上；同時也無所謂惡德，懶惰，貪安，怨嫉，或不肯等劣名詞，但共同歡迎我人類愛神的結晶品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菲島。

南洋飄泊的三年

小學教師 張笑菱

我是廣州人，今年已二十六歲了，家中有母親及一弟一妹。自民國八年在廣州公益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次年就入了職業界，到如今已共有四年。但在這四年之中，有一個時期是在國內，一個時期却在國外。現在先就國內說起。

民國九年，由廣州到上海，由黃克强夫人介紹我到上海女界聯合會裏去當書記。那時除了專理本會的文牘外，各界開會，也去旁聽，每天職務完了，自己或讀書或作畫，很是適意。可是那時該會的經濟困難，會員雖有二百多，但實實在在負責的不過三數人。經濟差不多都是黃克强夫人維持，所以我們辦事人，是純粹盡義務的。不久，我在一個廣東人私立的小學校裏謀得一個教席，每週大約有二十小時的功課，薪水不到二十元，但我個人省省儉儉的開支，也可以敷衍了。

民國九年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介紹我到南洋來。這就是我國外職業生活的開始。初來的時候是在英屬馬來半島芙蓉州的掛羅庇勝，當該地華僑女學的主任，月薪九十元，膳費在內。平均每週有二十五點鐘的功課，此外還有課前預備課後改卷等，每天要占兩小時。南洋聘女教員不容易，尤其是小市鎭，所以一個女教師最少要擔任幾種的科目。若是小規模的學校，學生人數不多的，請一位女教師，就要完全包辦。華僑女學是由男校

分出來的，女學生不過三四十人，所以我也是一位包辦的教師。起初覺得很費力，但經過兩個月之後，就習慣了。

掛羅庇勝，雖然是芙蓉州屬的一個很小的地方，但華僑到不少，交通也便利，可比得上國內繁盛的一個小鎮。華僑多營樹膠業，所以剷樹膠的華工很多。此種工人皆來自祖國而未受過教育的。以前此地曾有一個公立的愛羣半夜學校，就是爲他們而設的，後來因爲經濟的關係，就停辦了。我到庇勝後，覺得愛羣夜學，一切設備都已完全，所欠的不過是兩位教師，就此長停下去，很是可惜，所以我就提議恢復。同男校的主任兩人，輪流擔任，一時來學的有幾十人。我們起初想不收他們的學費，後來恐怕他們因不用出學費而沒恆心，所以每人每月收費一元，以作電燈和雜費之用。

南洋現在還是和十八世紀的時代一樣，男女間的界限非常之嚴，男教師不可以教女學生，女教師自然不可以教男學生了。何況我教的夜學都是已上二三十歲的男工人，在十八世紀的南洋社會裏，不消說是要覺得非常詫異了。所以當時有一部份人出來反對，甚至有的寫匿名信來罵我，有的貼無意識的諷刺廣告來譏我，可是學生們的態度却很堅定，我也是掩耳不聞，大膽無畏的做去。頑固派覺無所施其技。我白天教女學，晚上教夜學，每逢星期或課餘時，則訪問小學生的家屬，作家庭教育的談話，頗有一種特別的趣味。

民國十年，南洋土產跌價，暑假後華僑女學停辦，我已預備另謀位置了。後來給一個同鄉的校董留住，要我教他家裏的幾個小孩。夜學生又要求我維持夜學，他們每人每月願出學費三元，三十個學生，計有九十元，已够我的生活費了。校舍是由一個校董借出來的，——從前附設在華僑女學——由那位留我的校董，供給我的食和住，於是我就留下了。白天教教幾個小孩，晚上教兩點鐘的夜課，這樣的生活，又過了一年半。眼看本來目不識丁的工人，居然會寫很明白的白話信了，頑固派反對的聲浪也沒有了，那時我精神物質的生活，感着一種說不出的愉快。

民國十二年，芙蓉振華學校的幾位教員，見芙蓉女學因註冊風潮停辦後，一般輕視女學的資本家沒人肯負責恢復。男校提議收女生，他們又死命的反對，所以振

學的幾位教員，要我到英屬去同辦女學，開辦費由我們自己擔任，校舍由一位資本家讓出房屋的一半給我們，於是光華女學就產生出來了。學生五六十人，學費的收入，每月平均約八九十元。但一切的開支，是全靠學費的，除了一位義務的音樂女教員外，校長就算是我，校務，教務和經濟，都是我個人負責。起初幾位熱心發起的先生，一點也不理了。功課自然是一天上足五點鐘，但班次複雜，一個人擔任，是不可能的事，要想添請教員，又沒有款，要推出公辦，幾位發起的先生又從中把持。照這樣的情形，我個人精神物質的影響且慢計較，恐怕學生們要受害了。如此又過了一年，到了年終，我不得不託詞而走了。

我四年來職業生活的狀況，已如上述，現在要把我四年的收入和生活費統計一下。第一年在國內，所入僅足餬口；第二三年在國外，平均每年所入約一千零八十元，衣食零用，每年約三百六十元，書報費約二十元，年滿假期出遊費約一百元，補助弟妹教育費約三百元，第四年，任光華校長，支出和收入相抵不敷約三百元。

現在我已離開英屬而在荷屬了，暫時不就職。一俟賞遍爪哇的風景，就回國省親，大約不久又要南來的。

我就職雖已幾年，但對於職務上無甚心得，最使我惶恐的，就是覺得所學非所用。我在職業上所得的酬報，可以算厚的，就是勞逸也很平均，但是生活程度不能常在平行線上。我要顧到將來不至做生活的落伍者，除了努力教育外，還得要研究一種能直接生利的實用技能，才能和這物質文明的社會抵抗。

女子宜不宜就職？這個問題，現正在爭論中。我說男子討論女子問題，無論如何，總不免有點隔靴搔癢，必要女子自己去問自己，才能有切實的答案出來。現在以我個人的經驗做一個答案，以作我這篇文字的結束。我雖是學識淺陋，但我却是一個不肯示弱的女子，我最惡別人說我是弱者。所以我在職務上努力，非但不覺苦，而反感着愉快的。南洋女教師的職務，比男的麻煩，而我却能在麻煩生活中，每天還可以自修三點鐘的英文。總之，我覺得我的職業生活是非常之快樂，非常之舒適，沒有一點勉強的地方。所以我說，『女子宜於就職，』未就職業的姊妹們，快點出來罷，不用懷疑了。

一，四，一九二四，於南洋爪哇島。

選後

記者

這一回的徵文，我們的豫料，以為來稿決不會十分多，因為第一，覺得現在就職業的婦女還是少數，第二，更怕有職業的人沒有作文的餘暇。然而結果却大大的出於我們的意外。不但寄來的稿竟到一百數十篇之多，而且篇篇都可說是十分完美，各有特殊的價值，這實在是本社歷次徵文以來所未見的好成績。我們因此知道我國婦女在職業方面的發展，而婦女主義的前途，確是大可樂觀了。

然因此之故，却使選者遭遇了極大的困難。在選者的意見，當然想把此等有價值的文字全數發表，但篇幅却不許我們這樣做。因為照此辦法，這一本的『職業問題號』，至少可以達到普通號的三倍之厚，不但受經濟和時間的制限，並且在體例上也似乎不十分相合。所以不得已用極苛刻的眼光，從此等十分完美的來稿中，採取了最少的一部分，在本號上發表，然也已經超過原定的頁數了。至於其餘和已經發表的同樣的佳作，乃至更在其上的佳作，因為遲到或選者疏忽的緣故，以致不能發表的，當然還非常之多，這是選者對於投稿諸君萬分抱歉的地方，不能不請求原諒的。又，發表的順序，概依寄到的先後為序，并聲明於此。

調查表的寄到，也有五百餘份之多，我們原定對於不用本誌所印的表格填寫，或填寫錯誤及過於簡略的，概不致酬。現在為報答填表諸君的厚意起見，仍酌贈若干册，以表微意。至於寄到過遲的，因為手續上種種的窒礙，祗得從闕，敬祈宥恕。

對於此次徵得的調查表，本想製成一個統計表，在本號上發表，使讀者可以知道女職業界的大略狀況。現在因為時間匆促的緣故，不能實行，祗得在別一號裏發表了。

此外更蒙許多著作家，知道本誌要出這一本專號，投贈關於職業問題的大著多篇，深為感謝，但現在也因為篇幅的關係，不能發表，擬稍緩擇尤陸續披露，以餉讀者。



愛情與健康（續）

——給姪的第九及第十信——

英國格里康著
許敬盧譯

倫諾吾姪：

我在上次信中，把受胎的經過大略敘述一下。凡是將近結婚的人，都應當懂得姙娠作用，所謂姙娠，即未來的人在母體中生長的意思。女子當姙娠時，對於將來預存種種罣慮，不幸對於這預存後慮的母親們，多數人都是不知道應當怎樣去當心照護，不獨在貧窮的未受教育的階級中爲然，即富而受教育的階級亦復如是。許多妻子，因爲自己和丈夫沒有生育知識，以致把身體損壞，成爲沉重的病人。這眞是所謂『文化』國家的一個嚴重的反映。人羣的第一責任，在於保護母親與小孩，而實際我們對於人類生育，反不及對於馬，牛，犬的生育研究得深有興趣。

通例受胎之後，月經立時就停止，也有在數星期內停止的。這時雌雄細胞已經結合。精蟲非常微細，長僅爲一英寸五百分之一，卵球的直徑，約爲一英寸一百二十分之一。這時候精蟲已穿入卵球，雙親的性質，由是遂混合起來。女子受孕的那個細胞，更開始分裂爲多數細胞，即由這許多細胞，組成一個『生活質的球』(a ball of living matter)。

在這一小羣細胞當中，不久即發生胚種。卵的形爲橢圓。在最初三星期中，胚種爲一平圓片，飄浮在卵黃囊

(Yolk sac)的表面，並且不久就有一個頭與一個尾可以看見。往後子宮的內壁形成一個空穴，卵就墮入到這空穴裏去。

這時子宮的內壁，逐漸加厚，過了第三個月後，胚種的體積也大大的增加，胎兒靠着母親的血液生活，而傳達血液的，則爲胎盤(placenta)，通稱胞衣，是一個重要的機關。嬰兒從子宮經過陰道產生後，即被人將附着於臍上之臍帶割斷，而胎盤遂被拋棄。胎盤之功用，在於供給胚種以養料及呼吸。胎兒必需的氣(gases)統由母親的血中運輸過去，這種作用，名爲滲透作用(osmosis)。

假若母親的血中爲病的微生物所影響，或因飲酒過量而生毒氣，那麼嬰兒一定是隨着受害的。胚種在子宮中生長，第一月末長約一寸，而彎曲。心臟在初期發展中，即可看見。漸後頭的形式變爲人形，並且那個原始的小尾不見了。受胎後三個月之間，胎兒的形式與組織都變遷得很快。大約四個月，是男是女，便可看出了。頭一天天的加大，並且頭髮也開始生了。至第七月，胎兒重約二磅又二分之一。第四十星期之末，胎兒的重量，應爲七磅。此時就產生了。

當妊娠時，母親的體中發生很多變化，通常這些變化都是有益的，但有時也隨着痛苦的病象。妊娠的婦人，往往作惡心，牙痛，神經昏亂，但就普通情形說，女子妊娠時，身體都是康健的。心理的現象很重要，尤其是少年妻子懷第一個孩子的時候。爲丈夫的，應當深深的對她表示體恤，同情與愛護，這是他的天職。他應當免掉一切感情的討論，而在家庭中保持一種快樂的沉靜的空氣。

一個著名的婦科醫生曾經說過：『婦人在妊娠時，是怎樣對於那不知的事充滿了企望與憂慮的心，她的身體組織，完全翻轉，她的生理的自我上覺得受沉重的壓迫，并且常惦念着那正在她子宮裏生長的一個新生命。想到嬰兒即將產生，想到她體中創造的行爲，她是怎樣充滿了歡欣的希望，又是怎樣充滿了痛苦的恐懼，想到將來作母親，她心中是怎樣的輾轉不定，一方面喜，一方面又懼，有時更常常發感的懷疑着，不知道所生的將爲男抑將爲女。』

姙娠時的神經現象，往往是燥急的憂慮的，情態不一致的。這個大的創造工作，易於使女人預存快樂的心思，也易於令她的情感不安靜。預存後慮的母親，她腦中的血，人家都猜想是被胎盤中的血液循環所影響的。她有時發生奇異的味覺的變態，特別想喫某種食物，或一種不常喫的食品。假如那個女人平素是有精神昏亂病的傾向的，那麼當姙娠時，這種病就會真正發作。總而言之，在這個時候，我們要盡力保護我們的妻子，不叫她受驚恐，不叫她看可憎惡的景象，不叫她有過度的激動與憂慮。

當姙娠時，可以說母親身體的各部分都受痛苦。此時心臟另加上新的工作，假設那部機關素來是弱的或病的，便很危險。生產前後，都應當休息數星期，這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結婚或獨身的婦人，當月經來時，至少要鼓勵她休息一兩天，並且在這個時候，一切生活要平靜。姙娠時休息，更加緊要。勞工階級的母親們，以及許多較爲富裕階級的母親們，往往生產之後，很快的就要用力去工作，因而身體受很大的損傷，想起來真着實可怕。我想深深的令你知道，休息的機會，是婦人在分娩期，或云在生命產兒期的第一個權利，我們對於這條衛生法律的忽略，是野蠻的，殘酷的。

還有一個社會的罪惡，就是生育過繁，這是大有傷於婦人的康健，大有損於子女的身體，並且結果是足以令種族墮落的。人類的土地，是不能過分生產的，生產過多，則地力爲之損，而所結的果實，亦隨之貧瘠而病萎了。所有關係生殖的機關，在生產之後，都需要休息，使其復原。伸張的子宮，在第二次未受孕以前，必使其恢復原狀。姙娠時與分娩時的嚴厲的痛楚，必使其完全恢復。丈夫逼着她不幸的妻子繼續不斷懷姙的，無論如何，他是不會找出合理的話來自己辯護。愚頑決不是一個有力的辯護呵。一個人將近要妻生子的，應當把婚姻衛生的條例研究研究，這是他根本的常態的天職所在。這種知識，差不多是與職業訓練一樣重要的。婚姻生活的罪惡與錯誤，對於全人類，對於今後的種族，都足以有很大的損害。

分娩這件事，是疼痛的，並且對於爲母親的常有損傷的危險。通例都是第一次生產時受害最大。三十五歲以

後，生產中錯亂的機會更多。子宮轉位或墜落，在已婚或未婚的婦人中，都是一個普通的錯亂，並且是身體殘廢與心理抑鬱的一個源泉。假設文明的婦女願意過更康健更自然的生活，多數隨着母性俱起的危險與錯亂都可以有方法避免。不多年前一大羣婦人死於產褥熱(Puerperal fever)，便由於缺乏衛生保養的緣故。

分娩之後，母親需要幾星期的休息，每個爲丈夫的，都要設法使這種休息可能。分娩的時候，女子用力很利害。許多妻子生產後幾天內，有時甚至幾點鐘內，卽須開始作家務或職業的勞動，因而身體受損，終其生都不能恢復。假設生產旣遵常態，母親又很強壯，那麼健康與生力(vitality)便有了進步了。每個婦人，都應當能自己哺乳，但是人爲的生活與種種錯誤，已剝奪了多數母親這種機能的實習了。哺乳的小孩，比用人爲方法養育起來的小孩，有較優健康與較優體力的機會。

我親愛的倫諾娃：

兩性的差異，分根本與次要兩種。根本差異，指生殖機關而言，次要差異，指其他種種不同的心理和生理的特質。因爲神經組織與身體變化的不同，故男女各有其特殊的性質。男子的骨骼比女子大，筋肉較女子多，皮膚較女子厚。他的頭髮，不及女子的茂，並且組織較粗；他的容顏，比女子粗糙，也不及女子的流動。

活潑的精蟲，或云男性原子，常被人引爲男性性質的一種代表。精蟲異常的活動。至於女性的卵，則較爲柔馴，可以爲女性傾向於閑靜的代表。男子是自然的獵人，家庭的保衛者；女子是家庭的側主，是簡易的實業與藝術的發明家。女子天然具一種深刻的愛子女的情，她的同情心憐憫心，以及她對於人保養愛護的欲望，都是從這基本愛子女的一點情上推演出來的。女子一定是最早馴養動物的人，最先耕植田地的人，這是很少可懷疑的。

男子是好動的，冒險的，好鬬的。男子變異率 (variation) 比女子大。大科學，發明家，藝術家，大詩人，宗數創造家，著名的教授，都是以男子居多。犯罪與癡愚的人亦以男子居多數，從這一點，也可以見出來男子的變異

率是比女子大的。在女子中，色盲比較的稀少。抵禦疾病的能力，男子似乎不及女子大，男性的嬰兒較女性的易於夭折。普通的說，總是女子活的年齡比男子大。

我現在要講幾種主要的男女生理的區別。相對的說，女子的軀幹比男子長，並且她的肋骨比男子直。男子比女子高而且大。在幾種最重要的不同當中有一點是尻骨盤(Pelvis)，亦稱骨輪，或骨環，乃用以支持身體之上部者。女子的骨盤，較男子的廣闊。每個人生到這世界來的，都要經過這尻骨盤的圓環。四足類的動物，生產比兩足類的動物容易。婦人尻骨盤的發展有兩種作用，一以支持身體，一以使生產容易。不過人類幼子的體積，總是傾向着加增，不容易順暢的從骨盤產生下來，因而生產的痛苦與危險，總是增加的。所幸人類的頭，固然一天天的加大，而人類的尻骨盤，也一天天的隨着加闊。

男女除了頭蓋骨形式不同以外，還有腦的重量，也不相同。男子的腦比女子的重。主張男子智慧較優於女子的，便以此爲一個證據。不知道以男女體質的比例言之，女子的腦實與男子的腦一樣大小，有時或更大些。況且一個大的腦，未必一定是一個好的思想機關。腦愈大，所需要使之工作的血液愈多；有時腦雖大，但不能得充分血液的供給，仍然是無用。有些瘋癲的人，腦很重；有些癡愚的人，具發展完全的前頭葉 (frontal lobes)，而這種腦葉，從前便是被人視爲智慧之所在的。所以兩性的智慧究竟孰優孰劣，是無從自腦的重量來決定的。

男女的內臟構造也有差異。以身體的大小重量而言，女子的胃，較男子的寬大。肝亦是女子的較大。男女頸之前部，都有一個橢圓形腺 (thyroid gland)。女子的腺比男子的大。在女子方面，這橢圓形腺，一定是密切的與子宮相關連。因爲第一次月經來時，此腺隨之擴大，以後每次月經來時，有時此腺亦都隨之膨脹。這個機關，於身心兩方面均有影響。假設這部機關受病，則其病象或爲喉腫，或爲過分膨脹，或爲 cretinism, cretinism 者，一種癡愚的形式。此外還有種種身心不安的症候。如 Graves 病，如 Myxoedema (得這類病的人，形狀和癡子一般，講話很慢)，皆是從這個神祕的腺發生的。

聲音的高低，視喉頭的構造而定。當你發身的時候，你的聲音覺得破裂。女人的聲音是不經過這一層變化的。因爲女子的喉頭比男子的小，所以她發出來的聲音比較的高而且弱。

女子身體當中，儲藏脂肪的傾向，比男子大。女子的身體，所以比較的圓形，如她們的胸和大腿所表示的，皆是脂肪的貯積所致。脂肪的儲藏對於生殖歷程上有重要的功用。高等動物，身體內血液的要素，爲蛋白質，白血球及紅血球。女人的血液較男人淡薄，而紅血球亦較少。女子心的跳動，比男子快。

母親的機能特別給女子一種心理的情感的狀態。從小時起，女子就比她的小兄弟歡喜小孩，歡喜小動物，尤其是歡喜洋囡囡。一個女人的特質，基於她生理的特性和遺傳的傾向之上，同樣可以說男子的特質亦然。但女子所受『種族的力』(racial energy) 或稱『她生命的生殖部分』的影響，比男子多。因此，所以我們說：『愛情是女子的全部存在』(Love is woman's whole existence)。神話裏面，愛與和平都用女人作代表。『爲母』(motherhood) 這件事，我們可以當他是一個繼續不斷的歷程；因爲女孩自幼年起身體中就發現種族的原子(卽卵)，這種原子經過春情發動期後，每月都成熟一次，以表示自然是如何的苦心孤詣求人類的繁殖。女子體中，因爲有這種變化作用，所以常常的是在預備着生殖。這種歷程，對於婦人的心理與感情上所生的結果，都是很顯著的。

一種腺的分泌物，與血液混合，因而在女子心中生出一種柔和的情感，或一種深刻的戀慕。她心中的欲望與腦中的思想，常常影響到她的子宮與生殖機關。心身兩方面，永久的這樣互相作用着。『性』在女子心中，比在男子心中，格外的廣大而透徹。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女子要求性慾的滿足比男子更加迫切。廣義的說，倒是男子求這種快樂的心比女子强。男子的戀愛衝動是強烈的，但其表現的範圍則比較狹隘，尤其是心理卑鄙的那一類人，他們唯一目的，祇是求淫慾的滿足。至於女人的愛情，是建築在較高尚的情意之上的，——尤其是在發端的時候；她們生理上顯出的情態，有時候很爲微弱。凡爲男子的，都應當竭力活動，去求他愛情的目標，在未能得到女子的愛以前，必先向她表示愛，這是一條自然的法律，誰都不能懷疑的。

在女子方面，愛情的內容，比較男子複雜。男子的主要本能，只是找尋那使他傾倒的容貌美麗體態嬌柔的女子來愛她。在女子方面，這個觀念並不居最重要地位。她們所愛的，是體魄強健，精力充裕，性情堅定的男子。帶雄性的女子歡喜性情和順，氣質溫柔的男子；純陰性的女子，歡喜雄壯熱烈，氣質堅強的男子。當然這個標準，也免不了例外。

女子比男子富於感情，而理智則較弱。但她們理解力所以不能和男子一樣發達，並非有天然的限制。說男子完全憑理性行動，或云女子完全憑感情行動，是同樣不合於事實。有些女子比男子更覺理性。不過普通說，總是男子對於『科學的正確』(Scientific accuracy) 所表示愛好的程度比女子深。這不用說是因為歷來男女教育方向不同的原故。數千年來，男子都是反對推廣女子教育的範圍。一直到今日，他們纔覺得女子知識不發達於他們有鉅大的痛苦，我們男性現在已漸漸了解女子。所以令男子戀愛不是僅僅在於她們身體的美了。從前專講美不講知識的時代，就要過去了。在各文明國中，從許多方面可以看出來，婦女在心理方面，實在已漸漸的趕上男子了。

教育可以變化女人的特性，但決不致毀壞她天賦的情感，母親的愛，以及她對於異性的同情。教育的能夠陶冶，提高性愛，大有理由，是可以堅信的。精神高尚的男女，祇可在受教育的階級中找出。無論什麼時候，你操練你智慧的能力，總會於你的情感天性上生出一種反應。知識淺薄的人，往往以獸慾為滿足。他們失掉那更優美心靈的快樂。

父親的兒子（續）

——五幕劇——

陳大悲

第三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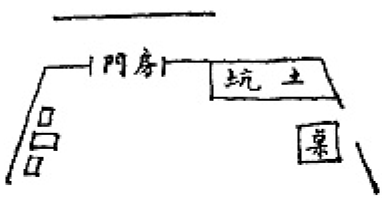
地——河南省城

時——當晚

景——開封城外一個小客店的一間客房裏．左壁有一小窗．中左角裏一個土炕．炕前一張破舊的方桌．桌上放着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中壁右方一扇房門開着．房外小院子裏飛着雪花．但是看不清外面有些甚麼東西．右壁一几兩椅．也都是破舊的．夜已很深了．

（開幕後寂靜無聲。忽然有叩門聲，從右方門外發出。接着就有一個掛鈴鐺的，哈巴狗迎聲叫喚。）

王掌櫃 （在外面喊。）羅瓜兒！羅瓜兒！誰打門哪？（用木柴敲壁聲。）羅瓜兒！（少停，外面叩門聲又起。）來啦！來啦！（開了房門，披着一件灰布舊皮袍走到這邊屋裏來。）這屋裏怎麼還點着燈吓？（擦着眼走過屋來，向炕上一望）羅瓜兒！（外面答應。）這屋裏的燈爲甚麼沒吹滅？（取油燈在手，向房門上走來。）



（羅瓜兒是一個姓羅的店夥。因爲他駝了背，北方人稱駝背的爲羅鍋兒，所以人家就管他稱羅瓜兒。羅瓜兒穿着一件破棉襖，瑟瑟地在房門外站着發顫。）

王掌櫃 這空屋裏誰教你點燈的？

羅瓜兒 （揉眼睛。）你敎我點的！

王掌櫃 剛纔有客在這里我才教你點的。如今客巳經上車走啦。還得等我來教你吹滅麼？（外面叩門聲又起）來啦。來啦！趕快開門去！

羅瓜兒 （站在房門口。）是誰呀？

王掌櫃 走到門口去問呀！也許是買賣來啦！

羅瓜兒 天都快亮啦。那兒還有買賣送上門來？

王掌櫃 你管他呢。你去開門去！

羅瓜兒 深更半夜的，我一個人不敢去。

王掌櫃 走！我陪着你去。

（王掌櫃出房門，跟着羅瓜兒往右方去。接着就是叩門聲，開門聲，哈巴狗狂叫聲，王掌櫃逐狗聲。人傑手裏提着一個皮包與李素蘭一同走到門口，撣去身上的雪。）

人傑 是這一間麼？

王 （在後面笑嘻嘻地。）對，對，就這一間屋子啦。巧得很，這屋裏剛空出來。

人傑 （進屋向週圍一看。）噯呀，冷得很，有火沒有？

王 有！有！羅瓜兒，你瞧你周大爺睡着了沒有，若是睡着了，就把他那屋裏的火端過來。

羅瓜兒 （搬進一個鋪蓋和一個栁條衣箱，放在炕上，

又過去關了門，因爲使勁過猛，摔了一個大觔斗，躺在地下爬不起來。）掌櫃的！噯唷，噯唷！我起不來啦！（王掌櫃把他扶起，嘴裏嘰咕着。）噯唷！我的娘噯！（撣了身上的土開門出去。）

（王掌櫃也跟着出去。這里張人傑把柳條箱取下炕來又把鋪蓋打開，鋪好在炕上。李素蘭坐在桌右邊放着的一把椅子上，一手托着腮在那里默默地想。）

素蘭　（忽然站起。）不對！你還是給我另開一間房罷。

人傑　爲甚麼——？

（王掌櫃拿着一支筆一本賬簿進來走到人傑身邊。黑瓜兒端着一個白炭爐進來放在素蘭面前，素蘭伸手向火取煖。黑瓜兒出門去。）

王　先生請您先把這個寫一寫。

人傑　我先問你。明天我得進京去。甚麼時候開車？

王　（把賬簿的背面翻過來。）這是火車表。您自己瞧罷。

人傑　（手裏托着那本賬簿，眼光却注在素蘭身上，露出一種遲疑不決的樣子來。）

王　（看出人傑那種尷尬的光景。）先生，看完了沒有？請你趁手寫罷。這是巡警局裏的章程，每天要來查的。這個麻煩勁兒，誰也受不了。可是我們做這小買賣的，不怕官，單怕管。巡警他管得着我。我怎麼樣也拗他不過來呀。噯，您說對不對？

人傑　明天一早走，還得寫麼？

王　（冷笑。）愛寫不寫隨您的便，可是我們不能不問您的——（眼光轉向素蘭。）

人傑　我的甚麼呀？

王　乾脆一句話，警察局裏，不許我們留來歷不明的住客。

人傑　誰說我來歷不明呀？

王　（陪着笑臉。）這您可別見怪呀！我說的是巡警局裏的規矩。誰敢說您來歷不明呀？您若是來歷不明，我們還能讓您進這屋來麼？（假作笑容。）

人傑　我先問你——

素蘭　（站起來。）我先問你——

王　（掉轉頭去。）您問甚麼？

素蘭　這里還有空屋子沒有？（人傑急向她搖手使眼色。）

王　沒有啦．就這一間．還是今天上纔騰出來的．

（素蘭咬着一個指頭𢰅着茶几兒納悶．王掌櫃窺着素蘭益發懷疑．人傑『眉頭一皺，計上心來．』）

人傑　（從衣袋裏取出兩塊現洋來，交給王掌櫃．）這是兩塊錢．我也不管你店錢要多少．反正我祇住一宿．明天一早就得趕火車．這里除店價外，多餘的就算賞給你們夥計的．

王　（臉上登時堆出笑容來．）這那兒用得着這麼些呢？（把錢揣在懷裏．）我說——老爺，時候也不早啦．我也不來打您的攪啦．（收起賬簿和筆硯．）您要甚麼只管說，我們這小店裏可沒叫人的鈴兒．您要甚麼，就喊羅瓜兒得啦．

人傑　羅瓜兒？這名字倒新呀！

王　可不是麼？　嘻嘻！　他娘胎裏生出來就是一個羅瓜兒？您沒瞅見麼？他是這麼的．（學作駝背的樣子．）您要打水洗臉麼？

人傑　不用啦．我要甚麼再叫人罷．

王　是，是．不錯，我還沒問老爺貴姓？

人傑　姓張．

王　是．張老爺．

（王掌櫃下．人傑打了一個哈嗤，慢慢地走到素蘭面前．兩人相對無語半晌．王掌櫃送進一壺茶兩個粗碗來，隨卽出屋去，關上門．）

素蘭　你爲甚麼直搖手，不許我單另找一間房？

人傑　人家剛逼着我要寫上簿子．我已經很爲難的啦．你還要另開屋子，這不更教人動疑了麼？

素蘭　動甚麼疑？

人傑　人家把咱們當作是拐逃的或是甚麼別的不正當的關係——

素蘭　咱們是很正當的關係．你不能告訴他麼？

人傑　很正當的？那麼爲甚麼要兩個房？

素蘭　同一個房就可以算是正當了麼？

人傑　（頓了一頓．）這不過是遮掩別人耳目的辦法．

素蘭　就算咱們是兄妹倆不可以麼？

人傑　兄妹倆怎麼會深更半夜來住店？兄妹倆怎麼會只帶一牀鋪蓋？（把個素蘭問得答不上話來，漸漸佩服人傑的閱歷與手段．）還有一層，明天在路上，可別再露出那種疏遠嫌疑的樣子來，叫人家見了生疑．京

滿車上常常有穿便衣的偵探隨車來往的．萬一讓他們把咱們當作嫌疑犯，鬧出大笑話來，那纔了不得呢．

素蘭　依你說，要怎麼樣纔好呢？

人傑　咱們兩個人——經過今晚這一番患難之後，即使是朋友的關係，也可以算是患難之交啦．何況——

素蘭　何況怎麼樣？

人傑　何況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素蘭　(低頭不語半晌，然後抬起頭來，羞答答地向人傑臉上端詳了一回．)這麼說，你已經承認我是你的妻子了麼？

人傑　(詫異．)誰說我不承認的？

素蘭　是你那位姨娘說的．她說你父親打你，關你在樓上，都是因為你不肯承認我——我想我自己的命已經苦到這步田地，父親在世的時候，糊裏糊塗的把我許配給你．

人傑　你父親沒得你的同意麼？

素蘭　我的父親，他是——好像你是見過他的？(人傑點頭．)是不是見過的？他的脾氣跟你的父親是一個樣兒的．他那里還顧得我願意不願意？我那個時候(拭淚)聽說我終身的命運已經在他一句話上說定啦！我那時候心裏何嘗不難受！但是後來聽人說，你是在北京一個甚麼大學裏念書．我心裏又稍微這麼寬了一點，心想，我父親是帶兵的，如果趁他一時的高興，把我許配給一個不認識字，專愛喝酒打人的軍官，又該怎麼樣呢？唉！做了一個中國人，做了一個中國的女子，一身的命運完全操縱在別人的手裏，還有甚麼可說的呢？你既然不願意承認我，我也決不至於強迫你來承認，我李素蘭也並不是貪吃懶做，生就只配當人家少奶奶的料子．你帶了我到北京去，我也未嘗不可以自謀生計，你不願意娶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決不願意嫁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咱們今天就算是偶然共過一次患難——往後再——

人傑　現在可不能說是素不相識的啦．共過患難的人還能算是素不相識的麼？(又進一步，想把一手搭到她肩上去．素蘭向前進一步躲開．)素蘭，你——你怎麼啦？

素蘭　(猛轉過身來，與他對面站着．)你說實話！你在北京有沒有給人家訂過婚？

人傑　(很乾脆的，)沒有！

素蘭　你有沒有心愛的人？

人傑　(較遲緩，)沒——有。

素蘭　這也用不着勉強！你老實說，你是不是想要一個你心愛的人？(很嚴重的，)這是我終身命運攸關的問題！我求你憑着你的良心老老實實說一句實話！你究竟有甚麼主意？

人傑　我——我沒有甚麼主意，我實在沒有甚麼一定的主意，我先前沒有見過你，我不愛你，這你總不能埋怨我罷？

素蘭　那自然囉。

人傑　是囉，去年我父親寫一封公文口氣的信給我說，『我已經爲你聘定李某某之女，明年來汴完姻。』這樣一套命令式的話，你想，我怎麼可以憑這一道命令來愛你？今天的情形可完全不同啦，剛纔冒着那樣大的雪，兩個人，你扶着我，我扶着你，七攙八攙的攙到火車站，在車站上括得那樣大的西北風——這樣的苦，我們兩個人已經同在一處嘗過，就是再沒有情的人也未免要生情啦，何況我又是一個多情的人！

素蘭　(一雙眼光直注人傑的眼眶中，人傑徐徐把目光向上，素蘭握住他的兩臂，哀訴狀，)你把眼睛對我看，(人傑勉強向她看，素蘭彷彿要從人傑的眼眶裏找出他的靈魂來似的，但人傑的眼光始終沒有停住，素蘭低頭撒手，好像有點懷疑的樣子，人傑緊皺眉頭，似乎要哭出來了，素蘭看得有些不忍，兩手拉着人傑的手，)你現在當真的愛我麼？(人傑點頭，想抱住她，她用力往兩邊一隔，依舊握住他的手，)將來你——將來你不至於後——悔麼？——(人傑搖頭，)你將來不至於不愛我麼？(人傑搖頭，)現在你是由於自己的心願，不是受人强迫的麼？(人傑搖頭，素蘭突然推開人傑，手指着門，教他聽外面的叩門聲，外面一雙掛着鈴鐺的哈巴狗又狂叫起來，)這是誰來啦？

人傑　(着手錶，)阿呀！已經兩點多啦！(慢慢地向炕那邊走去，坐在炕沿上，兩手捧着頭納悶，)

(外面叩門聲與狗叫聲更急，王掌櫃在外面說，『這里住滿啦！沒屋子啦！』『開門！開門！』的聲音愈高愈猛烈，)

素蘭　你聽得出這是誰的聲音麼？

人傑　（沒精打采的，）我聽不出。

素蘭　這好像是你家裏的那個金生的聲音！

人傑　（很懊喪的樣子）是的麼？追來啦？

素蘭　你怕麼？

人傑　我——不怕！（但是從他的聲音中已露出十分怕的意思來了。）你呢？

素蘭　（毅然，）我麼？我不怕！怕甚麼！拼着一條命不要，還怕甚麼呀？如果今晚是非死不可的，我跟着你在一塊兒死，能够死在你的跟前，我死——也死得很甘心啦！

（外面門開了。王掌櫃與金生在外面爭論半晌，因爲哈巴狗叫聲很高，所以聽不淸他們說些甚麼話。人傑站了起來，又坐了下去。素蘭看出人傑的神氣，從左手第四指上取下一個金戒指來。）

人傑　咱們怎麼樣呢？

素蘭　你說怎麼樣吧？

人傑　我沒有主意啦！

素蘭　你不怕麼？

人傑　我怕！我就怕我父親追了來！

素蘭　我還是不怕！我回家去也無非是一死！

（屋門開了。金生手裏提着一盞燈籠進屋來。劉貴跟着進來。）

王掌櫃　（披着皮衣在門口顫抖着說，）這——這——這可不與我相干的！他們也是剛進門！還沒寫循環簿呢！糊瓜兒！趕快去拿循環簿來！

劉貴　好，好！不與你們相干！這是我們公館裏的少爺少奶奶，並不與你們有甚麼相干！你先去關上大門罷。（王掌櫃還要說話，他已把屋門關上，）少爺，回公館去罷！（人傑不言語。）

金生　（吹滅了燈籠，）老爺打發我們來接少爺少奶奶回去的。

人傑　老爺知道我走出來了麼？是甚麼時候知道的？

（向金生）你快說！

金生　少爺走了之後就知道的。

人傑　只怕不是罷？哈！我明白啦！我當眞上了圈套啦！（兩眼向素蘭望着，現出懷疑的樣子。素蘭掉轉頭來看他。他又低下頭去，一回兒又把眼光向上。）

你——（向素蘭）——你確實相信我父親沒有預先知道你跟我逃走麼！

素蘭　（怒容．）你還是甚麼話？難道說你還能疑惑我跟你父親通同一氣，故意設了圈套來圈住你麼？好！好！今天的事也難怪你要疑我！我死了也乾淨！（把手裏的一隻戒指含進口去，走到茶几邊取起茶壺來狂飲．窗外羅瓜兒『阿呀！』一聲．劉貴與金生相顧失色，因爲男女有嫌，又不敢上前去奪．人傑益發沒了主意，坐倒在炕沿上猛槌自己的腿．素蘭走到炕沿上坐下．）我死也不願意回家去死啦！（伏身在桌上．）

劉貴　老爺知道少爺帶了李小姐走啦，起初倒也沒有生氣．後來不知道怎麼樣，說是怕李小姐要吃苦上當．所以要我們來接李小姐回去．老爺打發我們來的時候，倒好像是很替李小姐着急似的倒並沒有生氣．太太還說，『反正李小姐早晚總是我們家裏的少奶奶．兩口子一起出門，你又何必要着急呢？』老爺急得差不多要哭出來啦．我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素蘭抬起頭注意，移時又伏下．）太太拗不過，只得打發我們來接李小姐回去．臨走的時候，太太還囑咐家人說要是李小姐一定不肯回去，教家人不要死急白賴的逼着李小姐回去．太太還說『不知道老爺是安的甚麼心眼兒．』（人傑咬牙切齒，以拳擊桌．）反正辦公事是瞞上不瞞下的．（向金生．）你說對不對？

金生　少爺愛回去不回去都不要緊．李小姐是一定要回去的．（向劉貴．）不然，我們怎麼好回去銷差呀？

劉貴　（向金生使眼色．）你懂得甚麼？要你多甚麼嘴？

金生　你管得着麼？（醜相）你！

劉貴　你又來啦？

（羅瓜兒進屋來，向素蘭一看．）

羅瓜兒　你們還要打架呢！那個女人吞了一個金戒指下肚去啦！死在我們店裏，我們可擔擋不了！掌櫃的有話，『請你們趕快搬出去！不然要去報警察局啦！』

劉貴　我是要走啦！你走不走，隨你的便罷！（奪金生手裏的燈籠．）燈給我！（金生死不肯放手．）沒有燈我也會走的．（向門那邊走．）

金生　（撅着嘴．）我也走得啦！回家去．老爺那里你去銷差去！我不管！（到油燈上去點燭，跟着劉貴走出屋去．人傑益發沒有主意．）

羅瓜兒　這位張先生，我們這兒是不許死人的！要死，就得到外面去死去！做買賣的最講究的是一個利市。這屋子裏死了人，王八兔子的兒子都不願意進這屋來住啦！

（王掌櫃走進屋來。）

王　甚麼事你在這兒亂嚷？人家接少爺的人都走啦！你還不去睡覺麼？

羅瓜兒　那個女客吞了金啦！　死在這屋裏，算是你的賬，還算是我的賬呀？那天查出了鴉片烟土來，害得我坐了五天的監獄。這個罪我是不願受的啦！

王　眞吞金了麼？

羅瓜兒　可不是眞的？那一個兔崽子的孫子纔撒謊呢！

王　（向張，）是眞的麼？

素蘭　（站起，）誰說不是眞的，你們怕我連累你們，我一個人死到外面去！（猛向門那邊走，被人傑一把拖住。）你拖住我做甚麼？你不是也怕受我的拖累麼？（咬牙低頭，）唉！怎麼還不死呀？（憤憤地坐下，俯伏在桌上。）

（人傑又取出兩塊現洋來，把一塊給羅瓜兒。店主也伸出一隻手來。人傑就把那一塊給他。）

王　（笑嘻嘻地，）這位——太太，你還不知道麼？吞金戒指不一定會死的。我媽在二十年前給我爹打了架，吞過一隻金戒指，她到如今還活着！誰說吞了金就會死呀？明天到了京城裏，吃一劑瀉藥，包你整個兒給拉出來啦。金子還照樣是金子，一個子兒都短不了！

（王掌櫃與羅瓜兒笑嘻嘻地走出門去。人傑直望着素蘭，半晌，臉上毫無一點表情。忽然伸出手來，想去推她，又皺皺眉，獨自搖搖頭，向上面頂隔上注目沉思。素蘭突然躍起，發瘋似的奔到房門前，開門想出去，抽着一陣冷氣，打了一個噴嚏，縮住脚步，慢慢地關上房門，回頭對人傑一看，好像見了鬼似的嚇得往右方退縮過去。人傑也是十分驚慌。）

人傑　素蘭，你怎麼啦？

素蘭　（睜圓了眼，）我——我——（渾身發抖，）——我怕——怕極啦！

人傑　怕甚麼呀？（少停）王掌櫃的不是說不礙事的麼？你怕甚麼呀？（少停）你究竟怕的是甚麼呀？

素蘭　我也不知道怕的是甚麼。剛才伏在桌上好像做夢

似的，看見——（深思。）——我媽——要我趕快回家去。（顫聲。）我的娘呀！（哭倒在椅上。）

人傑　（似乎有些不忍的樣子，走過來，拍着她肩頭。）素蘭妹妹，你把心放寬些，你既跟了我出來，我還能——不——

素蘭　（抬起頭來十分注意的向着他。）你還能怎麼樣？

人傑　我還能不愛你麼？素蘭，我剛才那樣的給你說過啦。你還不相信我麼？

素蘭　我問你，你剛才聽見劉貴說的話沒有？

人傑　（很詫異。）甚麼話？

素蘭　他說你父親怕我吃苦上當，好像很替我着急的樣子，這是甚麼意思呀？

人傑　你別信他的話。我父親的心術怎麼樣，你只看他的行爲就够啦。你剛才沒說過麼？你剛來的時候他把你當女兒看待，近來簡直虐待你，比丫頭都不如。他愛說便宜話。天下的人惟有他是仁義道德的君子。除他以外，除了死去的古人以外，全世界都是些小人。這是他的人生觀。

素蘭　那麼，你猜他說的是怕我上誰的當，吃誰的苦？

人傑　（高聲。）這還用說麼？你跟了我出來，還能上誰的當，還能吃誰的苦呀？

素蘭　（脈脈無語半晌。）究竟你心上待我怎麼樣？

人傑　唉！我剛才把話統說完啦！有你這樣一個人，我還有不愛你的麼？

素蘭　（溫柔態。）將來不至於後悔麼？

人傑　沒有的事！你別信我父親的廢話！他既然怕我到這步田地，既然防我要叫你上當，叫你吃虧，爲甚麼他當初要替我聘你？難道說他是給你有仇，要娶你過來，叫你上當，叫你吃苦麼？你想，這不是廢話麼？

素蘭　（漸有笑容。）你不疑惑我了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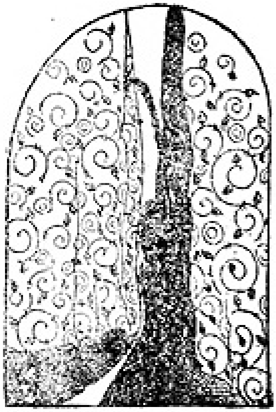
人傑　笑話！我怎麼能疑惑你？你是我的愛——

（素蘭把頭倒在人傑胸前，也不知道是哭是笑。王掌櫃推門進來。二人撒手。）

王　快天亮啦！張老爺不要茶了麼？

（王掌櫃不待他們回答，就把跨進來的一條腿縮了出去，掩上了門。那知道一隻鞋落在門裏面。兩人低着頭看王掌櫃的從門縫裏伸進一隻手來，好容易把那鞋取了出去。）

（幕下）



醫院裏的哭聲

柏如女士

初春的時候，天氣很是陰鬱鬱的；有時連綿的細雨洒得那滿天的春意變作深秋。一間普通病室裏，橫橫直直排列了二十來張賬鋪，鋪上的病人，有的用白布裹着頭，有的用橡皮貼着額，有的兩隻手臂裹得像兩捲白布的擱在身邊。每一轉身，祇總得『阿唷唷，我的娘呀，痛死我了』一片悽切的聲音哭喊着。

內中祇有一位王奶奶，是昨天剛從鄉下進醫院來的。她起初瞧着這許許多多包着刀傷似的病人們，聚滿一室，她怕得很，一定要懇求醫生替她另換一個普通房間，那知換來的一間，也一樣的是那一些同樣病態的人。王奶奶很是詫異，心想：『難道城裏流行着這種刀傷病嗎？』但她自己又沒有錢，住不起頭等二等，祇好皺着眉頭，在一間稍微寬廠點的普通寮裏住下了。伊想，最好的法子，是閉上眼睛不去看她們。於是她便合着眼，用被窩蒙着頭，剛要睡去的樣子。忽然『阿唷唷我的娘呀，痛死我了』一片發哭喊起來。她嚇得冷汗直流，全身戰抖，越睡越覺難過，祇好坐起來，睜着一雙驚魂不定的眼，瞧瞧這個，望望那個。

最後忽然向鄰近鋪位一位四十多歲的婦人問道：『你貴姓呀？你們爲什麼都是害的一樣的病呢？傳染來的麼？不會傳給我麼？』

張大媽不由的從她那慈憐的臉上露出一絲微笑。因爲她的傷比較的輕一點，所以還能從她那黃瘦的縐紋上找出

這一絲的微笑來。『不會傳染的啊』，她回答說：『我們也不是傳染來的，我們是火燒傷的呵？』

『火？你們為甚麼不逃呢？可憐，可憐！』王奶奶掀開被氈，將兩脚移到牀沿，兩眼呆釘着張大媽，失神似的連續說道，『你們為什麼不逃呢？……』

『逃？逃到那里去？門是鎖着的呢！』

王奶奶直跳起來道，『為甚麼門鎖着？難道你們諸位的門通鎖着麼？眞奇怪，火起了還鎖門？』

『唉！自然是奇怪，這在你看起來。』這回答不止是張大媽一人了，滿房的回聲，哄一般地說出來。

王奶奶呆一呆，合着手掌念佛道，『阿彌陀佛，這到底是為甚麼呢？』

『張大媽，讓你一人告訴她罷！』幾個人一哄說，接着又聽得阿唷唷的呻吟着。

王奶奶鎖着眉頭，慢慢地立起來，走到張大媽的牀前，張大媽指着她牀沿的那一頭，請她坐下。王奶奶這時也不知道怕了，祇覺心裏突突地跳動得很厲害。

忽聽得張大媽柔聲向她說道：『好奶奶，你祇知我們此刻的可憐，你便這樣難過，你還不曾看見火起時候的慘慘呵！我們都是在一個工廠裏作工，因為我們都是離家很遠，所以大家都住在工廠裏——住在工廠的三層樓上。那樓下祇有兩個扶梯，梯下一個總門，每到夜晚是用一把很大的鐵鎖鎖着的。我們作工的女同伴共有幾百人，兩個扶梯上下，實在太不便當，每每擁擠得人的頭都是昏的，但是我們還沒有想到有火起的危險。我們因種種的不便，曾要求廠裏增加扶梯，他一定不答應，說扶梯多了難照應。後來我們因為病的人一天天多起來，夜裏鎖着門，小便都沒有地方去解，於是又要求他不要鎖門。他說，你們工人都是窮人，難保不拿人家的東西；我鎖這門，一則免得你們見財起意，二則免得你們受失東西的嫌疑。我們因此很氣忿，大家都說，「工人難道都是賊麼？」大家祇有辭工不做的一個辦法，但結果是沒有盤川，不能回去，祇好忍氣吞聲算了。

『火起的那一夜，大家因為很疲倦，都睡着了，祇有我因為接了家裏一個病人的信，翻來覆去睡不着。忽然柴

煙冲到房裏，接着祇聽見劈劈拍拍一片聲響，我慌了直跳起來，站在窗前一望，原來是廠裏失火了。這一嚇，非同小可，於是亂喊闔房的人逃命。接着鄰室的人也醒了。大家亂作一堆，有的捲鋪蓋，有的抱破衣，亂鬨鬨地往扶梯邊跑。「開門呀！救命呀！」大家一片聲號哭着，然而那牢門仍舊死死地關着。火勢愈來愈猛，火尾已捲到樓前，我們知道不妙，大喊一聲「我們跳罷！」便蜂兒似地從樓窗墜下十幾個。忽然山崩地塌的一般聲音從下面來，彷彿聽到「開門呀，跌死人了！跌死人了！呀！跌死……」這時門才開了。

『我是最初擠到扶梯邊的，這時冒煙冲火地擠出，火星飛來，衣服的一角燃着了，用力撲，手傷了，呀！火又來了。隨後的事，我不知道了。不知我是甚麼時候到這醫院來的，我的可憐的同伴們怎樣了？這是我醒轉來第一個想到的念頭。後來瞧瞧，差不多滿房都是同伴。

『這兩天我好了一些，才知道那夜燒死和跌死的，將近一百人，唉，悽慘啊！奶奶！你是不曾看見過那樣悽慘的事啊！』張大媽哭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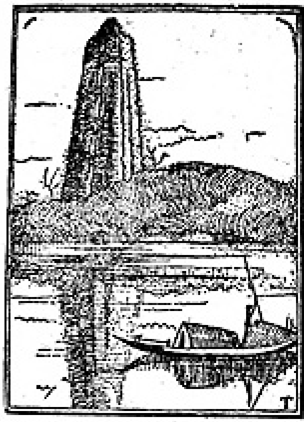
王奶奶點點頭，很苦痛地流着滿面的同情的熱淚；這時竟拿出手帕來，嗚嗚咽咽地哭出聲來了。

這時滿室很陰森，祇聽得啜泣聲和呻吟聲，夾着外面的雨點打窗聲，一片的天愁人怨，使人不免起一種『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的感想。停了半晌，還是王奶奶從她的哽噎的喉嚨中，擠出一句話道，『死的人怎樣了？』

張大媽不由的又氣忿忿的回答道『怎樣了？一百塊錢一條命。家裏的人得着白汪汪的一百塊錢，自然也不說甚麼了。唉！我們女人們，在家作工作到死，沒有一個人憐惜；跑到工廠裏，每天也從早作到夜，工錢還要比男工們低。可憐我們辛辛苦苦作了許多年，一個錢都不能積，現在是死的死了，傷的傷了。唉！在平時，工廠裏不把我們當賊，就把我們當娼婦。他們時常很嚴厲地搜查我們的衣服，防我們偷他的紗。最可恨的，借搜查為名，故意在年輕的女工們身上亂摸，稍微漂亮一點的女人，沒有不被工頭們強姦過。哼！說起來我恨不得要喫他們的肉哩？』

『醫生來了！醫生來了！你停一會罷！』王奶奶推着說。

張大媽抬頭一看，果然看見一個很高大的醫生，後面跟着兩個清潔的看護生，捧着一把綳布和藥瓶，很輕快地走入病室來了。這時張大媽也覺得倦了，便靜靜地看那醫生挨次診治。但阿唷唷的呻吟聲，波浪似的挨次通過全病室，醫生也不由的慢慢地緊蹙起他那時常寬展的眉頭！喉嚨裏輕輕地發一聲『唉』！



蝴蝶與三塊石頭

日本小川未明著
曉天譯

從前某處地方，有一個非常溫柔的女人，到了及笄的年齡就和一個磨房的主人結了婚。架設在村端的小河畔的水車，從早到晚歌唱的迴轉着，女人和那磨房的主人也同水車一齊地工作。

『我們不論什麼都得勞作，做不到像村中地主那樣的豐衣足食是不行啊！』主人搖擺着頭像勉勵他的妻子似的說。

他的妻子也同樣想着。他們倆心裏除了這外，再沒有想到什麼了。到了可愛的春天，深藍色的天空裏，雲霞燦爛地浮現着；一切的樹，都開了各種美麗的花；伶俐的小鳥，也很快活地在樹梢間宛轉地唱着歌。

夏天來了，雪白的雲在屋頂上流動，女人時時對於這推移變化的自然景象，呆呆地眺望着。

『這樣推着不快快地工作，太陽立刻就要落去了，總要竭力地做去才好！』這樣的被在旁的主人催促，女人方回復了注意，再努力工作。

那女人一天到晚，從頭到腳都被雪白的麵粉染汚了，但她毫不顧着地仍然工作。他們倆還沒有得到快樂的日子，主人就得病了；這病一天一天只是加重起來。

醫生來看過，知是沒有再好的希望，也就不給他救治了。當這時候，主人不單只以自己不能不離去人世爲可歎，更以那女人不能不離別她的丈夫，爲他最可悲的

事！

『我捨棄了你，獨自往彼世去，想着實在悲痛！可是到了這個地步，是沒有法呀！我先往彼世去等待着你，你好好地在人世間享了幸福再來。』主人含着淚悲切地說。

女人非常哀哭地聽着。

『請你務必等待着我；我是一定來的呀！聽說，往彼世去是要上山的，請你在山坡下等待着我！』女子哭着說。

主人好像安心了的樣子，點點頭表示答應的意思，於是就辭世去了。

女人悲傷極了，但是沒有什麼方法。從此以後，只獨自一人工作了。

在小河畔的水車，仍如往昔一樣唱歌的迴轉着；可是那女人就很寂寞孤獨了。

她孤獨一身的經營生活，是很困難的，村中的人知道這樣，覺得過意不去。

『你還正當青春年少，正好去做人家的妻子哩。要是願意，我可以替你介紹。』有人向她這樣親切地說。

那女人想到丈夫臨終時先到彼世等着自己的約定；就一點也沒有這樣的意思了。

『對不起，死了的丈夫呀！』她回答說。

可是村中的人，却都笑她所說的話。

『人這樣東西，若是死了，就像蠟燭的火消滅一般，還有什麼呢？活着的時候，才是眞實的呢！』村人懇切地又對那女人說。

她想這也有意思，急急地心中由不得寂寞起來，於是再願和人結婚的心也就發生了。

那女人於是就嫁給一家營機織業的主人為妻了。這一回就一天到晚在機房裏專心紡織，幫助丈夫的工作。丈夫也很愛他的妻子；女人於是忘却以前磨房主人的丈夫的事，對於現在的丈夫，比什麼還要關心親切了。

她背負着織物的包袱，往來大路，通過街巷，也是日常有的事。頭上碧玉似的天空，到什麼時候也沒有兩樣。空中流蕩着的白雲，也依舊流着；但是娘子的容顏改變了。

舊日的磨房內，不知什麼人搬進去住着了。

『年輕的時候，努力工作，到老年才得安樂呢！』

第二次的丈夫說。

女人也是同樣的想着。

『實在是像你所說的，一點也不錯！』她答說。

於是夫婦倆，拚命的努力着家業；不覺早已經過四五年了。

不久丈夫得病了；那病漸漸加重起來，請醫生診治，可是無論如何總醫不好了。

丈夫對於將死去的自己，很是悲哀；女人對於不能不與丈夫永別，也是悲傷非常。

『我死了後，不知你要怎樣的受困難呀！但是只要正直地做去，這世上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不要過於悲傷才好！』丈夫安慰那悲哀已極的妻子說。

『我並不是想着自己將來的事而悲哀，與你不能不離別是我最痛心的事呀！』那女人答說。

『你不要那麽呀！我往彼世等着你，你儘管把世間幸福的生活，快活地過完了再來罷！』丈夫說。

『往彼世的時候，聽說要上高山的，希望你在那山脚前等着我呀！』那女人說。

丈夫點一點頭，一無罣念似的離這世去了。

從此那女人又成一人了。於是孤寂無聊的生活着。又來了村中的人，對於這不幸的女子很抱同情。

『你還正當青春妙年，有好的地方仍然做妻子去好；我們可以替你紹介。』村裏的人對那女人說。

『那樣做是對不住死了的丈夫啊！』女人含着眼淚說。

『說什麼對得住對不住呢，死了的人，同消滅是一樣的。甚麽彼方世界等待的話，全是虛幻的呀！』村裏的人說。

女人想着當眞也怕是那樣的，於是依村人的勸告，又第三次去做人家的妻子了。

這第三次出嫁的地方，是養鳥的人家，來到這里，她還是熱心地工作：拿了穀給鳥喫，拿了清泉給鳥飲，一切鳥的飼養保護，全是賴她。光陰如流水一般是很快的，那女人第三次結婚以來，不覺已十多年了。未幾，丈夫有一天得病了，女人用心地看護，但是一點功效也沒有，病只是漸漸加重起來。

『丢着你一個人去，再沒有比這可悲的了；可是命運如此，有什麼方法呢？只要你好好的養護那些鳥，也

還是可以過生活的！』丈夫說。

『眞是可悲的事呀！我一定飼養這些鳥。我一天一天的等着能到你面前的日子到來！』她答說。

『那麼，安心了，祝你健康的過幸福的生活！我一定等着你！』丈夫說。

『往彼世去，聽說非過高山不可，必須請你在山坡下等待着我呀！』女人說。

男子點着頭默默答應，便辭世去了。女人從丈夫死後，也很能把持家業，維持生活。從此以後又經過長久的年月，女人年紀也老了，不久她自己往墳墓裏去的日子也到來了。

女人求神拜佛，只望着沒什麼磨折就往彼世去。於是到最後，閉眼的時期也就迫近來了。

女人去世了；靈魂照她所念想着的向彼世的途上走去。

她走了很遠的路；太陽美麗的在郊野照着，山丘上都有霞彩浮現。

她被慈愛的神仙引導着通過廣大的原野，不知不覺已快到一座山前，過了這山，就可看得見極樂世界了。

『啊，過這山去就到了！』神仙說。

女人支着綠竹的杖開始登山了；剛到山坡時，那里已有三個男子等着。

那三人那里知道自己所等待的女人就是這一個女人呢？三人一見到這女人就從三面近攏來，都說：『正等待着你來的呀！』

女人喫了一驚，細細一看，就是她的第一丈夫，第二丈夫，和第三丈夫。

女人全不知道應該往那里去，陷在左右爲難的境遇了。

第一丈夫說，『我很久就不知如何心急的等待着你了。』

第三丈夫說：『我是在最後和你離別的，你應當跟我一同向彼世去才是呢！』

第二的丈夫說：『你不是曾和我約定了一塊兒往彼世去的麼？』

女人這回完全是走頭無路了。

這樣的情形，被神仙看到了。

『你雖不是具有惡意的女人，但像那樣說，你和三

人的相約是確實的麼？』神仙問那女人。

『那是我的不是，和三人確是那樣的約定過的。可是心裏却一點沒有說謊的意思；因爲我一時信彼世是有的，一時又疑着彼世是沒有！』女人訴說。

神仙暫時沈默的想了一想問她說，『你在他們三人之中，第一愛那一個呢？』

女人因爲未曾在心裏想過第一究竟愛誰，所以她難於答覆。

過了片時，神仙又問她說，『你一回又一回的嫁人是怎麼樣的心意呢？』

女人對於自己孤獨一人不能滿足的生活過去所以方才再嫁的話，很覺着不好意思，就沒有申訴出來。

『那樣的信仰都沒有的人，不得往彼世去，你變爲蝴蝶，再歸下界一次，可以好好的去思考思考罷！到了當眞得了不惑的覺悟的時候，再許你到彼世去！』神仙向女人說。

神仙又向着三個男子說：

『等這女人當眞的得到覺悟，能辨明誰是永久不變的自己的丈夫時爲止，你們可在這里等着！』

不久，女人就變成蝴蝶了；於是向夕陽的天空裏到處的飛去了。

三人在山坡上，等待了十年，百年，幾百年了，這其間，三人已化成三塊石頭了；但是往下界的蝴蝶到現在還沒覺悟，具着那美麗的樣兒，從這花向那花翩翩飛舞，不歸來了。

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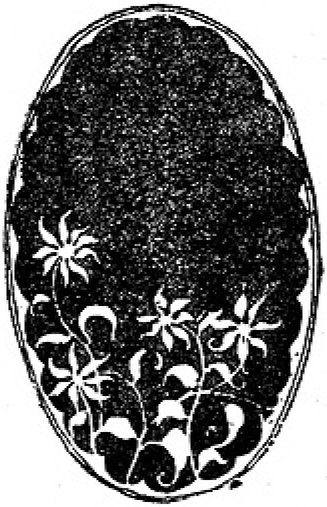
滕孟雄

希望直抱着我望『幸福之門』走去——

到了門前，

希望說道：

『這憑你的能力敲罷』！



落花

趙秉緘

『杏花落盡不歸去，江上東風吹柳絲，』流水韶華，既把江南的景色，報道『千門九陌花如雪』的春了！但是在情感中生活的人們，對這萬紫千紅，徒添一屑愁恨——又怎忍再聽這落花的消息呢？可憐，生活在呼吸之中的艷麗的花呵！能於一個早晨自開自謝；回溯我們人生的生命，何嘗不像落花呢！回顧既是百年身，失去的童年呵，我們既潛伏在青春的悲哀裏了！我們只有把悲傷的往事，細訴心頭吧！

沉溺在春潮裏的我，現在想起兩年前的春朝，又想起兩年前的落花，兩年前的姊姊！

兩年前的春朝，我姊姊還對着我說的話，就是對兩年前的落花說的，『春風最忍吹落花』一句，我那時用着幼稚的口吻，指着地上說，『滿地桃片收不起』，唉！現在已成永久的傷痕了！

兩年前的春朝已做着往後悲傷的紀念；兩年前的姊姊，已深深地埋葬在泥中；兩年前的落花，已變成我姊姊坟上的土了！如今又逢着落花的春色，何能忘掉了『滿地桃片收不起』之句呢！

唉！『春風最忍吹落花』呵！

她現在死了，二十歲便死了！她在這極短的生命中，並沒有遺下偉大的紀念；她只有五件的禮物，留在

這人間！第一件便是給她龍鍾的父親一坵荒墳，使他老人家見着石碑上的字蹟：

『此余三女淑華之墓』

時時感着晚年的淒涼。第二件便是給她的白髮母親一泓淚泉，使她的母親徒對墓前的地丁花，深深地哭泣！第三件給她的親愛的朋友一頁照片，我還記得像的背後留有她的親筆——就是現在覺得可貴的親筆：

『生則以較肥瘦，

刼後永此紀念！

——此余路過惠山所照，時年十八——』

使她們在每年的清明時節，或中秋，追憶及她！我在此作一小小的請求，就是望她們——能追憶及她的朋友——焚些詩句弔她，因為她生平亦很愛玩詩句的！——第五件就是贈給她的弟弟一本薄薄的病中日記，現在已裝訂在一本詩集——落花的消息——裏，她的嫩弱的筆跡，現在已沾着一顆顆淡黃色的斑點！因為染着一個悲傷青年的淚泉！

別的沒有了，再也找不到一點遺下在生之原上的痕迹，人生原如此的簡單呵！

我曾在月夜或星夜人靜之時，披了朦朧的月色，到她的墓前哭過三次；我也曾在清明和中秋節時，焚些悲傷的灰書，在她的靈臺之旁！但除了臉上永久微笑的安慰外，一切都完了！『死了，完了！』

我現在非常想念她，因為她死了！死後的人生，更覺可貴而又可愛。我現在常常癡想，時時牽着手在虛空裏找——找我親愛的姊姊的心！但最後不過一雙失望的空拳呵！

她很達觀，她在日記裏也說過這樣一段：

『失望和悲傷是人生真正的工作！才蒙閉着虛偽的面幕的人們，終久要彎着背，皺着眉，回到他們自己的家鄉，那時也不過帶着失望和悲哀歸家呀！——或比較認清人生的工作的人們，其悲哀深一些，其失望大一些！』

我們也覺得如此。世界上的人們，誰不提着失望的空拳，悲哀的傷痕，回他們的故鄉之路去呢？

獨立在南園的山頭，遙望我白雲的故鄉，故鄉悠悠

不可見，但見朗月遙掛在天之一隅！我願把我的心傷處寄憂愁；憂愁不可寄，惟有天上的明月呵——明月是我姊姊的心！(註一)

徬徨在睡鄉的岐路邊，我曾聞遠處瀲瀆之濱潺潺的流水，(註二) 馬家橋頭白羊的哀啼，(註三) 又添你墓旁白楊的悲風！使我醒後，深深地哭泣這南柯的一幕！

旅居在羣芳的落花裏，四邊還繚繞着劫後的餘香，我沉沉地醉了，我在沉醉的時候，不住唱我狂人的囈語：

「滿地桃片收不起……」
「春風最忍吹落花……」

(註一)三年前亡姊淑華贈余傷別詩一首，中有「明月是我心」之句及今思之，心甚戚然！

(註二)瀲瀆為故鄉的一條水名，旁有余姊之塋！

(註三)馬家橋為余姊歸骨之所也。

思歸

滕孟雄

滿懷情緒！
胸中不時燃燒的悲哀！
飛淚兩顆，凝在眶內，
望着白雲蒼茫的天空，
模糊蜿蜒的城堞，
迷濛大氣的關河，
疲乏回歸的小鳥。
已是十三年了，

潯陽江的水依然涓涓長流，
九南的火車依然往返奔馳，
舊的浪痕，
舊的車塵，
向何處可尋？
站在極高處，
何處是家鄉？
蒼蒼！蒼蒼！

請你指示我天涯的一方。
雲鳥！雲鳥！
請你假給我羽翅一雙。
淚兒沒處灑，
冷風頻吹面，
「歸去休，歸去休！」
這音調還恍惚在耳際圍繞。